

水月一刀（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一座神秘古堡，戰勝了無數武林頂尖高手，三百年來，縱然是刀王刀聖，只要闖進這座古堡裏，就再也無法走出來。

最後，江湖上出現了一柄木刀，它的主人誓要揭開這座古堡的廬山眞面目，無窮風波，也就從此掀起！這是一篇奇異、細膩感人、也氣勢磅礡的金牌巨著，自然令你手不釋卷，敬希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編者話

「水月一刀」是今期刋出的雪刀浪子故事，這是一部奇異莫測、細膩感人、氣勢磅礴的金牌巨著。內容叙述一座神秘兮兮的古堡，三百年來，縱然是刀王刀聖，只要闖進這座古堡裡，就再也無法走出來，後來，江湖上出現了一柄木刀，它的主人誓要揭開這座古堡的廬山眞面目，於是，無窮的風波也就從此掀起……過程迂廻曲折，雪刀浪子龍城璧在本故事迭遭厄境，吉人天相，化險為夷，欲知精采情形，先睹為快。

**　　**　　**

「金劍令」今期大結局，情節高潮迭起，五雲門弟子與各派精英齊齊露相，場面熱鬧非常，到底結局如何？請參閱本刋95頁。本文作者東方玉先生，由下期起另撰新作「龍形劍客」，敬希垂注。

**　　**　　**

馬行空的巨型小說：「絕路」下期刋出，是篇講述一個本來被武林中人認為最有前途的年青高手，由於不知自愛，為了達到名成利就的目的，不擇手段，倒行逆施，結果走上了一條死亡之路……寓意警世感人，誠屬一篇不可多睹的佳作。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6期
（總號12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水月一刀

龍乘風・文
可飛・圖

明年今日再回來

一片烏雲從遠方飄來，接着這裏就開始下雨了。

這裏是有銅牆鐵壁之譽的蝴蝶堡，無論是誰想進入這座堡壘，都要經過三座關卡，經過嚴密的檢查，而且，凡是用刀的人，都一定要在進入蝴蝶堡第一座前院的時候，把佩刀存放在留刀亭下。

這裏的留刀亭，就和武當山的解劍巖一樣，若是有人不肯把刀留下，就休想再向前踏進一步。

這是蝴蝶堡三百年前相傳下來的老規矩，這條老規矩就像是堡前那道大鐵門一樣，雖然經歷過三百年的風風雨雨，但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受到任何的損毁。

當然，在這三百年悠長的歲月裏，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想把這條老規矩破壞的。

若以平均計算，大概每隔二十年，就會有人想帶着佩刀闖過留刀亭。

在留刀亭的北方，就是蝴蝶堡的第二座大院，在這座大院之前，還有一爿石砌廣場，而這爿廣場，也就是每一個携刀直闖者喪身之地。

直到現在爲止，三百年來携刀闖堡者總共有十五人，而這十五人都已被埋葬在廣場左右兩側，他們旣闖不進第二座大院，也永遠無法再離開蝴蝶堡一步！

而這十五個人的刀，則仍然被掛在留刀亭內，再也沒有人可以使用。

最後一個携刀闖堡的人，是在二十五年前出現的。

這人很年輕，才二十七歲，他用的是一柄木刀。

木刀也是刀，在眞正高手手下，就算是紙刀也同樣可以殺人如割草！

這人才二十七歲，就以木刀來作爲武器，他在刀法上的造詣自然不難想像。

這人姓盧，盧水月。

他的刀法，也就像是他的名字般，有如鏡花水月，似眞似假，令人無從揣測，無法捉摸。

他二十三歲出道江湖，在四年之內，連敗大江南北六十二位高手，其中佔了八成都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當時，身負盛名而又還沒有跟他交戰的刀法名家，俱是人人自危，不是遠遊避戰，就是「一病數月」。

「大石可碰，泰山可碰，水月一刀萬萬不能碰！」這是當時武林中流傳甚廣的三句說話。

而在當時，武林中人幾乎一致公認，盧水月若要在刀法上找對手，只有一人可與之匹敵，那就是北極異人，又有中原第一高手之稱的風雪老祖！

但風雪老祖來無影，去無踪，他有時候可以天天跟大家見面，連菜市場的賣菜阿婆賣瓜大嬸也認得他就是中原第一高手，而他那柄風雪之刀，也着實「用途甚廣」，旣可以斬瓜切菜（眞瓜眞菜，不是殺人的意思。），也可以用來拍打頑童的屁股，同時大罵：「瞧你下次還敢不敢在老夫背上貼烏龜……」

但過了一段這樣的日子後，這位中原第一高手可能會神出鬼沒地跑到一萬幾千里之外，他也許在東海洶湧的波濤上釣鯊魚，也許在大漠陪伴着幾個苦行僧在一起吃苦，甚至也有可能會回到北極寒苦之地，躲在大白熊的熊窩裏天天睡覺十一個時辰。

像這樣的一個奇人，永遠是「可遇而不可尋」的，就算有十萬人一起去找他，在十年八年之內恐怕會連他身上的氣味都嗅不着。

而當「水月一刀」在江湖上崛起以至鋒芒大露之際，風雪老祖却已不在中原露面久矣。

他當然不是爲了要躲避盧水月，而是爲了另一件事情而整整三十年沒有南下中原。（由於此事與本故事並無關連，恕不贅述。）

出道江湖四年後，盧水月已成爲江湖中炙手可熱，鋒頭十足的頂尖高手。

在江湖上，只要有名，就一定有利。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白花花的銀子和黃澄澄的金子是怎樣滾滾而來的。

他忽然富有了，但富有並不一定等於快樂。

名利可以使人瘋狂，名利也可以使人感到驕傲和自大。

但盧水月並未瘋狂，也沒有驕傲，更沒有自大。

他只想找尋一場眞正的決戰。

雖然他曾經戰勝過六十二位一流高手，但每一次擊敗對手之後，他的感覺並不是興奮，而是失望。

「那不是決戰，而是屠殺！」盧水月有一次喝醉了。就把這兩句話說了出來。

這並不是狂妄自大，他只是在說出心裏的說話。

終於，有人反問他：「你爲甚麽不闖蝴蝶堡？」

盧水月沒有回答，只是繼續喝酒。

誰也想不到在第二天淸晨，他就帶着木刀闖堡去了。

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三日，他是冒着大雨闖入蝴蝶堡的。

× × ×

留刀亭外，雨點紛飛。

每逢下雨天，這座亭子就會垂下帳幕，不讓雨點打入亭中。

留刀亭內有一道刀牆，牆上嵌着一排一排的兵器架，而這兵器架除了放上刀之外，是絕不會放上其他任何武器的。

在刀牆最高處，總共懸掛着十五柄刀，而最左那一柄，就是木刀。

盧水月的木刀。

每一個來到留刀亭的人，都會很留意這柄用木製造的刀，它看來很笨拙，更談不上「鋒利」兩字，但在它被懸掛在這亭上之前，它卻曾經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

但現在，這柄刀再也不會染上鮮血了，它就像是給符咒封鎖着的鬼魂，雖然看來還是那麽惡毒可怕，但卻已不會再傷害任何人。

它已成爲了人們憑弔的對象。

但在十天之前，卻有個跛了一條腿的相士預言道：「水月一刀，必將捲土重來，一月之內，武林必有浩刦！」

這個跛腿相士自稱「百曉仙」，名字是金寶財。

「百曉仙」這渾號還算不錯，金寶財這個名字就未免太庸俗一點了。

像這種江湖術士般的預言，當然不會有誰眞的加以相信，儘管他在茶樓酒館中大聲疾呼，人們都只是一笑置之。

後來，有個好心的老先生給了他一錠五兩重的銀子，這個叫「百曉仙」的相士立刻就不再多費唇舌，匆匆買了幾個大饅頭，兩斤燒刀子和一大包花生米，接着回到簡陋的客棧房間裏慢慢享受享受。

於是，人們談笑的對象，就轉移到那位好心的老先生身上。

「唉，他這五兩銀子，花得可太寃枉啦……」

「人家是一副好心腸，你少眼紅好不好？」

這老先生卻一點也不介意，就像是沒有聽見人家在說些甚麽。

等到他遠離人羣的時候，他才嘆口氣，喃喃地說道：「浩刦，浩刦，眞是一場可怕的浩刦……」

× × ×

當帳幕垂下的時候，留刀亭內就會變得一片陰森，尤其是那十五柄刀，每一柄都彷彿成了凶厲的鬼魂，隨時都會從高牆上飛出來殺人！

這些刀，本來就是殺人無算的凶器。

不少人都相信，一柄刀若是曾經殺人，那麽曾經被殺害的鬼魂，就會纏附在這一柄刀之上。

不管這是不是迷信，這種傳說總是有着一股懾人的力量，使人對這些凶器存有敬畏之心。

孫棠是留刀亭的管事，偌大一座蝴蝶堡，他唯一可以管的地方就是這座亭子。

但這職位絕對不低，而且還極重要。

他掌管這一座亭子已快三十年了，他初來的時候，亭頂上只有十四柄刀。

不到兩天，他就已經把這十四柄刀的名字，和每一柄刀的主人是誰唸得滾瓜爛熟。

這十四柄刀，並非全是神兵利器，其中有兩三柄，甚至可以用「爛銅廢鐵」來形容。

也許，這些刀被存放得太久了，若不是眞正的寶刀，過了二三百年之後，就難免會變得像是爛銅爛鐵一樣。

但無論這些刀是好是壞，昔年胆敢帶着這些刀闖過留刀亭的人，必然全是武林中一等一的刀法名家，頂尖高手。

就像是「乾坤十七刀」燕追命、「一刀盜」田玉行、「血淚刀」軒轅一意、「鐵石刀」關伏虎，這些人若能活到現在，肯定仍然可以橫掃大半邊武林。

但他們只是做錯過一件錯事，就得永遠留在蝴蝶堡那爿廣場上。

也許，在他們的眼中，不一定會認爲這是錯事，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世間上本來就有不少視死如歸的英雄好漢。

孫棠能夠在蝴蝶堡裏，成爲留刀亭的管事，他本身當然也是個高手。

他是「雙刀侯」岳中平唯一的弟子，岳中平以雙刀名動江湖，孫棠練的自然也是雙刀。

有一次，孫棠在遼東火併一夥響馬大盜，結果慘勝。

他把那夥響馬大盜全都殺了，但自己也身受大小創傷二十八處，若不是搶救得早，江湖上早已沒有孫棠這一號人物。

他躺在床上熬了半年，才總算平安無事地渡過這一刦。

他是沒事了，但「雙刀侯」岳中平卻在這時候病得很厲害。

岳中平臨死前，給了孫棠一封信，叫他到蝴蝶堡求見堡主。

岳中平死後，孫棠就依照師父的囑咐，到蝴蝶堡求見堡主「銀蝶王」胡玉樓。

胡玉樓是蝴蝶堡的第十四代主人，當孫棠第一次在堡裏求見他的時候，這位胡堡主大概四十歲左右。

胡玉樓看過岳中平那封信之後，就對孫棠說：「岳師父叫你留在這裏，你肯不肯？」

孫棠立刻點頭如搗蒜，一連說了五個同樣的字：「肯！肯！肯！肯！肯！」

就是這樣，孫棠就在蝴蝶堡裏躭了下來。

轉眼間，已快三十年了。

在這段悠長的歲月裏，他在留刀亭下見過不少武林高手，也見識過不少名刀、寶刀。

但胆敢帶着佩刀闖過這座留刀亭的人只有一個，那是盧水月和他那柄笨拙的木刀。

孫棠沒有出手阻攔，但已在他背後大聲警告了三次。

盧水月充耳不聞，大步跨過蝴蝶堡的第一座前院。

他這麽一跨過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回來的只是一柄木刀，它被高高掛在留刀亭的刀牆上，那就像是一頭猛虎，進去的時候精神奕奕，但出來的時候就只能看見一張已剝乾淨的虎皮而已。

孫棠記得，那一天是三月二十三，盧水月是在雨中帶着木刀闖過留刀亭的。

今天，也是三月二十三日，距離盧水月闖堡那一天剛好整整二十五年。

今天也有雨。

孫棠依稀還記得，二十五年來每逢這一天都在下雨，彷彿連老天爺也沒有忘掉過這個日子。

孫棠卻寧願自己可以忘記這一天，但他卻偏偏無法忘得了。

× × ×

雨點從四面八方飛來，昨天還是很不錯的天氣，但到了今天就忽然完全變了。

孫棠但願今天沒有人來到蝴蝶堡。

但就在風雨最大的時候，終於有人來了。

沒有人知道這人是誰，因爲他沒有經過堡前那三道關卡。

也許他已經過那三道關卡了，但那裏的守衛卻完全不知道。

至於蝴蝶堡的大鐵門，只要到了每天天亮時份，就會打了開來，而這人倒是堂而皇之，步過高高的門檻才進入堡中的。

孫棠一直在留刀亭內，他從帳幕缺口處看見了這個人。

這人戴着一頂笠帽，但在這種大雨下，這一頂笠帽是阻擋不住雨水的，他已全身濕透。

孫棠聚精會神地瞧着這個人，他首先要看看，這人有沒有帶刀。

瞧了一回，孫棠總算鬆了一口氣。

這人雖然陌生，雖然來歷不明，但最少他不是個用刀的人。

只要不是用刀，就算他帶着幾十件武器闖過留刀亭也沒有甚麽關係。

孫棠雖然曾經在遼東斬殺了二十幾個響馬大盜，但他並不是個殘酷的人。

那一役，他是被逼出手的，因爲他若不去對付這羣響馬大盜，響馬大盜的頭子就會把他所有的朋友、親戚統統殺掉。

孫棠曾經在無意間破壞了他們一樁買賣，大盜頭子因此憤怒極了。

但等到他殺了孫棠兩個表弟妹和三個朋友後，更憤怒的人是孫棠。

那是孫棠一生之中最憤怒的一次，他立刻騎着一匹千里馬，背上總共揹着四柄刀連夜飛趕到遼東，找了七八座大山，穿過無數草原，終於找到了這羣可惡的響馬大盜。

那一戰，也是孫棠永遠無法忘懷的。

但經此一役後，他再也不想殺人，也不再想看見任何人被殺。

所以，他在蝴蝶堡裏留下來。

這裏雖然不是佛寺，他也不是出家爲僧，但在這裏總比江湖外面平靜得多了。

唯一使他有着「遺憾」感覺的，就是那十五個人，及刀牆上的十五柄刀。

更尤其是最後一人，最後一刀，因爲他是親眼看見盧水月罔顧警告，進入那爿充滿殺氣的廣場的。

他沒有再追着下去，他不是不想看，而是不忍心看。

流血有甚麽好看？爲甚麽只要有江湖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有人流血？

但孫棠沒有把這些話從心裏說出來。

這一天，又是大雨之日，他不想看見第二個盧水月，甚至不想看見任何帶刀而來的人。

× × ×

戴着笠帽而來的人，年紀大概二十六七歲，穿一襲青衣裳，雙手空空，身上看來也沒有帶着甚麽武器。

他走路的姿勢很平凡，好像完全不懂輕功，甚至完全不懂武功。

但孫棠沒有接到前面二道關卡守衛的傳報，說有這麽一個人，正向留刀亭這方面走了過來。

既然沒有傳報，那就表示那些守衛根本完全不知道已有人闖了進來。

那麽，這年輕的青衣人又怎可能不懂輕功？

想到這一點，孫棠的眉毛緊皺起來。

雖然這青衣人沒有帶着刀，也沒有帶着任何武器，但孫棠却隱隱覺得，這人實在比一柄鋒利的刀還更可怕，還更危險。

青衣人終於來到了留刀亭下。

孫棠揭開了擋風避雨的帳幕，凝視着這個來歷不明的年青人。

這人也在凝視着他。

過了很久很久，孫棠終於忍不住首先問：「兄台高姓大名？」

青衣人臉上木無表情，也沒有回答。

孫棠並不是個胆小的人，他若胆小，也不敢單人匹馬，就闖到遼東去找那羣兇殘暴戾的響馬大盜。

但這時候，他的手心忽然莫名其妙地在冒汗。

他不斷瞧着這個年青人，瞧得很仔細很仔細。

青衣人也任他瞧個飽。

孫棠瞧着他，他的目光却忽然轉移在另一處地方，他望着那道充滿肅殺氣氛的刀牆。

他的目光，終於停留在那柄木刀上。

孫棠望望他，接着也望望刀牆，望望刀牆那十五柄刀。

等到孫棠驀然發覺，這青衣人正在目不轉睛地瞧着那柄木刀的時候，他突然忍不住失聲說出了兩個字。

「是你？」

青衣人的視綫還是沒有改變，他仍然看着刀牆上的那柄木刀。

但他總算開口了，他冷冷的說：「孫管事，你說我是誰？」

孫棠怔怔地瞧着他，說：「你知道我是誰？」

青衣人道：「江湖上，有誰不知道留刀亭這一位的管事姓孫？」

孫棠吸了一口氣，點點頭，接道：「不錯，老夫姓孫，叫孫棠，在這裏已快三十年了。」

青衣人道：「孫管事，你還沒有說，我到底是誰？」

孫棠又怔了怔，過了半晌忽然用力搖頭，道：「不，你不會是他，是老夫老眼昏花，認錯人了。」

青衣人也在用力地搖頭：「你沒有認錯人，在下的確姓盧。」

「姓盧？」孫棠的臉已發白，連聲音也開始有點發抖。

青衣人冷冷一笑，接着說：「我就是盧水月，牆上那一柄刀，就是我留在這裏的。」

孫棠完全呆住了。

「盧水月？」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也不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

青衣人又說：「你沒有老眼昏花，也沒有認錯人，二十五年來，你一直爲我保管着這柄刀，就看在這一點，今天我絕對不會殺你。」

孫棠瞠目結舌，過了很久才說：「你……你想怎樣？」

青衣人道：「取回我二十五年前留在這裏的刀。」

孫棠的臉色立刻變得比紙還白：「不！你絕不能動它。」

青衣人冷笑：「這本來就是我自己的東西，爲甚麽不能動？」

孫棠道：「這十五柄刀一直代表着本堡三百年來的武功和尊榮，誰敢動它其中一柄，都一定要死在這裏。」

「死？」青衣人陡地怪異地笑了起來：「二十五年前，我已在這裏死過一次了，就算再死一次，也不見得有甚麽值得可怕之處。」

孫棠兩腮的肌肉一陣顫動，道：「年輕人，你不要再故弄玄虛了，你雖然跟昔年的盧水月十分相似，但你一定不會是盧水月，而且，就算眞的是盧水月復生，他也不會再要這柄木刀……」

青衣人瞪着他：「爲甚麽？」

孫棠道：「他最後一戰慘敗了，所以這柄木刀也可說是不祥之物，又怎值得再度把它取回使用？」

青衣人面上立刻泛起一陣激動痛苦之色。

孫棠又嘆了口氣，道：「年輕人，這裏絕不是任何人可以逞強爭勝的地方，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好了。」

青衣人的神情又已鎭定了下來，他說：「我一定會離開這裏，也一定可以離開這裏的。」

孫棠的臉色忽然一變，沉聲道：「你還是要拿走那柄木刀？」

「當然如此！」青衣人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右手已向上暴伸，急抓刀牆上的那柄木刀。

孫棠陡地發出一聲暴喝，兩片刀光也已同時飛起，急削青衣人胸腹。

這兩刀分從左右攻擊，只見左刀弧形削出，右刀却從下而上反手疾削過去，這兩刀刀勢迥然不同，却都十分厲害，就像是有兩大高手同時發刀一般。

就憑這一手刀法，孫棠已大可在武林中獨當一面，甚至開山立萬，自創門戶成爲一派宗師也無不可。

平情而論，眼下江湖上有不少門派領袖，一帮之主，或者是甚麽武林大豪，名俠名家之類的所謂「高手」，其實他們還遠遠比不上這座小小留刀亭的孫老管事！

倘若此時此地四週圍聚着一羣武林人物，他們必然會爲孫棠這一手漂亮的刀法而喝采。

這兩刀不但漂亮，也極實用，就算一下子傷不了青衣人，最少也可以把他逼了開去，保住刀牆上掛着的那一柄木刀。

誰知青衣人身子一動，就有如行雲流水般轉動起來。

孫棠這兩刀本已攻向青衣人必救之處，但青衣人這一轉動，竟然有如穿花蝴蝶般，恰好從孫棠兩刀中間唯一空隙之處標了出去。

孫棠臉色驟變，抬頭一望，刀牆上的木刀已不見了。

他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立時大聲喝道：「兄弟慢走！」

青衣人早已把木刀插在腰帶間，他沒有回頭，人却如同離弦箭矢般向堡外疾飛出去。

雨聲中，他說了一句：「明年今日我一定會再回來！」

孫棠沒有再追，只是呆若木鷄地站在留刀亭外。

他知道，無論是誰敢在留刀亭上奪刀，蝴蝶堡一定會傾盡全力把這人追殺。

孫棠沒再追，是因爲知道自己一定追不上，而且，他已看見兩道有如流星般疾迅的影子，正在緊隨着青衣人窮追過去。

× × ×

青衣人來的時候，沒有驚動那三道關卡。

這三道關卡雖然守衞森嚴，但像青衣人那樣的身手，他要飛越過這三道關卡，實在還是太容易了。

這時候，他已取回木刀，而且再也沒有閃縮行動的必要，所以，他是暗來明去，準備連闖三關遠揚而去。

他闖出了兩道關卡，但在到了最後一道關卡的時候，他遇上了兩個絕不尋常的老人。

這兩個老人看來都已年逾七旬，但却還是精神奕奕，全然沒有半點龍鍾老態。

只見左邊老人穿着一件大紅長袍，而右邊一個老人則全身黑衣，連臉色也是黝黑黝黑的。

青衣人沒有理會這兩個老人，依然向前直闖。

紅袍老人倏地喝道：「把木刀留下，然後自廢右臂，老夫也許可以放你一條活路！」

青衣人終於停下，兩眼直視着紅袍老人。

「這算是蝴蝶堡的規矩？」

「不是蝴蝶堡的規矩，而是老夫的規矩！」紅袍老人冷冷道：「但你放心，只要你肯誠意悔改，把右臂和木刀一起留下，蝴蝶堡就不會再找你的麻煩。」

青衣人道：「就憑你這三言兩語，就要我作出這樣重大的犧牲？」

紅袍老人傲然道：「老夫說一個字，已比別人千言萬語還強勝十倍！」

青衣人瞳孔收縮，忽然道：「你就是『赤髯刀王』司空典？」

紅袍老人一瞪眼，冷冷道：「算你還有點眼光！」

青衣人目光一轉，又盯着另一位黑衣老人：「這位想必是『無相神君』蕭續先生了？」

黑衣老人雙眉一蹙，似是微感意外：「不錯，想不到你連老夫也認出來了。」

青衣人冷冷道：「留刀亭只憑孫老管事坐陣，又怎保得住那十五柄陰魂不散的刀？」

司空典仰天打了個哈哈：「你知道就好了。」

青衣人說道：「這一點，我當然早就知道的，但我也同樣知道，即使有一百個像你們這樣的人，也同樣保不住這十五柄刀！」

司空典的臉色立刻變了，變得比豬肝還難看。

「小子，當你還在吃奶撒尿滿地亂爬的時候，老夫已憑掌中一刀稱雄江湖二十餘年，你竟敢對老夫如此無禮？」

怒罵聲中，「赤髯刀」已「嗆」的一聲從鞘中拔出。

青衣人却還是神色不變，只是冷冷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但這也足以證明

，你是又老又糊塗了。」

司空典怒不可遏，正要動手，蕭續却沉聲道：「這位小兄弟，你怎麽說司空刀王又老又糊塗？」

青衣人道：「大敵當前，這位刀王却在大動肝火，那是未曾動手已輸一半。」

司空典「呸」一聲，怒罵道：「你怎配成爲老夫之大敵？」

青衣人道：「你又怎知我不配？你見過我的刀法？你知道我的武功底子？你有把握一定可以把我殺了？」

「當然有把——」司空典怒叫，但他只是叫出了四個字，就有一道黑影突然在他眼前閃過，接着，他就感覺得到胸口隱隱生痛起來。

剎那間，司空典面上的血色消失得乾乾淨淨，蕭續也是一樣。

他們沒有看見這青衣人怎樣拔刀，也沒有看見那柄木刀怎樣擊在司空典的胸膛上。他們只是看見一道刀影飛過，司空典就已傻住了。

蕭續是三十年前威震北五省武林的刀法名家，他的「無相十三刀」，又被江湖中人譽爲「看不見的刀」。

他的刀平時藏在袖裏，別人是看不見的。但等到無相刀出袖殺人的時候，別人也同樣很難看見這一把刀。

因爲蕭續的刀實在很快，快得令人不可思議，快得連看都看不清楚。

但直到這時候，蕭續才知道自己的刀一點也不快。

這青衣人的木刀，才是一柄眞正的「看不見的刀」，倘若自己和這人交手，恐怕無相刀還未出袖，木刀已然穿過了自己的身子。

又是一陣大雨從天而降，司空典和蕭續的衣衫早已完全濕透。

青衣人已經在他們的目光下遠去、消失。

他的人雖然已經遠走了，但他那沉重的聲音却又忽然從遠處傳來，他說：「明年今日，我一定會再回來！」

司空典忽然長長嘆了口氣，他的怒火早已平息，臉上換上神情是絕望和憔悴。

他對自己絕望了，在這一生之中，他從來也沒有經歷過像今天這樣的慘敗。

最可愛的是，他連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因爲他沒有問，而他不問，却是因爲他以爲這小子不自斷一臂和交回木刀，這小子就必定是個死人。

死人又何必有名字？

但這青衣人沒有死，死的是司空典，就算他還沒有死，也已等於是個死人。

大雨中，他忽然一手扯開了半邊紅袍，露出了蒼白的胸膛。

他沒有看，這一下他是讓蕭續看的：「老蕭，這一刀若是你給我的，我最少可以連擋十招八招，但如今老夫却連他一刀都擋不住……」

蕭續看見了，他看得很清楚，在司空典的胸膛上，已添增了三道瘀痕，而且每一道瘀痕都在要害。

司空典沒有死，也沒有受到甚麽嚴重的傷害，但這種慘敗，已使他看來和一個死人沒有甚麽分別。

蕭續也是一樣。

他的性情雖然和司空典完全不同，但兩人在刀法上的造詣，却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的。

對他來說，司空典吃敗仗和他自己吃敗仗實在沒甚麽分別，司空典敵不過那青衣人，若是換上蕭續也是同樣非敗不可。

「明年今日，我一定會再回來……」

這兩句話已震撼了整座蝴蝶堡，甚至震撼了整個江湖。

武林第一大美人

三月二十七日，杭州有霧。

雖然還是大清早，供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慈航廟已擠滿了進香客，這些善男信女似乎都很虔誠，只見廟宇裏處處香火繚繞，相當熱鬧。

當濃霧漸散之際，廟宇門外來了一頂式樣十分雅緻的轎子。除了兩個轎伕外，轎旁還有兩個丫環和一個老媽子跟隨着。

廟內廟外立時惹起了一陣哄動，因爲已有人認出這頂轎子的來頭了。

「這不是唐家的轎子嗎？」有人說。

接着，立刻就有人答腔：「這當然是唐家的轎子，難道你沒有瞧見那兩個丫環嗎？」

「這兩個丫環又怎樣？」

「比較高一點穿着綠裙子的是小霜，另一個穿黃裙子的是小雪，她倆都是杭州唐家的俏丫環。」

「嗯，眞漂亮，眞迷死人了。」

「這不算甚麽，她們伺候着的唐二小姐才是眞正的大美人哪！」

「唐二小姐？是不是當今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小姐？」

「不是她又還有誰配稱爲武林第一大美人？」

「她眞的是那麽美嗎？」

「公子，你別問啦，瞧瞧不就清楚了嗎？」

接着，人羣響起了一陣讚美和哄動之聲，杭州唐門老祖宗唐老人的唯一的女兒，有當今武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唐二小姐終於出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了。

今天她梳高髻，穿着一條藍得很自然，也很好看的長裙，在她那張只曾薄施脂粉的臉龐上，總是帶着一種筆墨無法形容的高貴氣質，這種獨特的魅力，不但可以令每一個男人永遠無法忘記，甚至連別的女人看見了她，也會有着窒息的感覺。

女人看別的女人總是特別挑剔的，就是一個很出色的美人兒，也會給其他女人很隨便地就可以列舉出種種缺點來，比方說：「鼻子太扁」、「眼大無神」、「兩手粗了一點」、「聲音如鵝」、「頭髮粗硬」、「膚色不漂亮……」等等。

總之，要批評一個女人，那眞是太容易太容易了。但就算是最挑剔，最喜歡吹毛求疵的女人，恐怕也很難在唐二小姐身上加以貶辭。

今天，是她的生日，而每年這一天，她都會來到這廟宇裏進香作福。

就算她不想來也不行，因爲這是規矩，八姑媽定下來的規矩，她的理由聽起來也很充份，她說：「你媽自從生下了你大

哥竹權之後，就一直很想生個女兒，但過了十幾年，她這個心願還是無法實現，直到有一天，她來到這裏向觀音菩薩誠心求拜，不到兩個月就夢熊有兆了，而且生下來的果然是個女嬰，她高興極了，八姑媽也高興極了，所以當妳生日的時候，無論有甚麽重要的事情都一定要擱開，走到這裏向觀音菩薩還神作福再說！」

所以，儘管唐竹君並不是個迷信的女人，她還是每年都要來到這裏進香。

這件事，許多杭州人都知道，不少人爲了要看看他們這位武林第一大美人，都會來到這廟宇裏，等待唐二小姐的出現。

所以每年這一天，觀音廟就像是過新年和觀音誕的時候同樣熱鬧。

每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她的臉龐上。

她並不害怕別人的目光，但太多人盯着自己，無疑已是一種壓力。

雖然每個人都很想看看這位絕色佳人，但人們還要讓開了一條很窄狹的路，讓唐竹君進入神殿內。

她太受人觸目了，有個小胖子甚至看得連香燭燒着了衣袖也不知道，等到他發現「火警」，已蔓延到手腕的時候，他才張大嘴巴想「哇」的一聲叫了出來。

但他還沒有叫出來，火焰已熄滅了，而他的嘴巴也給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塞着。

小胖子一呆，心想這火怎麽熄滅得那麽快？是誰帮了自己這個忙？他又把嘴裏軟綿綿的東西拿出來，原來那是一個仍然帶着熱氣的饅頭。

是誰把這饅頭塞進自己的口裏？

小胖子不知道，旁人也沒去理會他，甚至不知道有人連衣袖也給燭火燒着了。

小胖子左顧右盼，結果還是不知道是誰帮了自己這個忙。

× × ×

每年這一天，都是八姑媽親自帶着唐竹君前來進香的，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她不但是唐竹君的的長輩，也是唐竹君的保鏢。

八姑媽懂武功，雖然她的本領並不比唐竹君高明，但她總是喜歡以長輩和保鏢的姿態來保護着自己的姪女兒。

每年這一天，她都小心翼翼地護送着唐竹君進香，無論誰想侵犯唐二小姐，最少得要先闖過她這一關。

幸而每一年都很平安，就算有些浪子登徒混在人叢裏，只要一看見八姑媽那張母老虎一般的臉孔，他們就會遠遠的站開，乖乖的站着，不敢妄動非非之想。

就算有人不怕八姑媽，但只要再想想唐老人，也就只得忍耐着，連半句稍爲無禮的話也不敢說出口。

當然，世間上還是有人既不怕八姑媽，也不怕唐老人的。

但這些人還是不能不再往深一層想下去，因爲除了八姑媽和唐老人之外，還有唐竹權和雪刀浪子龍城壁，也是絕對不能輕侮的。

龍城壁跟唐竹君，可說是江湖上所有情侶中，最令人羨慕，也最令人迷惑的一對。

有人說，他們是天造一雙，地設一對，眞是再登對也沒有，但也有人認爲，龍城壁只是個浪子，而唐竹君却是武林世家，名門之後，他倆結合在一起，日後只會帶來無窮的煩惱，甚至是可怕的災禍。

但無論別人怎樣看法，現在龍城璧還是個浪子，而武林第一大美人仍然待字閨中，這也就難怪仍然有人死心不息，連做夢也想着唐二小姐的影子了。

想想她是可以的，世間上越出名的女人，就越是有人想念着她，那管她根本不知道你想得這麽痴，甚至根本不會知道，世間上有你這麽一個人存在。

但你若想在現實中親近一點自己的夢中人，那就不大容易。

尤其是像唐竹君那樣的女孩子，就算她本身並不是有刺的玫瑰，四週維護着她的人還是太多，也太厲害了。

所以，唐竹君雖然絕不驕傲自負，但她仍然給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

她並不驕傲，但高貴。

她並不自負，但却很有自信，而且還是個非常聰明的女郎。

如此佳人，又有誰不想一親芳澤？

× × ×

雖然是在參拜神靈，莊嚴沉肅之地，八姑媽的聲音仍然還是那麽驚人，只要她一吆喝，兩旁的人就不由自主地退開老遠，讓出了一條可以給兩個人同時並肩走出廟外的「闊路」。

在那麽擠逼的時候，人們能够騰出這麽一條路，也可算是「闊極了」。

唐二小姐要離開這幢廟宇了，自從她下轎的時候開始，她的表現一直都是那麽鎭定，她的舉止風姿又是那麽優美動人。

不少進香客都認爲今天不枉此行，要是錯過了這一天的機會，平時想見着她就不大容易了。

這時候，唐竹君正在往外面走，轎伕已在等着她把她送回唐家去。

胡阿牛也跟着她而不斷往外面湧出去，他就是剛才險些給燭火燒着的小胖子。

胡阿牛明天就要迎親了，媒婆對他說，他的新娘子簡直可以比得上唐老人的女兒。

於是，昨天晚上他就偷偷的去瞧瞧新娘子，然後今天早上又來看看唐老人的女兒。

唐老人的女兒當然沒有讓他失望，但對於自己明天要迎娶入門的新娘子，他就失望透頂了。

她怎比得上唐二小姐？若要比，也許就只能跟八姑媽比一比而已。

想到明日就要娶個和八姑媽差不多「好看」的女人做妻子，胡阿牛就差點沒有暈倒過去。

他雖然沒有眞的暈倒，但却也身子蹌蹌跟跟的，撞在了一個人的身上。

這人的手裏有一張黃油紙，紙裏包着四五個饅頭。

他是一個年青人，大概二十來歲年紀，手裏除了捧着這幾個饅頭外，左臂還纏着一個青色的包袱。

包袱青青，他的衣裳也是青青的，若只是隨便看他一眼，眞還不容易看得出他臂上纏着這麽一個包袱。

包袱是長形的，看來好像是一柄刀。

胡阿牛瞧着這青衣人，忽然伸手向那些饅頭一指，結結巴巴的說：「這饅頭……

…這饅頭……」

他正想繼續說下去，嘴巴忽然又給一個饅頭塞滿了。

接着，那個青衣人又不見了。

胡阿牛感到奇怪極了，就在這時候，廟外突然响起了喧鬧的鼓樂聲。

胡阿牛又是一怔，怎麽忽然响起了大鑼大鼓？他想了想，恍然大悟，忖道：「對了，今天是觀音誕，所以這裏人山人海，這些鼓樂，準是前來賀誕的。」

但他忽然又敲打着腦袋：「眞糊塗，誰說今天是觀音誕？今天這裏擠滿了人，是因爲大家都想瞧瞧唐二小姐，而不是祝賀觀音誕。」

可是，這些鑼鑼鼓鼓，又是甚麽玩藝兒？

胡阿牛不再理會那個神秘的青衣人了，他也和大家一樣，儘量把脖子伸得長長的，想看看外面到底發生了甚麽事情。

胡阿牛好不容易才擠了出去，當他看見廟外情況後，不禁又是傻住了。

等到明天他就是個新郎了，迎接新娘子的花轎，也在兩天前便預備妥妥當當。

那頂花轎，是胡阿牛有生以來所見之中最美麗的。

但到了現在，他才知道自己那一頂花轎，雖然看來金碧輝煌，璀燦奪目，但却絕不能算是很了不起。

因爲他已看見一頂氣派大得多，也華麗千百倍的大花轎。

這頂花轎要用八個人來抬動，而現在，就有八個人正在氣喘不休地，把這頂大花轎抬到廟前。

一看見這八個人，胡阿牛又傻住了，甚至以爲自己眼睛出了毛病。

胡阿牛是一間酒家的少東主，而這八個人，則是這間酒家的常客。

在杭州，胡湖酒家並不算大，它只是一間小酒家，但這小酒家面對西子湖，四週更是園林景色，十分雅緻。

這是騷人墨客，文人雅士流連忘返，共聚一堂吟詩詠賦的好地方。

而這八個人，全是杭州境內最有名氣的文壇俊彥，其中有三個還是秀才。

這八人全是文質彬彬，十指比女人還更纖瘦柔弱的讀書郎兒，倘若有一日，有人發現在他們之中，有人在井裏打一桶水，或者是搬動一下晾晒衣裳的竹竿，那已經是很令人驚奇的怪事，他們當然絕不陌生，而且其中有幾個幾乎每次出門，都非要坐轎子不行。

對他們來說，坐轎子是遠比走路舒適得多的，甚至連轎子抬動時所發出的「吱吱」聲响，都是一種很舒適的享受。

倘若有人說，他們正抬動着一頂花轎，胡阿牛一定不會相信，萬萬不會相信。

每一個認識他們，或者只是聽說過這八個人名字的人都不會相信。

他們的手只會寫詩繪畫，又怎會去抬甚麽花轎？

但現在，他們的確在衆目睽睽之下，把這一頂八人大轎抬到廟前，這就不能不使人驚訝萬分，就像是看見河馬會飛天，白痴也會高中狀元一樣難以置信。

但這怪事已發生了，八位譽滿杭州的才子，一起把這頂氣派大得驚人的花轎抬到觀音廟前。

看他們臉上的神態，雖然個個都在笑，但却笑得比哭還難看。

他們的心裏，都一定難過之極，但却還是要裝作喜氣洋洋，笑容滿面的樣子。

但他們臉上越多「笑容」，旁人看來就倍覺心酸。

但在轎子後那一羣吹吹打打，敲鑼敲鼓的人，就完全不同了。

在他們的臉上，甚至在眼睛裏都有笑意，而且笑得很愉快，一點也不像那八個才子般笑得連嘴唇也僵硬起來。

有花轎，當然也有新郎倌。

新郎倌騎着一匹高大神駿的青鬃馬，只見鞍轡色澤鮮明，連馬蹬也是用黃金鑄造，但最令人觸目的，還是馬鞍上的新郎倌，他穿着一襲綉滿「喜」字的長袍，身上又結着鮮紅的綵緞，一切都整理得十分妥當。

這位新郎倌看來很有風度，也很英俊，雖然看來似乎瘦削一點，但却也使他顯得更有朝氣，更有一種與衆不同的男性魅力。

在他的身旁，有個手持蒲扇，不斷左搖右幌的中年婦人，看她的樣子，顯然是個慣於爲男女撮合姻緣的媒婆。

這媒婆叫尹二姑，每年由她撮合的姻緣，少說也有一百幾十對。

對於這個尹二姑，唐竹君倒不陌生，她每次進入唐家，總免不了向唐老人提提親事，不是想唐竹權娶妻，就是想唐竹君出閣，尤其是唐竹君，只要唐老人頷首，尹二姑最少可以說出幾十位富家公子的名字和家世，來讓唐老人加以選擇。

但唐老人一直都沒有理睬她，充其量也只是說：「就讓竹君自己慢慢考慮一下好了。」

尹二姑當然不會死心，因爲唐竹君是武林第一大美人，只要這門親事談攏了，男家那一方的酬金是絕對不會少的。

而且，尹二姑的名氣，也將會因爲這一門親事而更加响亮，人人都會說：「尹二姑眞有本領，連武林第一大美人也是從她手裏嫁出去的。」

可是，她一直都在白費唇舌，有一次甚至給喝醉了的唐竹權趕出唐家。

所以，唐家兄妹對這位媒婆是絕不陌生，同時也覺得絕頂討厭的。

唐竹君實在不想看見這個媒婆，她只想快點上轎，回到自己的家裏去。

誰知道她還沒有登上唐家的轎子，尹二姑就已眉開眼笑的走了過來。

唐竹君不理她，甚至連看都不想看她一眼。

但尹二姑却是衝着她而來的。

八姑媽臉色一變，她對這個媒婆也是十分討厭的。

「二姑，可有甚麽事？」

「迎娶新娘子嘛。」尹二姑滿臉笑容，笑嘻嘻的說：「瞧咱新郎大官人多神氣，多俊俏，這門子親事，眞是天造一雙，地設一對，又正是佳偶天成，世間上再也難以找得出第二對來……」

「妳跟我說這些幹嗎？」八姑媽臉上露出了煩厭的神色，頻頻揮着手：「不管你們要娶甚麽人，却跟我沒有半點關係，

讓開讓開，別擋着唐二小姐上轎。」

尹二姑笑道：「唐二小姐要上轎，我怎會阻止，但却不是上這一頂，而是上那一頂才對。」

八姑媽的臉色又變了：「甚麼這一頂那一頂的，妳在胡說些甚麼？」

尹二姑仍然笑容滿面，道：「唐二小姐是新娘子，這頂八人大花轎自然是爲了她才抬來的。」

唐竹君一直都沉默着，但當她聽見這兩句說話的時候，也不禁怒形於色，忿然道：「太無理取鬧了！」

尹二姑「嘀」的一聲，怪聲道：「新娘子，妳怎麼這樣說？今天是妳和郎大官人的大喜日子，瞧，連八大才子也願意爲妳抬着花轎了，妳爲甚麼還不高高興興的上轎？」

八姑媽倏地怒聲喝道：「尹媒婆，妳再胡說八道，老娘可不客氣！」

尹二姑好像吃了一驚，也鐵青着臉說：「八姑媽，妳本來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怎麼會好像有神經病似的？」

八姑媽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個耳光就向尹二姑的臉上摑過去。

誰知道這一掌居然打不着她，只見尹二姑左手輕輕一搖蒲扇，一股陰柔之極的內力便向八姑媽湧了過來。

這股陰柔之力異常厲害，八姑媽不禁凜然一驚，想不到這個媒婆子居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八姑媽這一驚之下，那一掌再也不敢直打下去。

她原本並未曾想到尹二姑也懂武功，是以那一掌摑過去的時候，並未貫注半分內力，只是想給尹二姑一個「火熱辣的敎訓」而已。

但尹二姑並未給她摑腫了臉，反而連消帶打反攻過來，等到八姑媽知道不妙的時候，尹二姑的蒲扇巳把她完全籠罩着。

這柄蒲扇居然也是一件厲害的武器，倘若給它掃個正着，就算不死也得殘廢。

當然，使用這柄蒲扇的人，必須要有深厚的功力，否則，這蒲扇也和別的蒲扇同樣平凡而已。

尹二姑懂武功，而且功力之強，實在遠遠出乎任何人想像之外。

一柄平凡的蒲扇，落在她的手裏，就變成了極不平凡，極可怕的殺人武器。

那就像是和尚的唸珠，道士的拂塵，這些出家人經常帶在身上的東西，其實只是平凡之物，但在空門高手手裏，唸珠可以變成厲害的暗器，本來柔軟無力的拂塵也可以把壯漢的肋骨打斷。

八姑媽也是大行家，當然不會不識得厲害。

幸而尹二姑才動手，就巳有一條柔軟的長鞭悄悄纏了過來。

這條鞭子來勢不快，但却很準確地，一下子就把尹二姑的右腕搭纏着。

尹二姑沒有驚訝，也沒有憤怒，反而瞇瞇一笑，接着就退開一旁。

揮鞭的人是新郎倌。

這位新郎倌，尹二姑叫他郎大官人，這位郎大官人似乎來頭不小，但廟內廟外少說也擠上了一千幾百人，却沒有誰認得出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八姑媽在杭州境內，可說是個「通天曉」的女人，但他也同時沒有見過這人，甚至沒有聽說過有「郎大官人」的存在。

只見郎大官人飄然下馬，文質彬彬地對八姑媽說道：「這位想必是八姑媽前輩了？」

八姑媽瞪了他一眼，冷冷道：「我不是你的八姑媽，也不敢自認是老前輩，但我却想知道，尊駕高姓大名，又在弄些甚麼玄虛？」

郎大官人淡淡一笑道：「晚輩姓郎，賤名世瑜，祖傳八代，世居於大同府。」

八姑媽一怔，道：「大同府距離此地何只千里，你怎會來到杭州娶妻？」

郎世瑜道：「這是千里姻緣憑一綫，自從三年前晚輩在西子湖畔見過唐二小姐一面後，至今念念不忘，以是今日特來迎娶。」

八姑媽冷冷一笑，道：「對竹君一廂情願之徒，世上成千上萬，若人人都跟你一般，那豈非天下大亂了？」

郎世瑜一抱拳，道：「晚輩爲了唐二小姐，願効犬馬之勞，誰敢對她無禮，晚輩決不饒恕！」

最後兩句，他說得斬釘截鐵，鏗鏘有聲，彷彿他巳成爲唐竹君丈夫似的。

八姑媽哂然一笑道：「郎先生這番盛意，還是留着用在別家千金小姐身上好了，你可不是硬要阻擋唐二小姐上轎罷？」

郎世瑜道：「轎子當然是要坐的，晚輩爲了這門親事，巳邀來杭州八大才子充任轎伕，雖然這不能算是甚麼，但最少也可以證明晚輩確有一番誠意。」

八姑媽怒道：「婚姻大事，豈同兒戲！你聲聲要接竹君坐上花轎，可曾依照規矩擇定良辰吉日？又可曾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世間上又豈有花轎來了，新娘子還懵然不知之理？這算是甚麼？豈不是公然強搶良家婦女嗎？」

郎世瑜立時應聲接道：「今日此時，正是良辰吉日，最宜嫁娶，既有二姑爲媒，也有八大才子作爲見證，可說是妥當之極，至於唐老人嘛，他是郎某岳丈大人，當然是經過他老人家肯首，晚輩才能順理成章，把唐二小姐迎娶入門！」

「唐老祖宗巳答應了這門親事？」

「這個自然。」

「荒唐！一派胡言！」八姑媽怒聲道：「老娘這幾天都對着這個老頭兒，但直至昨晚爲止，他還沒向老娘提起過有這麼一回事！」

郎世瑜微微一笑，道：「岳丈大人是故意不說，好讓唐二小姐和八姑媽前輩有個意外的驚喜。」

「八姑媽就是八姑媽，前輩就是前輩，甚麼八姑媽前輩，也不怕聽傻了人家的耳朶！」八姑媽冷冷一笑，接着又道：「但我既不是你的八姑媽，也不是你的甚麼前輩，你要去娶老婆，老娘不會阻你，但你若再纏着竹君不放，老娘可不客氣！」

郎世瑜忙道：「八姑媽不要生氣，妳若眞的不高興，晚輩囘去便是，但岳丈大人巳決定要跟小婿到大同府盤桓三幾個月，然後才再囘來……」

「少吹牛好不好！」八姑媽怒道：「看你一貌堂堂，怎麼却像個瘋子般語無倫

次？」

「瘋子？八姑媽前輩認爲我是個瘋子嗎？」這個自稱郎世瑜的人也眞要命，說不了兩三句，又把「八姑媽前輩」這五個字搬了出來。

八姑媽給他氣得半死，恨不得一拳就把這混蛋的鼻樑打斷。

但她沒有動手，因爲就在這時候，她和唐竹君都同時大吃一驚。

她倆大吃一驚，是因爲那頂八人大轎的垂簾巳在這時候被尹二姑掀開。

原來這頂八人大花轎裏，早巳坐着了一個人。

坐在花轎裏的，必然都是新娘子，但現在却例外。

此刻，在這頂八人大轎裏坐着的，赫然竟是一個鬚眉皆白，身穿一襲灰袍的老人。

這老人正是有杭州老祖宗之稱，平時威嚴十足，連唐竹權和龍城璧遇上了他也爲之頭皮發炸的唐老人！

唐老人竟然會坐在一頂花轎裏面，而且這頂花轎還是用來迎娶他的女兒的，這種事情，若非親眼看見，恐怕誰都不會相信。

現在，雖然大家都巳親眼看見了，但大家還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八姑媽却不能不相信了。

坐在花轎裏的，確然就是唐老人，他四平八穩地坐在轎裏柔軟舒適的坐墊上，兩眼向前直視着。

他彷彿正在盯着八姑媽，又彷彿對眼前所有景象，都是視而不見……

雪刀再度拚魔刀

八姑媽在觀音廟前呆住了。

這時候，在廟前圍聚着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可說是人聲鼎沸，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甚至有人就像個說書先生似的，不斷向被擠在後面的人解說廟前所發生的種種奇怪情況。

但儘管四週人聲鼎沸，八姑媽却是甚麼都聽不見了，這時候在她的耳際邊，就只有「嗡嗡」一聲響，就像是有無數蚊子快要飛進她的耳膜裏一樣。唐竹君也是一樣，兩人的面色都在刹那間變得蒼白如雪。

轎子裏的確是唐老人，但他現在就像個木偶，雖然眼睛睜大，但却既不會動，也不會說話。唐老人是個極厲害的老江湖，但這一次，他也不知着了敵人甚麼暗算，竟然會落得如此田地。

八姑媽眞想一掌就打死尹二姑，把唐老人從花轎裏搶救囘來。

但她沒有眞的動手。八姑媽巳知道，尹二姑武功極高，就算自己和竹君一起對付她，恐怕也很難佔到甚麼便宜。

而且，除了尹二姑之外，郎世瑜看來更是莫測高深！

八姑媽絕不是個貪生怕死的女人，倘若她現在有十分之一的機會可以把唐老人從轎子裏救出來，她早巳動手大幹一番。

但她衡量大局，知道就算自己豁了出去拚死相救，他仍然是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把唐老人救出來的。

只聽見郎世瑜的聲音又在說：「岳丈大人這一去，妳們是可以絕對放心的，他老人家一定會走得舒舒服服，再也不必担心凡塵俗世的事情。」

八姑媽當然聽得出郎世瑜言下之意，她雖然是個很厲害的女人，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又有甚麼法子可想？

她沒法子，唐竹君却走了出來，對郎世瑜說：「家父是不是病了？」

郎世瑜微微一笑，道：「他老人家身壯力健，怎會害病？」

唐竹君道：「但他怎麼不說話？」

郎世瑜道：「他是太高興了，當一個人高興之極的時候，就會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唐竹君說道：「我不想看見家父太高興。」

郎世瑜面露奇怪之色：「這有甚麼不好？」

唐竹君道：「家父年紀老了，他若過度興奮，說不定反而會挺受不住，變成眞的病了起來。」

郎世瑜笑了：「唐二小姐想得眞週到，眞是個心細如髮的孝順女兒。」

唐竹君道：「大同府雖然是好地方，但間關萬里，路途遙遠，家父實在不宜長途跋涉，郎大官人這番盛情，小妹就代替家父說聲多謝好了。」

郎世瑜搖搖頭，道：「這太不賞臉了，倘若這頂八人大轎空空如也地抬囘大同府，在下豈非沒趣得很？」

唐竹君望定了他，忽然道：「你一定要我坐上這頂轎子？」

郎世瑜臉上的笑容立刻又再堆起來：「這頂轎子，本來就是爲了迎接二小姐的，妳若肯坐上去，那自然是皆大歡喜，人人高興之事。」

八姑媽陡地怒叫道：「胡說！竹君絕不會坐上這頂……」

「不！這頂轎子很好，而且我也很想試試給八個人抬着走的滋味是怎樣的。」唐竹君淡然地說。

郎世瑜朗聲一笑：「眞不愧是唐老人的女兒，也不枉在下三年苦苦相思……」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嘔吐大作。

這人是個頭陀，也不知道他是從那裏來的，只見他滿身酒臭，也滿身汚漬，看來就像是剛從溝渠裏爬出來似的。八姑媽一看見這個頭陀，眉頭就巳皺了。

這頭陀大概四十來歲，手裏提着一根方便鏟，在方便鏟上又掛着一個鐵葫蘆，這鐵葫蘆眞大，少說也可裝上二十斤酒。

但此刻鐵葫蘆看來輕飄飄的，葫蘆裏的酒顯然都巳灌進這頭陀的肚子裏。

八姑媽看見他眉頭大皺，並不是因爲這頭陀是個可怕的敵人，而是因爲看見這頭陀實在太不像話。

郎世瑜看見這頭陀，立時就用手捂着鼻子，彷彿怕了這人身上的陣陣臭氣。

八姑媽不怕臭，就只是怕他醉得太厲害，會闖出甚麼禍事來。

這頭陀是唐竹權的老朋友，唐竹權嗜酒，他也嗜酒，兩人的酒癮都大得出奇，而兩人的酒量也同樣十分驚人。

唐竹權號稱天下第一大醉鬼，他酒量如何，自然是不必多說的。

而這頭陀也絕非等閒之輩，雖然眞的

比拚起來，他一定還是比不上唐竹權，但却也最少能够陪着唐竹權一起喝個七七八八，甚至是八八九九。

這酒量也巳够嚇死人了。

別看他這副模樣，他這個頭陀居然還是一帮之主！

他統轄的帮會，就叫頭陀帮，他叫大石頭陀，副帮主是大木頭陀，除此之外，又有幾個大小頭陀，經常聚在一起，雖然頭陀帮遠遠不如丐帮般浩大，但這幾十個頭陀集合在一起，這股力量也是絕對不容輕侮的。

這時候，大石頭陀一面嘔吐，一面脚步蹌踉地來到了郎世瑜身旁。

郎世瑜面上立時露出了厭惡之色，同時喝道：「你是從那裏來的野頭陀？」

大石頭陀哈哈一笑，道：「你又是從那裏來的瘋子？」

「你敢罵我是個瘋子？」郎世瑜的眼色變了，變得殺機湧現，變得兇芒畢露。

大石頭陀又是大笑，道：「你若不是個瘋子，洒家怎會看見你就想吐？」

郎世瑜冷哼一聲，拂袖轉身便走。

大石頭陀分明是衝着他而來的，他一走，大石頭陀也追了上去。

郎世瑜立時轉身，手裏巳亮出了一支短棍。

這支短棍雖短小，但却比毒蛇還兇，一出手就戳向大石頭陀的咽喉。

大石頭陀的反應也是絕快，他身子微微向後一仰，方便鏟上懸掛着的鐵葫蘆同時搖搖幌幌地蕩了過來，只聽得「噹」一聲響，郎世瑜的短棍筆直地戳在那鐵葫蘆之上。

郎世瑜的短棍，是用百煉精鋼鑄成，而這一擊之力更是非同小可，但大石頭陀的鐵葫蘆，也是堅硬得出奇，雖然給這一支短棍重重擊中，還是仍然未曾被擊得凹損下去。

郎世瑜冷冷一笑，短棍招式急變，只聽得颼颼兩聲，短棍有如閃電般急射大石頭陀小腹要害。

大石頭陀怪嘯一聲，只見鐵葫蘆在方便鏟上蕩來蕩去，看來就像是有兩件武器同時發揮着奇特的威力，郎世瑜兩棍擊出，又被大石頭陀的方便鏟擋了回去。

郎世瑜連攻幾招，都是未能得手，大石頭陀開始反擊了，一時間兩人纏鬥得十分激烈。

兩人纏鬥了二十來招，那些敲鑼敲鼓，吹吹打打的漢子也開始動手了。

這些人就是用鑼槌鼓棍，簫笛喇叭作爲武器，而跟他們惡鬥的人，就是一羣大大小小披頭散髮的頭陀。

頭陀帮竟然全帮出動了。

八姑媽眼圈一紅，忽然大聲對大石頭陀說：「大石頭，老娘以前曾對你無禮，如今才知道，你眞是一條血性漢子！」

她叫大石頭陀，總是叫少了一個「陀」字，變成了大石頭。

八姑媽對大石頭無禮的一次，是在七八年前的一個晚上。

那一次，大石頭陀跟唐竹權喝酒，喝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兩人並肩回到唐家，八姑媽迎頭就把大石頭陀臭罵一頓。

直到現在，八姑媽忍不住要向大石頭陀賠罪了。

大石頭陀呵呵一笑：「往事何苦提！往事何苦提！」

這時候，觀音廟外巳釀成混戰之局，郎世瑜到底是何方神聖，大家還是不明所以，但他帶來的一羣漢子，吹吹打打的道行並不高明，但一動起手來，却是人人如狼似虎，各有一身驚人藝業，頭陀帮的頭陀雖然也是勇猛不凡，但接戰下來，却是立刻相形見拙，很快就處於劣勢。

大石頭陀惡戰郎世瑜，也是越戰越心驚胆顫，初時他還可以從容接招，但過了一百招後，只覺得郎世瑜棍上的力道越來越沉猛，再打下去，自己非要敗落不可。

八姑媽看得一陣心酸，唐竹君也是面色蒼白得可怕。

唐老人還是紋風不動地坐在花轎裏，四週雖然殺聲震天，他還是目光不變，神情不變。

面色大變的是那八個可憐的才子，他們都在轎旁蹲了下來，瑟縮不巳。

「不要打了！」唐竹君的聲音忽然在殺聲中清澈地响起來。

可是，她的說話好像沒有人聽見，又有兩個頭陀的腦袋給鼓棍和鑼槌打碎了。

唐竹君又大聲叫道：「你們若還不停手，我現在就死在這裏！」

他並不是在危言聳聽，當她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手裏巳掣着一把寒光四射的短刀，刀鋒更巳架在自己的咽喉上。

這一次可靈了。

唐竹君知這一次一定會靈，因爲這些人本來就是爲了要爭奪和保護她，才激戰起來的，倘若她死在這裏，雙方都是同樣的白費心機。

但唐竹君這一聲警告，還是未免遲了一點。

大石頭陀巳中了郎世瑜一棍，他又在吐了。剛才他是口吐黃箭，但現在吐出來的却是鮮紅的血。

八姑媽急扶着他，臉色蒼白地問：「大石頭，你怎麽了？振作點！振作點！」

大石頭笑了，也難爲他在這種時候還能笑得出來：「甚麽振作點？妳以爲洒家傷得很嚴重？妳以爲洒家只要鬆一口氣就會死了？哈哈，這點傷，洒家……洒家白信還能挺得住……妳不要瞎担心……」

才說到這裏，他又吐血了。

這一口血，幾乎全都噴在八姑媽的身上，以致驟然看來，彷彿受了重傷的人並不是大石頭陀，而是八姑媽。

八姑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不担心，眞的一點也不担心，我知道你準會沒事的……」

她越往下說，手足就越是冰冷，而大石頭也沒有再回答了，他闔上了眼睛，從此以後就再也睜不開來。

八姑媽狠狠的瞪着郎世瑜，她永遠也不會忘記，是這個人殺了大石頭陀。

唐竹君也是同樣難過，大石頭陀是爲了自己的事而死的。

她不能讓頭陀帮的大小頭陀相繼犧牲，相繼死在這裏。

她甘願自己坐上這頂八人大轎，讓父親重獲自由。

唐老人很快就被帶離，離開了這頂大花轎。

唐竹君輕嘆了口氣，他心情既是沉重，又是覺得十分可笑。今天是她的生日，她在這廟宇出現是爲了要答謝神恩，誰知道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竟然使她在瞬息之間忽然變成了「新娘子」。

這種「喜事」，也實在未免太豈有此理了。

× × ×

就是這樣，武林第一大美人就給八個杭州才子抬走了。

目睹過這一場充滿血腥的惡戰後，這八位才子早巳嚇得手足冰冷，酸軟無力，說難聽一點，眞個是「屎滾尿流，屁淚橫飛」。

但無論怎樣，這頂大花轎他們是抬定的了。

敲鑼打鼓的聲音又再响起，郎世瑜仍然騎着馬，陪在大轎左右。

現在，人人都知道這新郎倌不好惹了，不但新郎倌不好惹，他的手下也全是可怕的殺人好手。

大石頭陀仗義帮忙，非但帮不了忙，而且還損兵折將，最後還賠上一條性命。

這是令人感到震驚和沉痛的。

現在，人們想着的只有兩件事。

第一：這頂轎子會抬到甚麽地方？

第二：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和雪刀浪子龍城壁往哪裏去了？

× ×

被嚇得面無人色的人，絕不只是八位才子，胡阿牛也同樣被嚇得冷汗濕透了半截身子。

「媽啊！」他從心底裏震驚得發抖起來，忖道：「討老婆眞不易也！」

大花轎給抬走了，後面跟着一大羣人，這羣人，大多數都是看熱鬧的，但其中却有一個比較特別，他混在人羣裏，別人怎麽走，他也怎麽走，而且一面走，一面在吃着饅頭。

胡阿牛本來不想跟着這一大堆人走在花轎後面的，但這人却引起了他的興趣。

他終於也跟着走。

他總是覺得，這個喜歡吃饅頭的人很不尋常。

× × ×

用八個文弱書生來抬動的轎子，當然不會走得很快。

過了差不多半個時辰，這一支奇怪而可怕的迎親隊伍才來到青天里。

青天里的東邊，有兩條岔道，左邊一條可以直往唐家。

唐竹君若不是遇上了這件荒唐的事，她現在也會坐着轎子來到這裏。

但這時候，她坐在的却是花轎，而且連新郎倌是甚麽人都糊裏糊塗。

八大才子要把她送到甚麽地方，她也是茫然不知。

她現在最担心的，當然是父親唐老人，她實在很想衝出樊籠。

這轎子就是樊籠。

憑她的武功，大可以在一兩個起落間，就能够飛越過這轎子，飛躍到街道兩旁的屋簷上，然後逃之夭夭。

這本來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在這轎子兩旁，却有不知多少極厲害的高手正在虎視眈眈。

別的不說，只是郎世瑜的身手，就巳可把她玩弄於股掌之上。

她知道，自己是沒有機會可以逃得出去的。

然而，就算明知一定逃不出去，她也要逃，最少，她認爲自己應該試一試。

她巳決定了要走，非走不可，這雖然是不遵守諾言，但對方的行動，又何嘗合情合理？

她巳暗中運凝着眞氣，準備隨時破轎而出。

但她很快就知道這辦法是走不通的，因爲她進入花轎後，就巳嗅到了一種淡淡的、十分奇怪的香氣。

她一直都沒有注意到那是甚麽氣味，直至她想運凝體內眞氣的時候，她就明白過來了。

那是一種毒香，這種香氣雖然不會致命，但却可以讓一個武功絕頂的人，在某一段時間之內完全消失功力。

要對付這種毒香，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使用龜息大法，屏止住呼吸！

但唐竹君直到這時候才發現，巳經太遲了。

她不但再也無法施展輕功，甚至就算想走出這頂轎子一步也是難乎其難。

她只有作最壞的打算。

倘若到了全無轉圜餘地的時候，她寧願死在這頂轎子裏！

× × ×

八人大轎當然不會抬進唐家，它穿過了青天里，就向右轉。

那是一條寬敞而清靜的長街。

當花轎在長街移動了二十來丈的時候，迎面有輛馬車疾馳了過來。

在馬車後面，還有一個人騎着一匹黑馬緊緊跟隨着。

這人身穿黑衣，衣衫早巳破爛，左釘右補。

他背負五布袋，顯然是丐帮中的五袋弟子。

他身穿黑衣，膚色也是黝黝黑黑的，遠遠看來就像是一塊火炭。

人如炭，馬也如炭。

「黑人」騎黑馬，倒也相當好看。

郎世瑜早巳瞧見了他，而尹二姑也匆匆趕了上來，對他說：「是丁黑狗！」

「丐帮的丁黑狗？」

「就是他，這小子輕功了得，耳目衆多，他在丐帮中地位奇特，有時候連幾個八袋長老也比不上他……」

「我知道了。」郎世瑜輕輕咳嗽一聲，接着他又說道：「趕着一輛馬車的人好胖……」

「是唐竹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尹二姑臉色陰森地說。

「他總算及時趕來了！」郎世瑜淡淡一笑，忽然道：「二姑，妳認爲雪刀浪子現在怎樣？」

尹二姑冷冷一笑，半晌才道：「他也許就在這輛馬車裏，他若知道自己快要熬不住了，必然會趕着回來見唐二小姐最後一面。」

就在尹二姑說完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丁黑狗巳距離她不足三丈！

他本來是跟着那輛馬車的，但就在最後十來丈距離的時候，這一騎「黑人黑馬」急速地越過了馬車，首先攔住了這一支龐大的迎親隊伍。

接着，馬車也停下來了，趕車的人正是唐竹權。

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平時總是醉薰薰的，跟大石頭陀可說是不分伯仲，但這時候，在他身上却沒有半點酒氣，有的只是血腥氣味。

在他的面頰上、頭髮上、衣衫上，還有兩手兩腿，幾乎沒有一處地方是沒有血汚的。這些血也許有部份是從別人身上流出來的，但他肯定已經受傷，而且傷勢不輕。

唐竹君在轎子裏看見了大哥這副模樣，不禁花容失色，她想叫喊，但她的氣力越來越是衰弱了，不但不能施展輕功，四肢不聽使喚，甚至連想叫喊也叫不出來。

「大哥……」她終於叫喊出來，但聲音却細小得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得見。

她着急極了，但越是着急，毒力就發作得越是厲害。

她知道自己的大哥已受了傷，現在是絕對不適宜再跟任何人動手的。

她只盼望唐竹權甚麼都不知道，千萬不要跟郎世瑜這一羣人發生衝突。

但唐竹權如雷般的聲音却已暴响起來：「是甚麼鳥漢，竟敢在這地方大耍馬騮戲？」

「馬騮」就是猴子，他這一罵，不啻是把郎世瑜這一夥人全都罵作是猢猻！

聽見唐竹權的聲音還是這樣粗豪，唐竹君稍感心寬，他雖然受了傷，但似乎還不算是太嚴重。

他這一喝，鑼鼓聲立刻停頓下來。

唐竹權高高站在馬車上，又自喝道：「老子姓唐，在這頂花轎裏的人是不是也姓唐？」

郎世瑜神色自若，越衆而出淡淡地說道：「我的大舅子姓唐，新娘子自然也姓唐啦！」

唐竹權兩眼怒瞪着他：「你是甚麼傢伙？誰是你的大舅子？」

「當然就是你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郎世瑜也在瞪着他：「今天是咱們成爲親戚的大好日子，你要喝甚麼酒，我就保證不會讓你失望。」

唐竹權怒吼起來，喝道：「老子甚麼酒都不喝，只想喝你的血。」

喝聲中，他的人已從馬車上撲出去。

只聽他這聲暴喝，已可知道他正在盛怒之中。

但他才撲了出去，丁黑狗已把他阻攔住，同時沉聲道：「唐大少爺，你不能動手。」

唐竹權怒道：「黑狗，你不要阻着老子，老子要把這廝生呑活剝，方洩心頭之恨！」

丁黑狗還是不讓他衝過去：「唐大少爺，你身上若不是傷得這麼厲害，俺也不阻攔你，但現在，你需要的是休養和好好的治療。」

郎世瑜瞇着眼睛笑道：「大舅子，丁黑狗說得很對，你千萬不要生氣，今日郎某娶令妹爲妻，說不定到了明年今日，咱們就會有個胖娃娃了。」

「不要臉！」唐竹權一口啐了過去，又想動手，但丁黑狗還是苦苦勸住。

郎世瑜淡淡一笑，道：「唐大少爺傷得這麼厲害，該找個好的大夫來治理治理，令妹現在已是郎家的人，你是一點也不必担心的。」

說來說去還是那一套，唐竹權差點沒給氣得吐血。

郎世瑜是故意要激怒他的，倘若眞的可以把他活活氣死，那是最妙不過的事。

但他的目光，一直都沒有放鬆那輛馬車。

馬車裏終於也响起了一個人沉重的聲音：「唐兄，讓我來會一會他們好了。」

接着，車廂裏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也和唐竹權一樣，身子全是血汚，就像是在戰場上險死還生的傷兵一般。

郎世瑜臉上的表情忽然沉肅起來，他兩眼直望着這人，又望着這人腰間斜插着的一柄刀。

這柄刀的刀柄是古銅色的，刀鞘已很殘舊。

一看見這個人和這柄刀，郎世瑜的神態就完全不同了，就像是一個賭徒，本來每一注只押十兩，但現在這一注却押上一千兩，一萬兩一般。

他終於面對着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和唐竹君的故事，郎世瑜比誰都更瞭解，更清楚。

爲了唐竹君，龍城璧會做任何事，只要他知道唐竹君已給人送上了一頂八人大花轎，他就算爬着也要攔住轎子。

現在，龍城璧還不致於要在地上爬行，但就算是老眼昏花的人也可以看得出，他和唐竹權都已受了傷。

受傷並不可怕，但在這時候傷成這副樣子，那就很不妙很不妙了。

郎世瑜瞧着龍城璧，瞧了很久才慢慢的說道：「你就是雪刀浪子？」

「是的，」龍城璧緩慢地點了點頭，然後伸手往花轎一指，說道：「有人告訴在下，唐二小姐就在這頂轎子裏，這是不是眞的？」

郎世瑜道：「不錯，唐二小姐就在轎裏，她今天要跟郎某成親。」

龍城璧乾笑一聲：「你已決定了？」

「決定甚麼？」郎世瑜聳聳肩，道：「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道：「無論是誰要把唐二小姐擄走，都必須面對一場決戰。」

「是不是和你決一死戰？」郎世瑜瞧着龍城璧身上的血汚，聲音忽然又開始變得充滿自信。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用決戰來解決這種事情，雖然是下策，但有時候却是別無選擇餘地。」

郎世瑜說道：「這一點，郎某絕對同意。」

龍城璧道：「既然這樣，請動手。」

郎世瑜凝注着他，道：「你不是受了傷嗎？」

龍城璧道：「這點皮肉之傷，並不碍事。」

郎世瑜怔了怔，繼而嘆道：「你不但是個浪子，也是個英雄。」

「那種英雄？」

「救美英雄，」郎世瑜道：「英雄救美，自古皆然，爲救心中愛侶，縱然闖龍潭入虎穴，也是在所不惜。」

龍城璧道：「我不想聽任何有關英雄救美的故事，只想知道你是否一定要把唐二小姐帶走。」

郎世瑜道：「是的。」

龍城璧道：「你不後悔。」

郎世瑜道：「不會後悔？」

龍城璧咳嗽了一聲，道：「那很好，拔刀罷！」

「拔刀？」郎世瑜笑了笑：「你看見我身上有刀嗎？」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身上沒有刀，而且就算有刀，也不會在我的面前拔出來。」

郎世瑜的神情變了：「爲甚麼？」

龍城璧道：「你該知道，憑你的武功，最多只能接得住我三刀！」

郎世瑜面上倏地現出了憤怒的神情，但這怒色却在一幌眼間又已消失。

龍城璧冷冷一笑，接道：「剛才我不是叫你拔刀。」

郎世瑜道：「那麼你在叫誰？」

龍城璧目光一轉，瞧着了一個人。

這人身材瘦削，比郎世瑜還瘦得多，他看來是那麼虛弱，面色也青青白白的。

他是杭州八大才子之一，現在正和其餘七人，一起抬着這頂大花轎。

「楚西樓，你的刀在哪裏？」龍城璧望定了這位才子，聲音冰冷如雪。

看熱鬧的人感到出奇極了。

楚西樓是八才子之中，文才最出衆，身子却最孱弱的一人，他怎會和「刀」這種殺人武器扯上了關係？

但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龍城璧正在叫他拔刀。

沒有人看見楚西樓的身上有刀，也沒有人相信他會有刀，而且人人都認爲他就算拿着一柄刀，也不能用刀來傷害得了任何人。

有人在竊竊私議，說龍城璧是不是傷得太嚴重，現在有點瘋瘋癲癲了。

沒有人相信楚西樓會使刀。

現在，楚西樓的身上的確沒有刀，但忽然間，衆人只覺得眼前一花，他的手裏已亮出了一柄很薄的刀。

薄的只是刀鋒，刀背看來還是有寸許左右的。

只有極少數極少數的人才看得見，楚西樓這柄刀原來是藏在甚麼地方的。

他把刀藏在轎子底下，而他距離轎子是最接近的，所以，他一伸手就已把刀從轎底抽了出來。

但他的手法實在太快了，旁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見這種快如閃電的動作。

楚西樓居然能露出這麼一手，這就一點也不簡單了。

龍城璧更不簡單，他竟然會看得出，抬着轎子的八位才子之中，其中竟然有一個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他是怎樣看得出的？難道他是個吃飯的神仙嗎？

× × ×

在觀音廟外給嚇得面無人色的「抬轎才子」，現在又有了更大的吃驚，更大的意外。

除了楚西樓自己之外，其餘七人都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他們都曾經被人威逼，所以才不得不在衆目睽睽之下，抬着這頂八人大轎，而在抬轎的時候，大家最担心的除了自己之外，就是担心楚西樓是否吃得消。

在八位才子之中，楚西樓看來是最孱弱的一個，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而經常缺席的，就是楚西樓。

他不來，是因爲他太多病，幾乎每隔好幾天就要病上一場。

但他眞的是在生病，還是別有內情，其餘七位才子就不知道了。

他們不知道，但龍城璧却知道。

楚西樓雖然看來瘦弱，但却比許多壯漢更能吃苦。

八才子的聚會，他經常不到，絕不是因爲生病，而是因爲正在秘密苦練武功。

楚西樓學識淵博，文才出衆，那是不錯的，但他絕不是個弱不禁風的孱弱書生，而是一個深藏不露，武功深不可測的武林高手。

因爲他的祖父，就是五十年前，在武林中有「邪門第一刀」之稱的楚聞天。

楚聞天能够被江湖中人公認爲「邪門第一刀」，他在刀法上的造詣當然絕不尋常。

當時武林中唯一可以對付楚聞天的高手，似乎就只有北極道人風雪老祖而已。

而楚聞天在中原武林屢挫強敵之餘，也漸漸覺得對手越來越少了，於是他很想找風雪老祖比一比刀法。

但風雪老祖行踪飄忽，要找他實在不大容易。

楚聞天找了三年，雖然曾經多次聽到有關風雪老祖的消息，但却總是未能找到他。

楚聞天失望之餘，決定要闖一闖蝴蝶堡。

他雖然被公認爲「邪門第一刀」，但蝴蝶堡却是一個更加邪門的地方。

在這許多年以來，闖堡的人都是有去無囘的。

但楚聞天仍然要試一試。

就在他五十歲壽辰那一天，他預早寫下了遺囑，把妻兒送到一個很安全的地方，然後就冒着寒風，直往蝴蝶堡而去。

楚聞天練的是邪門武功，他以魔道之法入門，憑着資質過人，悟性聰敏，在短短八年之內，就把二百年前已失傳的「落葉魔刀」練成。

沒有人知道楚聞天怎樣得到「落葉魔刀」的刀譜，也沒有人知道楚聞天這套刀法有多少招，甚至許多武林高手都不知道世間有這麼一套威力強大，而又邪門之極的刀法。

刀法是够邪了，但楚聞天却並不是個邪門的人。

他知道，「落葉魔刀」可以改變練刀者的心性，所以他一直都在尅制着自己，不讓自己隨着這刀法的邪氣而有所改變。

但這並不容易。

他只好儘量痲醉自己，甚至想找一個厲害的對手，把自己擊敗。

這是很矛盾的事，不但矛盾，而且無奈。

但除了這樣之外，楚聞天已漸漸無法控制自己。

他找不着風雪老祖，就只有闖往蝴蝶堡。

但最後，他還是沒有闖入蝴蝶堡，因為他找了三年也找不着風雪老祖，就在他快要闖堡的時候，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風雪老祖和他比試了三招刀法。

但三招之後，楚聞天已是冷汗如雨，幾乎渾身都已濕透。

風雪老祖沒有說甚麽，楚聞天也是默然無語，接着，楚聞天就掉頭走了。

他不再闖堡，甚至從此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再也沒有人見過這位「邪門第一刀」了。

幾十年來，儘管還有不少人沒有忘記楚聞天這個充滿傳奇性的刀客，但楚家後人却一直都沒有在江湖上露面。

只有風雪老祖，才最瞭解這一個神秘的家族。

當年蝴蝶堡外之戰，楚聞天在三招之後就已冷汗如雨，曾經目睹那一戰的人，都一定以為楚聞天敗了，但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楚聞天絕對未曾落敗，甚至還有機會可以殺了風雪老祖！

但風雪老祖也同樣可以殺了他，換而言之，只要雙方拚盡，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

楚聞天在發出第一招刀法之際，已感覺得到自己身上的「魔性」比平時濃重得多，他一直認為可以控制這股邪氣，但當遇上風雪老祖那樣的絕世高手時，「落葉魔刀」這套刀法却像是一個突然發起狂性的巨人，把他的自制力完全擊潰。

等到楚聞天發出第二招刀法的時候，這一刀簡直具有邪魔般詭異的力量，它不但可以毀滅對手，也可以毀滅自己，到了這種地步，楚聞天已是一發難收，連他自己都阻止不了自己。

風雪老祖若在那時候跟他硬拚，勢必兩敗俱傷，但風雪老祖若稍存半點相讓之意，他也會立刻死在楚聞天的刀下。

但風雪老祖果然是絕頂高手，就在那危急萬分之際，他居然把風雪之刀甩手拋起，冲天一飛就是七八丈高。

在那短暫的時刻裏，風雪老祖手裏是沒有刀的，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楚聞天的刀勢消解。這種情況，是極其特殊，也極其玄妙的，能夠明白其中緣故的人，當世武林之中恐怕還數不出十人。

風雪老祖與楚聞天交手之際，雖然有些武林人物聞風而至，看見了兩人怎樣動手，但眞正瞭解這一戰的旁觀者，却無一人。

楚聞天兩刀未奏膚功，但第三刀却更為兇險，沒有人能擋得住這一刀，即使是風雪老祖也不例外。

風雪老祖若要擋住這一刀，單憑一柄風雪之刀還是不夠，必須還要付出流血的代價，而楚聞天這一刀却已發出了，形勢就像是一輛從斜坡往下俯衝的車子，若不跌個粉身碎骨，誰也無法可以讓它停頓下來。

風雪老祖沒有擋住它，因為要擋住這一刀不但危險，而且還是下下之策。他只能閃避，而世間上能避得開這一刀的人，恐怕也就只有兩三人而已。

幸好風雪老祖就是其中一個，等到雪刀重囘他手裏的時候，楚聞天已和他的刀衝出了十二丈之外！

這一衝，使楚聞天深深體會到「落葉魔刀」可怕之處，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控制這套刀法了，假如再練下去，或者再遇上一個像風雪老祖那樣的高手，只要一激發起已潛伏在自己血氣裏的魔性，那麽必然會釀成可怕的慘劇。

楚聞天決定要毀了這套刀法！

他雖然沒有把這個決定說出來，但風雪老祖也已看出他心裏的意思。

楚聞天晚年的日子怎樣渡過，江湖上鮮有人知，但風雪老祖却很清楚。

楚聞天把刀譜毀了，然後花了五千兩銀子叫一個「大豪傑」廢了自己的武功。

那「大豪傑」還以為楚聞天瘋了，但不管他瘋不瘋，有五千兩銀子可賺的事情，那是萬萬推辭不得的。

楚聞天在武功盡失之後，就在深山一座古寺裏，削髮為僧，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

可是，他以為「落葉魔刀」這套刀法已被毀滅，那是大錯。

他的妻子，早已把刀譜另抄一份，傳給了兒子楚一謹。但楚一謹並不喜歡練武，他只是練了幾招，就沒有再繼續練習下去。

然而，楚一謹却生下了一個城府深沉，行事喜怒不形於色的「才子」，他就是楚西樓。

楚一謹沒有練成的刀法，楚西樓却孜孜不倦，朝夕苦練不懈。

楚一謹深知這套刀法之可怕，曾苦勸兒子不要再練下去，但楚西樓充耳不聞，仍然照練如儀，終於把楚一謹氣病，而且還一病不起，死在床上。

楚一謹死後，楚西樓的顧慮更少了，而且在杭州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個如此可怕的人物。

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只有楚西樓自己，還有風雪老祖！

風雪老祖不愧是神通廣大的武林奇人，楚聞天出家後，風雪老神已查出了他的妻子，就在杭州。

風雪老祖甚至經常和楚一謹在一起，但他們的聚晤，江湖上却鮮有人知。

楚一謹胸襟廣闊，宅心仁厚，風雪老祖是十分喜歡他的，但楚西樓却和他的父親完全相反。

楚一謹臨死前的一天，也曾見過風雪老祖，他對風雪老祖說：「晚輩很担心犬子，他不聽勸告，一定要練魔刀，總有一天，犬子會毀掉不少人，最後還會毀了自己。」風雪老祖嘆了口氣，沉默着不說話，楚一謹接着又說：「前輩，與其讓犬子遺禍武林，倒不如由前輩先殺了他，免留後患……」風雪老祖吃驚地望着他，說道：「但你只有這麽一個兒子……」楚一謹仰天長嘆，道：「倘若殺我一兒，可救千萬別家姓氏兒女，前輩又何必遲疑？」風雪老祖望定了他，面上不禁露出了欽敬之

色。

但楚一謹死後，風雪老祖還是沒有去找楚西樓，因為風雪老祖也已病了，而且功力也在逐漸衰退之中。

最後，風雪老祖把這件事情，交托在龍城璧身上，他也沒有叫龍城璧非殺楚西樓不可，只是叫他留意楚西樓這一個人，和他所練的「落葉魔刀」！

現在，楚西樓就在龍城璧眼前，他的「落葉魔刀」練得怎樣？

龍城璧不知道。

但每一個人都看得出，龍城璧已受了傷，而且看來還傷得不輕。

有人開始為龍城璧担心了。

最担心龍城璧的人，當然就是唐竹君。她寧願自己給這一羣瘋子抬走了，也不願意看着龍城璧在這副樣子的情況下跟別人動手。

龍城璧很鎮定，但鎮定並不一定能力挽狂瀾。

再鎮定，再有自信的人，也會在大勢已去的時候崩倒下來。

唐竹君實在不願意看見龍城璧再受到一點點的傷害。

但現在，似乎再也沒有人可以帮得了他。

× × ×

楚西樓當然也很鎮定，在鎮定中還充滿着自負之色。

郎世瑜已悄悄的站開一旁，剛才不可一世的威風表情，現在也已完全消失得乾乾淨淨。

他能够殺得了大石頭陀，自然也可以算是一位高手。

但楚西樓的刀才亮出，這位「新郎高手」就遠遠站開一旁，就像個遇上了一品大官員的知縣。

每個人都以為楚西樓一定會首先跟龍城璧發生衝突，誰知他第一個要找的人却是郎世瑜。

郎世瑜雖然已站開老遠，但楚西樓却偏偏走到他的面前，神情古古怪怪地笑了笑。

郎世瑜怔了怔，也只好陪着他笑笑。

楚西樓忽然在他的衣襟上輕輕一拂，道：「阮六郎，你今天好帥！」

「阮六郎」這三個字一出口，已有人忍不住怒叫了起來。

原來郎世瑜其實姓阮，叫阮飛雲，由於排行第六，所以又叫阮六郎。

阮六郎是個採花大盜，也是個職業殺手。

一個具有如此「雙重身份」的人，自然是既可怕，又可惡之極。

楚西樓當着大庭廣衆面前，直呼出「阮六郎」這三個字，不禁令「郎世瑜」面色為之驟變。

但他沒有發作，甚至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

楚西樓却沒放鬆他，接着又淡淡地笑道：「浪子現在已受了傷，你要殺他揚名，現在正是時候。」

阮六郎忙道：「我沒說過要殺他！」

楚西樓說道：「但你已收了楚某的金子。」

阮六郎回答道：「這只是做新郎的酬金……」

做新郎也有「酬金」，這種怪事大家恐怕還是第一次聽見。

楚西樓臉色忽然一沉，冷冷地說：「我現在要你去殺了龍城璧，你殺不殺？」

阮六郎呆住。

「要……要我動手？」

「是的。」

「不能，」阮六郎立刻用力地搖頭：「我不想跟這個人拚命。」

「為甚麽不敢？」楚西樓冷冷一笑，道：「他現在只剩下半條性命，只要提起勇氣，不出十招他就會死在你的『阮家六絕棍』之下。」

阮六郎還是拚命地搖頭：「這票買賣，我已決定不幹。」

楚西樓道：「你眞的這樣害怕他？」

阮六郎吸了口氣，才道：「楚公子，這件事情，自始至終都是你出的主意，眞正要對付浪子的人是你，而不是我這個無名小卒。」

「無名小卒？」楚西樓陡地怪笑起來：「名震西北武林的『花花殺手』居然也自認是無名小卒，這不嫌太屈辱了自己嗎？」

阮六郎的臉色已變得和泥土一般：「楚公子，你眞的要逼我跟浪子動手？」

楚西樓點點頭，道：「不錯，你現在只能有兩個選擇，那是跟浪子決一死戰，或者是殺了我。」

阮六郎怒道：「你一定要我死？」

楚西樓道：「你說錯了，我不是要你死，而是想你一戰成名。」

阮六郎看了看龍城璧，又再看看楚西樓的臉，過了好一會才毅然點點頭，道：「好，我殺！」

「殺」字出口，他那獨門的「阮家六絕棍」也已同時出手。

但他要殺的並不是浪子。

浪子曾戰勝無數武林高手，現在他雖然受了傷，手中一柄風雪之刀還是有着一種令人莫測高深，難以看得穿，看得透的力量。

阮六郎不敢冒這個險。

既然非殺一人不可，他寧願選擇殺楚西樓。

他曾聽一個人說過，楚西樓的刀法，比毒蛇的牙齒還更可怕。

阮六郎並不是不相信這人的說話，但他寧願和楚西樓一拚，也不願意挨上龍城璧的刀鋒。

楚西樓畢竟還沒有甚麽名氣，而且看來又是那麽荏弱。

也許，他眞是個文弱書生，但却頭腦有點毛病，以為自己練了三幾招刀法就可以天下無敵。

所以，阮六郎寧願對付楚西樓，也不願意跟雪刀浪子交手。

他認為這個決定是對的。

「阮家六絕棍」實在厲害，招式一經施展，楚西樓全身就已被圍在重重棍影之下。

楚西樓似已陷入無路可逃之境。

但就在這霎眼間，刀光倏地一閃，阮六郎的臉龐就變了。

他變成了一個沒有臉的人。

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在這一霎眼間，給一柄很快，很鋒利的刀削掉，雖然在那短暫時間內，他的身子仍站得筆直，但在他的頸子之上，就只有大半邊沒有眼鼻和嘴巴的頭顱。

立刻有好幾個人同時昏倒過去。

就算沒有昏倒過去的人，此刻也已給這幕恐怖的情景嚇得手足酸軟，驚呼掩面不已。

楚西樓漠然地一笑，用阮六郎身上的袍袖來抹刀。

直至刀鋒給抹乾淨了，阮六郎的身子才硬挺挺的倒了下去。

× × ×

龍城璧已看見了楚西樓的刀法。

這一刀有多快？有多可怕？別人就算看不出，龍城璧却是一定看得出來的。

楚西樓輕而易擧地，就殺了阮六郎。

接着，他就向龍城璧走了過來，慢慢的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麽要殺了他？」

龍城璧說道：「是要讓我看看你的刀法？」

楚西樓搖頭道：「沒有這個必要。」

龍城璧道：「是爲了他不服從你的命令？」

楚西樓道：「就算他服從我的命令，結果還是難逃一死。」

龍城璧淡淡道：「你認爲我現在還可以殺得了阮六郎？」

楚西樓道：「當然可以，你最少可以在三招之內把他一刀殺掉。」

龍城璧道：「你太看得起在下了。」

楚西樓道：「阮六郎更看得起你，所以他寧願跟我動手。」

龍城璧望看阮六郎那沒臉的屍體，忍不住輕輕的嘆道：「但他却死得更快。」

楚西樓笑笑道：「能够痛痛快快一下子就了結性命，這未嘗不是一種福氣。」

龍城璧道：「但他還年青，這種福氣相信誰也不願意接受。」

楚西樓道：「難道你想這個人長命百歲嗎？」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想。」

楚西樓道：「不錯，像他這種人，只要多活一天，就多增一分罪孽。」

龍城璧道：「這麽說，你殺他是爲了替天行道？」

楚西樓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龍城璧道：「還有呢？」

楚西樓道：「還有兩個理由，第一，是爲你報仇！」

龍城璧目光一閃，道：「他做了甚麽對不起我的事？」

楚西樓道：「你和唐大少爺爲甚麽會受傷？」

龍城璧皺着眉，道：「你還知道是誰幹的？」

楚西樓道：「是不是黑石山的『骷髏十四煞』？」

龍城璧道：「你怎麽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楚西樓道：「因爲這是阮六郎的計劃，他早就跟『骷髏十四煞』有所勾結，他要這十四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小子跟你和唐竹權火併，然後才再讓咱們坐收漁人之利。」

龍城璧道：「能够把黑石山十四位魔頭說成是『傻小子』的人，天下間恐怕只有你這個人而已。」

楚西樓道：「但這十四個傻小子根本就不是你和唐竹權的敵手，所以，你們現在還活着，至於那十四個傻小子，倘若還有兩個人能活下去，那才是奇蹟。」

龍城璧道：「你猜錯了，這十四個傻小子只死了八個，還有六個給跑掉了。」

楚西樓怔了怔，繼而嘆道：「不錯，給宰了八個之後，剩下來的六個不逃之夭夭才是怪事。」

龍城璧道：「也幸虧這六個人貪生怕死，否則再打下去，我和唐大少爺恐怕再也不會回到杭州了。」

楚西樓道：「這都是阮六郎的毒計，所以，我剛才把他殺了，是爲你出一口烏氣。」

唐竹權越聽越是光火，忍不住道：「這是阮六郎的毒計？還是你的毒計？」

楚西樓嘆了口氣，道：「也許我是殺錯了阮六郎，以致如今落得了死無對證局面。」

龍城璧道：「這已無關大局，反正你現在還是要殺了我。」

楚西樓道：「我殺了阮六郎，除了要爲你報仇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是不是爲了唐二小姐？」

楚西樓立刻點頭，道：「不錯，因爲他也和我一樣，很喜歡唐二小姐。」

龍城璧道：「所以你就要殺了他？」

楚西樓道：「你說對了，凡是有人對唐二小姐存有非份之想的，我都要把他殺掉，來保護唐二小姐的安全。」

唐竹權怒吼道：「放屁！老子的妹子怎會要你這種衣冠禽獸來保護？」

楚西樓皺着眉，道：「只要待會兒拜過堂，楚某跟唐二小姐就是夫婦，由我這個丈夫任護花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這又何必大驚小怪？」

唐竹權氣得連脖子都粗大了，龍城璧却拍了拍他的肩膊，叫他不要光火。

楚西樓凝視着龍城璧，接着又緩緩地說道：「楚某才是眞正的新郎倌，只要你不阻攔，今天我也不想再殺第二個人。」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姓楚的，你動手好了，我敢保證，只要你一動手，你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他的聲音很平靜，平靜而有力！

他說的是事實？還是在虛張聲勢？這一點，竟然連唐竹權都看不出來！

楚西樓的刀在發光，他的眼睛也在發光。

龍城璧就在他的眼前，只要他的刀一動，龍城璧可能立刻就要死在他的刀下。

但龍城璧的刀又怎樣？是不是會比他的刀更快，更可怕？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龍城璧雖然渾身血汚，受創不輕，但他仍然活着，仍然擁有那柄風雪之刀。

楚西樓殺阮六郎雖然輕鬆，但要殺龍

城璧却又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龍城璧的說話，更有着一種震人心弦的力量。

「只要你一動手，你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若在平時，唐竹權絕不會懷疑這句說話，但現在，他却比任何人都更担心龍城璧。

黑石山的十四個魔頭，雖然已給他們擊敗，但他們也同樣受創不輕。

這一戰，龍城璧身上最少挨了三劍、兩刀、一斧！若不是有時九公的獨門金創藥和碧血靈芝丸，這浪子現在只怕連站都站不起來。

唐竹權認識楚西樓，却從來都沒想過，這個看來手無縛鷄之力的文弱書生，原來竟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阮六郎被削掉半邊面龐的那一刀，已足見楚西樓這個人實在厲害。

人厲害，刀法也厲害。

龍城璧能擋住他的刀嗎？

楚西樓的刀終於動了，它移動得很慢，但刀勢就像是一張網，似乎隨時都可以把龍城璧網住，然後讓他窒息，死亡！

龍城璧却不動，風雪之刀仍然藏在殘舊的刀鞘裏。

在這一刻間，每個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頓，心跳却比平時加快了三倍。

倏地，楚西樓的刀有如狂飈般冲起，而在這陣狂飈裏，突然又有一團白色的影子疾飛了過來。

這團白色的事物是甚麽？

沒有人能看得清楚，但它立刻就在刀光中分裂，分裂成無數細小的碎塊，又向四方八面飛射開去。

當這些白色小碎塊飛激開去的時候，人人都急忙閃避。

閃避得最快的是尹二姑。

這位媒婆平時走路一搖三擺，就像隻吃飽了的大肥鵝，但當遇上了危險的時候，她却跑得比兔子還快。

但她跑得再快，也快不過另外一人。

這人一身青衣，行動矯捷，當尹二姑急急閃避的時候，這青衣人却像是影子般緊隨着她。

尹二姑不知道那些分裂出來，白色的小碎塊是甚麽東西，爲了免生危險，所以才急急避開。

現在，那些白色的小碎塊已紛紛跌散在地上，看來也不像是甚麽歹毒的暗器，尹二姑不由心中一寬，但她却也察覺到有人緊緊跟隨着自己，是以立時回頭，怒喝了一聲：「你是甚麽——」

「人」字還沒出口，一團白色的東西已塞進了她的嘴巴。

這團白色的東西軟綿綿的，略帶甜味，但尹二姑却連忙把它吐出來，還吐出了一口苦水。

尹二姑不但是個媒婆，也是個用毒的高手。

一個擅長使用毒藥的人，對於任何食物都必定會很小心，尤其是陌生人給予的食物，更加不能有半點大意。

但這一次，她却連對方的樣子也沒看清楚，甚至不知道塞進自己嘴裏的是甚麽東西。

等到她看清楚那是甚麽東西的時候，青衣人已在笑聲中離去。

尹二姑沒有追，只是不斷的發抖，不斷的在冒汗，她似已被死神召喚，又像是剛給獅子咬了一口的山羊。

但她吐出來的東西，其實只是一個饅頭。

給楚西樓一刀分裂成無數小碎塊的東西，也是饅頭。

饅頭當然不能算是武器，但在武功造詣已達化境的高手手裏，又有甚麽東西不能殺人？

× × ×

凑熱鬧的人又漸漸多了起來。

尹二姑却在人叢裏消失了，她一向是杭州城裏最活躍的女人，但自從這一天之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她。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人們才知道，這位尹二姑其實姓伊，是「西毒道人」的女弟子。

西毒道人擅長用毒，那是不必說的了，但這道人的心腸却不惡毒。

倒是他這個女弟子，手段毒辣得可怕，給她毒害的人，不是半死不活，就是死不見屍，連骨頭也化成一灘黃水。

很少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所以，她居然能在杭州立足，並且以媒婆的身份東奔西走。

誰也想不到，她早就跟楚西樓有所勾結，楚西樓這一次的計劃，最少有一半都是她的好主意。

但楚西樓却也想不到，像尹二姑那樣的人，居然胆量平平而已。

一個陌生人，一個沒有毒的饅頭，就已把她嚇得魂飛魄散，此後再也不敢涉足江湖。

有人說她愚蠢，也有人說她很聰明。

因爲那饅頭若是有毒的話，她也許連幾步也走不了，就得毒發身亡。

她已成爲驚弓之鳥，爲求長命百歲，立刻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也未嘗不是明智之擧。

當然，楚西樓會很不高興，但她已不顧慮得這許多。

因爲她發覺，這青衣人實在太可怕，有這種人存在，她的性命簡直比螞蟻還更脆弱。

× × ×

楚西樓要對付的人本來是龍城璧，但現在形勢又忽然有了變化。

他知道，龍城璧傷勢不輕，現在若還不殺了他，以後就很難會有這樣的機會。

雖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殺龍城璧，必然會惹來非議，但他不在乎。

他絕不在乎別人怎樣評論自己。

他只想證實一下，落葉魔刀的威力，和自己是否可以雄霸一方。

十餘年來，他一直埋頭苦練，一直忍隱不發，爲的就是要等待這一天。

杭州唐門威風得太長久了，他要把這種局勢扭轉過來。

唐家能做的事，楚家爲甚麽不能做？

唐老人可以在杭州境內領導羣雄，執掌杭州武林牛耳，楚家的人爲甚麽不能？

而更重要的，還有唐竹君。

自從在五年前上元佳節，楚西樓在花

燈盛會中見過唐二小姐一面後，他就立誓要娶她做自己的第一個妻子。

在這五年內，總共有六個年青的武林高手，不明不白地在杭州境內暴斃。

這六個年青高手，全是當今武林一時俊彥，其中最令人觸目的，是「雲外金槍」韓東平，當他來到杭州城之際，最少有七八十人來拜會他。

韓東平出身於陝西武林世家，祖父和父親在江湖上都是大有來頭，提起「父子飛雲槍」，敢不賣帳的人還數不出幾個。

自從韓東平出道江湖以來，韓家就有「祖孫三代皆豪傑」之美譽。

這一次，韓東平到了杭州，自然會有不少武林中人聞風而至，想看看這位韓少俠到底是怎麽樣的一號人物。

事實上，韓東平並沒有叫大家失望。

他人俊俏，手段闊綽，一手金槍更是使得出神入化。

他打算在中秋節那一天拜會唐老人。

但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晚上，韓東平的身子不見了。

在他包下的杏花園裏，他的從僕只能找到他的人頭。

人頭是被利器割掉的，這利器可能是刀，也可能是一柄斧頭，甚至可能是一口劍。

但沒有人能證實兇器是甚麽東西。

也沒有人能够找得到韓東平的下半截身子。

這是懸案，直至如今還是令人撲朔迷離。

最清楚這椿血案的人，就是楚西樓，因爲他就是兇手，而兇器也就是手裏的這一柄刀！

——誰想接近唐竹君，誰就死！

韓東平當然不是眞的想拜會唐老人，他進入唐家，只是想看一看唐二小姐。

但楚西樓要讓他死了這條心，而讓一個人死心的最澈底辦法，就是索性叫這個人死了。

所以，韓東平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在楚西樓的刀下！

血案發生後，牽連極廣，備受到懷疑的人，沒有一千也有八九百。

但絕對沒有人會懷疑楚西樓，倘若有人把這血案跟楚西樓拉在一起，那麽這人必會被人視爲瘋子。

但這却是楚西樓的傑作，而且直到現在，韓東平的下半截身子仍然被安放在楚家地窖的一副棺木裏。

那時候，他還未曾練成落葉魔刀，但要殺韓東平，却已游刄有餘。

只是，殺了韓東平和其他想接近唐竹君的人，還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一個還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早就想除掉這個人，但在落葉魔刀還未完全練成之前，他絕不敢冒這個險。

即使他已練成了落葉魔刀，要殺龍城璧還是必須十分小心。

在殺浪子之前，最好先讓他疲倦，越疲倦越好。

但只是疲倦，那還不够，除了疲倦之外，還得先讓他受傷。

一個又疲倦又受傷的人，那怕他本來是一頭兇猛的雄獅，到了這時候也會威力大減，充其量只能及得上一頭黃犬而已。

殺獅不易，殺狗却不難。

楚西樓對自己的計劃一向都很有信心，這一次他不例外。

誰知道就在他要殺浪子的時候，一隻饅頭就使大局改變過來。

× × ×

饅頭已變成碎片，楚西樓的臉色也變得像是饅頭般雪白。

那青衣人已站在他面前，臉上完全沒有半點表情。

楚西樓手裏有刀，青衣人的手裏也有刀。

楚西樓的刀鋒散發着令人心悸的寒芒，但青衣人的刀却完全沒有半點光澤。

這柄刀居然是用木造成的。

木刀本來不可怕，精鋼百煉的寶刀也同樣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可怕的是使用這些刀的一雙手。

楚西樓盯着青衣人手裏的木刀，忽然笑了笑，道：「這就是你的武器？」

青衣人搖搖頭道：「這不是武器。」

楚西樓道：「不是武器，那必然是玩具了。」

青衣人道：「我從八歲開始，就不再玩任何的玩具。」

楚西樓皺了皺眉，道：「那麽這算是甚麽東西？」

青衣人道：「這不是甚麽東西，它只不過是我的生命。」

楚西樓目中寒芒閃動：「你的意思是說，這柄木刀是你生命的一部份。」

青衣人搖頭，道：「不是一部份，而是全部。」

楚西樓冷冷一笑，道：「但它只不過是一柄木刀。」

青衣人道：「木刀也是刀。」

楚西樓淡淡一笑，道：「你說的不錯，寶刀是刀，木刀也是刀，但你可曾想過，活人也是人，死人也是人，但活人和死人之間却有很大的分別。」

青衣人又搖搖頭。

「在我眼中看來，活人和死人，都是一樣的。」

楚西樓一怔，繼而笑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青衣人道：「有些人雖然活着，但却和行屍走肉沒有甚麽分別，而不少人雖然已經死了，但他們仍然活在每一個人的心裏，所以，一個人活着與否，並不一定像你想像中那麽重要。」

楚西樓點點頭，說道：「我現在明白了。」

青衣人道：「你明白甚麽，像你這種人，眞的會明白這些道理嗎？」

楚西樓道：「尊駕這些道理，也許只有死人才會明白，我現在明白的是，原來你不想活了。」

「不」字還在唇邊，魔刀已飛起。

能使練者心性轉入魔道的落葉魔刀，就像是鬼魂的追魂令、奪魂幡，緊緊纏逼着這個只有一柄木刀的青衣人。

只見楚西樓身隨刀起，每一刀刀勢都是那麽凌厲，那麽奇詭。

青衣人被這急猛奇詭的刀勢逼退丈二

，再也沒有人看好他。

一柄木刀又能發揮得出多大的威力？

但楚西樓的臉色反而變了，他算得很清楚，就在青衣人退開丈二那段時間裏，自己已向對方發出了十三刀。

十三刀已太多。

楚西樓原本認爲，要殺這個使用木刀的小子，三刀已很足够。

倘若這人能接得住落葉魔刀三招，已經是個奇蹟。

誰知道奇蹟眞的出現了，而且還是奇蹟中的奇蹟。

這人不但能接得住他三刀，連十三刀也接得住。

楚西樓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和這個人的傳奇故事。

就在他發出第十四刀的時候，他從牙縫裏迸出了三個字：「你姓盧？」

這一刀已是楚西樓最後一刀。

這一刀的威力，比剛才那十三刀加起來還要兇厲，天下間能擋得住這一刀的高手，絕對不會超過五人。

青衣人也沒有擋住這一刀。

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無法擋得住這一刀，所以才悄悄的避了開去。

但避開這一刀，也許比擋住這一刀更難。

然而，青衣人避開了，他很巧妙地避開，那種姿勢完全不像是在比刀，只是像在草原上圍着火堆的舞者。

舞已起，刀也同時落下。

落下的是木刀，它沒有燦爛的光輝，也沒有兇厲駭人的氣勢。

紹少人能看見這一刀是怎樣劃過楚西樓的臉上，甚至沒有幾人能看見青衣人怎樣用那塊布巾把木刀再包裹好。

人們只能看見楚西樓那張驚悸、充滿不可置信神情的臉。

「盧……水……月……」他用嘶啞的聲音叫出了三個字，但他還沒有繼續說下去，臉龐就從中間裂開了，血漿有如泉水般從裂口部份怒射出來。

人人都呆住了，連龍城璧也沒例外。

等到楚西樓倒下去的時候，青衣人已在人叢中消失了踪影。

唐竹權怔怔地瞧着龍城璧，忽然問：「你剛才的保證，是不是眞的？」

龍城璧苦笑了一下，不答反問：「剛才我保證甚麽？」

唐竹權道：「你在保證，只要楚西樓一動手，他就會立刻變成一個死人。」

龍城璧淡淡說道：「這保證當然是假的。」

唐竹權吃驚地說道：「那剛才你不是很危險嗎？」

龍城璧笑着道：「你也不是第一次看見我遇上危險了，這又有甚麽值得大驚小怪？」

唐竹權呆了一呆，道：「想不到你這個人也不怎樣老實，看你胸有成竹似的，原來却連一點把握也沒有。」

龍城璧道：「我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殺掉楚西樓，但必須要他首先出了差錯，我才會有機會。」

唐竹權又道：「你這希望不是太渺茫嗎？」

龍城璧道：「這希望的確太渺茫了，所以，老天爺才安排了一個人突然殺出來，爲我消災解難。」

唐竹權道：「你知道那人是誰？」

龍城璧搖頭：「不知道。」

唐竹權道：「那柄木刀呢？」

龍城璧道：「它已很古老了，絕不會是最近才造成的。」

唐竹權眼色一變：「難道……難道這眞是盧水月的刀？」

龍城璧沉默了一會，才道：「除了盧水月的木刀，又有誰能够這樣就殺了楚西樓？」

他的意思其實是指盧水月的刀法。

若以兵器而論，一百柄木刀也抵不上一柄鋼刀，在尋常人的手裏，這種木刀就算用來宰鷄殺鴨也不管用。

但盧水月却能用這一柄木刀，縱橫天下，睨視江湖，他若不闖蝴蝶堡，恐怕現在仍然是一代刀王！

唐竹權還想再問，但龍城璧却在這時候吐出一口血來。

血色是瘀黑的，他着實傷得不輕。

他又傷又疲，唐竹權臉上立時露出了關切之色。

龍城璧却笑了笑，道：「唐兄，你也不要老是這樣瞧我了，咱們若要躺在床上休息，你躺的時間一定會比我還長。」

唐竹權也笑了，難得的是他也居然依樣葫蘆，也吐出了一口瘀血。

靠他們能活着回來，已是福氣。

而他們接着在楚西樓的陰謀下不再損傷一根毫髮，這更是運氣好得出奇。

這一天，唐家出了大亂子，也可以說是栽了一個大大的筋斗，幸而最後還是吉人天相，亂局終於給平定了。

這天晚上，人們紛紛談論着今天早上所發生的怪事，沒有親眼看見楚西樓用刀殺人的人，始終覺得「道聽途說，不大可靠」。

但談論的人越來越多，「不大可靠」的「傳說」也漸漸變得可靠起來了。

在一間名叫「醇酒美人」的小酒家裏，一個小胖子最少已有了七八分酒意。

這小胖子就是胡阿牛，他明天就要做新郎倌了，但現在他却還泡在這間醇酒美人的小酒家，對於明天這個大日子，他似乎已經完全忘掉了。

這酒家以前的確有個大美人，她就是這裏的老闆娘。

她叫丁四娘，據說，她以前眞的很美，但那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

過了三十年，再美麗的女人，現在也已變成老太婆了，但丁四娘仍叫丁四娘，醇酒美人小酒家仍然叫醇酒美人小酒家。

從前在這裏曾經顚倒衆生的老闆娘雖然老了，但這裏的酒仍然和三十年前同樣香醇。

有人說，酒越香醇，越不易醉，這是對的。

但也有人說，酒越香醇，就越容易醉。這說話也同樣不錯。

因爲香醇的酒，很容易會越喝越多，只要喝得多了，自然也就非醉不可。

胡阿牛雖然酒量不錯，但今天晚上他未免是喝得太多了。

喝多了酒的人，往往連說話也會多起來。

他一面捧着酒碗，一口一口的把酒猛喝，一面口沫橫飛地，向旁人敍述唐家二小姐在廟前給人搶上花轎的怪事。

丁四娘瞧着他，不斷的在嘆氣。

「阿牛，」她終於忍不住把酒碗搶走，「時候不早啦，快點回家，明天你就是個新郎倌啦。」

胡阿牛瞪着眼，「呵呵」一笑，道：「誰說我要做新郎倌？」

丁四娘皺着眉，道：「別胡言亂語，也不怕教人聽見笑話！」

胡阿牛怪聲地說道：「我不幹！做新郎倌有甚麽好？今天就已經給人砍翻了一個。」

丁四娘說：「你敢不幹，女家的人也會把你砍翻！」

胡阿牛嘿嘿一笑：「管他娘的！新娘子又不是我自己挑選的，不要也罷！不要也罷！」

丁四娘嘆了口氣，道：「你眞是醉得太厲害了。」

「他沒有醉。」丁四娘身邊忽然響起了一個沉重的聲音：「新娘子若不是自己挑選的，娶了回來也只是賺得一輩子的嘔氣……」

丁四娘回頭一望，又嘆息一聲，心想：「又是一個醉得天昏地暗的小子。」

胡阿乜也斜着眼，也望了那人一眼，忽然直跳了起來：「媽啊，怎麽原來是你啊？」

那人把他按下，道：「咱們又遇上了，這算不算是緣份？」

「當然是緣份！」胡阿牛用力地點頭：「兄弟，你的木刀眞厲害，你收不收徒弟？」

那人一身青衣，正是殺楚西樓的那個青衣人。

「你想學刀？」

「不想，一點也不想，」胡阿牛道：「我不想學刀，因爲我不想殺人，但你若肯收徒弟我還是很願意拜你做師父的。」

青衣人奇怪地望着他：「你旣不想學刀，爲甚麽還要拜我這個人做師父？」

胡阿牛道：「因爲你是個英雄！」

青衣人嘆了口氣，道：「你醉了。」

胡阿牛道：「我沒醉，你爲甚麽一時間說我還沒有醉，一時間却又說我已經醉了？我明白啦，其實是你自己醉了，所以才語無倫次，胡說八道。」

青衣人咳嗽了兩聲，過了好一會，才道：「你眞的不想成親？」

胡阿牛道：「不想，假如一定要我成親，我寧願學刀。」

青衣人道：「成親是樂事，學刀却要挨苦，天天不斷的挨苦。」

胡阿牛道：「挨苦總比挨揍好。」

「挨揍？」青衣人奇道：「成親也會挨揍嗎？」

胡阿牛道：「不少叔叔伯伯，當他們娶了個河東獅回來後，就得經常挨罵，甚至是挨揍了。」

青衣人道：「你若眞的不想成親，爲甚麽不去當和尚？」

胡阿牛苦着臉：「和尚是吃素的，這不好玩。」

青衣人道：「但你若不成親，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也跟和尚差不多了。」

胡阿牛忽然直視着他，道：「你成親了沒有？」

青衣人搖搖頭，道：「沒有。」

胡阿牛道：「那麽你打算幾時才討老婆？」

青衣人又搖搖頭，道：「我是不會有那麽一天的了。」

胡阿牛奇道：「爲甚麽？難道你也和我一樣，怕娶個母老虎回來？」

青衣人道：「那倒不是，其實世間上有很多女人都是賢嫻淑德的，眞正兇巴巴的母老虎反而找不出幾個。」

胡阿牛想了想道：「不錯，有個叫朱大叔的老頭兒曾經對我說，他的朱大嫂雖然看來兇惡無比，但其實心腸軟弱得很，有一次朱大叔病了，朱大嫂好幾天晚上都沒睡覺，很小心很仔細地伺候着丈夫，等到朱大叔病好之後，她却反而病倒了。」

青衣人嘆道：「女人雖然麻煩，但却偏偏是男人最缺少不得的。」

胡阿牛道：「女人也是一樣，儘管她們嘴裏大罵薄情郎，但心裏却是又愛又恨，唉，老天爺也眞够絕，世間上有男有女，難道少一種就眞的不行了？」

已有人聽得爲之捧腹大笑，但青衣人臉上却連一點笑意也沒有。

在這小酒家裏大笑的是個衣着光鮮，臉紅如棗的黃袍大漢。

他是在青衣人進入這酒家後才出現的，初時，沒有人注意他，但等到他發出這一陣大笑的時候，別人想不注意他也很難了。

他大笑了好一會，胡阿牛忍不住問：「這位壯士，你在笑甚麽？」

黃袍大漢立刻不笑，道：「小的姓梁，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俺做梁絕刀。」

胡阿牛瞧着他，又瞧了瞧青衣人，道：「他也是個用刀的武林人。」

梁絕刀道：「你說錯了，我用的武器不是刀，而是拳頭。」

胡阿牛道：「旣不用刀，爲甚麽又以『絕刀』二字爲名？」

梁絕刀道：「因爲俺有腦筋，想出來的計策一定很絕很絕，而且做事方法十分徹底，就像是用利刀斬下去一樣，快捷妥當！」

胡阿牛道：「你叫絕刀也好，絕槍也好，咱們都沒興趣。」

梁絕刀道：「但是一件事，你的朋友一定很想知道。」

「我的朋友？」胡阿牛怔了怔，接着向青衣人伸手一指，道：「你是說他？」

梁絕刀點點頭，道：「不錯，難道他不是你的朋友嗎？」

胡阿牛道：「當然……」

他是想說「當然不是」的，但他還沒有說完，青衣人已比他搶先一步截着說：「當然是朋友。」

梁絕刀微微一笑，慢慢地挨近過來，對青衣人說：「俺知道你爲甚麽不會討老婆。」

青衣人臉上陡地露出了異樣的神情：「你想說甚麽？」



青衣人急猛的刀勢把楚西樓逼得連連後退。

梁絕刀又笑了笑，道：「我想告訴你一件天大的喜事，今天晚上，有人要成親了。」

青衣人道：「每天晚上都有人成親，這又有甚麽大不了？」

梁絕刀道：「但今天晚上要成親的，却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青衣人臉色一變，半晌才冷笑道：「你在騙誰？他怎會在今天成親？」

梁絕刀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這件事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今天上午，他還是半死不活的，若不是你突然從天而降，殺了那姓楚的傢伙，這位雪刀浪子恐怕要……」

「够了够了！」青衣人倏地沉聲喝道：「這種說話，我不想聽。」

梁絕刀笑了笑，道：「你是個洒脫的大豪傑，這件事你也許已經忘掉了，但你怎樣也想不到，龍城璧居然會在今晚成親罷？」

青衣人忽然一手抓起桌上的酒壺，將滿滿一壺酒倒下肚子後，才說：「這段姻緣，相信一定會很美滿，在下在這裏恭喜他了。」

梁絕刀說道：「你還不知道新娘子是誰，這番恭賀的說話，未免是說得太早了罷？」

青衣人道：「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跟武林第一大美人共諧連理，這番恭賀之辭又有甚麽不對？」

梁絕刀立刻搖頭不迭：「你弄錯了，完全弄錯了。」

「弄錯了？」青衣人一怔：「難道你敢說唐二小姐不是武林第一大美人。」

梁絕刀道：「唐二小姐當然是當今武林第一大美人，但今天晚上嫁給浪子龍城璧的却並不是她。」

「不是她？」青衣人陡地呆住，他簡直是大大感到意外，「不是她又是誰？」

「是飛狐仙子慕容卓君。」

「慕容卓君，飛狐仙子？」青衣人又是大吃一驚：「這是個壞女人。」

梁絕刀笑了笑：「你怎知道她是個壞女人。」

青衣人道：「慕容飛狐生性淫蕩，而且蛇蝎心腸，這是江湖上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梁絕刀道：「但俺也知道，這條狐狸長得很標緻，據說，有不少男人都是心甘情願死在她手下的。」

青衣人道：「妖女自有妖女的手段，這些男人也未免是愚蠢得太可憐了。」

胡阿牛却在這時候插上一嘴：「咱們也是男人，而且也不見得怎麽聰明。」

梁絕刀道：「就算眞的是個聰明人，往往也會反而被聰明所誤。」

胡阿牛搔了搔下巴，道：「龍城璧這個人的大名就是聽聞久矣，倒不知道這人是否很聰明。」

梁絕刀道：「他當然聰明，而且還可以說是聰明絕頂。」

胡阿牛大惑不解，問道：「旣然是個聰明人，爲甚麽不在家裏當大少爺，却跑到江湖上去流離浪蕩，做個放蕩不羈的浪子？」

梁絕刀道：「這太簡單了，因爲他喜歡過着這樣的生活。」

胡阿牛又問道：「這種生活很有趣的嗎？」

梁絕刀道：「俺不知道。」

青衣人道：「你們是不會瞭解龍城璧的。」

胡阿牛道：「但他爲甚麽忽然會娶一個壞女人做妻子？」

梁絕刀道：「那是爲了今天早上所發生的事。」

青衣人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

梁絕刀道：「世事往往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這件事現在偏偏已發生了，在五十里外的飛狐仙府裏，現在正熱鬧得緊，你若想去喝喜酒現在恐怕還來得及。」

青衣人目光閃動，道：「到底是甚麽緣故，龍城璧會忽然跟這個妖女成親？」

梁紹刀道：「今天唐二小姐被擄刦上花轎的事，唐老祖宗十分生氣，不知道怎樣，突然和龍城璧鬧翻了臉，唐老祖宗把他趕出唐家，還說以後再也不讓他和唐竹君在一起。」

胡阿牛立時道：「唐老人是出名的老頑固，他脾氣壞，對浪子更是存有偏見，所以龍城璧看見了他，就會頭疼萬分。」

青衣人道：「你倒很清楚。」

胡阿牛道：「這是別人說的。」

青衣人道：「道聽途說怎可當眞？」

梁紹刀道：「但這事却一點不假，若不是唐老人從中作梗，龍城璧也許早就成爲唐家的東床快婿了。」

胡阿牛道：「就是因爲給唐老人這麽一罵，他就賭氣地和那壞女人耗上了？」

梁紹刀道：「不錯，就在他心灰意懶，從唐家大門走出來的時候，慕容卓君已在外面等着他。」

青衣人眼色一變，道：「這女人好不要臉。」

胡阿牛道：「這種不要臉的女人，龍城璧怎會和她在一塊兒？」

梁紹刀嘆了口氣，道：「但你們也別忘了，越是不要臉的女人，她的手段也就往往越是厲害。」

胡阿牛眨了眨眼睛，道：「這話也不錯。」

梁紹刀道：「她對龍城璧說，她知道他跟骷髏十四煞火併之後，就担心得如坐針氈，所以非要趕來看看他不可。」

胡阿牛道：「她倒會把握機會。」

梁紹刀道：「她若不善於把握機會，也不會成爲獨當一面的女魔頭。」

胡阿牛道：「這一次，她來得很着時宜罷？」

梁紹刀點點頭，道：「她來得時宜極了，那時候，龍城璧正是最虛弱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和唐二小姐是不會再有結果的了，而慕容卓君對他又是那麽關懷……」

胡阿牛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眞是飛狐仙子乘虛而入的好機會，也難怪龍城璧願意入彀……」

「胡說！」青衣人突然把酒壺揑扁，怒道：「慕容卓君怎配得上雪刀浪子？」

胡阿牛一怔：「你在發甚麽脾氣，浪子娶誰做妻子，跟你有甚麽相干？」

青衣人瞪了他一眼，怒聲道：「他若眞的娶了慕容卓君，唐二小姐怎辦？」

胡阿牛道：「這怎怪得了龍城璧？誰叫她的老子這麽蠻不講理。」

青衣人道：「唐老人蠻不講理是唐老人的事，唐二小姐可沒有辜負他，他若娶那妖狐，就是個薄情郎。」

胡阿牛呆呆地望定了他，過了很久才道：「就算你說得很對，但這是人家的事，咱們又怎管得着？」

青衣人道：「誰說管不着，我現在偏就要管。」

胡阿牛道：「你怎麽管法？」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我現在要去喝酒。」

胡阿牛道：「你要喝酒，這裏多的是，還要跑上哪裏去？」

青衣人把揑扁了的酒壺用力往地上一摔，道：「我現在要喝的是喜酒。」

胡阿牛吃了一驚：「你要去闖那狐狸窩？」

青衣人冷笑道：「不錯。」

胡阿牛道：「那不好，太危險了！」

青衣人道：「你怎麽知道狐狸窩裏是個危險的地方。」

胡阿牛道：「朱大叔曾說過，凡是狐狸精都很可怕，很要命的。」

青衣人道：「朱大叔說的不錯，但我偏偏却是個不要命的人，無論怎樣，龍城璧絕不能娶這個妖女！」

胡阿牛拉着他的衣衫，說：「朋友，你醉了。」

青衣人立刻掙脫，冷冷道：「我知道自己有點醉意，但你也不比我清醒得了多少。」

當他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醇酒美人小酒家裏已消失了他的踪影。

胡阿牛呆住。

他正想問問梁紹刀，但梁紹刀也已不見了。

只有一個老太婆微笑着站在他身旁，那是這裏從前的美人丁四娘。

胡阿牛輕輕的吐一口氣，接着又嘆息着，道：「他爲甚麽這樣關心龍城璧？」

丁四娘微微一笑，道：「你眞是條笨牛，難道你沒聽過『愛屋及烏』這四個字嗎？」

胡阿牛茫然地望着她，道：「這是甚麽意思？」

丁四娘道：「他關心的並不是龍城璧，而是另一個人。」

胡阿牛想了想，忽然恍然大悟地說：「對！他眞正關心的人，是唐二小姐。」

丁四娘點點頭，笑道：「你總算想通了。」

胡阿牛皺了皺眉，忽然道：「但他爲甚麽不直接地去找唐二小姐？」

丁四娘道：「就算他找到了唐二小姐，甚至可以天天對着她，那又怎樣。」

胡阿牛道：「最少他可以活得愉快一些。」

丁四娘搖搖頭，道：「剛好相反，他會比現在更痛苦。」

胡阿牛奇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丁四娘道：「你若眞正愛上了一個女人，而她的一顆心却早已獻給了另一個男人，那麽就算你能夠用辦法使她天天跟自己相對，你也不會感到愉快的。」

胡阿牛思索了片刻，道：「妳說的雖然很複雜，但我這一次明白了。」

丁四娘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這個朋友眞不錯，最少，他在情場上是個君子。」

胡阿牛搖搖頭，道：「他不是君子，簡直就是個情場上的聖人。」

丁四娘笑了：「他是個聖人，你又怎樣？」

胡阿牛苦笑着，道：「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士兵。」

「士兵？」

「不錯，但我却在逃，所以，我是個狼狽的逃兵。」

丁四娘凝視着他看了半天，才道：「你這個人其實也不壞，就只是吃虧在不懂武功，但不懂武功也有不懂武功的好處，也許你會比你的朋友活得更幸福，也更長久。」

胡阿牛又在笑，苦笑。

丁四娘又問：「他叫甚麽名字？」

胡阿牛聳了聳肩，道：「他叫甚麽名字，我不知道，但我心裏已給他起了一個混號。」

丁四娘蹙着花白的眉毛：「在你心裏怎樣稱呼他？」

「饅頭小子。」

「甚麽？饅頭小子？」丁四娘忍不住笑了。

胡阿牛却一臉正經，道：「這混號有甚麽不好？最少，比起甚麽霸王、太歲、神魔神君之類的混號悅耳得多了。」

丁四娘立時停止了笑聲：「這混號沒有甚麽不好，就只是太有趣了一些。」

「有趣總比恐怖好得多。」

「你是不是担心饅頭……小子闖進狐狸窩裏會有危險？」

「我現在不担心了。」

「爲甚麽？」

「因爲我想起了他的刀。」

「他的刀怎樣？」

「他的刀雖然是木刀，但却似乎有着一種無堅不摧的威力。」

「所以，你認爲狐狸窩裏的狐狸，一定會抵擋不住？」

「不錯。」

「但願你的想法沒有錯。」

「難道你認爲那些狐狸精可以抵抗饅頭小子的刀？」

「狐狸也有狐狸的武器，她們的武器也許會比世間上任何的刀還更厲害。」

胡阿牛吃了一驚：「妳說的是不是眞話？」

丁四娘道：「當然是眞話，我爲甚麽要騙你？」

胡阿牛閉上了眼睛，道：「只希望他吉人天相，平安無事回來就好了。」

丁四娘嘆口氣，道：「他也許會吉人天相，平安無事，但却不會再回來了。」

胡阿牛道：「妳怎知道他一定不會回來？」

丁四娘道：「他看來也是個浪子，這種人今天在杭州，說不定兩天後就會到了東海，或者去了廣西，又何必要再回來呢？」

胡阿牛嘆道：「不錯，我若有他一半本領，也不會老是獃在一個地方。」

丁四娘說道：「但這裏也沒有甚麽不好，而且，你的家就在杭州城內，天下間再也沒有甚麽地方會比這裏更值得你留戀了。」

胡阿牛道：「我現在却不敢回家。」

丁四娘道：「不回家也不要緊，你現在喜歡幹甚麽就幹個飽好了。」

胡阿牛大笑，道：「說得對，回不回家有甚麽緊要？這裏不是很好嗎？」說着，又仰着臉喝了一大碗酒。

× × ×

五十里路，尋常人也許要走上半天，但對於一匹千里馬來說，那就完全不是怎麽一回事了。

那青衣人策騎着這匹快馬，一口氣趕到這座不大不小的山崗下。

這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山崗，但在山崗下却有一座景物雅緻的莊院。

夜已深了，但莊院裏還是燈火通明，照得如同白晝。

青衣人眉頭緊皺，面色異常沉重，他連蝴蝶堡也敢闖了，這莊院自然不會令他望而却步。

無論發生甚麽事情，都無法阻攔他要見龍城璧的決心。

只見莊院大門外，張燈結綵，一派喜氣洋洋的景象。

青衣人雖然還在門前，但已聽見莊院裏傳出了陣陣猜拳行令喧鬧非凡的聲音。

大門是敞開着的，只有兩個家丁在負責看守。

但這兩個家丁居然也已喝得醉薰薰的，青衣人從他們的中間穿過去，兩人還是左搖右擺，語無倫次地在胡說八道。

青衣人只當這兩個家丁是塊木頭，他從明門正道，一直向莊院裏的大廳走去。

大廳裏擠滿了人。

這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看來正在喝喜酒。

青衣人走進人叢裏東張西望，他要找新郎倌。

他終於找到了，原來新郎倌正在跟一個長衫漢子拚酒。

「來！來！咱們今天非要喝個明明白白不可！」新郎倌大聲說：「你不要溜，只管喝！」

這新郎倌也眞厲害，賓客還沒灌他喝個天昏地暗，他反而要拉着賓客喝個「明明白白」。

這是甚麽人的一貫作風？是不是雪刀浪子？

不！

這新郎倌居然不是龍城璧，而是一個看來比龍城璧還要俊俏的俏郎君。

青衣人怔住。

他忽然拉着這新郎倌的手，問道：「你在幹嗎？」

新郎倌看着他，笑道：「這話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那個長衫漢子也盯着青衣人，過了半晌才笑着說：「難得新郎今天興緻那麽高興，就由這位兄台陪他喝兩杯好了。」

立刻有人鼓掌，大聲叫好。

青衣人臉色一沉，在新郎倌的耳邊說：「我不是來喝酒的。」

新郎倌吃吃地一笑，道：「不是來喝酒，難道是想找人打架？」

青衣人咬咬牙，道：「你說對了。」

新郎倌道：「你想跟誰打一塲？」

青衣人道：「今天這裏的新郎。」

新郎倌笑了笑，道：「我就是今天這裏的新郎。」

青衣人道：「你不是！」

新郎倌哈哈一笑道：「我不是新郎誰是新郎？難道你沒看見我這一身裝束？」

青衣人一怔，道：「今天這裏總共有幾人成親？」

新郎倌道：「兩個，那是我和我的妻子。」

這一問一答既夠絕，却又似乎有點多餘。

青衣人吸了口氣道：「新娘子呢？」

新郎倌有點莫名其妙地看着他，過了好一會才道：「這位兄台，你到底想要找誰？」

「龍城璧。」

「龍城璧？龍城璧是甚麽東西？是不是一塊璧玉？」

青衣人皺着眉，道：「這裏是不是飛狐仙府？」

「飛狐仙府？」新郎倌吃了一驚：「大名府、應天府、大同府都聽說過，倒沒聽過飛狐仙府這個地方。」

青衣人陡地一呆。

「這附近還有沒有其他莊院？」

「當然有。」

「有沒有一家是複姓慕客的？」

「好像有。」

「是好像有？還是肯定有？」青衣人吸一口氣。

新郎倌笑了笑，道：「你這個人眞是奇怪，瞧你滿身酒氣，準是喝醉了。」

青衣人道：「你就當我是個醉酒鬼好了，我現在想找一個叫慕容卓君的女人，你能不能帮我這個忙？」

新郎倌嘆了口氣，道：「兄台到底想找龍城璧？還是想找慕容卓君？」

青衣人道：「兩個都找。」

新郎倌忽然板着臉，道：「本來這些小事，我是可以帮你一個忙的，但你太沒禮貌，而且還打擾了咱們喝酒的興緻，現在你想我說，除非先陪我喝了這杯酒！」

他一面說，一面把杯子遞到了青衣人的嘴唇邊。

青衣人接過了杯子，道：「我喝，但你不許賴賬！」

新郎倌道：「當然，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青衣人立刻把杯子裏的酒喝得一滴不剩。

新郎倌撫掌一笑，道：「好爽快！」

青衣人道：「我是够爽快了，希望你也不要食言。」

新郎倌微微一笑：「這個當然，無論你現在問甚麽，我都一定據實相告。」

青衣人道：「龍城璧在那麽？」

新郎倌道：「不知道。」

青衣人眼色一變：「你怎麽又再反悔了？」

新郎倌道：「我反悔甚麽？」

青衣人道：「你不是說過，只要我陪你喝了這杯酒，你就會說老實話嗎？」

新郎倌笑了笑，道：「這話我當然不會忘記，但我現在說的也正是個千眞萬確的老實說話。」

青衣人皺了皺眉，道：「那麽，飛狐仙府在哪裏？」

新郎倌道：「這裏就是飛狐仙府。」

青衣人臉色一變，問道：「那麽慕容卓君呢？」

新郎倌道：「你眞的要找她？」

青衣人道：「不錯，我要找她問個清清楚楚。」

新郎倌道：「你若有甚麽事情要問慕容卓君，你現在就可以問了。」

青衣人道：「我要面對着她才問。」

新郎倌吃吃一笑，道：「你看來不像個呆子，怎麽只是喝了一杯迷魂酒就呆得這麽厲害？」

青衣人的臉色又再變了，他瞪着眼對新郎倌說：「你……你就是慕容卓君？」

新郎倌的笑聲更悅耳，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比銀鈴還清脆可愛：「我若不是慕容卓君，又還有誰才是慕容卓君？」

青衣人怔住了，直到現在，他才總算看清楚，這新郎倌果然是個女人。

他兩眼直勾勾地盯着慕容卓君的臉，道：「妳手裏的酒，居然也會有毒？」

慕容卓君笑了笑，道：「這又有甚麽値得大驚小怪？你不是早就知道我是個壞女人嗎？像我這種人，要在一杯酒裏做點手脚，那簡直比吹一口氣還更容易了。」

青衣人吸一口氣，道：「這樣對妳有甚麽好處？」

慕容卓君嫣然一笑，道：「就算沒有好處，最少也沒有甚麽壞處。」

青衣人道：「妳以爲這些毒酒可以殺了我？」

慕容卓君道：「這也不是甚麽穿腸毒藥，充其量只能讓你好好睡上一覺。」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妳想這樣就把我留下來，那是妄想！」

他嘴裏這樣說，但眼皮却感到越來越沉重了，他開始感到疲倦，很想好好的睡覺。

但他知道，自己絕不能在這裏睡。

他若眞的在這裏睡着了覺，說不定以後就再也不會醒過來。

他知道現在不能再躭誤時間，所以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立刻就向廳外疾掠出去。

在江南武林，輕功最出衆的幾位高手，是飛羅漢、譚無影、渡雲大師、還有金翼蝙蝠葛若愚。

而這幾個人之中，又以葛若愚的「追風十五變」身法最飄忽，速度也最快。

在五日前，青衣人曾會過這位「金翼蝙蝠」。

葛若愚想看看他的木刀，要求他解開包袱，讓他一開眼界。

青衣人沒有答應，但也沒有斷然拒絕，只是要和葛若愚個打賭。

結果，他們比輕功。

葛若愚心中冷笑，心想別的功夫也還罷了，比到輕功，自己必勝無疑。

誰知比試下來，青衣人居然贏了，葛若愚不但無緣一睹包袱裏的木刀，而且還要遵守賭約，把所有的鬍子都刮掉下來。

葛若愚有兩個外號，除了金翼蝙蝠之外，另一個外號是美髯公。

倘若有人要他刮掉鬍子，他寧願割掉自己的咽喉。

但這一次，他敗得心服口服，也就只好把鬍子統統都刮掉了。

以葛若愚的輕功本領，不但在江南一帶可以稱雄，即使在整個武林裏，他也絕對可以站在前十名之內。

但他還比不上這青衣人。

可是這時候青衣人用盡全力向廳外疾掠出去，居然有七八個人能够追得上來。

其中有兩個黑衣漢子，甚至已超越在他的前頭，還笑嘻嘻說：「聽說連老葛也跑不過尊駕，怎麽區區一追就追上了？」

青衣人又急又怒，正要再提一口眞氣

衝出去，但這時候藥力已完全發作，他還沒把眞氣使用出來，人已軟綿綿地倒了下去。他知道現在絕不能睡，但却偏偏還是不由自主地進入了夢鄉……

最可怕的一刀

當青衣人睡着前的一刹那，心想自己可能再也不會醒過來了。

但他這一睡並未睡進地獄裏，他終於又再清醒過來。

這一睡有夢，夢境是荒唐的，也是可怕的。

他夢見有人脫掉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後再加上一重又一重的枷鎖。

他又夢見天上有一隻美麗的小鳥，牠從天上飛到自己眼前，他很高興，但這隻美麗的小鳥却把他的兩隻眼珠都啄瞎了。

然後，他夢見自己給人抬到屠豬的屠場裏，一個魁梧兇暴的屠夫正在拿着一把尖刀，對準着自己的咽喉。

接着，刀光一閃，他就完了。

幸而這畢竟只是個夢，當刀光一閃之後，完了的並不是他的性命，而是這一個荒唐的噩夢。

但等到他醒過來的時候，他又覺得自己仍然在夢裏，那是另一個夢，而且這一個夢比剛才的夢還更荒唐。

他看見自己的手裏有個杯子，杯子裏還有半杯酒。

這不算荒唐，但最荒唐的却是，他現在身邊最少有二十個脫得一絲不掛的女孩子。

這些女孩子都很年輕，年紀最大的一個看來還沒有二十歲。

但她們都已發育成熟，每一張臉孔都是那麽嬌媚，每一副身段都是那麽誘人。

青衣人吃了一驚，連忙看看自己，他害怕自己也和她們一樣身無寸縷。

幸好他身上還有衣服，但等到他看清楚自己身上這一身裝束的時候，他又再吃了一驚。

他現在身上穿着的，已不是那套青色的衣裳，而是一套很光鮮的吉服。他現在是甚麽都不像，只像個新郎倌。

新郎倌只會陪着一個女人，那是他的新娘子。但這時候，他身旁沒有新娘子，却有一大羣熱情而漂亮的女孩子。

最要命的，就是她們全都脫得赤條條地，而且還圍着他嘻笑玩耍，其中有一個唇邊有顆小痣的長髮女郎還不時親吻着他的臉。

他剛從夢中醒來，現在又已掉進另外一個不可思議的夢境裏。

那長髮女郎越來越不像話了，她是這羣女孩子裏最漂亮，也最懂得怎樣挑起男人情慾的一個。青衣人的耳根早已發熱，全身都在發熱。

「星魂哥哥，無論你現在想要甚麽，我都一定答應你。」她那甜膩的聲音就在他耳朶輕輕响起，她呵氣如蘭，兩手柔嫩得就像是春葱一般。

但「星魂哥哥」這四個字，却使他震驚了。

「妳……妳在叫我甚麽？」

「星魂哥哥嘛，這名字很好聽，咱們都很喜歡。」

「妳……妳們是誰？」

「我們都是大小姐的侍婢，我叫鶯雨，黃鶯的鶯，下雨的雨。」

「妳們的大小姐又是誰？」

「她就是這屋子的主人慕容卓君。」

青衣人捧着額角，兩眼一翻，好像快要昏掉的樣子。

鶯雨又在他的嘴唇上親吻了一下，她的聲音更甜更膩，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簡直可以把青衣人的魂魄從七竅裏勾出來。

青衣人的名字已不再是秘密。

他知道，這是自己說出來的。

當他進入夢鄉的時候，慕容卓君想知道自己的名字那是太容易了。

那時候，他的腦袋已不受自己所控制，而武林中最少有好幾十種旁門左道的法子，可以讓一個人在神智模糊的時候，把許多平時不肯說，或者是不敢說的事情和盤托出。

她們已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他叫盧星魂！

除了這名字之外，他還講出了多少不該說的話呢？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事情已弄得很不妙了，他現在身上雖然有衣服，但在他的感覺裏，倒像是赤裸着的並不是那些少女，而是他自己。

鶯雨眞是一個很要命的女郎，盧星魂已忍受不住了。

他忽然把她抱緊，眼睛裏冒出了熾熱的光芒：「妳是不是甚麽事情都可以答應我？」

鶯雨怩聲說：「當然是眞的。」

盧星魂的呼吸更急促，他的身上已經熱得就像是一團火，鶯雨也是一樣。

盧星魂吸了一口氣，說：「這裏的女孩雖然都很好看，但人太多，就反而沒有甚麽意思了。」

鶯雨瞟了他一眼，笑道：「看來，你也不像個獃子。」

她一面說，一面輕輕地拍了兩下手。

那些赤裸着的少女，立刻在笑語喧聲中離開，屋子裏就只剩下盧星魂和鶯雨。

鶯雨又在他的耳朶輕輕的吹一口氣，道：「她們都已走了，你還想怎樣？」

盧星魂直視着她，半晌才說：「我現在這個要求，妳一定要答應。」

鶯雨笑了笑，點點頭。

盧星魂忽然用力地把她推開，然後冷冷的說：「給我一桶冷水，從頭頂直淋下來！」

鶯雨吃驚地看着他，過了很久才強笑道：「這玩意不好……」

「但我認爲很好！」盧星魂斬釘截鐵地說：「就算妳承認自己是條母狗，我也不肯承認自己是妳的同類！」

他最後的一句話，已比刀還鋒利，甚至比一刀殺了鶯雨還更殘忍。

鶯雨的眼睛立刻紅了，而且很快就哭得像個淚人兒，也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桶冷水，從盧星魂的頭頂上直淋下去。

這桶水來得眞快，當然，一桶水是不會自己走進來然後再淋濕他一身的。

盧星魂全身已濕透，但却反而舒服多

了。

這桶水雖然並不是鶯雨淋下來的，但他的要求已得到了結果。

接着，鶯雨不見了，卻來了一個抹上濃妝的新娘子。

盧星魂不喜歡抹上濃妝的女人，他喜歡清淡自然，而厚厚的脂粉，必然會把這份清靈飄逸的美感完全扼殺。

許多男人都有這種見解。

但世事也並非往往是絕對的，雖然大多數的女人塗上了濃妝就會變得庸俗，甚至看來十分可笑（或是可憐，可悲。）但誰都不能否認，天生有種女人，就像是詩人筆下的西子湖一樣：濃妝淡抹總相宜。

慕容卓君無疑就是這種女人。

當他還沒有「睡覺」之前，慕容卓君還是個「新郎倌」。現在，新郎倌搖身一變，卻變成了一個漂亮極了的新娘子。

盧星魂拍了拍衣襟，忽然苦笑道：「妳這一桶水來得很快。」

慕容卓君望着他的臉，道：「你只不過是要一桶水而已，我自然不會讓你失望的。」

盧星魂皺了皺眉，道：「倘若我要的不是一桶水，而是鶯雨姑娘和一張柔軟舒適的大床，那又怎樣？」

慕容卓君道：「你也同樣會如願以償的，但你的選擇卻寧願要這一桶冷水。」

盧星魂嘆了口氣，道：「想不到爲了雪刀浪子，我會掉進這個狐狸窩裏。」

慕容卓君道：「每個人都會有做錯事的時候，甚至會在一天之內，做錯幾件不該做錯的事情。」

盧星魂道：「但我沒有認爲這是一件錯事。」

慕容卓君淡然一笑，道：「你說得對，爲朋友就算兩脇插刀，赴湯蹈火，那又怎能算是錯事？」

盧星魂默然。

慕容卓君盯着他的臉，忽然又道：「但奇怪的是：龍城璧根本不是你的甚麽朋友。」

盧星魂冷冷一笑，道：「妳倒比我還清楚。」

慕容卓君也冷笑一聲，慢慢的說：「龍城璧甚至不認識你這個人，他不知道你叫盧星魂，也不知道你爲甚麽會挺身而出，殺了楚西樓，使杭州唐家和他都順利地渡過這一場可怕的刼殺。」

盧星魂冷冷道：「要瞭解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我現在一般，實在不明白妳在攪些甚麽花樣？」

慕容卓君面色緩和下來，忽然嫣然一笑，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你在外面大概聽說過不少了？」

盧星魂「唔」了一聲，道：「說句老實話，芳駕在武林中的聲譽，實在並不怎麽妙。」

慕容卓君眨了眨眼，道：「你是不是也想把我罵作母狗？」

盧星魂怔了怔，忽然嘆了口氣，道：「對鶯雨姑娘的辱罵，我是太過份了。」

「你眞的在後悔？」

「她年紀還小，就算做錯了甚麽事，也該値得原諒。」

慕容卓君道：「她若嫁得早，現在也許已經生下了兩個孩子，但直到目前爲止，她還是個冰清玉潔，從來都沒有碰過男人的處子。」

盧星魂不禁呆住。

慕容卓君的臉上忽然又罩着一層寒霜：「你在懷疑我這句話？」

盧星魂吸了口氣，搖搖頭，道：「不，我不是懷疑，只是感到有點意外。」

慕容卓君冷冷一笑，道：「你若以爲自己心裏所想的一切都很正確，那麽你就是天下間最愚蠢的蠢材。」

盧星魂道：「幸好我從來都沒有認爲自己是個聰明人。」

慕容卓君道：「其實你怎樣也不算是個笨人，但在這種事情上，你處理的方法卻是一塌糊塗，而且還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

盧星魂沒有話說了。

他不該聽那「梁絕刀」片面之辭的。

但他想了一會，終於忍不住又說：「誰能保證，龍城璧不是被妳收藏起來？」

慕容卓君嘆息一聲，道：「你以爲龍城璧會像你那麽容易上釣？」

盧星魂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他很精明，但人們都說他很容易衝動……」

慕容卓君冷冷一笑，道：「在芝蔴綠豆般的小事情上，他也許會發點神經，衝動得像個瘋子，但眞正瞭解他的人都知道，當他面臨到重大事情的時候，他卻會比冰水裏的游魚還更冷靜。」

盧星魂又是一怔。

慕容卓君接着說：「就算杭州老祖宗用松木紅纓槍刺他十八個窟窿，他也不會離開唐二小姐，跑到這狐狸窩裏和我成親，但你卻爲了這種荒謬的謠言闖了進來，那眞是連我自己都有點不敢相信。」

盧星魂苦笑了一下，道：「我是一條笨魚，所以才會自己鑽進妳的網窩裏。」

慕容卓君牢牢的望着他，忽然說：「你眞的担心龍城璧會娶了我？」

盧星魂道：「我來的時候，的確曾經這樣担心過。」

慕容卓君嘆道：「我若是你，就希望龍城璧眞的另娶別人。」

盧星魂道：「這是甚麽意思？」

慕容卓君道：「龍城璧若跟別的女人成親，你豈不是有可乘之機嗎？」

盧星魂面上陡地露出了大不以爲然的神情：「妳這種說話，已太辱汚了唐二小姐！」

慕容卓君冷冷一笑：「你罵得對，她是個完美無暇的女神，在你這種人的眼裏，是絕不容許別人對她有半句貶辭的。」

盧星魂吐出口氣，道：「其實妳也沒有說唐二小姐甚麽，只是我認爲自己配不上她而已。」

慕容卓君「嗄」了一聲，說：「人貴自知，你倒是個很明白事理的男人。」

盧星魂道：「尤其是姻緣這種事是勉強不來的，就算我想她想得發瘋，那也只能把這感情埋藏在心底裏，天生一對的不是我和她，而是雪刀浪子與唐二小姐。」

慕容卓君凝視着他，眸子裏漸漸露出了欽敬的神情。

只聽見盧星魂又說：「妳雖然曾經在酒裏下了迷藥，讓我睡了一大覺，但我不怪妳，反而覺得這段經歷很有意思。」

慕容卓君道：「這樣，你以後就會有了警惕，再也不會容易上別人的當了。」

盧星魂搖搖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但該怎麽說，一時間又說不出來。」

慕容卓君盯着他，忽然說：「你是不是很瞧不起我這種女人？」

盧星魂怔了怔，道：「妳是那一種女人？」

慕容卓君道：「外面的人都說我是個淫娃蕩婦。」

盧星魂點點頭，道：「好像是的。」

慕容卓君又道：「你呢？你認爲我怎樣？」

盧星魂道：「妳太可怕。」

慕容卓君道：「可怕之處在那裏？」

盧星魂道：「最少，妳能編造一個這樣荒謬的故事，來引我入彀，這已很厲害，很可怕。」

慕容卓君道：「還有呢？」

盧星魂說道：「妳的迷魂酒無色無味，居然能瞞過我的鼻子，這也是相當可怕的。」

慕容卓君道：「還有沒有？」

盧星魂嘆了口氣，道：「最可怕的，是妳居然可以命令一大堆赤裸着的女孩子包圍着我，結果害得我非要淋濕這一身不可。」

慕容卓君也嘆了口氣，道：「其實你不必淋濕身子，鶯雨是個很乖巧的女郎，她會讓你舒適過來的。」

盧星魂咳嗽一聲，道：「對於這種事，在下並不是個太隨便的男人。」

慕容卓君瞧着他，忽然嫣然一笑，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盧星魂怔了怔，道：「妳又不是我娘親，我的事，妳何必担心？」

慕容卓君笑道：「我雖然不是你的娘親，但卻是你的娘子。」

「娘子？」盧星魂吃了一驚：「這玩笑萬萬開不得，妳怎會是我的娘子？」

慕容卓君悠然一笑，道：「相公，你是不是醉了？你瞧，今天你是新郎倌，我是新娘子，咱們已拜過堂，連喝喜酒的賓客都已回家啦。」

盧星魂雙手亂搖，道：「不！這是不能胡來的……」

「這怎能算是胡來？」慕容卓君漸漸更接近他，「相公，剛才鶯雨的事，我很抱歉，但這事卻使我感到很滿意，因爲你果然不是個隨便的男人。」

盧星魂道：「妳知道我不是個隨便的男人就好了。」

慕容卓君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心裏是永遠忘不掉唐二小姐，但我不會吃這個醋，因爲她早就已活在相公的心坎裏，所以，我就算是個醋娘子，也沒資格吃這個醋。」

盧星魂陡地怪叫起來，道：「妳不要再提起她好不好？」

慕容卓君道：「你若不高興，我以後就再也不提起她，我現在甚麽都不想，只想跟你平靜而愉快地渡過這一輩子。」

盧星魂搖搖頭，道：「不，咱們不能這樣。」

他還想再說下去，但慕容卓君已把他緊緊擁抱着。

他掙扎，但他忽然發覺，自己的氣力，竟然比平時差了一大截。

他只嗅到慕容卓君身上，正在散發着一種誘人的香氣。

盧星魂又想再要一桶冷水。

但這一次，沒有冷水了，他的身子又再發熱，而且比剛才還熾熱得多。

慕容卓君使他無法再抗拒，比起鶯雨，她當然又更強勝兩籌。

盧星魂終於忘掉了一切。

他忘掉唐竹君，也忘掉了那柄木刀。

慾火焚身，這四個字眞是一點不假。

× × ×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當然也可以改變每一個人。

到了明年暮春，三月二十三日那天，盧星魂是不是會依言再闖蝴蝶堡？

沒有人知道答案，甚至沒有人知道這個曾經在留刀亭奪刀的年青高手去了甚麽地方。

× × ×

臘月初八，長安城外凍死了幾個人。

這是嚴寒的一天，長安城內大小街道，全都鋪着厚厚的積雪。

這樣的天氣，眞是趕狗不出門，沒有必要，誰也不願意跑到街上挨凍。

就像城西的盛年大街，平時行人熙來攘往，但現在卻是只見白雪紛飛，鮮見人影。

在這條大街上，最著名的酒家就是獅子樓。

這一天，街上雖然清靜得出奇，獅子樓內卻是高朋滿座，座無虛設。

一個跛腿的相士，搖動着虎撑，慢慢地登上了獅子樓。

他叫「百曉仙」名字是金寶財。

在今年春天，他曾經預言：「一個月之內，武林必有浩刼。」

但這預言好像並不靈驗，幸而他的話，根本就沒有誰會放在心上。

現在，這位金相士又在鬧市裏出現了，誰也不知道他又有甚麽驚人的預言。

× × ×

雖然只是過了幾個月，但金寶財臉上的皺紋卻像是多了幾乎一倍。

他蒼老了，連頭髮也變得一片灰白，眼神更是憔悴萬分。

他在獅子樓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副空着的座頭。

他叫了兩道小菜，五斤白乾，獨個兒在喝悶酒。

菜已冷透了，金寶財才起筷挾了一箸，但菜還沒塞進嘴裏，他就停頓下來。

一個老先生，已悄悄的拉過一張椅子，坐在他的對面。

老先生瞧着他，他也瞧着這位老先生，兩人互相對視了很久，忽然同時長嘆起來。

「金神仙你瘦啦！」老先生首先說。

金寶財把筷子「噗」聲放下，又再長長嘆了口氣，道：「彼此彼此，反正大家都是渾渾噩噩的在過日子，正是當一天和尚，就唸一天經文，敲一天大鐘，吃一天狗肉……」

老先生皺着眉，望着他：「你喝得太

多了。」

金寶財搖搖頭，道：「不多！不多！像我這種不成材的東西，本來就是註定要給酒活活淹死。」

老先生道：「你從前可不是這副樣子的。」

「從前？」金寶財哈哈一笑道：「告訴我，我從前到底怎樣？現在又變成了怎樣？」

老先生說道：「你從前容光煥發，雖然看來行爲荒誕不經，其實做事却極有方寸，比方喝酒，你從前是絕不會毫無節制的。」

金寶財眼皮翻了翻，怪聲道：「從前如此，如今又怎樣？」

老先生道：「你如今是脫胎換骨。」

金寶財哈哈一笑：「怎麼脫胎換骨法？你且說出來聽聽。」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你是脫了凡胎，換上了豬胎，你不見了一身傲骨，却換上了一身排骨！」

「排骨？哈哈！排骨有甚麼不好？」

金寶財怪笑着，道：「人若太胖了，就有太多太多的痲煩……」

老先生道：「那也不見得，說到一個『胖』字，有誰及得上天下第一號醉鬼唐竹權？但這大胖子一點也不見得怎麼痲煩，反而思想和行動都敏捷得緊。」

金寶財目光一閃，忽然面色嚴肅起來：「對！咱們爲甚麼不找他商量商量？」

老先生道：「找他商量甚麼？」

金寶財道：「這大胖子很有俠義心腸，說不定他可以爲咱們找到小星星！」

老先生道：「有俠義心腸又怎樣？小星星已失踪半年了，現在才去找人家求助，恐怕太遲了。」

金寶財怒道：「師兄，你說這種話就不大對了，找不到小星星，咱們就算死也死不瞑目！」

老先生嘆道：「爲了找小星星，這半年來咱們可說是踏破鐵鞋，但找不着就是找不着，只會發脾氣又有甚麼用？」

金寶財道：「我不是在亂發脾氣，難道你忘了大師兄的遺言了。」

老先生也怒形於色了，「阿財，你該知道，我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

金寶財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不怕死和找人完全是兩回事。」

老先生道：「天下間有本領的奇人異士很多，爲甚麼咱們要揀唐竹權帮忙？」

金寶財道：「難道你不知道，小星星在半年前，爲唐竹權和龍城璧擋了一場災禍。」

老先生道：「小星星殺楚西樓，並不是爲了他們，而是爲了唐竹君！」

金寶財道：「不管他是爲了誰才殺楚西樓，總之那一天，他曾經帮了杭州唐家一個大忙，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

老先生冷冷一笑：「是不是爲了這一點，咱們就可以大模大樣地跑進唐家來挾恩圖報？」

金寶財「呸」的一聲，「眞沒想到你是個如此迂腐，如此小心眼的老傢伙，咱們江湖人，講的是義氣爲先，你老是把話鑽進牛角尖裏去，那麼就算再找三百年，恐怕還是找不着小星星。」

老先生爲之語塞了。

「咱們眞的要去找那大醉鬼？」

「當然，你若不敢去，我自己去。」

「去那裏？」

「杭州。」

「你知道唐大胖子一定會在杭州？」

「他是杭州人，不在杭州在那裏？」

「唉，你還說要向唐竹權求助，却連他這個人的脾性都不大清楚，」老先生冷冷地一笑，道：「一年之中，他最少有十個月不在家裏！」

金寶財一怔，半晌才硬着頭皮說：「說不定現在就是剩下來的兩個月。」

老先生哼的一聲，道：「那麼你自己到杭州去。」

金寶財道：「你呢？你又往那裏去胡混混？」

老先生道：「老夫去杭州樓。」

金寶財一怔：「甚麼杭州樓？」

老先生冷冷一笑，道：「你不是未卜先知嗎？怎麼連杭州樓這地方都不知道在那裏？」

金寶財鼓起了腮，哼的一聲，道：「你不說就算了。」

「我怎會不說，」老先生說：「杭州樓並不在杭州，而是在這裏。」

「這裏，長安城裏的杭州樓？」金寶財怔住。

老先生淡淡道：「不錯，這是一間新開的酒家。」

金寶財冷冷一笑道：「那又怎樣？」

老先生道：「這酒家的老闆，是個胖子。」

金寶財不耐煩地道：「杭州有胖子，長安城也同樣有胖子，這有甚麼稀奇。」

老先生道：「但這胖子却不是長安人，他是從杭州來到這裏開酒家的。」

金寶財的眼睛陡地亮了：「你是說：這老闆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老先生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你說對了。」

「你怎麼不早點說！」金寶財跺了跺脚道：「咱們現在就去找他帮忙幫忙！」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總是這樣，甚麼事情都猴急得不成體統。」

金寶財哼一聲，道：「甚麼叫『猴急得不成體統』？快快結帳，咱們到杭州樓去！」

「快快結帳，到底是你結帳還是我結帳？」

「當然是由我來結帳，今天師弟心情不錯，這一頓就由我來做東道。」

老先生好像有點意外的樣子。

但金寶財接着又說：「東道由我做，但你現在非要借十兩銀子給我不可。」

老先生一呆：「這又是甚麼把戲？」

金寶財笑了笑，道：「你若不肯借，我這個東道就做不成了。」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道：「像你這種東道，也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

金寶財道：「師兄，像咱們這等身手，若要在江湖上賺錢，恐怕一年之內就可以買下十間獅子樓！」

老先生面色倏地變了：「不義之財，一文錢也賺不得！」

金寶財笑了笑，道：「師兄，你也不

必緊張，你這個師弟若要賺不義之財，也不會向你借十兩銀子啦！」

老先生這才滿意地點點頭，道：「阿財，這是你唯一可取之處，別多廢話了，咱們立刻結了帳，到杭州樓去！」

說着，他把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遞給了金寶財。

但金寶財還沒伸手接過銀子，這錠銀子就已飛走了！

×　×　×

十兩白銀已飛出獅子樓外。

銀子不是鳥兒，它自己當然不會飛了出去。

它是給一股大力撞得震飛出去的，這股力量很厲害，就像是一顆流星錘突然撞了過來。

但撞走這十兩銀子的並不是流星錘，而是一叠紙！

這叠紙說厚不厚，說薄也不太薄，大概總共有十來張左右。

銀子當然比紙重，也比紙值錢得多。

但這叠紙却不同，因爲這十來張紙，居然全部都是銀票！

當那錠白銀給這些銀票震飛開去後，這些銀票就一張一張地排到在桌上。

總共是十五張，每一張都是價值一萬兩的銀票。

老先生的面色立刻變得十分憤怒，他猛然回頭，怒瞪着一個人。

這人鼻扁頭尖，容貌奇醜，但却是一身華麗衣服，兩手上還戴着七八枚大戒指、玉手鐲，腰間還懸着幾塊價值不菲的玉墜。

老先生冷冷一笑，瞧着這人：「看來，你眞像個了不起的暴發戶！」

這人呵呵一笑，道：「你說對了，我眞的是個暴發戶，在一年前，我還只不過是條窮光棍，但有一天，忽然交上了鴻運，接着就變成現在這副樣子了。」

老先生冷冷道：「閣下怎樣發跡的故事，老夫不想聽，但這些銀票，又是怎麼一回事？」

這人滿臉笑容，道：「這全都不算甚麼一回事，就只當是吳某的一番心意好了，我姓吳，叫吳游峯，祖先世居長安，兩位有甚麼事，只管跟我商量便成了。」

金寶財哈哈一笑，說道：「吳兄的手段闊綽，這十五張銀票，咱們是却之不恭了。」

老先生錯愕地瞧着他，正想開口，金寶財已順手拈起其中一張，然後「蒲」一聲響，拉出了一堆鼻涕，接着又拿起第二張抹抹嘴，然後又搓成粉末就輕輕丟掉。

他居然用這些萬兩銀子的銀票來包鼻涕，抹嘴上的肥油！

吳游峯怔了怔，半晌才道：「看來，你這位相士先生比我還闊綽得多了。」

金寶財悠然一笑，瞧着老先生說：「你若心裏吃醋，不妨也拿幾張進茅坑裏使用使用。」

老先生冷冷道：「這些紙又髒又臭，老夫怎會稀罕？」

吳游峯瞪大了眼睛：「你以爲這些銀票是假的？」

老先生拈起了其中一張，冷笑道：「你該心中有數，這裏十幾張銀票，是連一文錢也兌換不到的！」

吳游峯面色變了變，但接着却又笑了起來：「兩位眞不愧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居然一眼就看穿了這些都是假貨。」

老先生冷冷一笑，道：「不但銀票是假的，就連你的名也不見得貨眞價實。」

吳游峯怪笑了一聲：「你想知道本大爺的眞正姓名，本大爺是不會讓你失望的，在這裏西北一千五百里外，有一座山峯，它的名字就叫吳游峯！」

「吳游峯」原來是一座山峯的名字！

老先生皺着眉，想了一想，臉色忽然變了：「你是吳游峯下毒王谷的人？」

那人乾笑兩聲，道：「你說對了，在下正是從毒王谷而來的。」

老先生看看那些銀票，又看看自己的手。

銀票還是沒有變化，但他的手却已變了顏色。

變了顏色的是老先生的左手，因爲他曾經用這隻手拈起其中一張銀票。

「你好毒！」老先生怒視着那人：「『千面毒王』邱靈跟你怎樣稱呼？」

那人沒有開口回答，却用手在自己的臉上輕輕一抹。

他只是這樣輕輕的一抹臉，接着整個人就完全改變過來了，他不再是個容貌奇醜的人，而是變成了一個年少英俊的公子哥兒。

「你就是邱靈！」老先生面如土色。

「區區正是邱靈！」那人淡淡一笑，說道：「你們若是不接觸那些假銀票，區區想要對付兩位，恐怕就要費上一番功夫了。」

老先生咬了咬牙，突然從懷中抽出一把尺許長短的銀刀，一聲不響就把左手砍斷下來。

邱靈哈哈一笑，道：「砍得好！砍得好！」

這麼一流血，獅子樓最少有八成顧客給嚇得面無人色，紛紛離座，唯恐事情鬧大了會殃及池魚。

一些胆子較大的，也只是遠遠站開，不敢貿然走上前。

因爲大家都知道這裏有人中了毒，而且毒性還十分厲害。

老先生砍掉了左手後，雖然疼得冷汗直冒，但毒氣却已不再向上蔓延。

但金寶財却慘了！

他用這些毒銀票拉過鼻涕，抹過嘴，他若要砍，就只好砍掉這顆腦袋！

他的臉已在發黑！

老先生又急又怒，也不顧得形勢岌岌可危，居然在身受重創之下，還出手要制住邱靈，然後再逼取解藥。

但邱靈早已知道他會有此一着，不等老先生出手，他已遠遠向後退了開去。

老先生揮動銀刀，窮追不捨：「快給老夫解藥？快給老夫解藥！」

邱靈怪笑一聲，道：「兩位中的是『幽冥金蓮』之毒，要討解藥，只有去問閻王！」

聽見「幽冥金蓮」這四個字，老先生的心陡地冷透了。

他慘厲地一笑，大聲道：「這眞是『幽冥金蓮』之毒？」

邱靈也大聲道：「若騙你就是個灰孫子！」

老先生心中絕望了，他知道，這眞是「幽冥金蓮」之毒！

中了「幽冥金蓮」之毒的人，就只有等死的份兒。

金寶財等死也沒等了多久，他很快就蜷曲着身子，倒在地上不斷地顫抖。

他顫抖的時間並不長，只是片刻間就已完全靜止下來，動也不動。

邱靈得意地一笑，老先生却是驚怒欲絕道：「邱賊，你爲甚麼要毒害咱們？」

邱靈道：「不爲甚麼，只是因爲我高興！」

這當然不能算是回答。

而就在這時候，人叢裏冒出了一個滿身酒氣的青袍人，這人手裏有杯，杯中有酒，但在酒杯上却又四平八穩地擺放着一把劍。

這青袍人看來已經醉得很厲害了，連走路也好像隨時會仆跌下來的樣子。

但奇怪得很，他杯裏的酒雖然裝得很滿，但却沒有一滴濺出杯外，而杯子上的那一把劍，更是好像給黏住一般，無論這人的身子搖擺得怎樣厲害，它也沒有從杯上給弄跌下來。

但邱靈一看見這個人，臉色就變了。

他立刻從欄杆上跳出去，有如怪鳥般直往，向長街疾衝。

他用毒本領高明，輕功也很不錯，當他決定要跑掉的時候，在十萬人之中，也許只有一兩個可追得上。

但他更希望青袍人已醉得連東南西北也分不出。

可是，青袍人就算眞的醉得東西不辨，但却還能緊緊地追貼着他。

那眞是如影隨形，十分好看。

只見兩人都像是鳥兒般在空中飛翔，兩人的姿勢都非常非常美妙。

但邱靈却緊張得連臉都白了，他的身子還沒有着地，就已經在大叫：「衛大俠饒命！」

這五個字叫得響亮而凄厲，獅子樓上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衛大俠！這青袍人赫然竟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 × ×

衛空空是著名的「酒囊」，在喝酒這種事情上，除了唐竹權肚皮够大，還可以勝他一籌之外，天下間能比得上他的人可說是有如鳳毛麟角。

衛空空喝酒的習慣是從來不喝悶酒。

有人說，獨個兒喝酒，就是喝悶酒。

但這種說法，衛空空是絕對絕對不同意的。

他認爲，當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算身邊有一大羣人圍着自己，但喝進肚子裏的仍然是悶酒。

反過來說，當一個人在高興的時候，就算關在斗室裏自斟自飲，他仍然是愉快的。

衛空空情緒不好的時候，絕不喝酒。

所以，每逢看見他喝酒，他都一定是心情舒暢，無憂無慮的。

今天他很高興，所以喝酒，但他並不是在獅子樓喝，而是在杭州樓喝。

杭州樓的老闆是唐竹權，他並不是個生意人，但却是個酒癮最厲害的酒徒，他早就想自己開一間酒家，來招待自己的「酒友」。

在他衆多「酒友」之中，衛空空是最厲害的一個，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杭州樓開張大吉，「酒囊」又怎能不成爲座上佳客？

唐竹權雖然是杭州人，但在長安城也有不少朋友。

他不在杭州開酒家，而選擇長安，就是怕了父親和八姑媽。

現在，他如願以償了，衛空空自然是要來祝賀的。

但就在他有了七八分酒意的時候，丐帮的丁黑狗悄悄的走了過來，說獅子樓出了禍事。

杭州樓和獅子樓相距不遠，衛空空很快就趕了過來，他看見了邱靈，邱靈也看見了他。

到了這時候，邱靈眞後悔剛才不該把那塊醜陋的人皮面具脫了下來。

衛空空是認得他的，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想把他的腦袋砍掉下來。

這人殺之絕對不枉！

誰知道寃家路窄，在這個大雪紛飛的下午，衛空空又再遇上了邱靈。

邱靈只好大叫道：「衛大俠饒命！」

但他這一聲是白叫了，衛空空今天雖然本來心情很好，絕對不想殺人，但無奈却在獅子樓上遇見這件事，遇上了邱靈。

就在邱靈雙足甫落雪地之際，衛空空的劍已從杯子上飛起。

他的劍並不快，但却有着一種令人無可抗拒的殺氣和威力。

邱靈擋不住，甚至連看也沒看見這一劍是怎樣砍下來的。

雪白的大街上，立刻染滿了鮮紅的血，一顆人頭，就像球兒般在積雪上滾動，那情形眞是可怕到了極點。

衛空空瞧着這顆滾動的人頭，直至它停止下來後，才重返獅子樓。

但他還沒有登上獅子樓，一個只有一隻手的老人已從樓上衝了下來。

他臉色很不好看，看來很黃，又黃又金，就像是在臉上塗了一層薄薄的金粉。

衛空空還沒有接近他，這老先生已喝道：「千萬不要接觸老夫的身子，那……那『幽冥金蓮』好毒……好毒辣……」

衛空空神情凝重，老先生又道：「來！你跟老夫走，老夫有話要對你說……」

× × ×

老先生雖然砍斷了自己一隻手，但仍然無法完全阻止「出冥金蓮」這種可怕的毒藥繼續向上蔓延。

但他若不把這一隻左手砍斷，他現在恐怕也已和金寶財一樣，再也無法離開獅子樓。

他雖然受了重創，性命危在旦夕，但却還是全力施展輕功，帶着衛空空離開了長安城。

他要找一個隱蔽而安全的地方，跟衛空空談話。

他知道，這是他一輩子之中，最後的一次談話，所以這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次。

衛空空看着老先生，他沒有可憐他、

同情他，他只是很欽佩，很尊敬這個臨危不亂的老人。

老先生帶着衛空空來到城外一座山神廟裏，這時候風雪越來越兇猛，廟堂裏冷清清的空無一人。

老先生在廟門後的一角盤膝坐定，臉色看來已變得像是金粉一樣。

「沈前輩……」衛空空終於叫了一聲，這一聲叫得充滿蒼凉，又是那麼無奈。

老先生却反而笑了：「很好，你已知道我是甚麼人了……」

衛空空吸了一口氣，半晌才緩緩地說：「沈前輩的『驚鴻迷踪步法』，晚輩今天是大開眼界了。」

老先生道：「你的輕功也不壞。」

衛空空道：「前輩若不是中了歹人的暗算，晚輩只怕很難跟得上。」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邱靈是個賭鬼，他的開銷一向都很大。」

衛空空道：「前輩莫非認爲，邱靈是在別人指使之下，才對沈前輩和金前輩驟施辣手的？」

老先生道：「不錯，邱靈爲了錢才會殺人，他跟咱們根本無仇無怨。」

衛空空道：「沈前輩有甚麼說話，不妨對晚輩慢慢的說。」

老先生咳嗽了兩聲，良久才道：「這半年來，咱們師兄弟兩人，都在找尋小星星的下落。」

衛空空眉頭一皺，問道：「小星星是誰？」

老先生道：「小星星是老夫的師侄，他姓盧，叫盧星魂。」

衛空空思索了一會，才道：「晚輩以前從未聽過他的名字。」

老先生道：「在武林中，他本來就是個無名小卒。」

衛空空默然。

老先生說到這裏，眼睛裏忽然迸射出一種奇異的光芒，接道：「但這個藉藉無名的小星星，他的刀法絕對是第一流的，即使是當今八大門派的掌門人，只怕沒有任何人能接得住他三刀！」

這番說話實在太驚人。

但衛空空並未感到意外，因爲就在這一瞬間，他已想起了一個人，和那一柄充滿傳奇色彩的木刀！

「他在半年前殺了楚西樓？」

「不錯，」老先生嘆息一聲：「那一戰哄動了杭州，但還是沒有人知道他叫盧星魂。」

衛空空道：「他並非志在揚名，只是全心全意要爲唐門消災解難。」

老先生嘆道：「但經此一役後，小星星就不見了。」

衛空空道：「他也許想休息一會。」

老先生用力地搖頭，道：「不！現在還不是他可以休息的時候，他曾答應過他的師父，要在這一年之內，在江湖上行俠仗義，殺掉那些該死的武林敗類。」

衛空空道：「盧星魂和當年闖進蝴蝶堡的盧水月，可有甚麼淵源？」

老先生說道：「盧水月是盧星魂的哥哥！」

衛空空嘆了口氣，道：「難怪盧星魂非要把木刀奪回來不可。」

老先生道：「小星星是個很聽話的好孩子，咱們的大師兄用盡心思，花盡心血來教導他，希望他可以超越過當年『水月一刀』的境界。」

衛空空道：「他成功了沒有？」

老先生道：「雖然小星星並不怎麼聰明，但奇怪得很，在練武這種事情上，他却是進度神速，當年他哥哥盧水月要苦練一年才能成功的刀法，他在半年之內就已練成了。」

衛空空道：「這麼說，比起當年的盧水月，他還要勝上一籌了？」

老先生點點頭，道：「是的。」

衛空空道：「但盧水月最後還是死在蝴蝶堡裏。」

老先生道：「蝴蝶堡是一個神秘而可怕的地方，三百年來，從來也沒有一個人能闖得進去。」

衛空空道：「盧星魂能嗎？」

老先生道：「他在刀法上的成就，雖然已超越過當年的盧水月，但蝴蝶堡這鬼地方實在是太令人高深莫測了，它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倒下去的巨魔，雖然這巨魔從不離開那座山谷，但若有人冒犯了他，結果必然會給他一口噬掉，永遠也逃不出來。」

衛空空道：「但江湖傳言，他已奪取了留刀亭上的木刀，而且還要在一年後重回蝴蝶堡，闖進第二重大院。」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這是他和他師父的協定。」

衛空空道：「那協定是怎樣的？」

老先生道：「小星星要繼承亡兄的遺志，誓闖蝴蝶堡的第二重大院，而他的師父却要他在闖堡之前，先在江湖上走動一年，然後才再做這一件事。」

衛空空說道：「他的師父對他沒有信心？」

老先生道：「沒有任何人能有這種信心，即使是風雪老祖復活，也是一樣。」

衛空空道：「所以盧星魂的師父要他先在江湖上走動一年？」

老先生點點頭，道：「是的。」

衛空空道：「但一年後又怎樣？難道在江湖上走動一年，盧星魂就可以勝過蝴蝶堡的人了？」

老先生搖搖頭道：「老夫不知道。」

衛空空道：「但盧星魂的師父是江湖經驗十分豐富的前輩，他此舉必然大有深意。」

老先生嘆了口氣，道：「但老夫却一點也不明白。」

衛空空道：「他是不是很疼愛這個弟子？」

老先生道：「這還用說嗎？小星星是他畢生第二個弟子，也是最後的一個弟子，爲了這個徒兒，他是寧願放棄所有一切的。」

衛空空若有所思，忽然道：「盧氏兄弟的父母呢？」

老先生道：「在盧星魂出世後不到兩個月就雙雙死了。」

衛空空道：「怎會一塊兒死掉的？」

老先生道：「因爲他們要贖罪。」

「贖罪？」

「不錯，這對夫婦年輕時，爲了要得

到一套武功秘笈，曾經殺害了不少人，最後，那套武功秘笈雖然落在了他們手裏，但却也使他倆陷入無邊苦海之中。」

「他倆後悔了？」

「是的，」老先生道：「其實這對夫婦並不是壞人，倒是那些死在他們手下的，都是陰險小人、江湖敗類，可是，在十年之後，他們夫婦忽然發覺，在這些陰險小人之中，其中有兩個是武林盟主派出去的臥底，也就是說，這兩個看來是陰險小人的人，其實是眞眞正正的英雄好漢。」

衛空空一怔，半晌才道：「但他們事前是不知道的，那又怎能太苛責自己？」

老先生道：「話雖然是這麽說，但自從他倆獲悉眞相之後，夫婦兩人就寢食不安，有一天，盧水月的父親喝得酩酊大醉回來，說要一死以謝天下。」

衛空空嘆道：「人在苦悶的時候，爲甚麽偏偏還要喝酒呢？」

老先生道：「你說得對，老夫知道你只有在高興的時候才喝酒，可惜別人的看法和做法都跟你不一樣。」

衛空空道：「苦悶的時候再喝酒，很容易就會產生更多不必要的麻煩，甚至是釀出可怕的悲劇。」

老先生道：「不錯，就在那一天，盧水月的父親就在柴房裏上吊了，可憐那時候小星星剛過彌月，就已失去了父母。」

衛空空道：「他娘親也陪着他父親上吊？」

老先生搖搖頭道：「不，她並不是上吊而死的，當她發現丈夫氣絕身亡後，就把他放進一輛馬車裏，然後抱着小星星，趕了兩晝夜的路，去找尋大兒子水月。」

衛空空道：「盧水月那時候在甚麽地方？」

老先生道：「就在師父的草廬裏。」

衛空空道：「後來怎樣了？」

老先生道：「小星星的娘親運載着丈夫的屍體，來到了我師兄的草廬求見。」

衛空空道：「然後呢？」

老先生道：「然後她就嚼舌自盡，死在草廬之外。」

衛空空道：「她這一死，倒是苦了水月的師父。」

老先生點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當時大師兄很生氣，他一面埋葬這對夫婦，一面把這兩人罵得狗血淋頭。」

衛空空道：「但他們又怎會聽見？」

老先生道：「他們當然是聽不見的，但盧水月却聽見了。」

衛空空皺了皺眉：「難道就是爲了這件事，盧水月就怪責自己的師父？」

老先生道：「他沒有說甚麽，但從這一天開始，他練刀就比平時更用功，也練得更兇狠了。」

衛空空說道：「晚輩在少年時，也常聽人提及，水月一刀是世間上最可怕的一刀。」

老先生搖搖頭，道：「世間上沒有任何一刀可以被稱爲『最可怕的一刀』，因爲絕對沒有任何一招刀法，是可以無敵於天下的。」

衛空空想了想，終於點頭道：「前輩說得很有道理，有時候，一招刀法也許可以擊敗無數武林高手，但也可能突然有一天，只在一招之內就已敗陣下來。」

老先生這才點頭道：「你不愧是個聰明的年青高手，老夫一說你就明白了。」

衛空空道：「盧水月雖然最後還是闖不過蝴蝶堡這一關，但他最少已在武林中發出了燦爛的光芒。」

老先生嘆道：「只可惜這段光芒的日子太短暫了。」

衛空空道：「盧星魂一定要繼承他的遺志？」

老先生道：「這是不必懷疑的。」

衛空空說道：「但他師父的看法又怎樣？」

老先生道：「他師父的看法怎樣，現在已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小星星不見了！」

衛空空道：「前輩想找他回來？」

老先生喘息着，道：「老夫當然很想再看見他，但現在……老夫不行了……」

他的面龐已由金黃變成紫色，說話的聲音也是越來越更衰弱。

衛空空神情肅穆地，對這位老先生說：「前輩是想我把盧星魂找回來？」

老先生點點頭，道：「他是『刀聖』軒轅功的最後一個弟子，他萬萬不能步水月的後塵，但願你能協助他，讓他可以在江湖上做一個堅強的人……」

衛空空道：「前輩放心，晚輩會記住你每一句說話的……」

「很好……很好……」老先生微微一笑，笑得很安詳。

他在安詳的笑容裏溘然長逝，心中似再無牽掛。

衛空空也想跟着他那樣地微笑，但却無法笑得出來。

到了黃昏，風雪漸止。

衛空空爲這老人找到了一副上好的棺木，然後親自埋葬了他。

他在埋葬老先生的時候，處理得十分小心。

他要親自埋葬這位江湖前輩，並不單他爲了尊敬這個人，也是爲了不讓他身上劇毒沾染到別人的身上。

他在墳前考慮了很久，終於決定在碑上刻上「無憂智士沈公之墓」。

沈公已長埋黃土之下。

他姓沈，叫沈懷義，但衛空空沒有把他的名字刻上去。

他的外號本來叫「憂天居士」，但衛空空也把這四個字改了一改。

他相信，沈懷義泉下有知，也不會反對，不會生氣的。

人已埋了，雪也已停了，但衛空空却揹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

他已答允沈懷義，無論沈懷義活着也好，死了也好，這承諾他必須肩負到底。

這也許有點傻，但人世間若沒有這種傻人傻事，「正義」這兩個字也必然早就完全枯死了。

×　×　×

夜色已臨，但長安城並沒有給黑暗吞掉。

因爲這是一個極繁鬧的大城市，所以太陽雖然已從西山溜走，但這城市却會自己發光。

杭州樓更是光亮得令人有目眩之感。

因爲唐老闆討厭黑暗，喜歡光亮的世界。

所以，就算在他睡覺的時候，他房子裏也是經常燃亮了燈火的。

杭州樓旣是他的酒家，當然是燈火通明，單是懸掛在欄杆上的琉璃宮燈就有一百二十八盞。

在這樣光亮的地方喝酒，對唐竹權來說是十分寫意。

但現在他一點也不寫意，因爲衛空空不再陪他喝了。

「唉，衛老弟，你怎麽啦，今天一跑出去，就大半天才回來，回來之後，一張臉拉得比馬臉還長，到底有甚麽不愉快的事？」

「不錯，我現在極不愉快。」

「不愉快就喝點酒，它可以把所有的不愉快沖走開去。」唐竹權酒興又來了。

但他當然是碰釘的。

衛空空不愉快的時候，是滴酒不沾唇的。

唐竹權也不愉快了，他和衛空空不同，無論愉快也好，不愉快也好，只要自己想喝酒，就算有十幾柄刀斧架在脖子上，他也要喝了再說。

但這一次，衛空空不喝，他也居然不喝。他把酒罎放開一邊，兩眼瞪着衛空空，滿臉賭氣的樣子。

但這罎酒忽然給一條鞭子捲走了。

唐竹權大叫一聲，喝道：「誰敢搶老子的酒？」

能夠用一條柔軟鞭子，就把這裝滿二十斤酒酒罎捲走的人，當然絕不簡單。

這酒罎已落在一個人的手裏。

這人笑了笑，對唐竹權說：「大老闆，誰說要搶你的酒？這裏是賣酒的地方，難道你怕人客拿了酒不付錢嗎？」

唐竹權又是大吼一聲：「好哇，原來是你！這罎酒老子就賣了給你，但價錢絕不能少，十萬兩！鐵價不二！」

這人又是一笑，說：「十萬兩不算貴，我買！」

蝴蝶堡的寶蝶銀刀

世間上最貴的一罎酒，就這樣便賣出去了。

捧着這罎酒的人，甚至已把酒喝了好幾口，看來，他現在想不買也不行了。

但他喝了幾口之後，又說了兩個字：「賒賬！」

唐竹權沒有生氣，反而大笑起來。

「甚麽賒賬，簡直他媽的混帳才是眞的，龍老弟，只要你肯喝，就算把杭州樓酒窖裏的酒喝得點滴不剩，老子也絕不會收取你一文錢！」

原來以鞭奪酒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又喝了幾口酒，才淡淡的說道：「你眞不是塊做生意的材料，一會兒要十萬兩，不到轉眼間又可以讓我大吃大喝而分文不取，唉，這樣下去，這店子能賺錢才是奇蹟。」

唐竹權嘿嘿一笑。

「老子倒沒想過要賺錢，只要不賠本那已是上上大吉。」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營商之道，有如行軍打仗，若不打勝仗，就是吃敗仗，所以要就不幹，一幹就要幹得出色，那才是個成功的生意人。」

唐竹權笑道：「成功的生意人，都是他媽的奸商，老子才不稀罕。」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雖然世上有不少奸商，但也有更多殷實商人，他們一生本着忠誠之道，才能一點一滴地，把自己的財富積聚起來，你若歧視了他們，那眞是大錯之又大錯！」

唐竹權哈哈一笑：「算了，老子說不過你，你若要罰喝酒，老子是絕不會反對的。」

龍城璧沒有罰他，却來到了衛空空的面前。

唐竹權立刻笑道：「這人的情緒不怎麽好，居然連杭州樓的酒也不想喝了。」

龍城璧沒有笑，只是用冷靜的眼光凝視着衛空空的臉。

衛空空比他更冷靜，他冷冷地看着一枝插在瓷瓶上的梅花。

過了很久，衛空空才說：「咱們出去外面走走怎樣？」

龍城璧知道他有很重要的說話對自己說，唐竹權也同樣知道。

在杭州樓談話，畢竟並不怎麽方便。

所以，龍城璧和衛空空走了，唐竹權只好呆在一副座頭上，好像有點生氣的樣子。

但衛空空很快又轉了回來，瞪着他說：「你怎麽不和咱們走在一起？」

×　×　×

臘月十五，洛陽天色晴朗，寒意稍減三分。

長安是大都市，洛陽也絕不比它遜色，在唐朝時，洛陽爲東都，宋時爲西京。

這城市是由隋煬帝所建，隨書食貨志說：「營建時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又說：「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

此外，又云：「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者千里。」

這時候，已是急景殘年，洛陽城內家家戶戶都開始爲着新的一年而忙碌起來。

在洛陽城東，有一座巨宅，主人是著名的大富商田員外。

近年來，田員外已很少跟外人接觸了，據說，他在兩年前患了嚴重的風濕症，連走路都要下人來扶持。

所以，就算有人要求見他，往往都給門房下人擋駕。

碰釘子的人多了，以後漸漸就沒有人肯厚着臉皮，來求見這位田員外。

但這一天上午，田府門外又來了三個人。這三個人，兩個身材高大而英俊，另一個却是奇胖無比，懷裏還抱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酒罎。

大肚子加上大酒罎，這正是唐竹權的獨有標記，即使從來沒見過他的人，只要看見他這副樣子，也很容易會猜到他是誰了。和他在一起的兩人，當然也就是龍城璧和衛空空。

這時候，田府的大門是緊緊關閉着的。唐竹權在四周看了一回，道：「咱們是

不是撞進去?」

龍城璧淡淡道：「這道大門很堅實，想撞破它恐怕很費氣力。」

唐竹權眨了眨眼，道：「這麽說，咱們是應該爬牆爬進去了?」

衛空空皺了皺眉，道：「咱們若這樣子爬進去，別人會怎麽說?」

「鷄鳴狗盜之輩也！」

「你說得不錯，」龍城璧淡然地說：「你不怕嗎?」

「怕?怕甚麽?」

「人言可畏呀，堂堂唐大少爺，爲了別人的事而變成鷄鳴狗盜之輩，這不是太划不來嗎?」

「嘿嘿！嘿嘿！」唐竹權冷笑，道：「若說划不來，這件事根本就是他媽的賠本生意，徒弟又不是老子的，何苦要冒這個險?」

衛空空也冷笑起來，道：「你說得很對，那麽你又爲甚麽跟着來了?」

唐竹權忽然嘆了口氣，說道：「這是老子的缺點，越划不來的事，老子越喜歡幹。」

「這不是太愚蠢了嗎?」

「實在愚蠢萬分，可是……」唐竹權說到這裏，忽然狡獪地一笑：「物以類聚，你們兩位也不見得怎麽聰明罷?」

衛空空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我比你還更像個豬。」

唐竹權笑道：「休來跟老子要這一套，咱們不如堂而皇之，敲門直進可也！」

龍城璧點了點頭，道：「這主意好極了，咱們不要亂來．總之，一定要保持冷靜。」

唐竹權道：「老子巳冷靜得像一塊冰了。」

這時候，衛空空巳在敲門。

不久，大門「曳」的一聲打開，一個睡眼惺忪的老家僕從大門內走了出來。

這老家僕環視了三人一眼，皺眉道：「三位公子，你們要找誰?」

衛空空揖禮，道：「在下姓衛，叫衛空空，想見一見田員外。」

老家僕搖搖頭，道：「衛公子，你找錯地方了，我家主人並不姓田，這裏也沒有任何一人叫田員外。」

衛空空一怔，龍城璧却巳迎了上來，道：「衛公子是記錯了，咱們不是找田員外的。」

老家僕揉了揉眼睛，道：「三位公子到底要找甚麽人，能否說得清楚一點?」

龍城璧沉吟半晌，才道：「敢問一句，貴主人是姓盧?還是複姓慕容?」

老家僕冷笑一聲，道：「你們眞是找錯地方，這裏沒有人姓盧，也沒有人複姓慕容。」

龍城璧咳嗽一聲，道：「但這裏本來是田員外的屋子，現在田員外旣巳遷離此地，倒不知道新來的主人又是貴姓?」

老家僕面露不耐煩之色，道：「我家主人姓雲。」

龍城璧道：「是那一個雲?」

老家僕道：「白雲的雲。」

龍城璧道：「但在下所知，你家主人並不是白雲的雲，而是星魂的魂。」

老家僕哼一聲，道：「看你不像個瘋子，怎麽說話瘋得如此可笑！」

唐竹權怒道：「不管你家主人姓雲還是姓屁，叫他滾出來見老子！」

他一開口，就很嚇人。

但這老家僕並未給他嚇倒，只是沉着臉瞧着唐竹權：「尊駕看來是個斯文人，何以說話如此粗鹵?」

唐竹權也沉着臉瞧着他，冷冷的說：「看你像個粗鹵人，想不到說話却是斯文之極，老頭兒，你到底是何方神聖?是否想憑一人之力，就把咱們擱在門外?」

老家僕道：「老兒雖然只是個下人，但對付不明來歷的不速之客，自信還有點權力！」

唐竹權冷笑道：「就讓老子來陪你走幾招！」

老家僕連聲冷笑，並未稍有半點畏怯之色。

唐竹權却反而怔住了。

因爲他巳看見，在這老家僕的背後，忽然出現了八個紫衣人。

只聽見老家僕說：「三位在這裏生事，首先要闖過老兒這一關，接着就是他們，然後，還有二十七個不要命的殺手在後面恭候着。」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原來這裏居然是個龍潭虎穴，老子這一趟可說是來之不枉也。」

越是危險的地方，唐竹權就越是不怕，他若是個學刀的人，也許一早就闖進了蝴蝶堡。

那八個紫衣人都巳盯着他，八把長劍也巳同時出鞘。

唐竹權當然不怕，自從跟骷髏十四煞硬拚過一仗之後，他巳很久沒有眞眞正正大打一場了，現在能有機會大展拳脚，那正是合對了他的胃口。

那老家僕冷笑一聲，巳跟唐竹權纏鬥起來。

唐竹權以五絕指法名震江湖，想不到這老家僕使用的是華山派絕藝「彈指神通」，兩人一經交手，瞬即殺得難分難解。

龍城璧却和衛空空衝了進去，對那八個紫衣劍士道：「咱們不想殺人，只想會一會這裏的主人。」

當中一名紫衣劍士冷然道：「咱們也不想殺人，但兩位若要闖進來，咱們也就只好執行守護本宅院的職責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咱們並無仇怨，又何必苦苦相鬥，大動干戈?」

那紫衣劍手道：「閣下能明白這一點，那是很好的，三位還是請離此地罷。」

龍城璧道：「在沒有見到主人之前，咱們絕不會走，只會一直向前邁進！」

那紫衣劍手面泛寒霜，冷冷道：「旣然如此，在下只好得罪了！」

他一面說，一面做了一個手勢，就在這一瞬間，龍城璧和衛空空巳被圍在劍網之中。

組成這劍網的劍並不是八把，而是三十五把！

因爲就在這一瞬間，四週又再出現了二十七個黃衫劍士，他們來得極快，而且很快就和那八個紫衫劍手配合得很好。

一座有三十五把劍的劍陣，其威力自然不能小覷。

龍城璧和衛空空的面色都變得有點異樣，他們並不是害怕，而是實在不想跟這三十五個人動手。

這三十五人都很年輕，從他們握劍和身形轉動的姿勢來看，他們每一個人的劍法都巳相當不錯，而且還曾經一起接受過嚴格的訓練，所以才能排練出這一座龎大的劍陣。

這座劍陣，旣好看也實用，但龍城璧和衛空空都不担心自己。

他們倒在担心，兩人聯手反擊之後，這三十五個年青劍士會死傷枕藉！

但劍陣巳發動，他們若不聯手反擊，兩人就得首先躺了下去。

這是被逼的一戰，打起來自然沒有甚麽味兒。

但就在龍城璧要發出第一刀的時候，劍陣突然停止了一切行動。

甚至連那老家僕也巳停手，只聽得唐竹權在大吼：「老東西，怎麽不打了?」

老家僕沒有回答，却聽見另一個人長長地嘆息一聲，說道：「三位旣然一定要知道眞相，賤妾只好請三位進入寒舍聊聊了。」

唐竹權一怔，循聲望去，立刻就看見了兩個青衣人。

這兩個青衣人，是一男一女，男的赫然正是盧星魂！

「原來你在這裏！」唐竹權大叫一聲，接着又瞧着他身邊同樣穿着青色衣裳的女人。

她是一個人間絕色，就算比起唐竹君也不見得差到甚麽地方去。

「妳是誰?爲甚麽跟盧公子在一起?」唐竹權瞪着她。

「賤妾是盧公子的內子，夫唱婦隨，自然是要和他在一起了。」那青衣女人淡淡的說。

唐竹權吃了一驚，望定了盧星魂，道：「這是不是眞的?」

盧星魂神情安詳，微笑道：「這種事，她怎會信口雌黃?」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但你可知道她是誰?」

盧星魂也學着他，忽然「嘿嘿」一笑，道：「她是我的好妻子，我當然知道她是誰。」

唐竹權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盧星魂道：「她姓慕容，閨名是卓君，以前有人叫她『飛狐』，是個很可愛，也很可怕的狐狸精。」

唐竹權哼的一聲：「你知道就好了，爲甚麽還要跟這種壞女人在一起?」

盧星魂皺皺眉，忽然沉聲說：「咱們巳成親好幾個月了，她不跟着我，我不伴着她，難道你很想看見人家夫妻分散?」

唐竹權嘆了口氣，說道：「但是老子實在想不通，你怎會跟這個女人結爲夫婦的?」

盧星魂道：「像我這種人，若不娶她，還能娶誰?」

唐竹權道：「但老子知道，你心裏最喜歡的一個女人，並不是她。」

盧星魂道：「唐大少爺，你錯了。」

唐竹權道：「老子沒有弄錯，錯的只是你自己，爲甚麽老是不肯把心裏的眞話說出來?」

盧星魂嘆了口氣，道：「我承認在半年之前，心底裏只有一個女人，但我更知道，我是配不上她的。」

唐竹權道：「但你也不該跟這個女人在一起，她是個狐狸妖精！」

盧星魂的臉色終於一沉：「唐大少爺，你再敢侮辱內子，我立刻死在這裏！」

唐竹權一怔：「是你死還是我死?」

盧星魂道：「是我！」

唐竹權道：「這可奇了，爲甚麽你不殺老子，却要殺了自己?」

盧星魂道：「因我不是你的對手。」

唐竹權「呸」的一聲：「你雖然曾對老子有恩，却也不必用這種說話來挖苦老子！」

盧星魂道：「我說的是眞話。」

唐竹權道：「你的木刀呢?」

盧星魂道：「你想見它?」

唐竹權道：「老子知道，只要你的木刀一出鞘，老子立刻就會死在你的刀下，但老子現在眞的很想看看它。」

盧星魂想了想，終於說：「要看刀，跟我走！」

× × ×

盧星魂出現後，說話的只有唐竹權，龍城璧和衛空空都一直沉默着。

唐竹權要見木刀，盧星魂就帶着他們來到了一座清靜的園子，在這裏，梅花正盛開着。

唐竹權莫名其妙，又再追問：「木刀呢?」

盧星魂向一株梅花樹旁邊一指，道：「刀就在這裏。」

他這麽一指，每個人都看見了。

在梅花樹下，有一塊墓碑，這墓碑是用桃木造成的。

在這桃木碑上，只鐫刻着兩個字，那是：「刀塚」。

唐竹權陡地呆住，半晌才道：「你把木刀埋在地下了?」

盧星魂緩緩點點頭，道：「是的。」

唐竹權盯着他，大惑不解地問道：「你從前不是很重視這一柄木刀?」

盧星魂又點點頭道：「從前是的。」

唐竹權道：「現在呢?」

盧星魂道：「現在，它只能讓我留個紀念而巳。」

唐竹權道：「你巳換了另一柄刀?」

盧星魂搖搖頭，道：「沒有，這一柄木刀，巳是在下畢生最後一件武器。」

唐竹權大感意外，道：「盧兄弟，這是甚麽意思?」

盧星魂淡淡道：「這也不是甚麽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世間上每一個武林高手，都總會有停止使用武器的時候，有所分別者，就是或遲或早而巳。」

唐竹權道：「但你還年輕！」

盧星魂道：「唐兄之意，是否必須七十歲才能金盆洗手，退出武林?又是否還有一口氣活着，都非要掄刀舞劍跟別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唐竹權忽然臉色一變，道：「枉你具有不凡身手，竟然還沒有三十歲就講出這種說話來！」

「高手?誰說我是高手?」

「你不必太自謙了，老子知道，老子還不是你的對手……」

「唐兄此言差矣。」

「差在哪裏？」

「在下如今已是平凡之人，再無半點武功可以防身！」盧星魂很認真地說。

唐竹權呆住了，龍城璧却和衞空空互望一眼，然後同時輕輕嘆了口氣。

這時候，慕容卓君走了過來，說道：「賤妾已着人準備了一點酒菜，還望三位大俠賞臉。」

盧星魂淡淡一笑，抱拳道：「難得三位遠道而來，這一頓飯可不能推搪，咱們就邊喝邊談好了。」

唐竹權還在遲疑着，龍城璧已同答說：「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了。」

× × ×

酒菜雖然不算太豐富，但却很精緻，也很可口。

就在這一頓飯的時間裏，龍城璧等三人都明白了盧星魂現在的景況。

這位曾經闖過蝴蝶堡，在留刀亭上奪取木刀的年青高手，如今確已武功盡失！

令他武功盡失的人，就是慕容卓君。

慕容卓君的武功本來不如盧星魂，但她却憑過人的手段，使盧星魂墮入了她的陷阱。

最後，她居然狠下了心腸，廢掉了他一身驚人的藝業，使他無法再抓起木刀，在江湖上大幹一番。

盧星魂痛恨極了，他痛恨這個女人。

但有一天，慕容卓君忽然帶着一個老人來見他，那是他師父「刀聖」軒轅功。

軒轅功對盧星魂說：「徒兒，你是不是要在明年再闖蝴蝶堡？」

盧星魂咬牙道：「是的，但弟子已給那賤人廢了武功。」

軒轅功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徒兒，你不要怪責她，你可知道，她是甚麼人？」

盧星魂道：「她是個妖狐！」

軒轅功搖搖頭，道：「她不是妖狐，而是一個聰明的俠女。」

盧星魂冷冷道：「俠女？她配得上這兩個字嗎？」

軒轅功道：「她不配，誰配？世間上最瞭解她的人，只有兩個，第一個就是為師，還有另一個是她的師父。」

盧星魂道：「她的師父是誰？」

軒轅功說道：「是『八荒仙子』傅霜霜。」

盧星魂訝然道：「這位傅前輩是三十年前名滿江湖的女飛俠！」

軒轅功點點頭，道：「不錯，她是個很正派的女人，但也由於她做事太正派，太拘泥於一格，所以經常都會上了別人的當。」

盧星魂道：「但這不是罪過。」

軒轅功道：「雖然不是罪過，但却也並不好過，就算她修養再好，上當太多了，也會開始改變一下自己的行事作風。」

盧星魂道：「只要原則不變，處世方法變通一點，那也沒有甚麼關係。」

軒轅功淡淡一笑，道：「你明白這一點就好了。」

盧星魂臉上露出茫然之色，道：「但弟子却不明白師父這番說話的用意。」

軒轅功道：「為師是想你知道，卓君並不是個壞女人，她也和她的師父一樣，具有與生俱來的俠義心腸。」

盧星魂道：「弟子不相信。」

軒轅功道：「為師知道你不會相信，所以特地帶來了一份功過簿，上面記載着她在這四五年來所做過的事情。」

「是甚麼功過簿？」

「是法外天牢牢主親自記載下來的武林功過簿，只要發現有某人過大於功，這位牢主就會想辦法把這人囚進法外天牢裏去。」

「法外天牢中人，眞有這麼大的能耐嗎？」

「對付某一種人，他們的確很有辦法，就只可惜人手還嫌太薄弱，雖然很想把一些窮兇極惡的歹人擒拿回來，囚入牢中，但結果却又是力有不逮。」

盧星魂說道：「這是吃力不討好的玩意。」

「這不是玩意，而是一種可敬可佩的英勇行為，」軒轅功的態度嚴肅起來，「這本功過簿是法外天牢牢主親自記錄下來的，對於慕容卓君的眞正為人如何，裏面記錄得十分詳細，而且全部都是事實。」

盧星魂遲疑半晌，才道：「弟子會看的。」

軒轅功道：「你現在立刻就去看，慢慢的看，一字不漏的仔細地看。」

盧星魂只好遵從師命，以審慎的態度揭開功過簿。

法外天牢牢主記錄的功過簿，每一本只記錄着一個人的功與過，而且資料還十分詳細。

等到盧星魂看完這本功過簿後，他怔住了。

軒轅功直視着他，道：「你是否仍然感到懷疑？」

盧星魂長長的吐出口氣，道：「江湖中人，一直都把她說成是妖精，想不到她曾經暗中救了這許多人的性命。」

軒轅功道：「她救善良的人，也懲罰淫邪惡毒之輩，不少徒具俠名的僞君子，遇上了她就難免惹來一場刦數。」

盧星魂道：「但這些僞君子給懲治後，別人必然會說飛狐的壞話。」

軒轅功道：「江湖上自以為精明的人太多，其實統統都是糊塗蛋。」

盧星魂道：「弟子是不是也糊塗？」

軒轅功道：「但有時候，糊塗也有糊塗福，就像你現在，可說是福相十足，以後大可高枕無憂了。」

盧星魂苦笑着，道：「弟子已形同廢人，又還有甚麼福相可言？」

軒轅功道：「你是不是極痛恨毀掉你武功的人？」

盧星魂道：「弟子蒙受師父苦心調教，却落得如此收場，弟子眞慚愧得很。」

軒轅功道：「徒兒不必慚愧，這本來就是為師的主意。」

盧星魂倏地心神一震，顫聲說道：「師父——」

軒轅功漠然地笑了笑，道：「這十餘年來，為師一直專心教你武功，傳你刀法，但等到你藝業有成後，為師却又不禁後

悔起來。」

盧星魂道：「師父後悔甚麼？」

軒轅功道：「為師後悔的，就是不該傳授你這一身武功，更尤其是刀法。」

盧星魂臉上已淌出了冷汗：「弟子犯了甚麼過錯？」

軒轅功搖搖頭，道：「你沒有錯，錯的是師父，為師應該想到，以你的性格，只要練成了為師的刀法，就一定會闖蝴蝶堡。」

盧星魂道：「弟子不怕。」

軒轅功道：「正因為你甚麼都不怕，那更可怕了。」

盧星魂道：「蝴蝶堡再危險，也只不過是因為這堡裏的人刀法厲害，弟子總不相信，他們的刀是天下無敵的。」

軒轅功說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絕對無敵的刀法和武功，為師的刀法也是一樣。」

盧星魂道：「但弟子最少也要試一試，才能甘心。」

軒轅功沉聲道：「但你若一試而敗，那麼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活着離開蝴蝶堡了。」

盧星魂回答道：「縱然一死，也是甘心。」

軒轅功忽然怒聲道：「你甘心我不甘心。」

盧星魂臉色蒼白如紙：「所以師父就要慕容卓君毀了弟子的武功？」

軒轅功直認不諱：「不錯，為師可以把你變成絕頂高手，也可以讓你在一天之內變成一個平凡人。」

盧星魂呆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慕容卓君把自己的武功毀掉，居然會是師父軒轅功的主意。

軒轅功沉默了一會，又再緩緩地接道：「為師不想你步水月後塵，所以最後就下了這個決定，卓君很尊重我這個老頭兒，一口就答應帮為師這個忙。」

那時候，盧星魂有着天旋地轉的感覺，軒轅功却悄悄的走了。

接着盧星魂開始了一段嶄新的歲月。

初時，他極痛恨慕容卓君，甚至痛恨師父。

若不是這兩個人，他現在大可以帶着那柄木刀，在江湖上闖一番轟轟烈烈的驕人業績。

當然，到了明年三月二十三日，他還是要再闖蝴蝶堡的。

蝴蝶堡的第二重大院，一直都是那末神秘，從來沒有人可以闖進去之後，仍然可以活着再走出來。

盧星魂並不害怕，他早就決定要闖進去。

但不害怕並不等於有把握，他根本不知道，蝴蝶堡的高手是甚麼人，也不知道他們用的是甚麼刀法。

也許盧星魂可以憑着一柄木刀橫掃大半邊武林，但一闖進蝴蝶堡第二重大院，就得連人帶刀一起留下來，就像是當年的盧月水。

水月一刀已在江湖上消失了二十五年，盧星魂本來是可以讓這一刀重現的。

但他只是殺了楚西樓，就已墮入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這陷阱使他喪失了一身驚人的武功！而更可怕的，就是這陷阱竟然是師父親自佈下來的。

盧星魂實在無法在一時之間接受這種荒謬的事實！

× × ×

「時間可以改變一切！」這句說話現在又靈驗了。

因為有了時間，盧星魂就可以慢慢的想，慢慢地去體會別人的說話和用心。

首先，他在想想師父。

師父是「刀聖」，他是個不喜歡在江湖上跟別人爭鋒頭的武林異人。

江湖上認識師父的人極少，但對盧星魂來說，這師父簡直就和慈父沒有甚麼分別。

師父沒有兒女，但盧星魂却是他親手撫養成人的。

他會陷害盧星魂嗎？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盧星魂並不愚蠢，當他在心平氣和的時候，就開始漸漸瞭解師父為甚麼要毀掉自己的武功了。

他既已諒解了師父，也就同時原諒了慕容卓君。

在江湖上人們都視她為妖精，是個害人不淺的狡猾狐狸，但在法外天牢牢主的功過簿上，她却是個勇敢而堅強的女性。

當盧星魂武功盡失之後，她的任務已完成，她大可以離開這個武功盡失的年青人。

但她沒有離開他，而且還告訴他：「你若眞的很痛恨我，我可以給你一把劍，你可以用它貫穿過我的咽喉。」

盧星魂咬了咬牙，道：「好，妳把劍給我。」

她立刻把劍送到他手裏。

他雖然喪失了一身內力，但他拿住這把劍的時候，他的手還是很穩定。

劍極鋒利，劍尖已抵在慕容卓君雪白的粉頸上，只要他的手輕輕向前一推，她立刻就會死在劍下。

但盧星魂沒有刺下去，却忽然笑了。

慕容卓君奇怪地望着她：「你在笑甚麼？」

盧星魂道：「就算我現在眞的很想殺人，也絕對不會殺你這種人。」

「我這種人？」慕容卓君眨動着眼睛，「我是那一種人？」

盧星魂道：「好人。」

「好人？」

「不錯，師父早就對我說過，天下間只有一種人不能殺，那就是好人。」

「但別人却說我是個壞女人，是個不知廉恥的狐狸精。」

「那只是因為他們都瞎掉了眼睛。」

「你呢？」

「我的眼睛現在比天上的星星還更光亮。」說到這裏，盧星魂已把鋒利的長劍丟掉。

他的手不再握殺人的武器，他的懷裏却依偎着一個奇妙而婀娜多姿的女郎。

他終於領略到平凡人的幸福。

就是這樣，他們一起過着愉快的日子，在盧星魂這一輩子裏，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幸福過。

×　×　×

唐竹權總算明白了盧星魂所遭遇到的一切。

他不再生氣了，只是暗暗地爲這對年青男女而祝禱。

但就在他想拉着龍城壁離開這座宅院的時候，有八個人突然同時發出了凄厲的慘叫聲。

慕容卓君的臉色立刻變了。

這八個發出凄厲慘叫聲的人，都是她師父的記名弟子，也就是那八個紫衫劍士。想不到就在這時候，他們全部都遭遇到卑鄙的暗襲，而暗襲他們的人，正是其餘二十七個黃衫劍士。

除了那二十七個黃衫劍士，還有一個人是凶相畢露的，這人就是那個老家僕。

慕容卓君吃驚地望着他，不可置信地說：「彭瓊，你反了？」

衞空空的面色也同時一變，失聲道：「這位老人家叫彭瓊？」

慕容卓君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十八年前，在五丁山上火併杜家寨的彭瓊。」

衞空空神色一凜，道：「想不到『千手神君』彭二爺，原來一直都追隨在妳左右。」

慕容卓君蹙眉道：「當年他與杜家寨火併，險些死在五丁山中，幸而先師及時趕到，把杜家寨大寨主杜天武殺了，才保住彭瓊這條性命。」

她一面說，一面冷冷的笑了笑，目注着彭瓊道：「他爲了要答謝先師救命之恩，甘願放棄彭家莊的基業，追隨先師，說願意爲奴爲婢，永遠忠心不二！」

衞空空道：「妳師父答應了？」

慕容卓君道：「先師初時不答應，但他一直跟着先師，又暗中爲先師解決了不少仇家，做了不少功德無量的善事。」

衞空空道：「最後，妳師父就相信他是一片忠誠了？」

慕容卓君道：「好像是的。」

衞空空道：「但瞧他現在這副樣子，似乎對妳一點也不忠誠，甚至完全沒有半點友善。」

慕容卓君嘆了口氣，道：「所以，賤妾說他反了，他居然敢殺了先師的八個記名弟子。」

彭瓊突然大喝一聲，道：「小狐狸，妳說够了沒有？」

慕容卓君道：「難道我說錯了？」

彭瓊道：「妳沒有說錯，老夫對妳師父的忠誠，完全是僞裝出來的，她雖然曾經救過老夫，但她根本就是多此一舉！」

「怎會是多此一舉？」

「她以爲老夫很危險了，沒有她援手，老夫就一定會死在五丁山上，呸，她太小覷老夫了，就算沒有她，老夫也可以殺了杜天武，把杜家寨上上下下殺得片甲不留！」

「你現在怎樣說都可以！」

彭瓊怪笑一聲，道：「老夫故意跟妳師父混在一起，全然是爲了那本『飛狐寶鑑』！」

慕容卓君冷冷道：「你現在大概已經得手了？」

彭瓊淡淡道：「『飛狐寶鑑』若還沒有到手，老夫現在又怎會跟妳鬧翻？」

慕容卓君怒叱道：「你太可惡了！」

彭瓊道：「每一個老江湖都是這樣的，要怪就只好怪妳的師父太傻，以爲老夫眞的會甘願在她身旁爲奴爲婢！」

慕容卓君沉聲道：「你現在是不是要殺了我，來一個斬草除根？」

彭瓊道：「只是殺妳還不够，凡是在這裏的人，都一律要死！」

唐竹權怒道：「老子早就瞧得出，你絕不會是甚麼好人，卻沒想到你簡直連禽獸也不如！」

彭瓊嘿嘿一笑，道：「唐大少爺，你威風的時間不會太長久了，你想怎樣罵人，現在儘管罵個够！」

龍城壁忽然道：「邱靈暗算金寶財和沈懷義，這也是你的主意？」

彭瓊似乎怔了怔，他看着龍城壁的臉，半晌才道：「你怎會想到這件事情？」

龍城壁道：「你一定不想他們找到盧星魂，所以就僱請邱靈殺了他們！」

彭瓊點點頭，道：「不錯，因爲這兩個人若找到了盧星魂，也就一定找到了老夫，而這兩個老怪物對老夫來說，不啻是死對頭，與其老夫有麻煩，倒不如先發制人，先把這兩個人解決了。」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你可以瞞得過傅女俠，可以瞞得過刀聖，但若遇上沈前輩和金前輩，就非原形畢露不可了。」

彭瓊道：「但如今飛狐寶鑑還是已經落在老夫手上，老夫這十八年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衞空空皺了皺眉，道：「飛狐寶鑑眞的那麼重要？」

彭瓊笑了笑，說道：「當然很重要，有了它，老夫就可以練成『狐狠十三變大法』。」

衞空空道：「甚麼叫『狐狠十三變大法』？」

彭瓊道：「狐有狐道，狠也有狠道，傅霜霜是飛狐上人的弟子，而老夫則拜師在天狠門下，在四十年前，天狠與飛狐曾共同參研武功，結果悟出了一門極奇異的武功，那就是『狐狠十三變大法』！」

衞空空終於恍然大悟，道：「難怪你處心積慮，非要把飛狐寶鑑謀取過來不可了。」

彭瓊得意地一笑：「如今老夫已成功了，自然毋須再在這個黃毛丫頭面前奴顏婢膝，以奴才身份自居！」

慕容卓君冷冷一笑，道：「你要斬草除根，只管衝着我來發難好了，其餘的人，對你來說是毫不相干的。」

彭瓊桀桀一笑，道：「妳要老夫放過盧星魂，那還可以，但其餘的人，老夫一個也不會放過！」

盧星魂已喪失了一身武功，殺不殺都是一樣，但其餘的人，彭瓊是一個也不會放過的。

但他卻也忽略了一點：他不肯放過別人，別人也同樣不會放過他。

他一直都在密切地注視着衞空空和龍城壁，只要他們的手一動，他就會立刻下令展開擊殺。

他也沒有忽略了慕容卓君和唐竹權的，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最先動手的人居然是盧星魂。

盧星魂突然從龍城壁的身上抽出了風雪之刀，然後一刀就向彭瓊迎面揮過去。

看見這一道刀光，看見盧星魂出手，彭瓊不禁大爲驚訝，失聲叫道：「你還能用刀——」

盧星魂是「刀聖」的弟子，他的刀天下間可有幾人能接得住，彭瓊也同樣不敢稍攖其鋒。

他驚詫地退開去，卻有一人立刻如影隨形般追了上來，那是衞空空！

已有五六把劍向衞空空圍了上來，但卻沒有任何一把劍能接近得了他。

「斬！」衞空空滿面殺氣，威力驚人的「砍腦袋劍法」已出手！

彭瓊從未見過那樣霸道的一劍，而這一次，卻也是他最後一次看見這種劍法。

那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招——「法場斬首」！

彭瓊以前也聽人說過這一招劍法，但卻總是不相信它有如此厲害的威力。

現在，他不能不相信了，但對於一個已被砍掉腦袋的人來說，他很快就已失掉了一切知覺。

彭瓊的同黨全部嚇呆了，他們背叛慕容卓君的計劃才開始，誰知彭瓊卻已首先倒了下去。

盧星魂已把風雪之刀交還給龍城壁。

龍城壁望着他，微笑道：「你好大的膽子！」

盧星魂苦笑一聲，道：「但彭瓊的膽子卻太細小了，我這一刀根本沒有半點力道，他隨便怎樣還招，我都必敗無疑。」

龍城壁道：「但他又怎能相信，你這一刀只是虛幌子而已？」

盧星魂瞧着那些黃衫劍士，道：「你們是不是想爲彭瓊報仇？」

沒有人點頭，也沒有人開口說話。

盧星魂目光一轉，望定了慕容卓君，道：「他們都是妳的手下，但卻窩裏反了，妳怎麼說？」

慕容卓君道：「你是當家的，你怎麼說就怎麼說。」

盧星魂滿意地笑了笑，思量了一會才說：「這幾個月以來，我從煩悶漸漸變得心情開朗，十分愉快，但美中不足的，就是總是覺得身邊的人太多了。」

慕容卓君道：「相公是想自己一個人清靜清靜嗎？」

「不，只有自己一個人，那又是太孤單了，」盧星魂眸子裏蘊藏着深遠的感情，微笑着說：「而且，妳是我的好妻子，無論到了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妳都必定要陪伴在我身旁的。」

唐竹權大笑說道：「對！在天願爲比翼鳥，只羨鴛鴦不羨仙，但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正是：牡丹花下醉，做夢也風流——」

衞空空皺眉道：「你說够了沒有？」

盧星魂淡淡一笑，道：「唐大少爺說得對，卓君，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慕容卓君嫣然一笑，她是個聰明的女人，怎會不明白丈夫的心意？

她沒有對那二十七個黃衫劍士報復，只是叫他們離開這裏。

那二十七個黃衫劍士聞言，如獲大赦，一起拜謝始行離去。

直至所有劍士離去後，一個白衣書僮走了過來，在盧星魂的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說話。

盧星魂的臉色忽然發白，連聲音也顫抖起來：「是……是眞的？」

白衣書僮也是神情黯然地點了點頭。

唐竹權瞧在眼裏，又是好奇，又是担心，終於忍不住問：「甚麼事這樣神秘，能不能說給老子聽聽？」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不會這樣直問可也。

但唐竹權卻是個不避忌諱之人，他要問就問，那裏管得上人家會否介意。

盧星魂乾咳了兩聲，才慢慢的說：「唐大少爺，這件事並無神秘之處，但很對不起，在下不能對你直說。」

唐竹權碰了一個釘子，他只好訕訕一笑，心想：「你越是不肯說，那就越是神秘！」

但是盧星魂接着又對龍城壁說：「龍兄，有點很重要的事，想請你跟小弟走一趟。」

唐竹權一呆，道：「老子和酒囊衞空空呢？」

盧星魂乾咳了一聲，良久才道：「實不相瞞，這位小書僮是師父派來的，他老人家將會在幾個時辰之內坐化，而在此之前，他老人家只想見一個人，而這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說到這裏，他已是聲音嘶啞，神情難過已極。

龍城璧甚麼也沒有說，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就跟盧星魂和白衣書僮一起離開這裏。

× × ×

翌日黃昏，龍城璧回來了，他只是獨自回來。

唐竹權看見了他就覺得高興，但衞空空的神情却還是那樣地沉重。

龍城璧對兩人說：「軒轅前輩已死，咱們也要暫時分離。」

「分離？怎麼說得如此娘娘腔？」唐竹權怪笑一聲，「你要往哪裏去？」

「做一件事。」

「是明智之舉？還是傻事？」

「現在不知道。」龍城璧淡淡地說道：「但到了日後，大家是一定會知道答案的。」

唐竹權急道：「你能不能說得清楚一點？」

龍城璧搖搖頭，道：「不能。」

唐竹權瞪眼道：「連老子也不能說得清清楚楚？」

龍城璧道：「不錯，因爲這實在很重要，而且，也許是很傻很傻的一件事，但我已決定要幹了。」

唐竹權跳了起來，道：「既然明知是傻事，爲甚麼還要去幹？」

龍城璧淡然一笑，道：「也許因爲這件事，我早就想幹了，所以現在還是非幹不可。」

唐竹權給悶死了，他瞪着眼問衞空空：「你怎麼連一句話也不問他？」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不必問了，他是不會說的，而且，我也已經知道了那是怎麼一回事。」

唐竹權忙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衞空空也搖搖頭，道：「我不會說，但我也並不担心浪子，雖然，他這一次幹的，實在是一件很傻很傻的傻事……」

唐竹權聽得傻住了，龍城璧却又已在這時候飄然遠去。

× × ×

匆匆又已暮春，今天又是三月二十三日。

又是下雨天，孫棠仍然像平時一般，謹愼地看守着留刀亭。

留刀亭的木刀已不見了，去年在這裏奪刀的人，聲言今日必將捲土重來，直闖蝴蝶堡第二重大院。

孫棠一直在等，他的手心已沁出了不知多少冷汗。

但那人沒有再來，直至雨停了，夕陽斜照這幢古堡的時候，他還是沒有出現。

孫棠只希望這一天早早結束，今天他不想看見任何人流血。

他絕不希望看見有人闖進這古堡的第二重大院。

但他忽然看見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一個藍衣人，腰懸寶刀，手裏也拿着一柄寶刀，從第二重大院緩緩地走出來。

這人很陌生，孫棠從未見過他。

孫棠沒有看見任何人闖入第二重大院，但這藍衣人却從第二重大院裏冒出來。

孫棠吃驚極了。

這藍衣人已緩緩地來到了留刀亭，他看來很疲憊。

孫棠還沒有問，這藍衣人已把手裏的刀遞送給他。

這無疑是一柄價值連城的寶刀，刀柄上還鐫刻着一對銀蝴蝶。

看見這一柄刀，孫棠的臉色立刻變得雪白，因爲他認得這柄刀！

這是蝴蝶堡歷任堡主世代相傳下來的寶蝶銀刀，除了堡主之外，誰都不可能擁有它。

它象徵着蝴蝶堡世世代代的榮譽和武功，它是絕對不容外人褻瀆的。

但現在，這一柄尊貴的寶刀，却已落在這陌生人的手裏。

孫棠從這人的手裏接過寶蝶銀刀，就像是接着了整座泰山！

「這刀……這刀……」

「把這刀懸掛在刀牆上！」藍衣人緩緩地說：「這是堡主最後遺言！」

孫棠的身子又是劇烈地一震，半晌才道：「你是誰？」

「龍城璧。」藍衣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後就掉頭離去。

「是……是雪刀浪子毀了蝴蝶堡？……」孫棠茫然地接着寶刀，喃喃地說。

暮色已臨，遠處忽然又傳來了龍城璧沉重的聲音，他說：「毀掉蝴蝶堡的不是浪子，是第二重大院。」

孫棠不懂，但他却很恭敬地，把寶刀掛在刀牆上。

他絕不懷疑龍城璧的說話，他深信堡主已經死了。堡主若還有一口氣，這寶刀是絕不會離開主人半步的。

但他不明白的事情還是太多，就像江湖上許多奇人奇事一樣，總是令人無法眞正瞭解過來。

× × ×

三月二十八日，杭州大雨。

在大雨下喝酒是一件很寫意的事，就像唐竹權和衞空空，他們現在就已喝得很寫意很寫意。

因爲龍城璧也跟着他們一起回到杭州，一起跟他們喝酒。

唐竹權現在已明白龍城璧爲甚麼在洛陽的時候，不肯說出軒轅功叫他去幹甚麼傻事。

軒轅功是叫龍城璧去闖一闖蝴蝶堡。

初時，龍城璧覺得有點意外，因爲他知道，軒轅功絕不會叫自己白白送死的。

但這三百年來，又有誰能在闖入蝴蝶堡之後，還能活着回來？

就連盧水月也不能。

所以，軒轅功最後狠下心腸，連盧星魂的武功廢掉了，就是不想看見盧星魂也去送死。

孫軒轅功在性命垂危前夕，却要龍城璧去闖堡，那又是甚麼緣故？

但龍城璧終於明白了。

原來盧星魂武功盡失後，軒轅功終於查到了一個有關於蝴蝶堡的重大秘密。

在一百五十年前，蝴蝶堡曾發生一次嚴重的叛變，堡中高手分裂爲兩派，終於在堡中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慘烈血戰！

那一戰，叛亂陰謀雖然被粉碎，但蝴蝶堡也已元氣大傷，而且損失不少，是以後永遠再也無法補救的，例如堡中最厲害的七種刀法，就因爲那一戰而消失了六種

之多。

但蝴蝶堡仍然要在江湖上屹立不倒，絕對不能讓任何人攻破第二重大院，於是，困難就出現了，根據當代堡主估計，當年武林中最少有五十位刀法名家，可以攻破第二重大院，甚至把堡主殺掉！

經過深思熟慮後，蝴蝶堡堡主決定花五十萬兩銀子，聘請高手，在第二重大院裏佈置最厲害、最歹毒的殺人機關。

所以，在最近這一百五十年之內，每一個人闖入蝴蝶堡第二重大院的高手，都並非死於刀下，而是死於各種各類機關之中！盧水月也是一樣！

軒轅功並非貪生怕死之輩，但他一直都沒有闖入蝴蝶堡，因爲他根本不想出鋒頭，更不想殺人，但在這數十年時光裏，他也有一種好奇之心，就是想知道，蝴蝶堡的高手是否眞的那麼厲害，居然可以把天下間任何刀法名家統統擋殺！

最後，他終於查出了這個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而且還找到了一條可以從背後進入蝴蝶堡的秘道。

但那時候，他已垂垂老矣，而且自知命不長久，無論身手和內力都大遜從前，所以，他忍耐下來，沒有親自從這條秘道潛入蝴蝶堡，經過幾番考慮之下，他把這件既重要，也相當危險的任務，交給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當然，龍城璧是可以不去的，但他却還是答應了軒轅功，從地道潛入蝴蝶堡。

他終於找到了堡主，那是蝴蝶堡的第十四代主人「銀蝶王」胡玉樓。

胡玉樓已是個老人，但精神充沛，一手刀法仍然十分了得，龍城璧面對着他，就像是面對着三百年來江湖上最大的一個啞謎，但更驚訝的，却還是胡玉樓！

胡玉樓知道機關的秘密終於保不住了，蝴蝶堡三百年來不墮的威名也勢將從此在江湖上幻滅，但他一點也不生氣，只是長嘆了一聲：「天意！」

胡玉樓也許早就想到會有這麼一天了，既然這一天已降臨，他也就只好提起家傳寶刀，與雪刀浪子展開一場公平的決戰，而且，他在決戰之前，更立下了賭約，倘若自己敗了，那第二重大院所佈置的厲害機關，就得被完全毀滅！而龍城璧的賭注，則是他自己的性命和風雪之刀！

龍城璧既已從秘道來到這裏，更遇上了堡主胡玉樓，自然是再無選擇餘地，只能神情肅穆地，全力應付這一戰。

這一戰十分公平，也很長久，總共花了三個時辰，雙方都已竭盡所能，結果是胡玉樓以半招之差僅而敗了。

胡玉樓雖然敗了，但他並不頹喪，反而面露喜悅之色，頻說：「浪子神刀，果然沒有令人失望……」

最後，胡玉樓死了，他臨死前囑咐龍城璧，要他把寶蝶銀刀掛在刀牆之上。

× × ×

世事就是那樣玄奇，每一個闖入蝴蝶堡第二重大院的人，都不能活着出來，但最後却有人繞道而行，並未經過蝴蝶堡大門，也沒有經過留刀亭，却能够從第二重大院裏，帶着堡主的寶刀走到留刀亭下，然後把寶刀懸掛在昔日懸掛木刀的地方。

（全文完）

科技世界

追踪哈雷

金一翼

圖中爲哈雷彗星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五時掠過之位置，由黃緯四十度北或黃緯三十度北，又或者黃緯四十五度北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將是太空船「喬陶」號（GIOTTO）和我們那位知名度極高的「天外來客」——哈雷彗星——一輩子一次的相會之期哩。

一六八二年，英國天文學家愛德孟・哈雷曾經計算過這顆冠上了他的姓氏的巨型彗星的運行軌道，預言它將於一九八六年重現，之後，便要到二〇六一年，它才會再次出現的了。因此，一九八六年的約會，千萬不能錯過。它所呈現出來的樣相，極像反映在陽光裏的一團凝聚在一起的氣態微小顆粒和塵埃的小粒子。這顆彗星是所有彗星最著名的，它首次給人發現是在公元前二三九年，但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一〇五七年。

到了一九八六年，對這顆彗星進行觀察的就是太空船「喬陶」號。喬陶本來是義大利的一位畫家的名字，他在一三〇一年曾經目睹這顆彗星，後來把它精確地繪了在柏多維地方的一家小敎堂的牆壁上。附圖所見的彗星的尾巴在靠近太陽時是很粗大的，同時那條尾巴之所以會「吹」回來，完全是太陽「風」所致。

附圖說明：1：肉眼見不到的氫氣冕。2：來自太陽的「太陽風」。3：彗髮。4：核心。5：（充電的粒子）離子尾巴（拖直在尾部）。6：塵尾。（緩慢，沉重而又彎彎曲曲的跟在離子尾巴的後面）

科學家之所以要對這顆彗星進行「內部觀察」，完全是因爲它的原料可能代表着太陽系產生時的岩屑。據說在這顆彗星的中心，含有一顆堅固的核。這顆核的直徑達幾公里，由雪和冷凝了的冰，再混和了固體的粒子構成的，實際就是一只「骯髒的雪球」而已！哈雷彗星是一顆巨大的彗星，它那個無形的氫氣冕，比起太陽的還要大，而它的尾巴，則長達四億五百萬公里。

附圖說明：1：地球軌道。2：哈雷彗星繞日的軌道，它和地球軌道所構成的角約莫是一百六十二度。

「喬陶」號太空船長約二・九八米，裝有雙層的防塵罩，以備面對着這顆彗星時使用的，而它的通訊系統則裝在船尾，爲了保持船體的穩定，「喬陶」號是以高速的旋轉前進——但那根和地球交換消息的天綫却「不會旋轉」（固定的）的，同時永遠對着地球。這根天綫的角度，和太空船的飛行路綫，構成了一個四十四度的角。

附圖說明：1：防塵罩。2：天綫。

圖中所示，就是「喬陶」號的飛行路綫：這圖說明了它如何繞着太陽運行而前去和那顆彗星相會，這一次的巡航，約莫是二百四十七天的功夫，這就是說，「喬陶」號於一九八五年七月升空之後，翌年三月，它就可以和哈雷彗星相會了，不過，如果它要從這顆彗星收集資料的話，那就必須在四個鐘頭之內完成，否則稍縱即逝。

附圖說明：1：地球和彗星相遇的時間。2：地球的軌道。3：「喬陶」號的飛行途徑。4：地球發射「喬陶」號的時間。5：哈雷彗星的軌道。6：太陽。7：「喬陶」號和哈雷相遇的位置。

哈雷彗星和「喬陶」號相對迫近時的速度，將是每秒鐘七十公里。到時「喬陶」號便會衝進彗星的塵脈裏，而它的所有儀器和攝影機，都會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收集所需要的資料　除了攝影機拍攝照片和磁強計去探測它的磁場之外，「喬陶」號又會對那從四方八面飛來侵襲着它的防塵罩的塵埃，進行分析，求出這些塵埃的體積和質地，舉一個例，那些微粒是有能力衝破那第一層防塵罩的，這時，「喬陶」號裏面的儀器便會立刻較準了那副預先裝好了的電子裝換器，顯示出那些微粒的體積和類型。

由於在最後接觸的那個階段的速度是太快了，太空船遭到破壞的可能性極大，所以船上是不會把資料或者照片保存的（這種情況和其他的深太空探測器的一樣）。所有「喬陶」號可以告訴我們的有關這顆彗星的一切，都是即時傳播的。附圖就是「喬陶」號如何把資料拍回地球。

1：相遇時的電視照片和複製。2：使科學家獲得先睹。3：留給科學家使用的數據錄影帶。4：電腦。5：科學家在跟飛行中的「喬陶」號聯絡，注視着它的「健康情況」，以及糾正它的航綫。

用來發射「喬陶」號的火箭，將是一枚「阿里安二型」（ARIAN 2），這一型的火箭比起現在所使用的有較高的性能。「喬陶」號就由這一型三級火箭帶到地球的軌道上，然後由火箭的控制儀器把它「踢」開，讓它自己繞着太陽飛行。

兩期完　俠義奇情故事

金七銀劍　下

凌霄生・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陝北美劍客趙中宇的第二弟子裘英，因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將他的妻子強姦未遂下毒手殺害滅口，裘英想報妻仇又不是大師兄的敵手，因此竊取師門掌劍秘笈並攜帶襁褓的親兒裘極出走，遇到西域高人美髯閣君閣世罕詢問情況，同情他的遭遇，將自己的「禪功極度」絹册贈給他的兒子裘極，收為記名弟子，只限童貞演練，裘英因禪功用囘文記載，對囘文不認識，只好向伊犂請敎本族的人，在天山附近和兒子不愼跌入洞裏，遇到儒衫文士和一位老者，原來此洞就是美髯閣君居住的洞穴，儒衫文士是其後人，裘英在洞中面壁，一住十年……

廿載恩怨成過去

幪面人順水推舟，化敵為友的一抱拳道：「感謝援手大恩，請教上下如何稱呼，容後圖報。」

「用不着和小爺攀交情，我救你是要留口問話。」襤褸少年命令的道：「取下

一劍穿心了仇

你的假面具。」

幪面人不敢不從，如言揭下。襤褸青年吃驚的一楞，似不願再看，把頭偏了過去。

原來幪面人面目可憎，臉如蜂巢，鼻孔朝天，一條刀疤由瞎了左眼通過鼻樑抵達右耳根，幾根山羊鬚，跟他臉不配合。

孔少翔不禁驚叫道：「甘藏四殘！」

醜惡是怕別人道破的，他不悅的道：「甘藏四殘也是你叫得的，目無尊長。」

襤褸青年似乎童心未泯，接口道：「醜八戒，你叫什麽名字？」

「人稱老朽大殘苟嘯。」他畢敬畢恭地答道。

「什麽？你叫狗叫？」

苟嘯不以為忤，恭敬如前的道：「少俠聽左了，苟是苟且苟安的苟，嘯是龍吟虎嘯的嘯。」

襤褸青年不屑的一瞥道：「你也配自比龍吟虎嘯，江湖敗類罷了。」

大殘苟嘯連聲應道：「是，少俠指敎的是。」

襤褸青年本想再挖苦他幾句，被叫喚聲打斷了。

「極兒，不要難為大殘，問問跑鏢的，他的鏢是何人所屬，送到何所？」難道是裘英父子，十年沒有在江湖露面，怎可能……

襤褸青年正望向孔少翔，這一望等於問。

孔少翔支吾的答道：「這個，恕在下不便奉告，因為鏢局有責任替囑托人保守秘密。」

大殘苟嘯要功的道：「少俠，別聽信娃兒的推托，事情經過，老朽全知。」

襤褸青年假以辭色的說道：「你說說看。」

大殘苟嘯道：「在未說明眞相前，老朽要奉告一事。」

「何事？別賣關子，快說。」

「是，就是關於我們四殘刦鏢的事，敢說動機是在主持公道。」

「搶人的東西，還說是主持公道，你在騙誰？」

「少俠不要性急，老朽還未說到正題。」略頓又道：「四方鏢局根本不是保的客貨，是送禮給西域武聖宮，每年都在這個時候晉貢，老朽最近才打聽到，晉貢是為拜托武聖宮帮四方鏢局的忙，打探被逐出門牆的二師兄撼山掌裘英，除掉姓裘的，他們才會高枕無憂。」

極兒接口說道：「老大掌劍雙絕凌化一……」

盤坐車頭老人揚聲截道：「不必多問，大殘苟嘯講的是實話。」

「是……師父。」襤褸青年恭應着。

這時，餘三殘已悄悄走了過來，恩將仇報，吐氣開聲，三掌併發，向襤褸青年後心偷襲擊到。孔少翔示警驚叫：「少俠當心！」已是遲了一刹。

襤褸青年就像身後長了眼睛，先孔少翔示警旋身出掌，硬接之下，見出高低，三殘被震飛出一丈開外，就像三個皮球，分三個方向滾了出去。襤褸青年岳峙如山，連脚根都未動分毫。

襤褸青年不屑的一顧，道：「我只是戲耍戲耍，無心傷害他們，看在主持公道的一點正氣，不究你們的冒犯，去吧。」

大殘苟嘯鞠躬如也的連聲：「謝少俠，謝少俠！」瞬即帶着三殘鼠竄逃去。

這一切看在孔少翔眼裏，幾疑是在做

夢，甘藏四殘成名已久，算得上頂尖人物，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襤褸青年下走不過一招就被擺平，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手，勁力就有如此之大之猛，他楞了！

「你發什麽呆？」襤褸青年的口吻很親切問道。

「啊，啊，我見過少俠的神功，覺得自己微不足道。」

「你能虛懷若谷，是好的……」

「極兒，你們都過來。」一聲蒼老的召喚，打斷他未完之言。

「是……師父。」這聲師父聽來很生硬。

衆人恭立車前，篷頂老人目注孔少翔道：「你就是墨劍孔翔的兒子？」

孔少翔面呈喜色的道：「晚輩正是，老前輩認識家父？」

老人衣着跟青年一樣襤褸，灰白的長髮覆面，孔少翔難見他的廬山眞面目，形相活像一尊殭屍，一動也不動。

「孔少翔，老夫跟你商量一件事。」

「老前輩儘管吩咐。」

「老夫言出必行，你不能反悔。」

如孔少翔這類初出道的犢兒，那懂江湖險詐，一口承當道：「少俠援手才得保鏢，晚輩理當感恩圖報，老前輩吩咐的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決無反悔。」

「很好，第一，老夫要借你的鏢。」

「這……」孔少翔大為震驚。

老人不容他申辯，就像沒有孔少翔的存在，續說第二項：「第二，暫時不叫你等回四方鏢局。」

羣情一陣騷動，一人出頭道：「求求你，我們都有妻子兒女！」

老人無動於衷，目注孔少翔道：「衣食無虧，替老夫一位酋長朋友牧羊。」

孔少翔把心一橫，頂撞道：「你以為我們會聽你的？」

「會的。」轉向襤褸青年道：「極兒，不用我吩咐，你應知道該怎麽做的。」

「孩兒遵命！」他是說溜了嘴，忙更正道：「徒兒這就出手。」

羣情譁然，無人留心在「孩」與「徒」這二字之差，都為自身的遭遇在震顫！

襤褸青年就像伸手捉鷄，鷄雖鼓翅嘰哇逃，終於做了俎口肉，厨中菜，一一點了他們的麻穴。

老人手執一個小口袋，擲向襤褸青年道：「每人餵它一粒，沒有老夫的解藥，他們一輩子也別想回復記憶。」

襤褸青年手法好快，瞬即弄好。老人高興吩咐道：「上道！」手指去向。

鏢師如言跨馬待發，老人在襤褸青年扶助下，進到車廂，襤褸青年陪坐一側。

馬蹄達達，輪轉轆轆，馬上鏢衆個個眼神發直，不復有思想有記憶有愁苦有喜樂，活似一羣行屍走肉。

安坐車廂的老人，見襤褸青年神情凝重，關心的問：「極兒，有心事？」

襤褸青年尷尬一笑，答道：「沒有，師父。」

「極兒，父子對坐，你應改口。」

「是，爹！」

「別瞞着爹，說出你的心事，說錯了爹不怪你，要叫你明白。」

「爹，你的仇人只是掌劍雙絕凌化一

麼?」

原來這父子竟是十年不在江湖露面的裘英跟兒子裘極，裘英怎的變的鬢髮灰白，口口聲聲老夫前老夫後的，記得十年前，背着裘極逃回故里時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是呀!」裘英直覺的應:「九年磨折，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化一討回血債呀!」

極兒吞吐的說道:「爹，幹嗎把孔師叔……」

裘英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翔做師叔。」

極兒懼畏地低下頭。

裘英想到自己說過不怪的，怎的一時忍不住心頭的氣憤，遷怒到極兒身上，不由自疚佯裝笑臉道:「是爹不好，你不要難過，因爲你提到孔翔，爹才按捺不住久積心頭的氣憤，回想在趙家堡學藝時，孔翔一直仇視我，還在你外公面前搬弄是非，爹跟你媽的婚事因他差點告吹，後來你媽慘遭不幸，兇手是凌化一無疑，孔翔一口咬定是爹幹的，你外祖父不容爹辯白，爹萬般無奈，爲了要留着性命報仇，才在你四師叔武家齊的同情協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略頓繼道:「爹避官道走小徑，冒險逃亡，在快抵星星峽給孔翔他們追及了，幸喜雪蓋足跡，他們沒發現我的藏躲處，他們在爹的近身處停下，爹捏一把汗，疑是被發現，由他們的談話聽出騎上三人是三師弟刁九臯，四師弟武家齊，三師弟四師弟藉詞星星峽禁例主張回堡覆命，唯有孔翔堅持非找到爹殺掉不可，極兒，江湖重的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翔麼?」

「我會殺了孔翔替爹報仇，但，孔少翔……」他不敢說下去。

「孔少翔等已失記憶，不會感到痛苦，倒是孔翔失子之痛够他受的。」

「爹如此做，就算解恨了麼?」

「不，這只是略施小懲，損人的一小撮報應，凌化一是第一號仇人，第二號就輪到孔翔，掌劍雙絕，墨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復仇，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爹待極兒太好了，一切都替兒子着想，我一定遵照爹指示的做，不過……」

裘英截道:「不過什麼!」

「怕的是有違恕道!」

「恕道!狗，都是些騙人被殺頭不還手的謊言，武林江湖講的是強者爲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兵，血流成河，死傷無數，戰敗的臣服在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的裘極，右掌擊左掌的道:「爹教訓得很對，使極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裘英含笑不語，手裏不住撫摸着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鏢」，極兒瞥了一眼，道:「這石雕像有什麼可貴，爹像愛不忍釋!」

裘英抬起頭道:「問得好，一定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我們裘家的。」

「孩兒不明白，爹不是向孔少翔說只是借鏢?借就是要還人的。」

裘英神情凝重的道:「這玉佛原是陝北趙家堡傳家之寶，在我跟你媽結婚時你外祖把玉佛陪媽過來，你媽是獨生女無兒弟，才獲得這份厚賜。不知因何落進孔翔手中，派兒子護鏢，用來獻媚，作晉貢之物，照這看，你外公定已不在人世了。」

極兒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主，不算搶奪了。」

驀地迎面傳來馬蹄聲。

「聽!」裘英吩咐兒子道:「看看，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極兒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還有誰來。」

裘英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早跑得快，極兒，你去跟他打交道，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下一陣飄笑的哈哈。

極兒身形如箭離弦射出車外，幾個起落已抵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交換條件準備好了?」

來人一驚，滾鞍落馬，一抱拳道:「少俠別嚇唬我，銀兩衣着都準備好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在馬背上，我去取來。」

極兒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小爺自己會取。你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油一身銅臭，小爺最看不慣你們這類吸血虫。」

牧場主人哭喪着臉道:「是，是，你們應允的貨怎樣?」

極兒一指身後鏢車道:「你瞎了眼沒看見，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一本萬利。」一邊說邊自馬背取下大小兩個布包，覺小的比較稱手，知是裝的銀兩。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又搭回馬背，道:「那匹駿馬，小爺看中了。」

「那怎成?」牡場主人焦急的道:「敝場牧羊全靠牠，我是千金不賣的。」

極兒電目一掃他道:「財迷!小爺用將近十匹的馬換你一匹，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小爺，準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場主抖顫的道:「就依少俠。」神情顯露失坐騎之痛。

言談間，鏢車漸近，極兒拉馬車側，探頭車裏道:「師父，極兒要了場主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代步，你看好麼?」

「很好，你也要一匹。」裘英語帶讚許。

從未踏過江湖一步的裘極，察言觀色，竟認爲強奪他人坐騎的行爲不算錯，一點也不帶愧色，回答道:「極兒脚程很健，也不慣乘騎。」

「你很機警，我竟忽略了餘馬盡都有四方鏢局的火印，那就一馬雙騎好了。」不待極兒的同意，裘英已飛身上了馬背，盤坐在稍後。向牧場主人一抬手道:「該是老夫要說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上賺回更好的一匹烏雲蓋雪，老夫送給你的這批貨色，都是很馴服聽話的，你放心派用場，決不會反抗的，哈哈。」

接着吩咐極兒道:「催馬進關!」

極兒早在他爹吩咐一馬雙跨時上馬背按轡待發，見吩咐一夾馬腹，勒轉馬頭，電疾向星星峽方向馳去。

牧場主人失神地呆望着一馬雙跨馳去的背影發楞。

鵝毛片的飛雪仍下着，一陣刺骨的寒風帶着飛雪擊打在牧場主人的臉上，也冷在他心裏，他不禁打了個冷戰，冷戰把他帶回現實裏。

他試探地向呆若木鷄的鏢衆吶喊道:「嘟!呆着幹什麼?動身趕路。」

大出他的所料，果然很馴服很聽話在催馬開動，他喜欣的走進車廂，在計算着怎樣加倍找回烏雲蓋雪的代價，跟拿走的銀兩衣物的損失。

計算間突地一頭伸出車廂，邊落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怎忘了帶路。」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路來却比馬還快。

× × ×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劍雙絕凌化一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望，從未失過鏢，眞個是生意興隆通四海，遠近都向它投保。

鏢局設在長安東大街近盡頭，屋宇宏偉，佔地近頃。

一色高大樓房，青磚圍牆高可二丈，門樓金嵌斗大四方鏢局四個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又高的朱紅大門，更增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形象彫刻的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鏢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這日適逢元宵，午牌時分，四方鏢局門前來了腰佩短劍的青衫少年，瀟洒地掏出一張大紅拜帖，遞給門丁，門丁接過向少年上下一打量，冷冷的道:「不在。」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晉貢的鏢，可有消息?」

門丁聞言一楞，前倨後恭的道:「公子請等等，四掌櫃不在跟邱總管談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的，我在對面涼亭等孔翔。」青衫少年目無表情的淡淡道，說完逕向對面涼亭走去。

門丁脚步如飛的，向大門裏奔去，無疑是進去通稟了。不一瞬，大門裏傳出急促的脚步聲，坐在距大門三丈開外涼亭的青衫少年已聽出，暗忖:「定是門丁口裏的邱總管，我要怎樣應付他，借個詞殺他?不，不能，臨來時爹再三叮囑，要留着精神辦正事，不可亂耗眞力，最要緊的不可打草驚蛇，給元兇聞風逃遁。」動念至此，他已打定了主意了。

大門裏現身四個人，向涼亭走來，走在先頭的無疑是所謂的邱總管，在他身後跟隨着兩名勁裝漢子，尾後的是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却裝看不見。

四人已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起身來打個招呼，青衫少年坐在石櫈上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就像沒有四人的存在。

「在下邱蕭，忝爲四方鏢局總管，人稱太極劍，請問少俠怎樣稱呼?」總管畢竟不同凡俗，照子亮，禮數周到。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的是孔翔，不是你邱總管。」語態冷寞。

太極劍邱蕭無名火三丈，待發又忍了下來，暗忖:「在未摸清小子底細前，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息都沒有，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上，又指名要見我們四掌櫃，想必有來頭。」

動念而此，不以爲然道:「本座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駕臨的動機，大名都不願見告，眞叫本座爲難。」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有你的責任。」青衫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太極劍邱蕭說話時盯視着青衫少年雙目，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太極劍邱蕭的視綫，冷冷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蕭以牙還牙，冷冷道:「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櫃。」

青衫少年第一次面露笑容，但是冷笑，道:「不妨走着瞧。」

太極劍邱蕭的腦門都要炸開了，仍強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成心來找麻煩的，你也不估量估量你有多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撒野。」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清晰的笑面閃現在他俊秀的面上代表了回答。但那是不屑的笑。

太極劍邱蕭咬牙切齒道:「好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你竟跟我來這套，不給你點厲害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說着，猛一回身，向隨來站在身後一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教訓這狂妄小子。」

勁裝少年應了聲:「是!」手腕翻處，一柄寒光燦閃的寶劍已握了在手中，既輕靈又快速，振劍欺身，劍尖指了在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亮劍吧，小爺魯尚武，今天要教訓教訓你，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青衫少年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安坐如故。

魯尚武不耐煩的補上一句:「小爺叫你拔劍!」

青衫少年不屑的一顧魯尚武，道:「好漢不打上門客，這就是你們四方鏢局待客的禮數麼?」語態的冷漠，令聽者不寒而慄。

不知什麼時候，涼亭四周圍滿了看熱鬧的觀衆。

青衫少年就像不會武功，輕抬手腕，出二指撥開魯尚武的劍尖，緩緩地站直身子，目光一掃在場幾人，冷冰冰的道:「在下不屑和你們動手，除非我覺得你們該死時，我還不一定要用劍。」

邱蕭等聽得毛骨聳然，莫測高深。但魯尚武是有所感受的，青衫少年只是出二指輕輕撥他的劍尖，他持劍的手腕就如承千斤的重壓，身不由己已被逼退了兩步，知青衫少年的狂傲是憑着眞材實學的，但這個面子却丢不了，同時仗着自己人多，憑着一股血氣之勇，一領劍訣，欺身向青衫少年心門刺到。

眼看劍尖已遞到只距青衫少年胸前寸許，圍觀在正面的觀衆，同爲青衫少年捏把冷汗，「啊」的驚叫出了聲。

仗着人多逞兇的魯尚武也捏了一把冷汗，錯愕間沉腕撤劍，倒退五步倚靠在太極劍邱蕭的身後。

原來他聚集了十二成勁力的當胸一劍並未損及青衫少年的毫毛，他驚魂甫定回憶當時情形，似覺青衫少年週身存着一道

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向一側。這是那門子內功，既不像金鐘罩，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正狐疑間，一聲嬌叱，把他帶回現實。

「住手！」聲音是那麼嬌嫩，有如黃鶯出谷，人也更俏，欵擺着腰向涼亭走來，來的是個白裳少女。

自始就落寞的青衫少年，不禁也被這嬌美之聲所吸引，不自禁循聲望去。驚艷地暗道：「不可爲美色所惑，壞了復仇大願。」

心念雖是如此，忍不住還是再投以一瞥，只見她蓮步輕移間，腰際飄揚着一束粉紅色劍穗，有緻地襯托出一股巾幗女英氣息。

她又在發嬌嗔：「邱總管，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

邱總管跨前一步，畢恭畢敬的道：「姑娘只看到一面，妳如見他剛才的驕傲狂妄目中無人的那副神氣，妳會更氣的。」

青衫少年一點也不感激她的好意，他還疑心她是四方鏢局的人，不理不睬的坐在原位，敢情是在以靜制動，成竹在胸。

她輕瞟了他一眼，道：「難怪別人說你驕傲自大，一副冰冷的面孔，給人看了像掉進冰窟一樣，你還不快走，一會墨劍孔翔孔叔叔回來，你要走也走不了。」

聽口氣更證明她是四方鏢局的人，青衫少年原本想致謝她的關注之情，一聽，反而更冷漠了，道：「不勞姑娘費心，在下不會無緣無故呆在這裏的，請便。」

一聲响脆的耳光摑在青衫少年面頰，他臉上頓時顯出一個五指尖葱的掌印，他不獨不怒，連看都沒看她一眼，仍是冷漠得可怕。

「你這人眞怪，怎不還手？」她帶悔意問道。

青衫少年道：「男不可與女鬥。」

她似沒有聽到青衫少年鄙薄自己的語句，失神地盯視着青衫少年的臉上，一瞬也不瞬。

青衫少年從未被女子如此盯視過，不禁忐忑於心，這種感受是他從未有過的。

當兩條視綫碰在一起時，她才警醒自己的失態，臉也紅了，但這只是一眨眼工夫，未被邱蕭等發現，警醒後想起青衫少年鄙薄之言，遂駁詰道：「我看你是少讀詩書，歷代巾幗英雄多的是，『不讓鬚眉』這句話你可懂？」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姑娘何必淌這渾水，還是避開的好。」

「我偏不走，要我走可以，除非你馬上還手。」這姑娘也古怪，只聽說不准你還手，沒聽說打了人要人還手。

「在下如不聽妳的吩咐呢？」

「姑娘有辦法要你聽。」嬌叱聲中卡嚓一聲佩劍龍吟出鞘。一振劍道：「本姑娘寶劍之下不殺無名之輩，報名上來。」

觀衆在一旁交頭接耳一陣，相繼散去，這舉動是說明好戲收場，她是在故作姿態。

「在下也有同感。姑娘的芳名？」

「告知你也好，讓你死得明白。銀劍玉女凌慧貞，你呢？」

「歉難奉告。」

這回可眞激怒了銀劍玉女凌慧貞，不再故作姿態，一領劍訣，舞起銀虹萬道，欺步嬌叱，攻向青衫少年左肩，快捷無與倫比。

太極劍邱蕭在一旁暗自心裏高興，只是沒有鼓掌叫好。

在這危在一頃的情形下，青衫少年理應出劍迎戰，誰也想不到他仍穩坐原位不稍動。包括了銀劍玉女凌慧貞都大爲不解，但有一個人解，那就是曾吃過虧的魯尚武，他本想知會凌姑娘一聲，但又以自己的身份低微，不敢出聲，暗自爲凌姑娘揑冷汗。

在這種不還手尷尬情形下，銀劍玉女有些騎虎難下，刺他一劍，於心不忍，收招？當着太極劍等人的面前，這人就丟大了，靈機一動，暗忖：「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傷要害他，給他帶點彩，不就兩全其美了？」

她心意既決，忙卸去五成功力，拿準部位，劍走偏鋒，一式「鳳點頭」絕招，指向穩坐如山對手左肩，猛狠刺到。

劍及血如泉湧，她不禁駭呆了，她原以爲劍刺出，對方會本能向右一閃，最多不過傷及表皮，那曉得事與願違。

她一呆之下，不自覺地關切的問道：「你爲什麼不閃躲？」

「我如閃躲，豈不叫姑娘失望？」聲音仍是那麼冷冰冰。

他的回話眞的刺痛了她的心，她不知她對他因何有這種感覺，一股莫名的委屈頓湧心頭，半晌才從櫻唇邊擠出一字：「你……」

正在這時候有人在高嚷：「四掌櫃回來了。」

銀劍玉女已聽到馬蹄聲，忙還劍入鞘，關切的道：「你眞的不走？」

「我要走不早走了？」

一行十數騎已抵鏢局大門首，在紛紛落馬間，邱總管趨前向一位年在五十上下身着錦袍的人恭身一禮，然後走近附耳談了一陣子。

見到着錦袍者含怒的喝道：「有這等事！」

一聲含怒的高叫，打斷錦袍人未完之言。「孔翔，少爺等你很久，滾過來！」聲音發自涼亭，無疑是那青衫少年。

錦袍人劍眉一挑，向涼亭走去，追隨在他身後的不下二十之衆。

錦袍人駐足亭外，沉聲道：「你找我有什麼事？」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盯視着青衫少年。

涼亭的周圍，這時已被尾隨錦袍人而至的衆夥所包圍，氣氛沉重得令人窒息。

青衫少年看也沒看衆人一眼，電目逼視着錦袍人問道：「你就是墨劍孔翔？」

錦袍人冷冷道：「多此一問，快說你找孔某有什麼事？」

「索討二十年前的一筆欠債。」

「你是何人？」

「小爺裘極。」

「原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犢兒，小子，我孔翔相信你說的是眞話，身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結一句話，強存弱亡，亮你的劍吧！」

當着衆人的面，孔翔不願裘極攤底牌，是怕罪在自己，用心在隱惡，再說，他

根本沒把裘極放在眼裏，更想不到面前的青衫少年就是撼岳掌裘英的兒子，他早把他父子淡忘了。

這正中裘極的下懷，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太多的，他還有比這更深的血海深仇待報，他要讓仇人在明他在暗，攻其不備，一舉殲仇。

突地包圍圈裏响起迎旗吶喊的聲音：「幹掉這小子！」、「將他碎屍萬段！」、「那來的野種！」、「沒長眼睛的小王八羔子！」、「……」

× × ×

一聲震耳欲聾的冷笑長聲，發自涼亭裏，震懾住了衆人的鼓噪，瞬即鴉雀無聲。裘極震懾住了衆人的鼓噪，續揚聲道：「怎麼？想仗着人多！」聲音是既驕傲又冷漠。

墨劍孔翔不禁心裏也暗暗佩服裘極的胆識，却面呈不屑的道：「小子你也夠狂的，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場中任何一位都是武林江湖數一數二的人物，成名之日，你小子還未投胎……」

「廢話，納命來！」

一聲龍吟，兩柄一長一短一墨一黃的寶劍交住在一齊。

場中有識貨的驚叫了聲道：「莫邪金七！」

莫邪金七，乃上古神兵，雖較普通寶劍短了五寸，但落毛立斷，削鐵如泥，且金光燦閃中，當之者耀眼如盲，墨劍孔翔聞聲心裏一寒，暗自提高警覺。

交叉的兩柄劍，已滑及劍柄，久久無法分開，無疑是在暗較內力，場中氣氛更見緊張刺激。

初春的陽光，是令人喜悅溫暖的，忽地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的光輝，大地呈現一遍遍陰暗，象徵着四方鏢局門前涼亭生死之搏即將濺血悲慘結局。

陡地卡察一聲脆响，兩劍驟分，身形暴退，旗鼓相當，各退五步。

裘極左肩頭原已結疤的劍傷，被震裂開，鮮紅的血，順着手臂往下流。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火所吞沒，挺劍而上，帶起萬道金光，千朵劍花，一式師門絕學「開天網地」，把墨劍孔翔困進禪功劍氣之中。

墨劍孔翔爆起一聲震人心弦的大喝，脚踩游踪七巧步，輕靈巧妙地閃避「莫邪金七」銳不可當的鋒芒，一時尚找不出可乘之隙。

「姓孔的，一味閃躲，不覺汗顏？」

「你小子別發狂，大爺自有制你之法，你等着瞧？」

墨劍孔翔苦在不能正面攻敵，必得一曲三折避過裘極莫邪金七的鋒芒，始能攻出一招半式，好在以長打短抵回一半。

他的一味游走閃躲是心計，他是要等待裘極失血過多不支，坐收漁人之利。

但，事與願違，裘極越攻越猛，攻的墨劍孔翔接應不暇，盡失主動。

瞬即三十招過去，在如許觀衆面前，墨劍孔翔這個人怎丟得了？心一橫，不避不閃，一式以賴成名看家本領「十二長虹」的首式「青龍擺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捲起墨黑的半層劍幕破金光虎撲攻到。

墨劍孔翔四十餘年的精力全貫注在這一招上，這一招不知毀了多少高手，可是今天他施展似乎走了樣，功力不如往昔，無疑是失智在胡亂消耗內力，出招太晚，妄想坐收漁人之利！

趨炎附勢，人之常情，在墨劍一招「青龍擺尾」遞出時，場中响起一陣哄堂叫「好！」聲。

幾乎是叫好聲的同時，一道血箭疾如流星隕石射向涼亭石柱，瞬即散開成朶形，石柱開花，慘不忍睹！

羣情譁然，爆起一陣紛亂。

青龍躺下了，不再擺尾了，被扛走了，墨劍孔翔的英名，將會隨着歲月的輪迴，而消失殆盡！

得償復仇願望的裘極，失神地瞥了一眼手中血淋淋的「莫邪金七」，一震腕，彈落金七血汚，「卡」一聲還鞘，轉身就要離去。

驀地一聲高叱：「姓裘的，站住，想走，沒那麼容易。」

裘極止步循聲望去，由鏢局大門首併肩走出兩人，走在右手一位，方冠，着天青色綢衫，頦下蓄了一束山羊鬚，左手一位，武士帽，着青布衫，行及距離裘極丈許停下了。

裘極這才冷哼的道：「寃有頭債有主，奉勸兩位還是少管閒事的好。」話音一落，轉身就走。

蓄山羊鬚者氣急，怒聲命令距離裘極較近的邱總管道：「邱總管截住他！三師弟，追！」

裘極不待邱總管攔截，已是自動停步。只是這停步的一瞬，他已三面受敵。邱總管，蓄山羊鬚者跟他口中的三師弟，排成丁字形，把裘極困在核心。

邱總管示意的道：「二掌櫃、三掌櫃，小子是仗着腰間這柄『莫邪金七』取勝，防他一着。」

裘極原本手握劍柄，一聽邱蕭稱他二掌櫃、三掌櫃，才明白是三師叔刁九臯、四師叔武家齊兩位尊長到來，敵意全消，握劍柄的手也放落了，一改驕傲冷漠之態，向兩人一抱拳道：「在下不願跟兩位掌櫃結怨，也不想再造殺孽，孔翔跟在下有深仇大恨，動起手來必有一人傷亡，要是在下傷命他手，兩位掌櫃又當如何？」

掌櫃武家齊接口道：「你跟孔翔有何深仇大恨？」

裘極淡笑道：「此刻恕難奉告，日後掌櫃自會明白。」

「四師弟，別跟他多費唇舌。」刁九臯山羊鬚一蹺，道：「併肩子上。」

「別忙！」武家齊出手攔阻，盯視着裘極道：「你說你姓裘，可是求救的求下面加個衣字？」

「不，不，」他有點緊張，胡謅道：「君子好逑的逑。」

武家齊回答的是：「亮亮你的莫邪金七！」

武家齊只是說還未動手，一旁的刁九臯、邱蕭，悶聲不响，龍吟兩聲，向毫無準備的裘極，夾攻而上。

不知裘極是不及拔兵刃，抑或是不改初衷不願回手，只是一味游走，身法輕靈巧妙至極。

武家齊爲人正大光明，不願以多爲勝

，更不願向一個不亮兵刃不還手的青年出手，只是站在一旁緊皺雙眉，作壁上觀。夾攻的兩把劍，堪稱高手，虎虎生風，以排山倒海般無一絲縫隙向裘極猛狠毒辣進逼。

就是天下無敵的絕頂高手，在不還手挨打情形下，也難持久，裘極被逼得不住閃退，更加左肩頭傷口又再度破裂，血流不止，多一顧慮，爲了自保，他已生還手的意念了。

正在他的心意念電轉中，耳際響起吼喊殺聲，更瞥見數以百計的夥衆，手執兵刃，包圍而至，逼得他不能不還手了。

他仍不願傷害自己父親同門師兄弟，「莫邪金七」快捷無倫的拔在手中，面對刁九臬金光一閃虛幌一招，猛回身一式「風掃落葉」，邱蕭的人頭搬了家，但搬家搬得很慢，邱蕭人頭被削眼睛還眨了一眨，才人頭落地，軀幹倒下。

這時，包圍的已縮小到兵刃可以遞到，以裘極的武功，突圍易如反掌，但他生就的傲骨，不願這樣做，一腔被夾攻不還手的怒火，掃數加在圍攻衆夥身上，一時間，兵刃碰擊聲，慘叫聲，不絕於耳，眞個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裘極也滿身帶彩，筋疲力盡，但後繼而至有如潮湧，憑你裘極武功再高，也斬不盡殺不絕。

驀地從天而降一個黑衣幪面人，橫身擋住後繼的人潮，喝道：「都給我滾回去！誰敢跨進一步，殺毋赦！」

果然起了阻嚇作用，無人敢跨一步。

黑衣幪面人邊阻住人牆邊揚聲道：「姓裘的，別以爲我是帮你的忙，我是不忍見他們白白丟掉性命，你殺這麼多人，難道還嫌不够，盡呆着幹什麼？」其實他是沒有回頭，裘極早已在他現身時，已去的無影無踪。

不聽回音，他疑惑地猛一回頭，不見了裘極，扭轉身說道：「人已走了，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麼？我可只帮這一次啊！再見！」

聲落人起，身形已巧燕穿雲，美妙已極。幾個起落，身形已消失在一座紅樓屋脊之後。

人羣在鼓躁，也有人在發表高論。

「幪面人的輕功好高！」

「堪稱輕靈巧妙。」

「細手細脚的，很像女的。」

「老張，你在想入非非。」

「老張講的不錯，聽出聲音是故意壓低的。」

其實幪面人並未去遠，只是伏在屋脊反斜邊窺視着四方鏢局衆夥的動靜，邊卸下幪面黑衣。果然是個女子，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的喬裝。

她居高臨下舀眼一掃四野，暗忖道：「怪！怎不見了他的影子，他遍體鱗傷，內力耗盡，一時之下，不可能逃脫的如此快……」

敢情她是發現了什麼？小蠻靴一點屋面，燕子三點水，瞬即消失不見。

「你們這些飯桶，還不快追！追呀！」刁九臬吩咐被銀劍玉女嚇阻住的衆夥。

刁九臬身先士卒，循着血漬追趕，行出里許抵達一處谷口，血漬頓歛，游目四顧，別無通路。他跨步進谷，一揚手，道：「追！」

一行尾後跟進，瞬即消失谷中。

正在這時，一個如花似玉的絕美人頭，頂着一頭枯草，由地面升起，在脅下還夾了一樣重物，細看，原來脅夾的是個男人。這一女一男，正是銀劍玉女凌慧貞，靑衫少年裘極。

原來她在屋頂吃驚的叫了一聲「糟！」是發現裘極踉踉蹌蹌倒在谷口，她是爲救他而來的。

當她俯身替他止血裹傷時，一陣人潮奔馳的聲音傳到她耳，知是四方鏢局的追兵，情急間她發現谷口右側有一僅可容一人的凹地，忙就近拾了一堆枯草，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之嫌，一手抱人一手抱草，藏在了僅可一人容身的凹地，覆蓋着枯草匿住身形。在這種情形下的男女之嫌，可想而知不僅是授受不親了。

她拂去附着在秀髮的枯草，然後玉腕輕抬，將尖葱的四指向裘極探察鼻息，一探之下，她花容失色，邊將裘極改脅夾爲背負，邊喃喃道：「我不能見死不救，管不了那一套老學究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狗屁道理。」

聲落影飄，她已顧不得驚世駭俗，將輕功施展到她力之所能及。

太陽嬌羞地躲進山頭，田地裏的農人紛紛檢點清潔農具，準備荷鋤歸家。

銀劍玉女凌慧貞，不顧道旁農人們的側目，揹着裘極一個勁的飛馳。

翻過一處山丘，她突然停步不前，杳目投注在左前青山脚下一片竹籬幾間茅舍。有頃，喃喃自語道：「我能揹個大男人回家，不行，爹爹會責怪的……有了，山後有座千佛洞，倒是個療傷的好地方，就把他安置在那裏。」

她心意既決，遂奔向千佛洞方向去。

敢情那一片竹籬幾間茅舍，就是她這位巾幗佳人的府居之處。

次日，天將曉，千佛洞前，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情意綿綿地携手蜜語，男的貌如冠玉，身材魁梧，女的美似西施，窈窕多姿，生就一副高貴氣質。

「極哥，你要走，我也不勉強留你，只是你的傷……」

男的截口深情一瞥，截口道：「貞妹，我的傷在貞妹的妙手回春施藥下，已完全痊癒，我還沒謝呢！」

語意雙關，女的想起對口吹藥那一幕，含羞的低下頭，微帶忸怩的道：「你壞，不來了。」

聽口氣與稱呼，不難猜出，男的是靑衫少年裘極，女的是銀劍玉女凌慧貞。

人說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倆這段情只是一夜工夫，那若要相看非刮目不可。

裘極長揖謝罪道：「小姐不要生氣，小生這相陪禮了！」

銀劍玉女凌慧貞嗤笑出了聲，道：「別認眞，我是跟你開玩笑。」

裘極故作抬臂拭額道：「駭的我一頭冷汗！」

銀劍玉女凌慧貞面色一整道：「我不喜歡這種銀樣蠟槍頭模樣，小妹所以以身相許，是看中你昨晚的坐懷不亂，跟日間的倨傲冷漠敢作敢爲的。」

裘極讚道：「貞妹的一番話，令我刺骨，銘心……」他頓住了，雖有千言萬語欲傾訴，似不知從何說起。凌慧貞接口道：「極哥，小妹明白你的心意，我悔不該把話說的那麼重，讓你難過……」

裘極痴情的攔阻她說下去，截道：「不，一點也不是，我只是想到大仇未到，暫時還不能……」

凌慧貞玉面微顰的道：「極哥，不必說下去，相對無言勝有言，傷心事暫擱一邊，你就要走了，讓我們靜靜的相對這一瞬，除軀殼外，一切的一切，都合而爲一，淺斟慢嚐，你意如何？」

裘極道：「貞妹講得很對。」

兩人默默相對，不再言語，進入情愛最高的境界。忽地一聲響澈雲霄的連連高呼：「貞兒，貞兒……」將裘極，凌慧貞從鶴橋驚醒過來。

「是我爹在找我，你快走！」

「我不可以留下叩見令尊？」

「那怎成，我爹會誤會的，快走。」

「妳陪我通宵，不怕……」

「我會應付的，不用担心，快走。」

「再見貞妹！」說完，一頭鑽進道旁叢林，去得無踪無影。

一向倨傲冷漠的裘極，竟也被情字所困，正是：「英雄難過美人關」，眞是至理名言！

×　　×　　×

裘極別了凌慧貞，一直在不停的趕路，午牌時分，已抵達長安近郊的武家坡，四顧無人，矮身進了王寶川受苦十八年的寒窟。

怪，他還是有心情去瞻仰古蹟名勝，不會吧？的確不是瞻仰古蹟名勝，只聽他道：「爹，我回來了。」

原來他父子進關尋仇，是落脚在寒窰，這地方離長安近，好辦事，寒窰進口像個狗洞，永不會被人發現，遊客只是進王娘娘廟，瞻仰瞻仰王寶川的泥金偶像，半崇拜半窺姿色，傳說王寶川是天姿國色，一代佳人，但紅顏薄命，她跟薛平貴並未團圓，被塌窰活埋了的，什麼平貴回窰，大登殿等，都是後人自作聰明胡謅的。

「極兒，恭喜你。」裘英含笑的道。

「爹，你怎知道？」他以爲他跟凌慧貞私訂終身的事他爹知道。

「你在四万鏢局殲仇的事，爹全知道，當然要恭喜你，要在江湖闖出個響亮萬兒眞不簡單，你甫出道，僅一日之間，就榮獲『冷面金七』頭銜，這萬兒好響亮，好響亮，假以時日，不難領袖武林，稱霸江湖，哈哈！哈哈！」

極兒一聽是這個，冷了半截，道：「爹，你怎麼會知道？」

裘英道：「一個賣燒餅的小哥，從窰口經過，跟一個買他燒餅的人聊開了，我聽他談到你的事，就借買燒餅爲由，把小哥叫進窰洞，這才得悉全部經過，極兒，你怎麼不高興，有心事？」他見他神情冷漠。

極兒本想道出凌慧貞的事，轉念一想，大仇未報，元兇未除，怎好提及兒女之私，遂呈笑臉道：「沒有，爹，因這兩天冷漠慣了，一時改不過來，你不是教我倨傲、冷漠、無毒不丈夫麼？初學時好難受，不過，現在已習慣了。」

裘英再問道：「你是不是對冷面金七這頭銜不感興趣？」

極兒點頭道：「爹，我總覺不大好聽，冷面不就是無情麼？那跟禽獸……」

裘英截道：「不要說下去，爹懂你的意思，你是從未在江湖打滾，不知江湖的一套有異常人，多情軟弱菩薩心腸，就不配做江湖兒女，你以爲人比禽獸強，錯了，禽獸狠毒於面，人惡毒在心，笑裏藏刀，殺人不見血，拿凌化一做比，表面還不是位假仁假義，暗地裏男盜女娼，冷面就代表正直，嫉惡如仇，有幾個居顯位的不是對人冷面，差不多是鼻子講話，如說冷面心腸狠，誰也狠不過道明君漢高祖：『汝欲烹吾翁，請分我一杯羹。』狠的連爹娘都不認，你今一舉成名天下揚，別錯了這般趨炎附勢的人捧你的好意。」

「是，爹，我現在明白了，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可悲！」

「你如要翻過來，你就得嫉惡如仇，血洗江湖，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就是這道理。」

教導兒子殺人，眞反常，二十載的磨練，使他失掉人性。

父母恩，海樣深，裘英的話，裘極一向視爲金科玉律，順從的說道：「孩兒一定遵照爹的訓示去做，再殺人就不會難過的。」

「這才是爹的孝順兒子。」裘英轉過話題道：「四方鏢局的人，有沒有摸清極兒的底？」

「沒有，這要感謝孔翔的目中無人，他根本沒問，還阻止我說緣由，爹，孩兒沒遵照你廢掉留活口的吩咐，你不會怪我吧？」

「爹只是想留活口，要他親口招認同謀罪狀，遲早都是要處死的，讓他早死便宜他了，爹怎會怪你。」

「孩子沒有對敵經驗，招使老了收不回來，也怪他不該狂傲得目中無人，又出『青龍擺尾』毒招，激起了我的怒火，才施展出『禪功極度』毒招中『回頭是岸』，超度了他，當他躺下時，孩子頓時想到『我佛慈悲』一招，心裏好不難受。」

「哈哈，我兒眞够諷刺的！」哈哈。

尾後的哈哈是出自極兒之口，他眞變了。

「聽說你掛彩了，怎麼樣？」裘英關心的問。

極兒一攤手道：「爹看，我不是好好的，只是表皮擦傷，早就結疤了。」他瞞了他爹。

「別瞞爹，爹眼裏擠不進沙子，我聞到你身上藥味，還不是普通的金創藥。」

極兒只好實說了，只是沒有提到訂終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合周公之禮，他怕挨罵，也怪當口不對，不共戴天之仇還未報。

「姑娘姓凌。」臉一紅，欲言又止。

「姓凌？」

「大概是凌雲壯志的凌。」

裘英面色一振道：「什麼叫大概，說清楚。」

「是，爹，」極兒很少見他爹對他這樣森嚴過，肯定的說道：「是凌雲壯志的凌，還是個黃毛丫頭……」

「她既知療傷，定會武功……我眞糊塗，她既對你施援手，武功一定不弱，是了，賣燒餅小哥曾提過，一個叫銀劍什麽的，可就是她？」

「就是她，銀劍玉女凌慧貞，我們只是萍水相逢，孩兒沒問她的身世，我更沒告訴她我的身世。」他心裏暗自慚愧，他問她，她沒肯說，推托了，也沒問自己的身世。

自許終身，竟是不關心到連身世都不問！有些不近人情，經裘英這一問，極兒才想到這裏。

「爹在疑心，銀劍玉女凌慧貞可能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掌劍雙絕凌化一的女兒？」

「爹怎麽想到這方面，不可能。」一頓，又說：「爹疑心是有理由，你不會說稱姓孔的做孔翔叔叔，巧的她又姓凌。」

極兒也覺得有理，暗忖：「如眞不幸被爹言中，將來這筆賬該怎算？……唉！殺母大仇不共戴天，即使凌慧貞是凌化一之女，也動搖不了我復仇決心！」經這麽一決定，愁意頓消。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並沒叫她施援手，是她自己多管閒事，她如是凌化一之女，那她的插手是別具用心，我把她也算進凌化一的賬裏，她也死定了。」極兒眞夠狠，把昨晚的特誓山盟，拋之九霄雲外。

「好好養息一宿，明早，爹跟你一道去找凌化一，了結這筆血債。」

「爹，你也要去，你行動不方便，孩兒一人相信應付得了。」極兒說着，目注他爹走火入魔殘廢的雙腿。

「爹雖殘廢，掌上功夫並沒擱下，如果跟凌化一對拚一掌，死也甘休！」

父子對坐調息等待天明，極兒心如鹿撞，無法做到物我兩忘境界，在那裏活受罪。

× × ×

無巧不成書，跟裘極私訂終身的銀劍玉女凌慧貞，正是裘極不共戴天仇人掌劍雙絕凌化一的獨生女。

那天裘極去四方鏢局尋仇，恰巧她在那裏作客，四方鏢局的鼎盛，全仗着掌劍雙絕凌化一的掛名撐腰，她的作客，是倍受歡迎的。

正因爲如此，她鄙視他們沒有骨氣，像「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一這類鄙視的語句，如是稍有骨氣的人怎受得了？四方鏢局的人竟還低聲下氣，乞憐搖尾。

四掌櫃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衫少年殺了，全鏢局的人馬傾巢出動，死傷無計，截不住一個遍體鱗傷的敵人，竟給追失了。

丟人現眼，四方鏢局難道就此關門？

二掌櫃刁九臯靈機一動，想到要出這口氣，只有請出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他是鏢局掛名的大掌櫃，同門大師兄，在公在私，他都不能袖手。

他動念至此，喜上眉梢，喃喃自語道：「鏢局的人都公認黑衣幪面人是銀劍玉女凌慧貞的化身，我更抓住了她的把柄，小妮子吃裏扒外，看大師兄怎樣交待，這趟子他不插手也得插手，我這就走趟『茅廬小築』，當面一請二激三脅制，不怕他不插手。」

趁熱打鐵地一拍身旁的武家齊道：「老三，你招呼這邊，好好搜索，一寸也不可放過，我有要緊的事待辦，回頭見。」他不待武家齊回話，身形已箭射而出，脫單轉道。

他緊趕到了午夜，突然止步在一處山脚下一間竹籬幾間茅舍的竹籬門前，抬手敲了幾下門環。

一會，籬門裏傳出問話聲：「半夜三更的，是那位？」

刁九臯已聽出問話聲是熟識的，輕聲道：「是我，老管家，刁二爺。」

門開處，老管家恭迎道：「是刁二爺，請到客堂坐。」

刁九臯是識途老馬地，走向正中茅屋，落座後，輕聲向老管家道：「有勞通稟大爺一聲，說二爺有要事求見。」

老管家邊奉上茶邊道：「二爺寬坐一會，老奴這就去稟告。」說着轉身離去。

「是二師弟嗎？半夜光臨，必有要事。」掌劍雙絕凌化一警覺性好高，不待老管家通稟已先一步自隔室走出，藍衫一襲，美髯盈尺，年逾五旬，豐偉不減當年。

刁九臯連忙站直身子，畢恭畢敬的道：「大師兄，小弟未說明來意前，先告個罪，三更半夜驚動你，是有極重要的事稟告。」

「自己弟兄，何用客氣，坐，坐下來慢慢說。」掌劍雙絕拂理着垂胸美髯，招呼着刁九臯坐下。

刁九臯把裘極尋仇事略述一遍，結尾道：「若不是貞侄女暗中相助那小子，他插翅也難逃脫。」

凌化一一怔，道：「有這等事，二師弟，有誰能證明是貞兒在暗中作怪！」刁九臯升了一級，頂替老聲二裘英了。

刁九臯討好的道：「小弟只是告稟大師兄一聲，事情已成過去，你也不必難爲貞侄女，只是……」

凌化一截口道：「這大的事，怎能算了，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愚兄雖痛愛貞兒，但不是愛，如眞是貞兒暗助兇手逃去，愚兄會大義而滅親的。」

刁九臯道：「慧貞長在鏢局走動，上下都對她印象很深，她雖蒙面把聲音壓低，但也瞞不過衆人的眼睛，一致公認暗助兇手的幪面人，就是慧貞姑娘所扮，敎小弟也不能不信。」

凌化一道：「你既隨聲附和，爲什麽不揭穿她的眞面目？」

刁九臯油滑的道：「小弟怎敢，如大師兄要還不相信的話，小弟能提出更明確的證據。」

凌化一一聽，心裏一寒，硬着頭皮道：「希望你能。」

刁九臯湊近凌化一道：「這證據只有小弟一人留心到，說與大師兄可以，但出門不算。」他在討好。

凌化一正色道：「對不起，愚兄不領你情。」

刁九臯由懷中掏出一束劍穗道：「粉紅劍穗爲憑，大師兄，你不能不信吧？」

凌化一接過粉紅劍穗，認得確是女兒所佩劍上之穗，稍一過目，即不在意的邊

藏進大袖邊道：「貞兒太大意，胡亂拋失東西，二師弟，你叫愚兄信，信什麽？」

刁九臯得理不讓人，表示不滿的道：「大師兄說得太輕鬆，她幪面扮男裝，自然不能佩戴女人用的紅色劍穗，才棄擲的，小弟總不致對晚輩侄女栽贓吧，話又說回來，只是你知我知。」

凌化一道：「愚兄不是那種護短之輩，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會給你個滿意的答覆的，如無別事……」

刁九臯接口道：「如說踵府只是爲了這點小事，小弟怎敢驚動大師兄，爲了四方鏢局，小弟斗胆，想恭請大師兄出山主持四方鏢局。」

凌化一正色道：「當年你們創設四方鏢局，再三相邀，愚兄一再拒絕，竟不得我的同意擅自抬出愚兄的名號，將我蒙在鼓裏，也是我心軟念在同門之誼，不予苛責，現在給人栽了，又想拿我做擋箭牌，你又不是不知道，愚兄自息隱茅廬，已十年不問江湖是非，你們的事，恕愚兄不能爲力。」

刁九臯道：「大師兄既不苛責在前，今後有人挑四方鏢局，不就是挑大師兄，請大師兄三思。」

凌化一沉思有頃道：「你可有摸清尋仇那少年的底細，莫叫人在暗你在明。」

刁九臯道：「孔師弟死的糊塗，也怪他過份自大，動手之前，也不問問對手的師承名號，因何尋仇，自大得不把對手放在眼裏，有道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凌化一聽不入耳，截道：「說這些幹什麽，怎可埋怨死人，二師弟你精明老到，想必摸清一切了？」

刁九臯尷尬一笑道：「小弟也胡塗一時，復仇怒火蒙了明智，只知那小子姓裘單名一個極字。」

凌化一道：「姓裘的人不多，你有沒有想到撼岳掌裘英，他帶走的兒子，現在跟尋仇這青年剛好一般大。」

刁九臯肯定道：「不，不，武家齊師弟當面問過那小子了，小子回答說他是姓君子好逑的逑。」

凌化一眸子裏一亮道：「那愚兄就放心了。」一頓轉過話題道：「你說的貞兒暗助姓逑小子兔脫的事，愚兄要查個水落石出的。」邊說邊站起身。

刁九臯知是在送客，不便再留，站起身釘問道：「大師兄是應許出主四方鏢局了？」

凌化一思忖有頃，道：「容我考慮，見到貞兒後，再作決定。」意思間在懷疑刁九臯報導的眞實性。

刁九臯冷冷一笑，邊辭邊道：「大師兄決定了知會一聲，小弟好恭迎。」

凌化一目送刁九臯去遠的背影喃喃道：「貞兒聰慧過人，不可能做出這種事，刁九臯的片面之辭，不能盡信，先找到貞兒再說。」

父母恩，海樣深，凌化一動念至此，頓關懷到女兒的安危，大袖一拂，身形頓起，一躍十丈，邊躍邊高聲招呼：「貞兒，貞兒……」

當凌化一在千佛洞找到女兒慧貞帶同「茅廬小築」時，已是氣極，口不擇言的道：「想不到我凌化一的女兒這樣下賤，妳給我死！」

嬌生慣養的凌慧貞，從未被父親說句重語，淚兒如斷綫珍珠洒落，拔劍就待自盡。凌化一着了慌，急步奪過，英雄氣短的道：「貞兒，妳眞的要……」他已不忍說下去，把話頓住。

慧貞哭泣的道：「爹，你不是要女兒死麽？女兒怎敢不遵父命？」

凌化一莫可如何的道：「爹現在不叫妳死，要問妳的話。」

慧貞流淚道：「原來爹要留活口，問吧！」

「好個倔強的丫頭，我問妳，刁二叔登門問罪，說妳……」

慧貞截口道：「爹問這個呀，不錯，是女兒帮他脫困的。」

大出凌化一意料之外，切齒道：「妳瘋了嗎？」

慧貞蠑首緊搖道：「沒有。」

慧貞無頭無尾的笑語一問：「爹，你知道裘極是什麽人？」

「什麽人？」凌化一有如丈二金剛！

「貞兒是說他師承？江湖萬兒？」

慧貞搶口道：「爹猜到那一邊去了，女兒指的是他身世。」

「難道貞兒知道？」

「女兒當然知道，所以助他脫困。」

「……妳且說那小子的身世。」

「女兒肯定他是十九年前被逐出門牆撼岳掌裘英裘師叔的兒子。」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掌劍雙絕凌化一的腦門，但一會他又笑道：「貞兒，妳在說夢話，小子根本不姓裘，是姓逑。」

慧貞笑出了聲，道：「爹是怎麽搗的，他說他姓裘，又說他不姓裘。」

凌化一也被女兒引笑了，道：「妳武叔叔當面問過那小子，小子自承是姓君子好逑的逑，妳是大錯鑄成，看妳怎麽辦？」尾兩句一改笑臉爲嚴肅。

慧貞自信的道：「兵不厭詐，武叔叔被愚弄了，是裘世兄，決不會錯。」

凌化一想到女兒跟那小子厮守一夜，心裏好惱，怒叱道：「你憑什麽說得那麽肯定？」

慧貞知道父親話裏有話，緋紅於面的道：「要爹答應不責備女兒，我才說。」

凌化一頓足道：「好厚的臉皮，妳要把我氣死！」

慧貞鼓着臉蛋道：「爹怎可不相信自己的女兒，想到那一邊去。」

凌化一怒聲喝道：「想到那一邊？妳說。」

慧貞頂撞道：「女兒指的是爹的私隱，供在神案初一十五燒香禮拜的木匣。」

話裏有因，凌化一自慚的道：「貞兒，妳偷看過木匣裏的畫像？」

慧貞畏縮地連點蠑首，道：「女兒當時只是好奇，女兒知錯，願領責罰。」

凌化一不知怎的突然額上流汗，溫和的道：「爹不怪妳，妳說下去。」

慧貞見父親額上流汗，知已闖禍，因關係重大，遂硬着皮頭道：「女兒打聽出畫相中人是撼岳掌裘叔叔的……」

凌化一抬袖邊試額上汗，截口道：「不用說了，告訴爹，青衫少年裘極跟那畫相有何的牽連？」

一面相一模一樣，一看就認出是母子？」慧貞在形容。

凌化一突然把手扣住女兒的左手脈腕，痛得慧貞花容失色。

「說！」凌化一怒道：「妳跟裘極在千佛洞可有做出不可告人的事。」

慧貞掙脫扣腕的手，冷冰冰的道：「爹，你小看女兒，太不自愛。」說完一扭身，哭奔向閨房門，頭也不回。

「是爹不好，把話說錯，妳……」

慧貞的房門「蓬」的一聲，享以閉門羹。

兒大避母，女大避父，凌化一只好硬嚥女兒的閉門羹，悵然踱回草堂，悶坐沉思。

× × ×

「爹，你在生女兒的氣？」

一聲「爹」叫喚，將凌化一自幻夢中驚醒，才理會女兒站在前面，答非所問的道：「貞兒，妳不是回房憩息的麼？」

「爹，你還生女兒的氣？」

「爹怎會生妳的氣，貞兒，妳眞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女兒，手腕還痛不痛？」

她輕抬玉手，幌了幌被扣之腕，螓首慢搖道：「現在不痛了。」說着，自行一旁坐下，又道：「爹，撼岳掌裘英叔叔，爲什麼要殺妻？」

「這個？」凌化一吃驚女兒的突然一問，道：「爹也不清楚，裘嬸嬸的死，爹一直在嘆惜着她的含寃不白，十載同門學藝，深知她的賢淑，不應慘局收場，這是爹替她描容供奉的原因，妳可曾聽說話過，裘英無端殺妻，還揚言嫁禍到爹身上，爹自問跟撼岳掌裘英無嫌隙可言，眞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爹問心無愧，可是這仇結大了，裘極在昏迷中囈言說要向爹報仇。」

凌化一一點也不驚奇，淡淡的說道：「當獲知裘極是裘英之子時，爹也意料得到。」

「爹，你不是常說，寃家宜解不宜結嗎？」

「裘極怎會聽爹解說，到這地步，爹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

「不知爹的意下，容不容許女兒對爹分憂。」

「有這句話，爹已心滿意足了，貞兒，爹不歡喜妳過問這事，別忘了爹是掌劍雙絕。」

「女兒不是担心這個，寃怨相報，同室操戈，有損爹的英名。」

凌化一笑了笑，說道：「依貞兒該怎麼辦？」

慧貞黛眉緊皺，凝重的道：「當女兒聽到他囈語要向爹爹尋仇時，一時氣憤，就要拔劍結果他的性命，轉念一想，暗箭傷人，豈是我銀劍玉女凌慧貞所爲……」

凌化一插口讚許道：「光明正大，貞兒算得女中丈夫，後來呢？」

慧貞道：「女兒只好等他醒轉，一決生死，既而又一想，他在疲累帶傷之下，女兒豈不是乘人之危！」

凌化一聽口氣，知她軟化，在賣關子，不再插口，聽女兒自道。

「女兒想了很多很多，想到畫相，想到前因後果，結論是錯不在爹，錯在裘極，爹是被嫁禍的，裘極是聽他父親片面之辭，這仇是不當結的，究竟眞兇是誰，如說是撼岳掌裘英自己幹的，似乎不太近情，爹說過，裘嬸嬸是賢淑的……」

凌化一再度截口道：「貞兒，爹希望妳長話短說，想快點知道結果。」

慧貞側臉避過他爹的視綫，含羞道：「女兒獻身這樁剪不斷理還亂的恩恩怨怨，不得爹的同意，跟裘郎私訂了終身。」

凌化一一點也不顯震驚，冷冷道：「貞兒，爹使妳失望，不能承認妳跟裘極的婚事。」一聲落離座，向書房走去。

慧貞獻身解恩仇，滿以爲能得乃父的嘉許，一聽不予承認，芳心已碎，大發嬌嗔道：「女兒並非醜八怪嫁不出，獻身解恩仇還落不到好。」

凌化一破題第一次沒理女兒的撒嬌，逕自走進書房，慧貞更氣，追了上去，手按門框潑辣的道：「江湖女兒從來不重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

一言激怒了凌化一，氣極出手，隔空點了慧貞啞痲二穴。

老管家適時趕到，吃驚道：「老爺，你……」

凌化一截口道：「把這不孝女兒押進地窖。」

「是，老爺！」

在分手的一瞬，父女相對一瞥之下，四行熱淚，奪眶而出。老管家觸景傷情，不禁一洒同情老淚！

老管家功力不弱，只見他右掌輕附在凌慧貞腰際，凌慧貞就被推動向前移動身形，看是併肩而行，實是由老管家運力托住，她痲穴被制，自是無法動彈。

掌劍雙絕凌化一乘老管家女兒都不在身旁，取過素簡，運墨疾書，當書簡已成，老管家正好回來覆命，不待老管家開口，他便道：「這兒兩封書簡，一封給即將到來的少年，他姓裘名極，另一封是留交貞兒的，人有不測風雲，你當明白我的意思，適時轉交，慧貞的痲啞兩穴，是施的普通手法，不難解開的，你當知道，在什麼情形下才要偏勞你再出手解開慧貞被制穴道。」

老管家恭應道：「老奴理會得，只不過……」

他怕老管家再說下去，借故支使道：「請沖壺新葉子。」

老管家只好把話頓住，遵從地自案上取過茶壺走出書屋，老管家去後，他站起身摸摸這摸摸那，一種難以形容的惜別情緒，在他臉上顯露無遺。

他望了一下由窗隙透進書屋陽光照射角度，有感的喃喃自語道：「我料得不錯，該是時候了。」

自語方歇，十丈開外頓傳來急促的腳步聲，由腳步的輕快推斷是武林健者，他在想：「茅廬小築」附近無隣舍，無疑是朝着我來的。

聲音漸近，證實了他的想法，朝老管家吩咐道：「咱們遠住在深山，難得有客人來一次，不可待慢，快迎至頭門，說我恭候草堂，快去。」

老管家應聲「是」，疾急馳出，恰到好處，他甫一拉開竹籬，見一青衫少年背着個灰髮掩面怪人，正登完門前長階向竹籬門走來。

老管家遵照主人吩咐，恭身肅容道：「候駕多時，我家主人現正在草堂恭候，請。」

青衫少年長驅直入，連正眼也沒瞥老管家一下，鼻子裏一哼，道：「凌化一擺什麼臭架子，叫他到院中見我。」

老管家守禮數的道：「請教怎樣稱呼，老漢才好通禀。」

青衫少年倨傲的道：「小爺的名號你不配問，喚你主人……」

聲未落，草堂門首有人在接腔：「原是冷面金七裘少俠駕到，凌某不及遠迎，當面恕罪。」凌化一客套邊走近。暗道貞兒眼力不錯，面相跟他娘眞的一模一樣。

「凌化一，你還是那麼目中無人。怎麼？老朋友見面，也不問聲好？」灰髮掩面的怪人在挑刺。

「眞想不到是裘賢弟駕到，愚兄老眼昏花，一時間竟然辨認不出，眞是抱歉抱歉！」凌化一在委屈求全。

裘英沒理會凌化一的自謙，吩咐兒子道：「告訴他。」

冷面金七裘極應了一聲「是」，望向掌劍雙絕凌化一叫聲道：「姓凌的，小爺告訴你，此來是要向你討回二十年前你殺害家母的血債，你是自絕，還是要小爺超度你？你如自絕，小爺法外施恩，留你個全屍，如果小爺超度，就將你碎屍萬段，你任選其一吧。」

凌化一笑了笑道：「魚與熊掌任由裘少俠施捨，不過藉詞討回二十年前殺害令堂血債，無中生有，老朽無法接受，原封退回。」

冷面金七裘極戟指道：「姓凌的，怎麼？胆小，想賴，不敢認賬？」

凌化一帶笑道：「裘少俠看走眼，老朽不是那種人，少俠如不信不妨試試。」他早知不是善了之局，不願多費唇舌，早解決早好，是以主動提出。

裘極大出意料，一怔道：「小爺看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劃道吧！」

「你來是客，老朽怎好佔先，還是少俠吩咐。」

「慢着，」裘英在插口，「極兒，你先別劃道，你把他碎屍萬段，就沒爲父的的份了，那豈不遺憾終身……凌化一你願跟老夫對幾掌麼？」

「愚兄奉陪……」凌化一不急不徐的淡應。

聲落影飄，自裘極背上飄坐地面，又道：「五步如何？」

凌化一淡應道：「太近。」

裘英道：「那就七步。」

凌化一道：「十步如何？」

裘英自問無此能耐，取巧道：「十步，你躲出二十步，豈不更爲安全，老夫不中你逃避之計，改用兩掌接實，互較內力吧。」

凌化一一聲不響，走到裘英面前，面對面的席地盤膝坐定，然後出手如電，自點雙腿痲穴，笑謂裘英道：「公平交易，不佔你腿殘廢了的便宜。」

裘英望了兒子一眼，吩咐他道：「找個居高臨下，首尾兼顧的地方，替爲父掠陣。」

冷面金七裘極選位置跑開時，裘英、凌化一已雙掌接實，裘英傳音入密道：「自從我跟你併肩站在一起，無論學藝爭奪女人等等，你是樣樣領先，老夫恨透了你，凌化一，這次你是栽定了，且是慘敗，痛苦在心裏，有口難言，哈哈！」

凌化一這才恍然，也用傳音入密道：「夢想不到你一直在妒忌我，學武的資質與生俱來，這你也妒忌，你撼岳掌萬兒也不弱呢？莫把追求小師妹說成爭奪，你榮獲中選，還不滿足麼？」

裘英傳音道：「我是僥倖成了她的丈夫，却只佔有軀殼，她的心一直是屬於你凌化一的。」

「你要這麼偏見，我是受寵若驚。」

「我裘英已夠創痛的，你好狠毒的心腸，連一個美麗的軀殼也不讓我佔有。」

「我已表明心迹在先，你存心嫁禍，一口咬定，我不願再多費唇舌。」

「凌化一，我深知你掌劍雙絕名號，不是倖致的，我也沒把握極兒定能擊敗你，但我有把握你不會傷害極兒一根毫毛，只有挨揍的份，對麼？」

「裘英，你太狠毒了，但是你會失望的。」

「我鄭重告訴你，極兒恨你入骨，他是矢志要向你討回血債，你也別想存下溜走的心，天涯海角，除了你血債血還，極兒會永遠追殺沒完的一天。」

「我勸你別妄費心機，別忘了你是在與我較量內力，心無二用。」

裘英重哼了一聲，不再說話。

站在較遠處的冷面金七裘極，間歇地聽到爹哈哈與哼哼，暗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陡地一聲悶哼聲傳入裘極的耳鼓，循聲見到裘英的身形像皮球滾出一丈開外。

裘極迅捷無倫的閃身而出，穩住了他爹滾球之勢，說了聲：「爹且調息，待孩兒去收拾他。」

「慢着！」裘英攔住兒子的去勢道：「凌化一在耍花招，當心點。」一頓，轉注凌化一道：「姓凌的，怎不施重手毀掉老夫？」跟他比較長大的掌劍雙絕凌化一打話，自稱老夫，實是一大笑話。

「難道凌某手下留情，還算錯？」凌化一不屑的道。

「你那是手下留情，分明是羞辱我。」裘英想到這裏，忍不住氣血上衝，喉間一甜，湧出一口血箭，大叫道：「氣死老天也！極兒，快快將凌化一碎屍萬段，爹大概是不行了，不見仇人濺血，我死不瞑目！」

冷面金七裘極突見他爹眼神已失光芒，大吃一驚，搖幌着他爹的雙肩，驚叫道：「爹你怎的，孩兒這就去手殲仇人，爲爹娘報仇，你千萬等我。」

裘英有氣無力的道：「爹一定等你，快去。」

「孩兒遵命。」話聲中莫邪金七已龍吟出鞘，身形電閃，手中莫邪金七已施展開禪功極度，一招「犂庭掃穴」，指向凌化一胸門猛狠遞進。

掌劍雙絕凌化一身形向左一飄，避了開去，同時抬手喝止道：「且慢，年青人怎的全不懂過招禮數，一聲不响，拔劍就

刺，一點也不像出身名門正派。」

冷面金七裘極叱道：「你是甚麼東西，敢來教訓小爺，老古董，墨守成規，食而不化。生死之搏，兵不厭詐，這個你懂麼？」

說完，舞起金光萬道，又是一式師門絕學「橫掃千軍」，削向掌劍雙絕的腰際，凌化一深知莫邪金七的鋒利，不敢硬接，腳踏七星巧步，向右一閃，歸回初時原位。

只聽邊踩七星巧步閃讓，邊道：「竟敢罵老夫是甚麼東西，眞該打，可知老夫在讓你，一直都沒有拔劍回敬。」

「小爺等你老東西拔劍就是。」說着沉腕卸勁收下，岸立以待。

掌劍雙絕凌化一徐徐道：「要老夫拔劍不難，得依老夫一個條件。」

「小爺如不允？」

「一輩子也休想老夫拔劍。」

「敢情你老東西貪生怕死，要小爺手下留情，放過你老狗？！」

「該打。」似乎凌化一只會說眞該打這句話。

「老東西，你敢再說句眞該打。」裘極說話的神情隱含殺機。

凌化一似乎軟化了，捋鬚道：「有道是：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何況老夫已鬚髯盈尺，在武林江湖也稍具頭臉，不敢希望你少俠尊我一聲老前輩，總不致被罵成甚麼東西。」

裘極自有生以來，從未聽過這道理，很覺稀奇，楞了楞道：「你講的雖有道理，但對你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應作別論，你既改口尊我為少俠，禮尚往來，我也尊重你為老俠，你看看可好。」

凌化一面現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道：「太好了，就此一言為定，少俠，老朽的請求，你可曾考慮？」

「是說拔劍的條件？」

「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改口應說請求。」

「請求不敢，在下洗耳恭聽。」

「小女慧貞，妄想攀高……」

冷面金七裘極截口道：「凌慧貞果然是老俠的千金？」

「正是小女，這門親事，老朽認為門不當戶不對，不想高攀。」

「在下也有同感，就此一言為定，取消。」

凌化一打蛇隨棒上道：「少俠的明智，就此一言為定，取消。」

盤坐丈二草地的裘英，聽老少愈談愈近，氣得又吐出一口鮮血，心說「完了」，但仍不死心，強撐着剩餘的一口氣息，邊沙啞着喉嚨低叫：「極兒，極兒！」邊爬向二人交談處。

練武的人眼觀八方，警覺性高，裘極轉身奔了過去，英雄淚奪眶而出，扶坐起裘英，哭叫道：「爹，你……」情急之間，他不知說甚麼好。

「你……把……爹……忘……了………」裘英上氣不接下氣斷續的道。

「爹，不，孩兒怎麼會忘了血海深仇呢？」

「口……說……無……憑……」

「孩兒這就以行動證實。」莫邪金七龍吟出鞘，瞳孔火赤，向掌劍雙絕虎撲而至。

掌劍雙絕凌化一知裘極已動殺機，不敢怠慢，手握劍訣，迎擊而上。他深知莫邪金七是千古神兵，削鐵如泥，不敢硬架，以柔克剛，吸字訣，卸去對方五成勁力，「嘶」一聲，劍貼七，膠着在一團，互拚內力。

凌化一意想不到，自己廿年以上的內力修為，提聚了十成勁力，互較之下，竟是平分秋色，他那知裘極從小至長全是在雪地冰天裏生活的，嚴寒、艱苦的自然環境，無形中磨練成銅筋鐵骨，內力已有超過人的基礎，再加在死谷閻君洞府苦修十年，造詣之深，進步之速，非一般人所能比擬的。

血洗四方鏢局，威風八面，冷面金七頭銜，絕非倖致，掌劍雙絕凌化一把他低估了。

裘極此刻的功力雖不亞於頂尖高手，但金錢難買不在修為以內江湖經驗，跟應敵時的機變，他是望塵不及掌劍雙絕凌化一。

三十招過後，凌化一大致摸清裘極的路數。

裘極心急母仇，恨不得一招就將凌化一制服處死，一招緊接一招猛攻，極耗內力，相反，凌化一憑藉他成名之一的七星巧步，游刃有餘的穿梭在裘極的莫邪金七威力圈裏，輕靈巧躍，保存內力。

裘極也吃虧在四方鏢局中的牛刀小試，養成他目空一切，自以為不可一世，把凌化一也看成了孔翔。凌化一在以逸待勞之下，轉守為攻，一目了然，凌化一已盡站上風，不時還拿話指點裘極的漏洞，糾正招法。裘極一聲不響，乘凌化一說話疏神之頃，一式鷂子翻身回馬，大吼一聲：「躺下！」

眞個狠辣無比，凌化一險中又險的一式「鐵板橋」倒縱，檢回老命，即是僥倖逃過，藍衫大袖也被削掉一小片。凌化一站穩樁，一回身，讚道：「少俠果然不凡，預想一定前程似錦。」

在這種九死一生結骨眼上，他還有心情誇讚對手，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老朽認輸，從此退出江湖，少俠可願放過老朽？」

冷面金七裘極無動於衷，回絕的道：「老傢伙，怎沒一點骨氣，搖尾乞憐沒有用，今天的樑子是死結，老天爺也化解不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亮你的傢伙，再決一死戰。」

話雖硬，却沒先前的狂，他已知遇上勁敵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凌化一喃喃的把裘極的話背了一遍，才問道：「少俠，請你回答了老朽的問話，再決一死戰如何？」

「小爺可沒有工夫跟你磨牙，僅限一問。」

「好好，一問夠了。」凌化一緩和道：「如是老朽不敵，任由發落，如你失手呢？」

「外甥打燈籠，照舊。」

「老朽不同意。」

「依你之見？」

「你如落敗，不得自作主張，更不准自絕，等候老朽想好處決的辦法再發落你，想辦法至少要盞茶時光，多則頓飯也不一定，到時少俠能等麼？」

「老東西，不覺你是枉費心機麼？」

「也許是，也許是未雨綢繆，少俠應許了？」

「應許就應許。」

「大丈夫就應一言既出。」凌化一釘問一句。

「駟馬難追。」裘極一揚莫邪金七，道：「小爺有僭了！」

聲落的同時，七舞金芒，立卽搶攻而上。

只見無數道的光芒，銀虹，滾做一團，難辨人影。盞茶時間過去，陡地金芒、銀虹頓斂，掌劍雙絕凌化一手中三尺青鋒，頂在了冷面金七裘極的後心。凌化一還劍入鞘，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

裘極接道：「駟馬難追！」

凌化一神情凝重，邁着沉重的腳步，走向對面牆根，席地而坐。

裘極眞是信人，木立原地，一動也不動。

凌化一盯視着裘極木立背影，長嘆一聲，旋身向壁，閉目沉思，一幕一幕的往事，頓湧出心頭！

× × ×

清楚記得，這是個端午節的正午，他因多喝了幾杯雄黃酒，頭有點昏，離席步出廳堂，信步而行，到了花園，一陣花香撲鼻，他不自禁的陡興惜花愛花之感，這是他平素所未有的。

驀地一雙纖纖玉手搭在了他的肩頭，回頭一看，是小師妹玉琴，其實不用回頭，他已知是她。師兄妹間，玉琴小師妹跟他最談得來。

一種微妙的感覺，他領悟到他跟玉琴師妹的感情漸超友誼，沒她在他身邊，他就生空寂感，她有意無意的向他表示她也有同樣的感覺。

幾分酒意使他大胆地緊握小師妹她白嫩似藕的一雙玉手，她是欲却還就，他不知是那來的勇氣，拉她到了蓮塘邊假山石後。

他當時似變成另一個人，大胆而色情將她摟抱在懷，她欲拒無力，任由他擺佈，只是囈語般的反復道：「大師哥，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色情吞噬了他的靈魂，他強吻着她的櫻唇跟每一個地方。

在一陣強烈蠕動夾雜着師妹被撕裂而又咬牙忍受下，他在癱瘓後，甦醒過來。大錯已成，追悔莫及。玉琴師妹無限嬌羞地咬耳道：「爹有口氣同意我們的婚事，剛才我不忍拒你，化一哥，你不會沒良心始亂終棄吧？」

一個半月後的一天，玉琴偷偷告訴他：「化一哥，這個月……過了日子還沒有來，覺得噁心想嘔。」

他偷親了她一下粉頸，告訴她：「準是有了，我想這就向師父提親，提早完婚，不就遍蓋了。」

晴天霹靂，不等他向師父提親，就在那天晚上，師父把他叫進書房，吩咐道：「化一，你不能再留在趙家堡了，師父認許你是學成離堡，插足江湖歷練，晚飯為你餞行，明早離去。」

「師父，我……」

「不用多說了，師父說一不二，你去吧！」

出了書房，瞥見師弟們向他投以冷眼，他疾步而行，躲避他們的冷眼。

師父為甚麼突然趕他走，他疑心是他玉琴師妹的事，東窗事發，他必須把這事告訴師妹，但堡裏堡外，他幾乎行遍每個角落，都見不到師妹的影子，一直到他離去，都沒跟她見到一面。

回到家下，才知道是因了父親跟師父已割袍斷交，殃及池魚。

他費了三月工夫，才說服父親允向師父認錯，當他持父親親筆認錯求和書簡星夜趕回趙家堡時，玉琴師妹已經是名花有主，下嫁給二師弟裘英了。

冷面金七裘極，名義上是裘英的兒子，實是是凌化一的親骨肉。

他能公開這秘密麼？叫死在九泉的玉琴師妹蒙上不貞之名麼？

他能讓裘極這親骨肉被同道笑罵是野種，一輩子也抬不起頭麼？

他如存在一天，這恩恩怨怨，就永無了之日。

人生不過如此，有生必有死，自求解脫吧！

三尺青鋒自掌劍雙絕凌化一的前胸對穿而過，他搖幌了幾下，倒在血泊之中，劍柄仍牢握在他的手中。老管家老淚縱橫，顫抖着把主人的遺書遞交到仍然木立的裘極手中。

裘極拆開一看，素箋上寫的是：「濺血了恩仇，毀屍該雷打。」

繼凌化一倒下的是撼岳掌裘英。

「爹……」冷面金七裘極淒泣哭叫彌留的爹。

裘英看了兒子最後一眼，目注長眠的凌化一嘴皮牽動了一下，擠出三個字：「他……才……是……」頭一偏，嚥完最後一口氣。

「他……才……是……」裘英指的是甚麼？冷面金七裘極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晴天霹靂！一記重錘，擊在了裘極的頂門，擊碎了他的心，是喜悅？是痛苦？是憤怒？他爆起一聲撼人心魄響澈雲霄的長笑！

思潮澎湃，縈迴腦際不去，他自問道：「我將如何面對現實，自恩恩怨怨綑綁中脫困而出……」

「哥哥！」突然一聲嬌柔的低呼，把他自幻夢中帶回現實，他沒有應聲，也沒瞥她一眼，但早由那嬌柔熟悉的聲音中聽出她是銀劍玉女凌慧貞，一個意念，頓湧心頭，裘極冷面如冰的說道：「姑娘認錯人了！」

說完，頭也不回，大踏步向着籬門走去。

銀劍玉女凌慧貞凝視着他遠去的背影，一踩小蠻靴，銀牙咬碎，望着那滿懷恨意，帶着此恨綿綿無絕期的親兄長悵然而去……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百年清醒時，立刻感覺到他是被一種迷魂藥物所麻醉，此刻他躺在一張柔軟的床上，有兩位美婢侍候着，趙百年向她們詢問被擄至此的目的．以及身在何處．但她們都避而不答，只是要趙百年製造出延年益壽的藥物來，趙百年對此不置可否……在趙家的花廳中，張嵐，王守義，趙幽蘭，蕭寒月四人正在研究趙百年的失踪，趙百年失踪了百日，而王總捕頭和總敎席張嵐巳出盡法寶，却無法查出趙百年失踪眞相，蕭寒月則認爲趙百年可能仍然留在金陵城中，他們决定根據趙福的口供，到雨花樓去查探消息……

誘敵計生效　可惜失良機

中午之前，兩個騎馬的大漢，護送着一輛篷車，進了永樂堂，車上積塵滿佈，顯然是經過了長途跋涉而來，兩個大漢，也都是風塵僕僕，車馬在趙家門外被擋了駕，足足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後，才由趙姑娘親自出迎，把人、車帶進趙家。

雨花樓的酒菜，送入了賞花軒，但隨來的兩個小二，却被拒於軒外，由趙家的丫頭，把酒、菜送入軒中，但兩個店小二都看到停在花園旁邊的篷車。篷車上積塵猶存。

人世間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堂堂皇皇的佈告四處張貼，不一定有人專程去看，看過了，也就算了，但屬於隱私，機密的事，却人人喜歡打聽，而且爭相傳說，廣爲流佈。

現在，趙幽蘭能配製長生神丹的事，已在金陵傳誦，而且「雨花樓」送酒菜的店伙計親自看到了運藥的篷車上，搬下了幾個密封箱子。

第二天中午時候，應天府知府大人黃光州，竟然把王守義召入內堂，問道：「坊間傳說，趙大夫已把他配製長生神丹的方法，傳給了他的女兒幽蘭姑娘，你是主辦這件案子的人，應該很淸楚內情了？」

黃知府問的很含蓄，但口氣之間明顯的流露出來，他不是關心案情的進展，只是求證這件事情的眞假。王守義怔了一怔，心中忖道：耳語消息流傳的好快，連知府大人都聽到了，當時和張嵐、蕭寒月密議此計時，約定不得洩露內情，但黃大人是我的頂頭上司，勢難相瞞，說明眞象，萬一出了麻煩，豈不前功盡棄，一時間，竟然拿不定主義如何回答？

黃知府一皺眉頭，道：「王總捕頭，本府在問你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卑職聽到了。」

「既然你是聽到了，那又爲什麼不立即回話上來，是不是本府太器重你，你有點不把本府放在眼中了。」

這幾句話說的很重，嚇的王守義一屈雙膝跪了下去，道：「大人恕罪，卑職只是在想如何給大人回話？」

黃知府奇道：「自然是實話實說了，難道這中間你還有難言之隱不成？」

借這句對話的時間，王守義心念百轉，已拿定了主意，道：「回大人，趙姑娘是不是眞能配製長生神丹，卑職不能肯定……」

「噢！爲什麼？難道你沒有問過她？」

「卑職也曾問過，但趙姑娘言語支唔，不肯承認。」

黃知府點了點頭，道：「你起來，坐下回話。」

「是！」王守義站起身坐下，但心中却已作了决定，保守隱密。

「趙姑娘不肯承認，那是極力否認了？」

王守義搖搖頭，道：「沒有，只是用言語把話題岔開，卑職不便再多追問。」

黃知府神情肅然沉吟了一陣！忽然轉了話題，道：「案情可有進展？」

「回大人，卑職正在追查！」

做官的人，都有點喜怒難測，黃知府臉色忽然一變，冷冷說道：「這件案子，你已經查了三個月，趙大夫如今生死下落，全無消息，七王爺要是追問下來，叫我如何回答呢？」

王守義早已成竹在胸，欠身道：「回大人，七王爺派了王府中張總敎席，坐鎭趙宅，我想案情的進展，七王爺早巳瞭如指掌，所以，才沒有問過大人！」

黃知府點點頭，臉上的神情立刻如冰河解凍，笑一笑，道：「好！好！守義，這件案子，你要多多仰仗張總敎席，需知七王爺神威難測呀！一旦觸犯了他，你固然要立限緝兇，難免受皮肉之苦，就是本府的前程，恐怕也要斷送在這件案子之上！」

「是是是，多謝大人指敎！」

黃知府拂髯一笑，道：「留心一下那位趙姑娘，如若她眞能配製出長生神丹，立刻密報本府，不得有悞。」

「卑職遵命。」王守義欠身應着退出知府官邸。

×　×　×

夕陽照花紅，餘暉挾着淡淡的花香，透入了賞花軒中。

趙幽蘭望着凝目沉思的蕭寒月，低聲說道：「蕭兄智慧過人，你的妙計，已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鳥入網，魚上鈎，爲期可待了！」

蕭寒月噓了一口氣，道：「趙姑娘，別太樂觀，我想，擄走令尊的人，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的胆識、智謀，絕非一般的江湖人物可以比擬，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有着很高深的武功？……」

「蕭兄，張嵐是王府中武術總敎席，王守義是江南第一名捕，兩人的武功，都很高強，只要能誘使敵人現身，就不難捕獲他們。」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可是，幽蘭姑娘他們都是代表一方的首要人物，有他們自己主觀的判斷和行事規則，我無法要求他們作適切的配合，何況，令尊失踪巳三月，以對方的冷靜、機智、絕不會不留心趙家的反應的……」

神情一呆，趙幽蘭急急接道：「你是說，人家一直在暗中監視我們？」

「應該是的，張嵐和王守義的一切行動，早都在對方的監視之中，對方不是尋仇，張嵐、王守義的佈署行動，也沒有妨害到對方的安全，我想，這就是三個月來，一切都平靜無波的原因，一旦我設計收效，揭開了序幕，光景就不會這麼平靜了……」

「蕭兄！」趙幽蘭有些不安的問着：「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蕭寒月搖搖頭，有些苦澀的道：「我不能預測變化的細節，但以張嵐和王守義代表的力量而言，敵我雙方不照面則罷，一旦撞正了，對方必然是採取絕對凌厲的手段，務求斬斷一切綫索，不留可資追索的痕跡……」

趙幽蘭臉色忽然間變的很蒼白，帶着三分驚悸，黯然道：「殺人滅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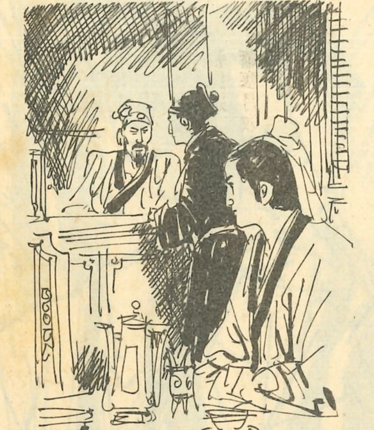
「是的，趙姑娘，只有死了的人，才不會把秘密洩露出去……」

望着趙幽蘭驚悸不安的神色，蕭寒月有些抱咎的說道：「姑娘，也許是我有些多慮了，事情不會壞到那等境界……」

「不！我知道你說的是眞話，爹失踪這三個月，使我成熟了不少，過去我不懂什麼叫憂苦，現在，我懂了，我自信還不太笨，只是有些事，我想不到，但蕭兄說出來，我尚能領會，現在，我希望蕭兄能幫助我……」

「姑娘，我會盡全力，只不過，我……」

趙幽蘭理一理鬢邊散髮，神情完全恢復了鎭靜，笑一笑，道：「蕭兄，我的意思是，苟求蕭兄，代我作主，一切都坦然相商，把這裏的一切，都當作自己的……」



蕭寒月接着道：「這怎麼行……」

「蕭兄，是你的才智征服了我，我爹只有我一個女兒，我正陷入茫茫夜暗，四顧無助的境地，你是我見到的一盞明燈，我渴望你指引我。渡過這一片黑暗的日子，我爹存下了很大一筆財富，如果這對我們有帮助……」

截住了趙幽蘭的話，蕭寒月接道：「姑娘，令堂……」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我娘在生下我之後，就棄我而逝……」

蕭寒月接道：「這怎麼可能，以令尊的醫術……」

趙幽蘭接道：「爹把所有的才慧投注在醫學上，和我娘的死，有很大的關係，他自己是大夫，却沒有辦法挽救娘的生命，才發奮圖强，變賣了所有的家產，搜集醫書，潛研醫學，五年内沒有離開過家門一步，才使他有了今日的盛譽，蕭兄，一個人的聲望和成就，都是心血和淚痕堆砌而成……」

「姑娘，我很冒昧，也很抱咎，我不該問的這麼多……」

趙幽蘭淡淡一笑，道：「爹是個了不起的人，娘雖死了，但爹却不肯承認，連我也有這種認同……」



蕭寒月奇道：「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趙幽蘭黯然說道：「這是我們趙家一個絕大的秘密，爹的醫術回天，但還不夠完美，我……」突然住口不言。

蕭寒月有些茫然了，但却沒有追問。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蕭兄，找到我爹之後，我會求爹告訴你這個秘密，現在，別問我，總之，我能作主，處置趙家一切財富，蕭兄，現在我們商量一下，要不要化錢請一些會武功的高手帮忙，他們可以聽從蕭兄的調度。」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應該可以，只是在進行的方法上，要多加斟酌而已，我們對這方面的事，都不內行啊！」

趙幽蘭點點頭，笑道：「只要蕭兄不反對我利用財富的庸俗想法，那我就極爲安心了，至於如何去運用，我會用心的去想，也希望蕭兄隨時指正……」

這時，賞花軒虛掩的木門，呀然而開，王守義、張嵐魚貫而入。

蕭寒月、趙幽蘭急急站起。

張嵐的臉色不很好看，但對蕭寒月還保持相當的尊重，揮着手，道：「蕭兄弟、趙姑娘，請坐，請坐。」

王守義緊隨在張嵐身後，這位幹練的名捕





，雖然也有着重重的心事，但他却喜怒不形於色。

四個人常在賞花軒中聚議，却有着一定的座位，落坐之後趙姑娘親手爲三人捧上香茗。

張嵐喝了一口茶，目光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道：「七王爺對我一向禮遇，想不到今天竟把我數說一頓，如果，三五天内，還查不出趙大夫的下落，老夫這個王府總教席，也沒有臉再幹下去了。」

他看着蕭寒月，顯然是希望蕭寒月能給他一些意見，他對這個年輕人，已很佩服，但蕭寒月這方面，却是全無經驗，一時之間，不知如何開口。

幸好王守義接了腔，道：「張兄，蕭老弟的妙計已經收到了相當宏大的效果，我想這三五天内，這等僵持的局面，一定會有變化。」

張嵐點一點頭，道：「蕭老弟，你的看法呢？」

蕭寒月道：「如果我們都嚴守協議，秘密沒有洩漏過，我想，他們應該會來……」

張嵐道：「你眞有把握？」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應該有七成勝算，他們要取得藥物，甚至把趙姑娘也擄過去，晚輩担心的是趙姑娘的安全。」

張嵐哈哈一笑，道：「這一點，你儘量放心，老夫担心的是，他們按兵不動，咱們是欲尋無門，只要他們肯來，老夫就有抓住他們的把握。」

蕭寒月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趙幽蘭却接着說道：「張老前輩，你看，咱們的人手夠不夠，晚輩想多聘請一些人，聽候老前輩的調遣，至於用度方面，張爺只管吩咐……」

張嵐搖搖頭，接道：「用不着，用不着，

我已經帶了兩個王府的侍衞來了，他們都是我親自調教的人，原本已有很好的武功基礎，這兩年來，更有精進，再加上王總捕頭的屬下，人手應該夠了。」

王守義道：「我選了四個最精明的好手，加上我，一共是五個人，看怎麼安排？」

張嵐道：「這要蕭老弟設計了！」

蕭寒月取出一張平面圖，攤在桌子上，道：「晚輩想好了一個計劃，還要請兩位過目指教……」

× × ×

又是一天近黃昏，趙幽蘭倚窗而立，看着那絢爛的晚霞，逐漸消散，落日西沉。

忽然一陣北風，帶着絲絲細雨飄入窗内，打在臉上，霎時烏雲瀰空，夜幕未合，已然朦朧一片，大雨如注。

天有不測風雲，這一陣暴風雨來的好快。

趙幽蘭掩上窗門，室中已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這是一座很大的藥房，儲藏着數百種名貴的藥材，趙百年未失踪前就在這裏配製出療治各種疑難雜症的藥物。

趙幽蘭記得火石鐵鐮，就放在身側的檀木桌上，三天來，每當落日黃昏的時刻，她都來



到這座藥房中，燃起一盞燈，研配藥物，直到四更過後，才回房休息。

今天，是第四個晚上了。

趙幽蘭輕輕吁一口氣，伸出右手，去取火石鐵鐮，準備燃起燈火。

但覺手腕一緊，似是忽然被戴上了一道鐵箍，頓覺骨疼如裂，氣力全失，不禁一呆。

耳際間，已响起了一個低沉的聲音，道：「趙姑娘，我不想傷害妳，希望妳能好好的合作……」

趙幽蘭的心情爲之震動，急問道：「你是誰？」

「低聲一些，趙姑娘，如果妳希望有人趕來救妳，那就是逼我辣手摧花了，聰明如趙姑娘者，大概還不至於鬧的如此煞風景吧？」

趙幽蘭鎭靜一下震動的心情，低聲道：「你捏疼了我的手腕……」

緊扣在玉腕上的五指，突然鬆開，但那低沉聲音，却透出絲絲冷意，道：「趙姑娘，我希望彼此尊重！」

黑暗中，寒芒一閃，帶着金鐵冷森的刀芒，已逼上了趙幽蘭的咽喉，接道：「只是一刹的時光，就會鬧成幽明異途的局面，沒有人能在這樣快速一瞬中救妳性命，我不希望趙姑娘



把大好的青春年華，投入呼救的賭注中。」

話說完，刀芒忽然消失不見。

但這已經證明了，他出刀的快速，他的話，不是虛言恫嚇。趙幽蘭確有呼救的打算，但現在，不得不改變主意了，她不想死，至少，不想這樣糊糊塗塗的死掉。

鎭靜一下心神，極盡目光看去，也只能看到一個黑黑的人影，站在三尺左右處，顯然，那人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且，也用黑布掩去了面目。

趙幽蘭道：「你究竟要幹什麼？」

「只是問幾句話……」黑衣人輕緩的說：「趙姑娘，我希望得到妳眞實的回答，我知道有人在這藥房的四週保護妳，也明白這可能是個陷阱，但我還是來了，而且就在妳的身邊，他們却一無所覺，如若妳還相信他們有能力保護妳的安全，那就愚不可及了。」

趙幽蘭完全冷靜下來，緩緩說道：「閣下想知道些什麼呢？」

黑衣人聲音平和的說道：「聽說趙姑娘收到了一批藥材，可以配製成一種特殊的丹藥，那種丹藥具有一種奇異的能力，可延長一個人的壽命？」

果然是有人來了，這證明蕭寒月的設計，十分有效，這個人判事的才能，當眞有過人之處，但唯一使趙幽蘭覺得奇怪的是，張嵐、王守義和他們那些守在趙府中的人手，怎會如此的大意，敵人已經摸入了藥房之中，他們竟然會不知道，而這座藥房，又是蕭寒月設計的防守重心。

只聽那黑衣人緩緩接道：「趙姑娘，是不是很難答覆？」

「不！我在想，應該怎麼樣回答你？」

「趙姑娘，這不是需要攷慮的事，這是一件事實，有或沒有應該立刻可以回答出來，我的耐性不太好，也不是一個憐香惜玉的人。」

黑衣人聲音仍然那麼平和，但用詞之間，已然殺機隱隱。

忽然間，閃光劃空，室中一亮，趙幽蘭把握着那一道閃亮，看清了黑衣人。

那人戴了一頂北方特有的黑色絨帽，由頭上直套下來，一雙黑色的手套，除了兩眼睛露出來之外，全身所有的肌膚都隱藏在黑色的衣帽之中，左手中拏着一把刀，黑色的刀柄，黑色的刀鞘，右手握在刀柄上，隨時可以拔刀擊出。

隆隆雷聲緊接在閃光之後，這給了趙姑娘一個思索的機會。

三個月來思念父親的痛苦、折磨，使聰明的趙姑娘有了超越她年齡的成熟，面對着死亡的恐懼，竟然能完全的平靜下來，雷聲頓住，立刻接口，道：「如果能集齊所需要的藥材，就醫學理論上說，確有可能配製出一種延年益壽的藥物……」

黑衣人道：「這種藥材，在四五天前，已經送到了這裏！」

「不錯，可惜的是，家父還沒有做過試驗，丹藥的眞正效用，還無法肯定。」

黑衣人點點頭，道：「配製丹藥用的藥材

，想必就在這座藥庫之中了？」

趙幽蘭道：「是！」

「好！趙姑娘把那些藥材拏給我！」

趙幽蘭吁一口氣，道：「是不是也要把我帶走？」

黑衣人搖搖頭，緩緩說道：「江南第一名捕就在府中，帶妳一起走，恐怕不太方便。」

趙幽蘭已從黑衣人的口氣中，明白了父親尚未遇害，沒有趙大夫的精深醫道，縱然有齊全的名貴藥材，一樣無法配製出益壽神丹，但趙幽蘭還希望得到明確一點的答覆，略一沉思，道：「當今之世，只有家父和我知道配製神丹的方法……」

黑衣人冷笑一聲，接道：「令尊活的很好，如果趙姑娘不願令尊受到什麼傷害，最好還是一次過能把配製神丹的藥物拏全。」

趙幽蘭呆住了，她心中想的事被人一語道破，而且，反被對方利用父親的安危作爲恐嚇，這個人不但刀出如電，心智也是高人一等。

「這座藥庫之中，存放有千種以上的藥材，如此夜暗……」

「姑娘是想點起燈火？」黑衣人的反應很快。

趙幽蘭道：「我的記憶雖然很好，但是調配神丹的藥物，共有二十七種之多，在黑暗之中摸索尋找，自難免會有錯誤，我不想連累到父親受苦。」

她雖不會武功，但聰慧過人，點起一盞燈火，可以引起張嵐的注意。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如果眞的關心令尊的生死，可以把二十七種配製神丹的藥材打成一包，第三天中午時，送到秦淮河畔去……」

「秦淮河……」趙姑娘愣然說道：「那地方，我怎麼能去……」

「妳必需去，而且要一個人去，爲了令尊的安危，姑娘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餘地……」

「我怎麼交給你……」

「用不着姑娘費心，我們會找上妳，驚擾姑娘，請多原諒……」

緊閉的窗子，忽然大開，一陣急風挾着雨滴飛入。

趙幽蘭關上窗子，打燃紙煤，點起了桌上的紅燭，火光耀照下，藥庫中一片光亮，那裏還有黑衣人的影子？

室門呀然而開，張嵐和王守義魚貫而入。

趙幽蘭看了兩人一眼，坐着的身子未動，淡淡一笑，道：「兩位來晚了。」



張嵐微微一怔，道：「什麼意思？」

趙幽蘭道：「人家已經走了！」

王守義四顧一眼，道：「走了？那麼，妳是說，曾經有人來過，又走了？」

「不錯……」蕭寒月一身濕淋淋的行了進來，接道：「我看到他從窗子飛身而出，像一隻飛鳥似的，走的好快。」

望着張嵐和王守義訝異的神色，趙幽蘭未待兩人動問，就把經過說了出來。

她說的很詳盡，只聽得張嵐、王守義呆在那裏，良久之後，張嵐才歎息一聲，道：「咱們只想到他夜間會來，現在，只不過是剛吃晚飯的時刻……。」

王守義苦笑一下，接道：「這一陣大風雨，幫了他的忙……。」

「不！他沒有被雨淋過，他抓住我的手腕時，手套還是乾的。」趙幽蘭糾正了王守義推斷的錯誤。

張嵐看了王守義一眼，冷冷的說道：「那是說，天色未黑，他已經潛入了這座藥庫中，隱藏了起來，咱們安排的暗椿監視着這座藥庫，難道都瞎了眼睛不成？」

王守義道：「我立刻去叫他們來，問個明白……」

蕭寒月一攔王守義，道：「算了，這是我們佈置上的疏忽，敵人却胆大心細選擇了晚餐時那個空隙，好在亡羊補牢，時猶未晚……」

王守義突然把目光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道：「蕭兄弟，既然見到了來人穿窗而出，爲什麼不出手攔截。」

蕭寒月道：「他走的太快了，我來不及攔截，其實，就算我出手，也是攔截不住？」

張嵐道：「蕭老弟，你在外面停了多少時間？」

蕭寒月道：「不算短，我聽到了他和趙姑娘的交談……」

「爲什麼這時不招呼我們一聲？也許，這時可以把他抓住。」

「張兄……」蕭寒月解釋道：「在下自知武功不濟，恐怕行動的時候，發出些微聲息，因而激起那人殺機，而且，趙姑娘應對的很好，所以，在下一直都是站在那裏不敢妄動。」

「蕭兄弟，怎會發覺了那人，趕來這裏？」王守義追問不捨。

「我沒有發覺敵人，否則，我會先招呼兩位一聲，我只是知道趙姑娘到了藥庫後，奇怪的是她爲什麼不點燈火……」

張嵐一揮手，攔住了王守義，接道：「在下很慚愧，一點疏忽，幾鑄大錯，蕭兄弟亡羊補牢的高見，可否說出來，大家研商一下。」

蕭寒月道：「在下，也正要就教兩位，這一次，不能再有錯失了……」

他說出了一番計劃，張嵐和王守義都聽的連連點頭，但趙幽蘭却似別有所思，時而皺眉，時而點頭，不知她想什麼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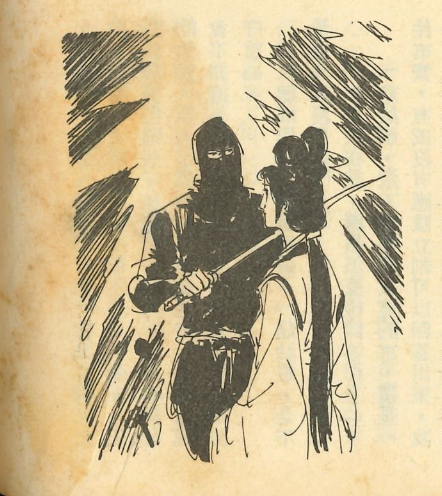
由於對張嵐、王守業的失望，嬌弱的趙幽蘭，正暗中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她要以豐富的醫學知識，保護自己，和敵人作一決鬥。

× × ×

六朝金粉誇古都，無邊風月話秦淮。

明代中葉的秦淮河畔，名聞全國，是江南風月的精華所在，眞是美女競艷，香風十里，大有江南佳麗盡集於此的美譽。

秦淮風月的特色，和別處有些不同，那些江南美女，都住在畫舫之上，畫舫停泊在秦淮河中，每艘畫舫，固然建造的美侖美奐，畫舫內外的燈火，更是各具匠心，上燈時刻，畫舫上萬燈齊燃，在秦淮河中，排成了一道數里長的燈山，明滅閃爍，畫舫中笙歌不輟，花燈美女，相互映輝，極盡誘惑能事，引得那些王孫



公子，巨賈富商，文人騷客，江湖浪子，武林大家，不惜千金買笑，把秦淮風月托襯的金碧輝煌，通宵達旦。

中午時分，秦淮河仍在沉寂之中，數十艘畫舫，排列水上，但却一片靜悄。

少了那點閃亮的燈火，和巧笑倩兮的美女，酒香笙歌，秦淮竟也有安靜的一面。

一艘擺着鴨翅，鷄脚鹵味的小船，輕輕在水上划動着，駛入河心，遠離了畫舫。

操舟的是個六十左右的灰衣老人，照顧鹵味的，却是一個二十左右的年輕人，蓬髮布衫，高捲着褲管。

灰衣老人停下雙槳，苦笑一下，道：「蕭老兄，我查問過了……」

「王兄，可有什麼結果？」

敢情這兩個人，竟是王守義和蕭寒月所改扮。

停舟的水面上，四無隣船，視野廣闊，兩人可以放心的交談。

王守義歎息一聲，說道：「沒有，那黑衣人如何混入了藥庫，我那兩個負責監視藥庫的捕快，竟然全不知道。我辦了十幾年的案子，也遇上不少窮兇極惡的匪徒，但都被我繩之以法……」

蕭寒月接道：「也替王兄掙來了這江南第一名捕的聲譽。」

王守義搖搖頭，道：「也許，十餘年掙來的這一點名氣，要斷送在這件案子上了……」

突然伸手取出一個酒壺，兩隻酒杯，滿滿的斟了酒，先乾了一杯，隨手拏過一隻鷄脚，啃了起來。

蕭寒月目光轉動，只見一艘梭形快舟，破浪而來，快逾奔馬，左手端起酒杯，右手取過一個鴨翅膀，說道：「來，大叔，我再敬你一杯。」

梭形快舟，裂開一道水痕，由小船四五尺外馳過，激盪着的浪花，使小舟左右搖動，橫移兩尺開外。

抬頭看去，快舟已到了五丈開外。

望着那遠去的舟影，王守義道：「好強的腕力，如不是你配合的好，恐怕咱們已被迫露出了破綻。蕭老弟，說你全無江湖經驗，可眞叫人難信？唉！千慮一失，我眞是有些急糊塗了。」

蕭寒月奇道：「咱們裝扮的很像，怎會引起人家的懷疑呢？」

王守義道：「咱們來的早了一點，這種賣鹵味、小菜、點心的小船，大都是在畫舫中姑娘起床之後出現，要午時過後一點，咱們早來了半個時辰，就是這一點疏忽，幾乎造成了大錯。」

蕭寒月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對方是個善於計算，又十分小心的人了……」

「不只是一個人……」王守義有些憂苦的接道：「可能是一個組合，蕭老弟剛才看到那艘梭形快舟了，如若兩臂沒有六七百斤氣力，決無法使梭舟有那種飛馳水面的速度，還有那潛入藥庫的黑衣人，竟在我兩位精幹的捕快防護中，無聲無息的就摸了進去……」

蕭寒月接道：「雖然是那陣大雷雨帮助了他，但他提前在晚飯時刻潛了進來，也出了我們的預料之外。我們却把防護的重點安排在二更之後，這眞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蕭老弟，更可怕的事，他們那身武功，我這十幾年捕頭生涯，也遇上過一些武功不錯的盜匪，但像這等高明身手的匪人，却是未曾遇過。」

「王兄，這方面，小弟恐怕是無能爲力，我雖然也練過拳、掌、劍法，可是……」

「我知道……」王守義打斷了蕭寒月的話，接道：「張總教席是武林名宿，希望他能在這方面有所彌補。」

「王兄的武功……」

王守義接道：「我也許可以和剛才那個操舟人勉强一戰，但手下那些捕快，恐怕就很難派上用場了。」

「這個……」蕭寒月憂形於色的接道：「王府中的侍衞，應該都是高手才對。」

「也只能寄望於他們了……」王守義抬頭看看天色，接道：「近中午時分了，趙姑娘也該來了。」掉轉船頭，馳向河畔。



這時，已有不少賣點心的小船，開始出動，穿梭在畫舫林立之中，這就使得王守義和蕭寒月的小船，不再起眼。

本來十分幽靜的秦淮河畔，人也漸漸多了，天下聞名的秦淮風月，又一天開始復甦，畫舫上窗門開啓，猶帶惺忪睡眼的姑娘們，招呼着小舟上的船家，購買點心。

王守義打點起十分精神，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小船沿着河岸，緩緩行駛。留心水中、岸上，每一處可疑的地方、人物。

這時，一個身穿藍布衣裙的村女，手中提着一個花布小包袱，正由十幾丈之外緩緩行過來。

蕭寒月坐在小船上，一直盯着那村女看。

王守義低聲道：「趙姑娘來了，我上岸去接迎她……」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我看不清她的容貌，鬢前散髮披垂，遮去了她大半個臉。」

「什麼？……」王守義大爲吃驚的說：「你能看到她的臉？」

「是啊！我看的很清楚，只是可惜，她垂下的頭髮太多了，鼻子以上，大都被頭髮遮住了。」

相隔十幾丈的距離，能及細微，看到眉目飄髮，這種眼力，實是驚人的很。

事實上，王守義也在看那村女，而且，是運聚目力在看，但他只看到大約的形貌，窈窕的身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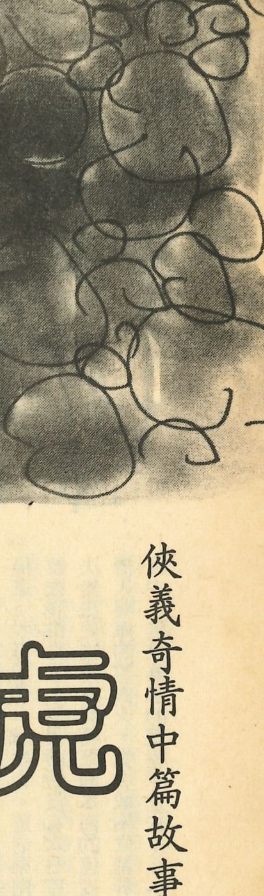
「蕭老弟，你是說那村女不是趙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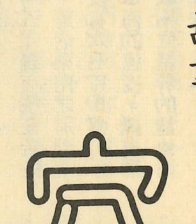
「我不能肯定？但她穿的衣服，手中的包袱，都是我們約定好的顏色。」

王守義道：「那大概不會錯了，也許趙姑娘扮成村女，換上布衣，樣子會有一點不同，我上去看看，不能讓趙姑娘再涉險了。」

話雖說的婉轉，但心中對蕭寒月的能見趙幽蘭眉目細微一事，却是大感懷疑。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鐵虎、喀麗絲三人被困在亡魂洞，時間已有三十七天，這奇門遁甲的陣圖，鳳棲梧雖然功力高深，仍未摸透其中奧妙，只有繼續摸索，從琉璃箱折射出來的光芒發現有十二幅壁畫，一邊是男的，一邊是女的，女的動作極柔，男的動作極剛，形成陰陽人，鳳棲梧和鐵虎參詳，二人各有所悟，壁畫用「無名」署名，相傳有兩個以無敵為名的人互鬥，邀請少林華山兩派作證，結果兩敗俱傷，因而將之傳給作證人，少林得九陽神功，華山得九陰眞經，想不到在此洞發現這兩位「無敵」的事蹟，三人循序出了洞，和花鷄、烏鴉、金鵬會合……

調查假帮主　何來陰陽功

鐵虎道：「難道他就不怕我報復？」

烏鴉道：「我們離京的時候，禁宮已經作過另一番佈置，鐵兄要進去，只怕已沒有那麼容易。」

鐵虎冷笑道：「我就是要闖闖，讓他知道我們蒙古人不容欺侮。」

烏鴉花鷄道士金鵬只是看着他，鐵虎目光一轉，道：「你們當然會阻止。」

金鵬三人轉望鳳棲梧，鐵虎的目光亦轉了過去，鳳棲梧悠然道：「這並不是解決的辦法。」

鐵虎道：「我以為……」

鳳棲梧截道：「鐵兄見到了皇帝，有什麼打算？」

鐵虎道：「他要是不從，我便將他一刀殺掉。」

鳳棲梧道：「那他像這次，只是口頭答應，鐵兄又如何？」

鐵虎一怔道：「這個人不錯沒有信用，我乾脆進去將他殺掉算了。」

鳳棲梧道：「如此一來，我們就是阻止不及，事發之後，是必舉國憤怒，遠征關外。」

鐵虎喃喃道：「我們的族人難道連一戰的餘力也沒有，到其時最多……」

喀麗絲揷口截道：「你是不知道的了，過了這麼多年享樂的日子，我們的族人已不是當年的武勇，否則也不會落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鐵虎長歎，鳳棲梧接道：「武力並不是解決的辦法。」

「那你有　麼辦法？」鐵虎冷笑。

鳳棲梧道：「鐵兄不妨將那封信交給我，我回去再跟皇上說一說。」

鐵虎看着鳳棲梧，一會才道：「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你目前環境……」

鳳棲梧道：「飛鳥帮上下一心，朝廷中的高官，也大都與我們曾經出生入死，相信我們的說話，必要時仍然有一定的作用。」

烏鴉接道：「不錯，朝廷中的百官若是也讚成這件事，皇上也不會用到南宮世家。」

鐵虎道：「只是如此一來，你們不難成為朱元璋的眼中釘，後果……」

鳳棲梧淡然截道：「我們若是在乎這些，也不會跑到這兒來。」

鐵虎脫口一聲：「好漢子——」毫不猶疑的從腰排皮囊將朱元璋那份手諭拿出來，送到鳳棲梧面前。

鳳棲梧接在手中，道：「我不知道是否會成功，但我會盡力做到最好。」

鐵虎只是道：「我們應該早些認識的，那事情一定會簡單很多，我們的族人也不會有這場浩刦，這說來都是……」

喀麗絲伸手按着他，道：「你就是不偷進禁宮，我們的族人也難免此刦，因此而能够結識這許多中原英雄豪傑，要解決問題，不是更容易？」

鳳棲梧亦道：「已經發生了的事說來也沒用，目前很多事等着我們解決。」目光隨即一遠。

鐵虎循目望去，只見那邊塵頭大起，不由問道：「是你們的人？」

鳳棲梧看着烏鴉三人，烏鴉立即道：「除了我們三個，沒有其他的了。」

花鷄道士接道：「我們顧着找帮主，沒有時間聯絡帮中其他人。」

金鵬大笑道：「那還用說的，準是冒充我們飛鳥帮那些兔崽子，之前我沒空理會他們，現在帮主找到了，得狠狠的教訓他們一頓。」

鐵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我也想教訓他們一頓。」

鳳棲梧仰天一看，喃喃道：「那是看到方才的烟花，所以找到來的了。」

金鵬道：「找來最好，帮主也不用對他們留情，這羣人如狠似虎，姦淫擄掠，婦孺也不放過，這些天下來，我們雖然不能够跟他們硬拚，抽冷子也砍殺了他們不少人。」

花鷄道士一聲：「無量壽佛善哉。」

鳳棲梧道：「他們一共有多人？」

金鵬道：「數以萬計，要將之完全殺掉，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他們有一羣飛騎亂衝亂撞，在平地上我們不容易抵擋。」

鳳棲梧道：「幸好他們並非都是經過訓練的軍兵，否則更麻煩。」

鐵虎亦歎息一聲道：「江湖人武功怎樣好，在戰場上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

鳳棲梧道：「團結的力量也是要在那種場合完全殺掉出來。」

鐵虎問：「我們怎樣，暫避一旁？」

鳳棲梧道：「他們也許已四方八面包圍過來，我們往那一個方向都一樣，平地上非常危險，也避無可避，還是留在這裏，必要時惟有藏進山洞內。」

鐵虎道：「這不是辦法。」

鳳棲梧道：「只是暫避一下，到了夜晚，我們便可以突圍離開。」

鐵虎目光一亮，道：「他們對這附近的地形是絕沒有我的熟識，我們甚至可以穿過浮沙離開。」

說話間，不同的另外兩個方向亦塵土飛揚，鳳棲梧目光一轉，一笑道：「可惜我沒有其他方法通知你們，那種烟花到底是太過明顯。」

金鵬道：「不管怎樣，一會我都會下去狠狠的大打一場，省得一口氣老是鱉在心裏頭。」

鳳棲梧說道：「你喜歡做什麼便做什麼，只要小心，莫教給對方千軍萬馬困在當中。」

鐵虎插口道：「就是千軍萬馬，我們也要衝殺一番才罷休。」

金鵬大笑道：「我正要請你跟我一起，難得你也有這個興趣。」

鳳棲梧即時一聲：「來了。」

來的是一羣飛鳥帮衆裝束的大漢，全都騎在馬上，一個如狠似虎，金鵬鐵虎同時齊喝一聲，往下躍去。

那羣大漢立時圍攏上來，鐵虎人刀飛展，凌空拔起，一刀斬下了首當其衝那一騎的腦袋，身形接一轉，落在馬鞍上，一脚將那個無頭的屍身踢開，喝叱聲，勒轉馬頭，反衝向那羣大漢。

金鵬也不慢，探手竟然將衝前那一騎的兩蹄抓住，暴喝一聲，硬硬將那匹馬提起來，橫掃了出去。

馬上騎士做夢也想不到有此一着，驚呼聲中滾下馬鞍，後面衝來的幾騎更就給掃的人仰馬翻，亂成一片。

金鵬接喝一聲，雙臂一振，將那匹馬疾送了出去，又壓倒了三四騎。

鐵虎那邊看見，脫口一聲道：「好氣力！」

金鵬大笑，乘亂衝進人羣內，左一拳右一脚，當者披靡。

鐵虎不甘後人，彎刀展開，一面大聲呼喝，一面策騎在那羣大漢當中左穿右插，手起刀落，斬爪切菜的，眨眼間便給他斬倒了幾個。

烏鴉那邊亦掠下來了，跟着還有花鷄道士，一個暗器，一個長劍，也是如虎入羊羣。

喀麗絲方要動身，鳳棲梧却阻止道：「我們居高臨下看着好了，必要時也可以知道如何搶救。」

喀麗絲看看鳳棲梧，忽然問：「你是担心我本領不濟反而要他們分心照顧？」

鳳棲梧一笑：「你怎會想到這些。」

喀麗絲道：「就因為我的本領的確不好，一直給你們添麻煩。」

鳳棲梧搖頭。「來人是給他們殺一個措手不及，但穩定下來，就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了，而且對方還有人從不同的方向湧來，他們殺得性起，未必兼顧得到，我們便要替他們兼顧。」

喀麗絲放目四顧，道：「你說得也是道理，我只是感到袖手旁觀……」

鳳棲梧道：「你以為這是什麼事，那些人不是嘍囉小卒，他們所以要衝下去跟

這羣嘍囉小卒斷殺，只是一口氣蹩着，要發洩一下。」

喀麗絲歎息道：「這其實與你的人無關，那些人殺的只是我們的族人。」

鳳棲梧道：「就因爲我的人跟了我不少時日，我很清楚他們，若非那些人做得太過份，他們也不會亂開殺戒，這樣殺人的。」

喀麗絲合掌道：「希望他們都平安，我與我們的族人都永遠感激他們。」

鳳棲梧目光突然一閃，道：「對方重要的人來了。」接指向右方。

喀麗絲循指望去，只見兩隊騎士擁着一個身穿銀衣的人向這邊奔來。

那襲銀衣陽光下閃閃生輝，異常觸目，喀麗絲看着奇怪，道：「那到底是什麼人?」

鳳棲梧道：「看來他非獨身份尊貴，而且極有可能是這羣人的頭兒。」

喀麗絲道：「可是他連頭也用銀布罩着，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鳳棲梧道：「那該是害怕被人知道他的身份。」一頓沉吟着說道：「會是什麼人?」

說話間，銀衣人一夥巳湧到，一陣尖銳的竹哨聲響，與鐵虎金鵬他們斷殺的那些大漢紛紛退下。

鐵虎他們也知道對方來了高手，沒有追殺，一字兒排開，只等對方高手現身，全力出擊。

那個銀衣人果然一騎越衆而出，不看別的，只看這舉動便知道不是一般可比。

金鵬一看突然大笑。「我以爲什麼人，原來是這種人。」

這句話出口，就是鳳棲梧也大感詫異，那個銀衣人也爲之一怔。

鐵虎不由問道：「你知道這個是什麼人?」

金鵬大笑道：「這不是藏頭縮尾之輩又是什麼?」

鐵虎總算明白，亦自放聲大笑。「我也是一眼便看出，目光並不比你短缺。」

金鵬道：「還說來了重要的人呢，看他這裝束，也不會重要到那兒去。」

鐵虎接問道：「你這廝到底是什麼東西。」

銀衣人沒有作聲，只是把頭一搖，旁邊的一個大漢立即道：「這是我們飛鳥帮的帮主!」

「鳳棲梧?」鐵虎不由接一句。

「我們帮主的姓名豈是你叫的?」那個大漢振吭大呼，怪神氣的。

金鵬大笑道：「這個飛鳥帮的帮主怎麼我們不認識?」

那個大漢道：「你們是什麼東西，當然不會認識我們的帮主。」

金鵬道：「我們却是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有兩個飛鳥帮，也互不相識。」

那個大漢冷笑道：「你在胡說什麼，飛鳥帮從來只有一個。」

金鵬大笑道：「現在我才知道我們那個飛鳥帮原來是假的。」

那個大漢怔住，金鵬笑聲接一頓，厲聲喝道：「我就是飛鳥帮的金鵬。」

「烏鴉——」烏鴉那邊接一句。

「還有我花鷄道士。」花鷄跟着一聲「無量壽佛」。

那些大漢不由得面面相覷，鐵虎看着放聲大笑。「我早就懷疑飛鳥帮怎會做這種事，你們這夥人果然是冒名頂替。」

銀衣人終於開口：「飛鳥帮不錯有金鵬烏鴉花鷄道士，却不是你們。」語聲尖銳刺耳，令人聽來極不舒服。

金鵬反問：「那你這個帮主倒是眞的了。」

銀衣人道：「不錯。」

金鵬道：「飛鳥帮主又會是你這種藏頭縮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鼠輩?」

銀衣人道：「那要怪你們的身分卑微了，你們還沒有資格見我的眞面目。」

金鵬「哦」的一聲，轉顧鐵虎。「好藉口。」

鐵虎道：「實在好。」

烏鴉道：「幸好只要他出手，我們便立即清楚他是否眞的飛鳥帮帮主。」

鐵虎點頭道：「人所共知，飛鳥帮帮主九陽神功所向無敵。」

烏鴉接道：「他若是眞的，當然會懂得用九陽神功。」

花鷄道士緊接道：「也當然我們要有本領迫得他非施展九陽神功不可。」

「當然——」銀衣人悠然下了坐騎，走向烏鴉他們，從容不迫中也見氣勢。

鳳棲梧居高臨下看得淸楚，實在奇怪這到底是什麼人，他雖然過目不忘，但那襲閃亮的銀衣却將那個人的身形改變得很大。

那羣人若是南宮世家指使，他們的頭兒應該就是南宮望，以南宮望的武功，怎敢一個挑戰鐵虎金鵬他們?鳳棲梧奇怪就是這一點，南宮望的武功他非常清楚，應該很難應付金鵬花鷄烏鴉三人的聯手。

難道除了南宮望，南宮世家還有什麼高手?鳳棲梧印像中却沒有，跟着發生的事更令他震驚。

金鵬看見銀衣人這樣走來，也有些意外，嘟喃道：「奇怪，這個人竟然不知道我們的厲害，完全不將我們放在眼內。」

烏鴉却笑道：「你現在才明白你其實並不見得高明。」

金鵬大笑道：「現在連我也懷疑我們那個飛鳥帮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了。」

鐵虎接道：「連你也懷疑，我這個外人更就不用說，幸好很快就有答案。」

銀衣人即時停下脚步，伸手說道：「請——」

鐵虎看看金鵬，目光才轉回銀衣人這邊。「你既然是這羣人的頭兒，我便得請教你一件事。」

銀衣人說道：「爲什麼我們要殺蒙古人?」

「正是——」鐵虎目光更凌厲。

銀衣人道：「你忘了你做什麼事?」

鐵虎面色一沉。「朱元璋難道就不怕我將那份密函公佈天下?」

銀衣人冷冷道：「之前蒙古人屠殺漢人數目也不少，血債血償，在一般漢人眼中，那實在並無不妥，而且我不以爲你有公佈天下的機會。」

鐵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君無戲言，這是你們漢人……」

銀衣人道：「你又忘了那份密函是在怎樣一種情形下得到的了。」

鐵虎冷笑一聲。「這也是朱元璋的主意?」

銀衣人道：「有些事是不用說得太明白的。」

鐵虎又吸了一口氣，雙臂伸處，一陣爆栗子也似的聲響，銀衣人非獨不爲所動，反而道：「你們還是一齊上，省得我一個個的解決。」

花鷄道士不由一聲：「好大口氣。」

金鵬道：「帮主到底是帮主，他既然不在乎，我們似乎又不用對他太客氣。」

花鷄道士道：「就是怕他事後反口說我們不講江湖規矩，四個人聯手羣毆。」

金鵬說道：「這個倒不怕，毆不倒他是絕不會這樣說，毆倒了他還有說話的機會。」

烏鴉插口道：「這個人果然一肚子壞水，不過這一次倒是壞得可愛。」

金鵬瞪了烏鴉一眼，接着一聲道：「上——」

第一個衝上去的却是鐵虎，收刀不用，用拳，到底是一條好漢。

銀衣人雙掌迎上去，那刹那雙掌竟然有如抹上了一層胭脂，鐵虎雙拳還未接實，已感覺一股灼熱的氣流迎面湧來，不由脫口一聲：「奇怪。」

鐵虎是奇怪，金鵬三人却是震驚，他們侍候鳳棲梧多年，當然看出銀衣人在施展九陽神功。

難道還有第二種內功心法與九陽神功一樣?

金鵬嘟喃着飛掠上前，雙拳疾擊了出去，那邊鐵虎銀衣人拳掌巳接實，「轟」地一聲，竟然被震飛出半丈。

鐵虎一來是意外，二來是好奇，那兩拳之中並沒有用上多少力，銀衣人却是立心先來個下馬威，鐵虎又怎能不被震開。

金鵬雙拳緊接擊到，正好截下了銀衣人的追撲的身形，他雙拳輪轉，眨眼間巳連環攻出了百十拳。

銀衣人雙掌同時展開，一掌接一拳，將金鵬的雙拳百十擊完全接下，隨即一按一揮，金鵬亦被震開。

烏鴉的暗器這時候才出手，七枚暗器從不同的七個角度射去，銀衣人雙手却只是一抹便將那七枚暗器接下，一拍一搓，那七枚暗器竟然變成一團。

烏鴉聳然動容，再看銀衣人雙手竟有如血紅，又像有火光在流轉，不由脫口道：「果然是九陽神功。」

花鷄道：「九陽神功是眞的不等如所有都是眞的。」他的劍並未入鞘，語聲甫落，人劍合一飛出，直取銀衣人面門。

只看他的劍勢銀衣人便知道他的目的在挑開他幪面的銀布，一聲冷笑，雙掌迎着劍勢搶進，一接來劍，一拍胸膛，花鷄道士却也不慢，眼快手急，身形車輪般一轉，劍仍然刺向銀衣人面門。

銀衣人又是一聲冷笑，雙掌一拍，竟然將花鷄道士那支劍拍在雙掌中。

花鷄道士一驚抽劍，一抽不開，那支劍那刹那巳然亮起來，握劍柄的手隨即有如握在烙鐵上。

鐵虎金鵬同時左右搶到，烏鴉的暗器也到了，銀衣人沒有鬆手，只是倒退了開去，花鷄道士以爲他會鬆手，到發覺他沒有，巳連人帶劍被他牽過去。

在銀衣人後面那一羣所謂飛鳥帮弟子立時左右截來，也就在這時候，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掠至，正落在花鷄道士身旁，一指點出，點在劍脊上。

銀衣人一眼瞥見來人，身形一震，雙掌同時只覺得內力湧來，不由得鬆開，却隨即一錯，橫護在胸前。

來人也就是鳳棲梧，一指將銀衣人迫開，沒有追前，只是盯着銀衣人。

銀衣人與他目光接觸，竟不由又倒退了一步，他似乎發覺失態，胸膛連隨挺起來。

鳳棲梧接問：「你那兒學來的九陽神功?」

銀衣人反問：「你又是那兒學來?」

鳳棲梧淡然道：「人所共知，九陽神功乃是飛鳥帮帮主機緣巧合中得來，你若是眞的飛鳥帮帮主，根本不用解釋，但若不是……」

銀衣人道：「我現在是要你解釋。」

鳳棲梧盯着他，道：「你是從少林寺得來的?」

銀衣人竟道：「你知道我將九陽神功還給少林，所以去少林寺偷出來?」

這無疑承認他的九陽神功是來自少林寺，鳳棲梧聽着心頭不由一懍，少林寺藏經閣防守嚴密，又有鴿子和尙座鎭，眼前這個人如何能够偷進去?

銀衣人接道：「這筆賬自有少林寺的僧人去算，只是你冒充飛鳥帮帮主，我却是不想跟你算也不成。」

鳳棲梧打了一個「哈哈」。「我要說的都給你說了。」

銀衣人沒有再作聲，雙掌一翻，紅光流轉，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雙掌亦紅起來，那種紅較銀衣人的更奪目，誰都不難看得出，在九陽神功上，鳳棲梧的造詣是高很多。

銀衣人心中有數，仍然雙掌拍出去，招式與之同時變化，用的正是九陽神功的招式，與變化同時，威力也增加。

鳳棲梧招式也是隨着變化，與銀衣人所用的完全一樣，只是更流暢。

四隻手掌終於接實，一觸即退，隨即又接觸，眨眼間，巳相擊百數十次。

鳳棲梧雙掌越來越紅，有如兩塊燒紅的鐵板，隱約繚繞着白烟，銀衣人雙掌却沒有這種現象，兩下比較，優劣立分，旁觀的人亦不難發現。

銀衣人當然更加清楚，雙掌在互擊那刹那更是有如針刺般。

沒有人看到他的表情，猜測得到他的心意，而表面看來他是要拚下去，拚一個淸楚明白。

部份所謂飛鳥帮的弟子巳開始担心，他們都知道這個銀衣人是那一個，若是倒下，對他們有什麼影响。

鳳棲梧的掌勢不住的變動，到現在與銀衣人明顯的巳有些不同，漫天掌影突然化成一團烈火也似的當頭向銀衣人罩下。

銀衣人脫口一聲驚呼，身形飛閃，那團烈火却是如影隨形的緊追不捨。

幾個所謂飛鳥帮的弟子要上前阻截，可是才接近便給震開，那邊金鵬即時喝一

聲：「那一個要動手，到這兒來！」

烏鴉鐵虎花鷄道士亦蓄勢待發，與之同時，銀衣人雙掌已紅光盡清，非獨變回本來那樣，而且迅速轉變爲青白色，再變有如碧玉般，一翻迎向鳳棲梧拍下來的雙掌。

那刹那，鳳棲梧亦看清楚銀衣人掌勢的變化，「咦」一聲，雙掌仍然拍下去。

四掌相接，一下極其怪異的聲響，鳳棲梧銀衣人亦皆倒退半丈。

旁觀所有人亦都靜下來，都想知道這一下硬碰是什麼結果。

鳳棲梧看來並沒有受傷，神色却奇怪之極，盯着那個銀衣人，詫異地忽然問：「你還會九陰眞經上的內功心法？」

銀衣人沒有作聲，鳳棲梧再問：「你是華山派的什麼人？」

銀衣人仍不作聲，鳳棲梧又問：「你是玉嬌嬌？」

銀衣人一聲冷笑，身形突然倒退，倒掠上坐騎馬鞍，喝叱着放騎疾奔了出去，鳳棲梧要阻止已經來不及，那些所謂飛鳥帮的弟子看見銀衣人離開，亦紛紛勒轉馬頭，亂成一片。

烏鴉四人不約而同，一齊掠前，擊倒了十多個大漢，其餘的已奔開老遠。

銀衣人策騎飛躍，這時候更已只見一點。

金鵬已奪得一匹馬，躍上鞍便要追，却給烏鴉將韁繩牽住。

「你不追倒罷了，怎麼阻止我追上去？」金鵬看樣子便要一拳將烏鴉擊翻。

烏鴉沒有回答，目光只是轉向鳳棲梧，鐵虎循目望去，只見鳳棲梧怔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喀麗絲這時候亦從山石上躍下，看見衆人只是呆望着鳳棲梧不敢作聲，大着胆子問：「你是怎樣了？」

鳳棲梧如夢初醒，搖頭道：「我沒有什麼，只是很奇怪，怎會這樣的。」

「我還以爲你受傷呢。」喀麗絲接問：「你到底奇怪什麼？」

鐵虎亦接問：「老弟，那個人用的眞是九陽神功？」

鳳棲梧道：「不會錯的。」

金鵬道：「那若非從少林寺偸來。」

鳳棲梧斬釘截鐵的道：「一定是從少林寺偸來，所以最後一章的招式變化，內功心法他完全不懂。」

金鵬道：「可是少林寺……」

鳳棲梧道：「他既然能夠學得到，一定有辦法偸進去，少林寺一向不錯都沒有什麼事發生，但防守雖然森嚴，難免亦有破綻的。」

花鷄道士接道：「出家人到底是出家人，總有許多想不到兼顧不到的地方。」

金鵬道：「據我所知有許多出家人本來都是大壞蛋，壞事做盡才覺悟。」

花鷄道士看看他，搖頭，金鵬接道：「你若是不相信我隨便可以找百來二百個這種和尚……」

烏鴉截道：「這時候你們還抬槓。」

金鵬看看鳳棲梧，終於閉上嘴巴，鳳棲梧輕歎一聲。「幸好鴿子提示，否則我將最後一章也留在石壁上，不堪設想。」

金鵬忍不住又道：「鴿子滿肚子壞水，有什麼想不到的。」接一瞪花鷄。「這個和尚便是最好的證據。」

花鷄道士沒有作聲，金鵬接道：「帮主將九陽神功還給少林寺可是沒有多少天的事。」

鳳棲梧正要說什麼，金鵬已接道：「看來少林寺中也並非全是好和尚。」

花鷄道士忍不住道：「少林寺得回九陽神功當做一件大事……」

金鵬道：「難道不是？」

鳳棲梧截道：「這消息早已傳開，江湖上不知道的人只怕已沒有多少。」

金鵬說道：「連少林寺這羣高僧也難免有虛榮心，好出出鋒頭，還有什麼話好說。」

花鷄道士道：「你又說到那裏去？」

金鵬道：「總之我是對出家人完全失望。」

鳳棲梧截道：「不管怎樣，九陽神功被那個人從少林寺偸出去是事實。」

金鵬道：「幸好他學不全。」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欲言又止，花鷄道士接道：「那個人好像還會九陰眞經上的武功。」

鳳棲梧點頭。「所以方才我懷疑他有可能是玉嬌嬌，但身形實在不像。」

金鵬道：「穿一對高一些的靴子便差不多了。」

花鷄道士道：「那個可是男人。」

「女扮男裝有什麼困難，是男是女，你這個出家人如何分辨得出？」

花鷄怔在那裏，金鵬接道：「方才他顯然是故意尖着嗓子說話，換句話說，一定是認識我們的人，恐怕我們聽出來。」

烏鴉說道：「不是玉嬌嬌就是南宮望了。」

「不會是玉嬌嬌。」花鷄道士道：「她不是一個壞人。」

金鵬立即道：「你知道什麼，她本來的確不是，但現在因愛……」話說到一半突然停止，看看鳳棲梧，聳了下肩膀。

他雖然沒有說下去，烏鴉花鷄道士又怎會不知道他要說的是因愛成恨，目光都轉回鳳棲梧面上。

鳳棲梧乾笑一聲，道：「她應該不是那種人的，可是，除了她，還有那一個懂九陰眞經上的武功？」

金鵬嘟喃道：「這還用推測，她是與南宮望合作，存心跟帮主作對，方才那個若是南宮望，那九陰眞經上的武功就是來自她的了。」

鳳棲梧沉吟一會，道：「也許我看錯了人，但誰敢肯定沒有其他原因？」

金鵬當然不敢肯定，其他人也沒有表示，鳳棲梧又笑笑道：「不管怎樣我們都要入關，事情也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金鵬道：「我也是這個意思，推測什麼都是推測，乾脆去查個淸楚明白。」

鳳棲梧轉對喀麗絲鐵虎道：「事情總要在關內解決，兩位大概也……」

喀麗絲道：「我們當然沒有意見，只是要你們這樣奔波實在上……」

鳳棲梧截道：「現在不單止是你們的事，九陽神功九陰眞經的這樣出現，我們不能不追查淸楚。」

鐵虎插口道：「我也不能不承認九陽

神功實在非同小可，落在心術不正的人手上，不難闖出大禍來。」

鳳棲梧歎息道：「何況這個人還有這許多人支配，爲禍是必更大。」

鐵虎道：「看我們的族人被屠殺便知道了。」

金鵬插口說道：「只是我們該到那兒去？」

鳳棲梧道：「華山。」

金鵬詫異道：「不是嵩山少林寺？」

鳳棲梧道：「少林寺僧侶衆多，這些人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明目張胆前去鬧事，倒是華山派弟子旣少，又無險可據，再加上事發意外……」

金鵬道：「帮主是懷疑方才那個銀衣人若不是玉嬌嬌，九陰眞經極有可能强搶得來？」

鳳棲梧道：「玉嬌嬌應該不會那麼輕易將九陰眞經交出來的。」

金鵬道：「但那個人旣然已將九陰眞經弄到手，我們現在趕去也等如賊過興兵，毫無作用。」

花鷄道士插口道：「不管怎樣，還是去看看才放心。」

鳳棲梧道：「少林寺那邊也一樣，烏鴉輕功好，到嵩山跑一趟，看看是什麼情形，然後回總壇會合。」

烏鴉道：「這簡單，不過若是他們仍然不知道發生了這件事，要他們相信只怕不易。」

鳳棲梧道：「不管怎樣，鴿子總會相信你的。」

烏鴉大笑道：「這個和尚若是對我懷疑，我才不跟他客氣，一定狠狠的揍他一頓。」

鳳棲梧却笑不出來，他的心事實在太多，對玉嬌嬌他畢竟有一份歉疚與關心。

× × ×

華山絕龍嶺後那個山洞仍然像平日那樣緊閉，從外面看來，完全看不出有什麼不妥。

鳳棲梧鐵虎喀麗絲等人却知道一定已出事，華山派弟子雖然少，可是一路走來，他們却連一個也遇不上，問一般的尼姑，當然完全不知道絕龍嶺後的變動。

絕龍嶺飛鳥難渡，沒有相當的輕功，根本走不到嶺後，一般人更就是看看山勢便已回頭走。

他們來到石門前面，等了片刻，仍然聽不到任何聲音，鳳棲梧才上前拍門，他是用內力，每一下都傳出老遠，石洞內若是有人，絕無道理聽不到。

石門竟然一拍便打開來，鳳棲梧反而一怔，到他看淸楚石洞內的情形，更加奇怪。

玉嬌嬌仍然端坐在石台上，雙目低垂，看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那八個護法尼姑也盤膝坐在原位，一樣雙目低垂，嘴巴嗡動着，看似在誦經，却沒有聲音發出來，石洞內死寂一片。

鳳棲梧細看了一遍，看不出什麼地方不妥，鐵虎等人也是。

又等了一會，金鵬第一個忍不住，嘟喃道：「這些尼姑全都啞子。」

鳳棲梧道：「小心說話。」

金鵬打了一個哈哈，道：「不是啞子，那是擺架子的了。」一頓接又喝道：「裏面的人聽着，我們飛鳥帮的帮主拜訪來了。」

玉嬌嬌與八個尼姑都毫無反應，金鵬又喝道：「華山派好大的架子哇。」

鳳棲梧不等他說完，已舉步走前去，金鵬慌忙叫住：「帮主小心。」

鳳棲梧點頭，再上前幾步，那扇石門也就在這時候緩緩的關上，鐵虎大喝一聲，伸手擋着，金鵬雙手同時抵上去，兩人合力竟然將那扇石門硬硬的推回原位。

與之同時，那八個尼姑突然站起來，將鳳棲梧圍在當中。

她們的眼睛已張開，給人的却是一種死亡的感覺，直勾勾的望着鳳棲梧，轉也不一轉，眼神也是混混濁濁的，與死魚眼差不多。

鳳棲梧看着心頭一懍，把手一揚，那八個尼姑的眼珠子一些反應也沒有。

然後他終於發現她們眉心那血紅一點，脫口道：「天魔迷魂大法。」

八個尼姑應聲動起來，交錯着迫向鳳棲梧，右掌接一齊拍出。

鳳棲梧脚踏七星，閃躍騰挪，一搶到空位，立即往上拔起來，那八個尼姑雖然心智盡喪，但身手仍然敏捷，而且合作已慣，陣勢純熟，不約而同，隨着拔起身子，半空中攻向鳳棲梧。

每一掌拍出，他們都將內力貫注到掌上，被她們擊中，當然不好受，她們也不懂得閃避，完全不理會鳳棲梧如何反攻。

鳳棲梧完全明白她們在這種狀態下，根本不知道危險，只知道執行施術人的吩咐。

施術的絕無疑問是南宮望，天魔迷魂大法也就是南宮世家的家傳秘技。

南宮望最後到底吩咐她們怎樣做？鳳棲梧當然不知道，也無心推斷，他的心已懸在玉嬌嬌的遭遇上。

玉嬌嬌始終都毫無反應，彷彿根本就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難道她也被施上了天魔迷魂大法，那怎麼不上前來攻擊？還呆坐在那裏？

鳳棲梧一面應付那八個尼姑，一面觀察玉嬌嬌，看不出有何不妥，玉嬌嬌的眉心上，也沒有那八個尼姑那樣的紅點，但若是眞的並無不妥，爲什麼到現在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那種鎭定，實在已反常之極。

好像這樣鎭定的人鳳棲梧不是沒有見過，只是玉嬌嬌無論如何不是那種人，她的定力還未够。

金鵬那邊看着忍不住大呼道：「帮主，小心這是一個陷阱！」

鳳棲梧已經很小心的了，凌空一閃不過，身形便落下，又搶得空位，同時喝住要前來帮手的喀麗絲：「別過來！」

花鷄道士那邊接道：「公主不懂陣法變化，還是留在這兒的好。」

喀麗絲道：「這怎麼好？道長……」

花鷄道士道：「我也看不透其中變化，這八個尼姑乃是華山派的高手，絕不是一般可比。」

喀麗絲又問：「天魔迷魂大法又是什麼？」

（未完・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準備到鳳凰窩應戰，他義父恐防有失，邀請三空藏劍經傳人泥丸道人，傳授「沸波神功」、「洞玄指」及「泥丸神彈」的武功，泥丸道人還派首徒湯圓道童協助。郭子羽由義父母和子鉉、子琴陪同到鳳凰窩應戰，湯圓首先出陣，擊敗了令狐玉彪，冷泉莊、丐帮、令狐世家、八卦門知道不是敵手，查出三空藏劍經不是在郭子羽的手上，就自動退走，呼嘯而去。郭子羽在歸途邂逅遇到自己父母郭鐵鷹、陳琪，異地重逢，無限歡慰，遂拜辭義父母，跟父親一道到西北找尋藏劍經。在路上見八卦門欺凌金錢鏢局鏢師，郭氏家族拔刀相助……

鷹飛江南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半壁山受挫

這一場搏殺的結果，對時早春來說，是一件無情的打擊，他爭雄江湖的野心，受到徹底的摧毁。

因爲郭氏兄妹只是幾個孩子，他們這些成名已久的高人，竟然敗得如此不堪，他縱然有心去爭，又能爭到甚麽？

他們像鬥敗的公鷄，垂頭喪氣的走了，原是殺氣盈野的場面，此時變得一片靜寂。這塲茶亭之戰，只有雁蕩雙金沒有出手，他們是聰明人，不願意參加毫無意義的打鬥，反瞧到郭子羽使出的天龍四倒槍法，金長炬認出傳說中的南聖絕學，他自知無力與爭，兄弟倆從此退出江湖。

明哲保身，金氏兄弟做到了，他們却將茶亭所見講了出去，因而爲郭子羽帶來無窮的困擾。

× × ×

流蘇幔養傷

石花街在武當山以東，它雖然是位於官道之上，却是一個頗爲偏僻的山鎮。

這天傍晚時分，郭氏一門在石花街落了店，由於多日僕僕風塵，大家都感得有點疲憊，飯後將身子往床上一拋，就什麽都不想做了。

一片叱喝聲偏偏在此時傳了過來，跟郭子羽同住一間客房的郭子鉉道：「聽到了麽？五弟。」

郭子羽道：「聽到了。」

郭子鉉道：「要不要出去瞧瞧？」

郭子羽道：「咱們已經够累了，還是少管一點閒事吧。」

郭子鉉道：「不，五弟，江湖是一個險惡的所在，咱們累歸累，不能不提高一點警覺。」

郭子羽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走到店門，只聽到搏鬥之聲，他們的視綫被一片人牆所阻，不知道搏鬥的雙方是什麽人物。

郭子鉉分開人牆，兄弟倆擠出去一瞧，原來是一個出家人跟一名長像英俊，身着藍衫的少年在惡鬥。

那位出家人郭子羽認得，他就是遊戲風塵的布袋和尚。在武漢他曾經找過這位大師，估不到竟然在這個山鎮之上不期而遇。

布袋和尚的兵刄，就是那條從不離身的布袋，他却很少使用，因爲他還沒有遇到非用兵刄不可的高人。

現在他使用從不輕用的布袋了，而且攻守之間，顯得十分吃力，經常掛在臉上的笑容不見了，表情是一片嚴肅。

郭子鉉並不認識布袋和尚，當然沒有什麽感觸，郭子羽就不同了，他只注目瞧了一眼，立即現出驚怔之色。

那位藍衫少年約莫二十七八，長像雖然英朗，神色上却一片冷酷。

他使用一柄一尺八九寸的短刀，刀身寒芒流轉，泛出一團似烟似霧的光華，郭子羽雖然不知道這柄刀的來歷，却也知道它是神兵利器，絕世珍品。

身懷絕世寶刀之人，必然練有一套曠古絕今的無敵刀法，否則他就不配做寶刀的主人。

不錯，他一刀劈出，不只是雲流霧旋，日月無光，那玄奇巧妙之處，除了像布袋和尚這等高手，一般人只怕連怎樣死的都不會知道，這就勿怪布袋和尚要使用他的布袋了。

但布袋和尚並不能當眞接下藍衫少年的攻勢，只是在痛苦的支撑着，只要微一失神，就可能傷在藍衫少年的寶刀之下。

郭子羽不願多管閒事，但布袋和尚是他的友人，路見不平還要拔刀相助，友人有難他怎能不管？

於是他撮口發出一聲短嘯，然後沉聲呼叫道：「兩位請住手，有話好說。」

他適才的短嘯，貫注了六成沸波神功，氣勁震動空氣，一波波的衝進人們的耳鼓，嘯聲有如驚雷驟發，震得人們掩耳暴退。

搏殺分開了，布袋和尚抹了一把汗水，道：「我想你應該來了，今天還不是貧僧歸位的時辰嘛。」

初脫大難，立即談笑風生，大和尚果然不同凡俗。

郭子羽道：「大師先歇歇，待在下向這位兄台賠個不是。」

語音一落，再向藍衫少年抱拳一拱道：「布袋大師是在下的友人，如果有什麽開罪兄台之處，在下願意代致歉意。」

藍衫少年目光如電，向郭子羽冷冷的瞥了一眼道：「你是誰？」

郭子羽拱手道：「在下郭子羽，兄台是……」

藍衫少年忽然雙目暴睜，同時哈哈一陣狂笑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好得很，本晚三更，咱們在半壁山作生死一決！」

郭子羽愕然道：「咱們有仇？」

藍衫少年冷哼一聲道：「一山難容二虎，何須有仇。」

他沒有說出他的姓名，轉身一躍，去勢如風，眨眼之間，便已踪影全無。

此時郭氏老少均已來到店門之外，自然也目覩適才的一切，郭鐵鷹道：「羽兒，快請大師到店内詳談。」

郭子羽道：「是，大師請。」

回到店内郭鐵鷹令店家弄來一桌素菜，本想親自陪陪布袋和尚，他却笑笑道：「貧僧與令公子是忘年之交，不敢勞動鷹老，你請歇息，咱們說話要方便一點。」

郭鐵鷹打了一個哈哈道：「好好，老夫失陪。」

他一離開，郭氏五兄弟就陪着布袋和尚暢談起來，郭子羽先給幾位兄長引見，然後詢問道：「大師，小弟當日曾經回店去找你，你跑到那兒去了？」

布袋和尚道：「我去了一趟信陽，帮朋友處理一點私事，待我趕回武漢，已經曲終人散，所以又沿路追來。」

郭子羽道：「那藍衫少年是誰？你怎麽跟他打起來的？」

布袋和尚搖搖頭道：「和尚識盡天下武林，只有對此人完全陌生……」

郭子屛道：「那……大師是跟他發生誤會了。」

布袋和尚再度搖搖頭道：「說來你們也許認爲奇怪，我是爲了子羽跟他打起來的。」

郭子羽一怔道：「爲我？這我就不懂了。」

布袋和尚道：「我沿途聽人繪聲繪影，說一位身着紫衫的郭姓少年，是三百年前南聖楊楷的傳人，我想那人必然是你，因而一路尋來，適才在客棧之前遇到那個穿藍衫的，他問我是不是你的朋友，我說是，他竟然要我將你交出，咱們就這麽打起來了。」

郭子羽道：「大師不認識他？」

布袋和尚道：「不認識。」

郭子丹道：「可惜褚大叔回去了，或許他會識得此人。」

郭子鉉道：「褚大叔幾時來過？怎麽



小弟毫無所知？」

郭子丹道：「褚大叔跟咱們一道前往東南，咱們在途中遇到爹跟二叔他們，褚大叔放了心，所以就回去了。」

郭子鉉道：「原來如此，其實布袋大師久走江湖，見聞之廣，很少人能望其項背，他都不認識穿藍衫的，褚大叔不一定就能認識。」

郭子丹道：「這倒也是。」

郭子鉉道：「五弟！你應不應藍衫人之約？」

郭子羽道：「當然要。」

郭子孚道：「這是他片面之約，咱們不一定要聽他的。」

郭子羽道：「二哥說的雖有道理，不過，此人功力極高，他既然存心找小弟比鬥，逃避並不是辦法，所以小弟想準時赴約。」

郭子屏道：「去就去，咱們兄弟還對付不了他？」

郭子羽道：「不，咱們不能倚多爲勝，他挑戰的是小弟，當然由小弟一個人去會他。」

郭子屏道：「你不能太相信別人，如果他有帮手呢？」

郭子丹道：「四弟顧慮的也有道理，這樣吧，咱們一道去，如果他當眞只是一個人，咱們不插手就是。」

郭子羽道：「就算各位兄長不插手，但在心理上巳經對他構成威脅，這樣是不公平的。」

由於他的堅决反對，郭子丹等實在拗他不過，雖然大家都在替他担心，也只好讓他獨自去赴這個約會。

× × ×

半壁山在石花街以西約莫三里之處，郭子羽到達之時，藍衫少年已經在一塊大石之上相候。

此時天空有些浮雲，月色是一片悽迷，但山風却頗爲強勁吹得衣衫獵獵作响。

郭子羽立身大石一丈之外，道：「郭某應約來了，朋友要怎樣劃下道來吧。」

藍衫少年以毫無感情的語氣道：「你是一個人來的？」

郭子羽道：「朋友約的是在下，在下自然一個人來。」

藍衫少年猛一旋身，雙目殺機暴射，向郭子羽冷冷的瞧看着，一股凌人的氣勢，也由全身奔放而出。

郭子羽參與過武漢風雲際會，見過不少塲面，對打鬥也不再是毫無經驗的雛兒，但他的目光與藍衫少年一觸，竟然感到心神一震。

臨陣搏殺首重氣勢，郭子羽還沒有跟對方交手，在氣勢上巳經弱了三分。

他知道這不是一件好事，當心生警惕之時，立即猛吸一口長氣同時暗凝神功，氣納百骸，總算將浮動的心神穩了下來。

藍衫少年依然不言不動，但却目射煞光，以無比的威勢罩向郭子羽。

最初他那冷酷的面頰之上，曾經現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後來笑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淡淡的怒容。

郭子羽沒有理會藍衫少年神色上的變化，只是以平靜的語氣道：「朋友尊姓大名？」

藍衫少年道：「公孫旗。」

郭子羽道：「原來是公孫大俠，久仰。」語音一頓，接道：「咱們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今日之爭豈不是毫無意義！」

公孫旗道：「我說過，一山難容二虎，江湖上有了我就不能容許你的存在！」

郭子羽道：「公孫大俠說笑話了，江山如此之大，誰也碍不住誰，閣下爲何如此不能容物？」

公孫旗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大丈夫縱橫江湖，應該如同萬流歸海，浮雲在天，不能有半分阻碍，你知道嗎？」

郭子羽冷冷道：「閣下既然執意如此，那就請命題吧。」

公孫旗道了一聲好，藍衫一盪，來勢如風，一股前所未見的強大勁力，以泰山壓頂之勢，向郭子羽撞了過來。

郭子羽哼了一聲，單劈一吐，揮掌迎了上去。

轟的一聲巨响，但見沙飛石走，勁風四溢，這一掌之威足使天地失色。

公孫旗凌空一個翻滾，身形落在丈外，郭子羽也存身不住，一連退後兩步。

這一招互拚，他們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便宜，但彼此的心裏都有了一個概念，知道對方不是易與之輩。

公孫旗略作調息，口中大喝一聲，再度撲了上來，雙掌吞吐，有如巨網兜天，連綿不斷的展開一陣搶攻。

郭子羽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可怕的掌法，雖以六度無相掌全力迎戰，也只能維持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他們一陣狠拚，轉眼巳逾百招，仍然是銖兩悉稱，無法分出勝負，看來縱使再鬥千招，只怕也難分軒輊。

郭子羽不想再鬥下去，在一掌震退公孫旗之後，雙拳一抱：「閣下功力超卓，在下認輸，咱們不必打了，你看如何？」

公孫旗冷冷道：「認輸？好，在下發點善心，只毁掉你的武功，是你自己動手，還是要我代勞？」

郭子羽面色一變道：「你太過份了，公孫旗，只要你有那份能耐，你不妨動手試試！」

公孫旗撤出寶刀，縱身上步，一刀揮了過來。

刀鋒相距還有數尺，一股凉颼颼的寒風，挾着強大無比的勁力巳然迫體而至，此等功力與刀法，當得是武林罕見，這就難怪以布袋和尚那等高人，都會落於下風了。

郭子羽連番獲得巧遇，身負數家之長，面對此等絕乘高手，依然不敢絲毫大意，他以天龍神槍全力迎戰，雙方惡鬥數百招，還是一個平手的局面。

此時天色巳經現出曙光，他們仍然在各趁機鋒，全力酣戰。

這是一塲江湖罕見的精彩搏殺，雙方所用的招式，都是冠蓋武林的絕學，局中人還不覺得怎樣，旁觀者倒處於驚濤駭浪，風雨危樓之中。

敢情郭氏一門老少，業巳全部到齊，他們只是暗中旁觀，誰也不願倚多爲勝。

在另一處山石之後，還有一個黑衣蒙面人，他雙目烱烱的注視鬥塲，關切之情，絕不在郭氏一門老少之下。

莫非他是公孫旗的友人？

關心親友是人之常情，他們却未想到鬥塲上會忽然發生劇烈的變化。

兩聲悶哼之後，兩條人影分別摔倒下去，顯然，他們是兩敗俱傷，弄成一個悲慘的結局。

郭氏老少再也忍不住了，他們騰身而起，紛紛向鬥塲急撲。

他們撲到鬥塲，全都大吃一驚，莫非郭子羽業巳身遭意外，一瞑不視不成？

不，他們只是沒有瞧到郭子羽而巳。活的見人，死的見屍，瞧不到自然要找，結果他們找遍半壁山每一個角落，還是一個失望。

更令人駭異的是那位公孫旗也不見了，難道郭子羽是被他擄去？

按當時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的，縱使他較郭子羽受傷爲輕，也無法擄走一個傷者而不被郭氏老少發現。

那麽他們究竟怎樣了？化成輕烟，變做氣體？

不管怎樣，找不到郭子羽，他的家人是不會甘心的，因而他們就在石花街躭擱了下來。

× × ×

綉幔流蘇，馨香滿室，一名紅衣麗人，正坐在梳妝台前支頤沉思。

莫非她是一名深閨倩女正爲情所苦？還是對鏡理妝，在等待她的情郞？

不錯，她的確是爲情所苦，却不是在等待她的情郞，因爲她心愛的那位公子，正睡在她身後的牙床之上。

他是一個長像英俊，逗人喜愛的少年，也是一個雄姿英發，倜儻不羣的人物，此時高臥温柔鄉中，自然在享受那無邊春色與似水柔情了。

但，紅衣麗人爲甚麽不珍惜那千金難買的春宵，竟然獨坐妝台，支頤苦思呢？

敢情獨臥牙床的那位公子，並不是在温柔鄉中享受，他雙目緊閉，面白如紙，眉峯輕輕的蹙動着，顯出一副痛苦表情。

原來他是受了傷，一幌五日，迄未甦醒，紅衣麗人支頤苦思，只是在爲他担憂罷了。

現在他醒來了，身體雖是有些虛弱，神智却巳十分清醒。

他訝異當前的處境，也不知道紅衣姑娘是誰，最重要的是担心他的家人會遭到意外。

他中了公孫旗一掌，對方並沒有沾到便宜，一記洞玄指也使公孫旗受到重傷，不過此人功力之高，江湖罕見，如果他還有再戰之能，如果他遇到郭氏家族，後果如何就令人難以想像了。

心中一急，他就待挺身躍起……

「不要動，兄弟，這樣會影响你的傷勢的。」

紅衣麗人身形一轉，湧過來一片眩目的艷光，同時蓮步珊珊，緩緩走向床前。

「啊，姐姐，是妳？」

「是我，兄弟，你暈迷五天，都快把姐姐急瘋了。」

當今江湖之上，跟郭子羽姐弟相稱的只有一個，她就是丐帮五丐之一的桃花仙子柳桃兒。

這位姑娘原是一身道裝，滿頭白髮的，此時却一身嬌紅，頭上的青絲油光水滑，配上一張宜嗔宜喜嬌靨，實在動人以極。郭子羽雖在傷患之中，仍然目瞪口呆的向她傻呆呆的瞧看着。

桃花仙子嬌靨一紅，但却大大方方的坐到床邊，伸出纖纖玉手，輕撫郭子羽的前額道：「謝天謝地，熱度終於退了。」

郭子羽道：「謝謝妳救我，姐姐，這是那兒？」

桃花仙子道：「這兒是蓮山，離石花街四十餘里，屋主是姐姐的好友，你安心養傷吧。」

郭子羽道：「不，姐姐，小弟要去找我的家人。」

桃花仙子道：「你爹娘及兄弟姐妹都很平安，你不必替他們担心，何况你內傷未癒，去了只有增加他們的麻煩。」

郭子羽嘆息一聲道：「我如果不去，我爹他們一定到處找我的，萬一碰到公孫旗……」

桃花仙子微微一笑道：「兄弟，你就這麽沒有自信？不錯，你是挨了一掌，身負重傷，那姓公孫的，可也沒有佔到便宜，你那一指麽，少說點他也得躺上三兩個月。」

郭子羽道：「姐姐都看到了？」

桃花仙子幽幽道：「自從那天墮入江心，自分生死永別，但我不死心，縱使上窮碧落下黃泉我也要找到你，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被我找到你了，而且知道你連番獲得奇遇，身負數家之長，只是，唉……」

她表情凄苦，晶瑩若玉的淚珠，在那任是無情也動人的美目中滚滚欲落，郭子羽忍不住握住她的玉手道：「多謝妳這麽關心我，其實小弟對姐姐也同樣放心不下，我一到武漢，立即到丐帮總壇找妳，他們說妳巳經離開武漢，我再求見帮主也未能如願，姐姐，我覺得丐帮對小弟存有芥蒂，這是爲了甚麽？」

桃花仙子嚶嚀一聲，嬌軀倒向郭子羽的懷抱之內，雙肩抽動，竟然啜泣不巳。

這位姑娘是郭子羽第一個接觸的女人，相交不算太深，感情却顯得乳水交融。

他們男歡女愛，曾經有一段美好的歲月，雖然他們並未超越某一限度，却也曾檀口相親，作過有限度的愛撫。

現在異地重逢，難免舊情復熾，因而他捧着她的螓首向她那香馥馥的櫻唇印了上去。

她的粉臂纏了上來，嬌軀蠕動着，向他的懷中擠，向他的胸膛壓，直到兩人之間找不到一絲空隙，她似乎還有些不太安靜。

不過他重傷未癒，不宜作非份之想，而且他爲人有一個原則，父母在堂，不得擅作主張，桑閒濮上之行，也是他所不取的。

於是他緩緩將她推開，重重的吁出一口長氣。

桃花仙子伸手將他的被子蓋好，粉頰紅潮未褪，眞箇是嬌艷絕倫，她向他瞥了一眼，無限關切的說道：「兄弟，你的傷勢……」

郭子羽道：「適才有點沉悶，現在好多了，哦，姐姐，妳還沒有告訴我，丐帮

為甚麼對我忽然生出芥蒂？」

桃花仙子一嘆道：「令孤世家，冷泉莊，八卦門，聯名向丐帮提出警告，沙師兄不願因咱們而結下這麼多的強敵，所以逼着我離開武漢。」

語音一頓，接道：「兄弟？你只怕餓了，小雯快將點心端進來。」

轎婢小雯進來了，臉色訕訕，好像她適才，曾經作錯了什麼，她低着頭叫了一聲「公子，小姐。」就將食盤放到床頭櫃上。

盤裏是幾樣精緻的小菜，及一碗燕窩粥，菜餚雖是不多，但色香均佳，頗能引人食慾。

桃花仙子道：「兄弟，讓我喂你。」

郭子羽道：「謝謝妳，姐姐，還是讓小弟自己來吧。」

飯後，郭子羽請託桃花仙子打聽他父母的消息，桃花仙子道：「放心吧，兄弟，你們郭氏一家現在寄居武當，該派掌門修圭，以上賓之禮相待，只待你傷勢好轉，我就陪你上武當與家人團聚。」

郭子羽道：「好吧。」

於是，在桃花仙子主婢殷殷侍候之下，他就在這兒居住下來。

他身負絕頂武功，還有義母孟婆婆贈送的一顆具有祛毒療傷作用的菩提珠，因而傷勢日漸痊癒。

這日午後，他打了一回坐，在百無聊賴之中，就想出去走走。在往常多半會由桃花仙子主婢陪伴的，偏偏今天她們主婢有事外出，他只好自己一個去蹓蹓了。

他住在後院的一棟精舍，綠柳成蔭，香花處處，算得是一個養傷的好去處，但他却翻過後院，一逕向後山走去。

此地山巒挺拔，木石皆秀，與他原住的勞山相較，別有一番風貌，也許他久處病榻吧，一旦瞧到遼闊的視野，立即感到心情特別開朗，也就信步所之，而雲深不知處了。

當他正準備覓路返回之際，一股尖銳的叱喝之聲忽然由右側傳來，他呆了一呆，暗忖：「荒山野嶺，杳無人跡，莫非我聽錯了不成？」

他當然沒有聽錯，因為那股尖銳的叱喝已經再度傳來，而且還有高吭的豪笑之聲，顯得十分刺耳。

現在他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立即彈身一躍，逕向右側放步急馳。

越過一條山溝，穿過一片叢林，他發現兩條人影在一塊山坡之上打鬥，男的一頭亂髮，面目猙獰如鬼，伸出兩隻枯爪正與一位黃衣姑娘展開惡鬥。

黃衣姑娘揮舞着一柄藥鋤，她雖是持有兵刃，仍無法阻擋那人徒手的攻勢。

這雙搏殺的男女，功力都十分之高，尤以那位獰惡大漢更是武功驚人，他那一雙枯爪奇招百出，內力像山嶽一般，只要一爪飛出，必然會震得黃衣女郎衣袂飄飄，她那婀娜的嬌軀也會在掌力之下顫抖。

女人的長力原就較男人為差，再遇上如此一個高強的對手，時間一久，黃衣女郎只怕很難逃過獰惡大漢的毒手。

惡鬥在繼續着，豪放的笑聲也在空氣中傳播着……

「嘿嘿……小妞兒，老夫今天第一天出關就遇到妳，妳能說這不是緣份？乖乖的聽話，老夫不會虧待妳的，否則，嘿嘿，明年今日就是妳的忌辰了！」

敢情獰惡大漢是一個閉關潛修的絕世魔頭，在江湖道上，陰風神魔歐陽胆可是一個家喻戶曉，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黃衣女郎時運不濟，今日上山採藥，竟然遇到這麼一個可怕的煞星。

郭子羽初涉江湖，他當然不知道陰風神魔歐陽胆的可怕，其實就算知道他也會伸手管閒事的，因為他生就一副俠肝義胆，只要是義所當為從來不計較它的後果。

因而他撿起三顆小石子，暗凝眞力，準備隨時對黃衣女郎加以支援。

又是三十招之後，郭子羽担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陰風神魔歐陽胆雙爪飛舞，魔影滿天，黃衣女郎一個防範不及，一隻粉嫩酥搓的右腕，已經送到陰風神魔的枯爪之中了。

「嘿嘿——小妞兒，老夫縱橫江湖，予取予求，放眼天下，還沒有人敢違背老夫的意旨。」

他是一名惡魔，也是一頭餓虎，現在讓他抓着一隻肥美的綿羊，怎能不得意的狂笑？只是他的笑聲還在空際飄蕩，三股勁風忽然以星馳電掣之勢，分襲他的手腕，喉結，及脅門幾處重穴。

天下居然有人敢管陰風神魔的閒事，豈不是買鹹魚放生，不知死活。

不管怎麼說，由於勁風來勢太過勁急，除了放開黃衣女郎再飄身避讓，實在別無選擇。

他飄退丈外再舉目向來人打量，原來是一名身着紫衫，神態飄逸的英俊少年。雙目一翻，冷冷哼了一聲道：「小子，是你破壞老夫的好事？」

紫衫少年雙拳一抱道：「晚輩郭子羽參見前輩，適才出手魯莽，希望前輩能夠原諒。」

陰風神魔歐陽胆哈哈一陣狂笑：「哦，有這麼便宜的事？你知道老夫是誰？」

郭子羽道：「請前輩賜告。」

陰風神魔歐陽胆道：「老夫歐陽胆，人稱陰風神魔……」

郭子羽道：「久仰。」

陰風神魔歐陽胆道：「那好，今天老夫發點慈悲，你自己了斷吧。」

郭子羽道：「你錯了，前輩，晚輩是為你好，為甚麼要自己了斷？」

陰風神魔道：「為老夫好？說說你的理由。」

郭子羽道：「前輩是成名已久的武林高人，怎能欺侮一個女孩子？如果傳出江湖，豈不怕有損前輩的令譽？」

陰風神魔道：「這話不錯，老夫的確應該小心一點，小子，接招。」

枯爪倏吐，狂飈陡生，一股奇寒澈骨的掌力，猛向郭子羽當胸撞來。

他是想殺人滅口，才使出他的獨門掌力，如若他以陰風神掌對付黃衣女郎，她可能早已傷在他的掌下了。

郭子羽身負數家之長，功力之高當得是武林罕見，以他的成就原是不必畏懼陰風神掌的，只是他內傷未癒，功力只能提到七成，以傷患之身，來硬拚這個絕代魔頭，他自然不是歐陽胆的對手。

現在他採用的戰法是「躲」，再抽冷子擊出一記洞玄指力。

這個戰法頗為有效，總算扼阻了陰風神魔的狂焰，其實這並非長久之計，因為郭子羽的內傷未癒，功力只能提到七成，經過適才一場激戰，他的傷又復發了，最多再鬥十招，他必然會傷在對方的手下。

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際，歐陽胆忽然倒縱丈外，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這當眞是英雄出少年，小子，你叫甚麼名字？肯不肯認我這個師父？」

郭子羽聞言一呆，他想不到事情會急轉直下，陰風神魔勝利在握之際，會來這麼一手。

以郭子羽的性格，縱使用刀擱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不會跟魔鬼打交道的，何況還要他拜一個魔鬼做師父。

因此他哼了一聲道：「對不起，前輩，背師別投是武林的大忌，在下不敢。」

陰風神魔歐陽胆面色一變道：「老夫言出如山，當今之世還沒有人敢違背老夫的意旨，再說老夫想收你為徒，是你幾生修來的造化，你居然敢不知好歹！」

郭子羽面色一沉道：「人各有志，前輩好意晚輩心領了。」

陰風神魔歐陽胆勃然大怒道：「小子，你既然不識抬舉，老夫只好超渡你。」

一旁觀戰的的黃衣女郎忽然尖叫一聲道：「慢點動手，我有話說。」

陰風神魔歐陽胆原已伸出他的魔爪，聞言掌勢一收道：「妳要說甚麼，老夫耐力有限，快說。」

黃衣女郎道：「陰風神魔歐陽胆可是一個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你如此欺凌一個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你就不怕被江湖朋友恥笑？」

陰風神魔歐陽胆說道：「老夫言出法隨，就算是當今皇上他也得聽我的，這小子居然敢對老夫不敬，這就是他的取死之道。」

黃衣女郎道：「公平麼？前輩。」

陰風神魔歐陽胆道：「有甚麼不公平的？你們可以一起上，老夫照樣接着。」

黃衣女郎撇撇嘴道：「何須兩個，他如非身負內傷，不見得就會輸給前輩，你不過是乘人之危罷了。」

陰風神魔歐陽胆面色一變道：「妳說他身負內傷，老夫是乘人之危？」

黃衣女郎道：「我沒有說錯，前輩，他是我閨中密友桃花仙子的朋友，不久前才來到我家養傷……」

陰風神魔一怔道：「原來是這樣的，不過老夫說過的話不能不算，讓我想一想應該怎樣處置你們兩個。」

他在想，郭子羽與黃衣女郎却在發呆，他們互相瞧了一眼，兩個人都把頭垂了下去。

原因很簡單，郭子羽想不到黃衣女郎就是他作客的東主，這位姑娘偏偏又像一株幽谷芝蘭，清新脫俗是那麼惹人憐愛。

還有一點令他不解，他寄居此處養傷，除了桃花仙子主婢，他從未見到過第三人，那麼黃衣姑娘如何認出他來的？

其實這件事十分單純，他只要往深裏多想一想就會明白。

桃花仙子主婢帶一個暈迷未醒的少年閨友人家內養傷，最起碼也應該將他的身世、人品，及武功作一番說明，何況他當時既在暈迷之中，又怎知道別人沒有見過他？

不過他們這一低頭，可就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風波了。

首先他們分別中了一記暗算，被陰風神魔隔空點穴，制住他們的武功，待他們回過神來，已經失去反抗的能力了。

郭子羽愕然道：「前輩，你這是做甚麼？」

陰風神魔道：「別發急，小子，老夫只是暫時封閉你們的武功，待會就會給你們解開的。」

黃衣姑娘哼了一聲道：「咱們兩人都打你不過，你這不是多此一舉？」

陰風神魔道：「你們雖是打我不過，不見得會肯到我的陰風洞府作客，老夫這可是一番好意，你們千萬不要誤會。」

郭子羽道：「你要咱們到你的陰風洞府作客？」

陰風神魔道：「不錯，你在老夫那兒養傷，待你傷癒後咱們再公平的一搏。」

郭子羽道：「好，我答允你，不過你先要放了這位姑娘。」

陰風神魔道：「那不行，你們兩個都是百年罕見的精金美玉，何況珠聯璧合，也可為未來武林留下一段佳話，走吧，小子，別跟老夫囉嗦了。」

說他們是百年罕見的精金美玉，這話說的很對，至於說他們是珠聯璧合麼，那也沒有說錯，只是這一雙玉人兒却由臉上紅到脖子，全都羞得抬不起頭來了。」

陰風神魔哈哈一笑道：「老夫是說着玩的，不必介意，咱們走吧。」

× × ×

陰風洞是在一條形勢險惡，人獸絕跡的山溝之內，他們一走進洞門，就感到一陣陣帶着奇寒的陰風，由四面八方向他們襲來，郭子羽與黃衣姑娘雖是身具上乘武功，也不由得連打幾個寒噤。

裏面只有兩個較大的石洞，一間臥室，一間練功室，後面另有儲藏室及盥洗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小小的山洞，倒是一個修眞養性的好所在。

惟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它的寒氣，白天已經冷得叫人發抖，入夜更為凌厲，而且洞內並無禦寒之物，這個罪就有得他們受的了。

好在陰風神魔已經解開他們的穴道，並微微一笑道：「這裏是冷了一點，不過只要你們習會我的內功心法，這點寒氣就算不了甚麼了，你們就住在這間練功房吧，老夫要去調息了。」

陰風神魔走開了，他們兩人却面面相覷，半晌做聲不得。

因為他們兩人曾經有一個共同的想法，只待穴道解開，便覷機設法逃走。

這絕對不是一個笨辦法，陰風神魔也是血肉之軀，他需要歇息，不可能整天寸步不離的釘着他們，只可惜他們這項希望落了空，因為洞門不知何時也已經關閉，嚴密胳合，與洞壁渾然一體，顯然洞門是以機關控制的，如果找不到機關，勢難破壁而出。

（未完・七）



蝙蝠、烏鴉、鷹（四）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白若冰二人接受烏鴉指令，假扮夫婦在蕪湖城賣藝，被韓師道的兒子韓建文帶他們回家，賞賜盤川，留他們在家居住，二人按照計劃行事，第一步行動已實現，韓府四方八面來了很多賓客，都是來賀喜的，韓師道為兒子迎娶，親家翁周寒山送女兒過門，陸、白二人見過他的相貌以後，就離開韓府，再住在客棧，再接到烏鴉的指示，決定等候周寒山歸程時下手，二人跟踪他到苗野的家裏，率將周寒山刺死，白若冰中了淬毒鋼針不治亦死去，陸無涯單身回到客棧，被三個大漢跟踪，指出他是職業殺手蝙蝠，是殺死周寒山的兇手……

殘生遭歷刦　又遇尅星來

與此同時，又聽得頭頂上一陣「嘩啦啦」的暴響，瓦片灰塵橫飛中，躍下兩個中年漢子，為首的那人赫然是尤二爺！

陸無涯心頭一沉，心中不斷大叫：「不！我不能死在這裏！」趁對方立足未穩，右掌立即向尤二拍出！

尤二冷笑一聲，手腕一翻，長劍望陸無涯的掌心刺去，陸無涯撤掌偏身，尤二背後另一個中年漢子已迎了上來，手上的一柄鐵骨摺扇，「刷」地一聲打了開來，五指一旋，扇子在他手上滴溜溜地打了個旋，向陸無涯的喉頭割去。

陸無涯上身向後一仰，左手五指如鈎，反抓對方手腕！

那漢子倏地把摺扇合起，向下一敲，剎那，尤二的長劍與姓燕的鋼刀又同時攻來！

陸無涯雙脚一頓，身子拔空而起，望屋頂破洞飛去！

說時遲，那時快，使扇的中年漢子也同時躍起，左掌斜拍，右手鐵扇向陸無涯小腿割去！

陸無涯給他掌風一迫，橫飛三尺，左掌在橫樑上一拍，倒飛落地，尤二冷笑一聲，道：「今日若讓你逃脫，我尤二的名便倒寫，龔老弟，煩你守在樑上，以防這斯逃脫！」

那使扇的中年漢子應了一聲，飛上橫樑。陸無涯大聲叫道：「姓尤的，你仗人多屈殺無辜，算是那門子好漢！」

「屈殺你？嘿嘿，錯不了的！」尤二一柄長劍使將出來，矯若游龍。

陸無涯手上沒有兵刃，窮於應付，半晌才道：「有沒有證據？」

尤二不答，陸無涯冷笑道：「一定是有人告訴你，你有沒有想到一句老話：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尤二一怔，陸無涯乘機向後一退，濃眉漢子的鋼鞭也乘機劈頭抽下！

陸無涯再一閃，可是剛避過鋼鞭，又閃不了姓燕的鋼刀，只聽「刷」的一聲，後背已着了一刀，痛得他幾乎踣倒地上！

尤二喝道：「你若不是蝙蝠的，便把面具摘下，讓咱們看看！」

陸無涯悶哼一聲：「戴面具的便都是蝙蝠！」

「你不肯動手，二爺唯有代勞了！」尤二長劍一圈，左手五指蓄勢以待。

陸無涯再閃過面掛刀疤的一刀，尤二的劍尖又在他臂上劃下一道血槽，左手拚力擋開尤二五指，倉惶後退，目光一掠，大喝一聲，不顧一切向濃眉漢子撲去！

濃眉漢子見他渾身血跡，披頭散髮，勢如猛虎，心頭一寒，忙不迭後退。

陸無涯正要他如此，左手陡地抓起桌子，向後拋去，同時身子斜飛，由後窗射出！

尤二一掌震開桌子，喝道：「快追！」率先穿窗而出，抬頭一望，已不見了陸無涯的踪影！

窗外是座小小的花園，假山花樹交錯，姓燕的道：「二爺，這小子受傷一定未曾去遠，咱們搜一搜！」

話音一落，只聽上面有人道：「上面無人！」原來那姓龔的已穿屋而出，立在簷上。

四個漢子立即在後花園內搜索起來，姓龔的凌空飛下，脚尖在假山上一點，再躍至圍牆上立定！

花園頗小，須臾便已走遍，濃眉漢子叫道：「這裏有血！」

尤二走至假山後一看，果見地上有幾點血跡，但假山不大，藏不了人，尤二沉吟一下，道：「大家分頭找一找！」

×　×　×

陸無涯一躍出房，立即飛向假山，在洞中取出一件外袍來，披在身上，再戴上帽子，然後橫掠而行，就像是一位毫不相干的旅客。

自從洪如燄出現之後，他便老是覺得心驚肉跳，生似有什麼災難要發生般，所以今早出去，便先佈下後退之路，把客棧各處甬道走遍，現在他披上的正是一套與店小二服飾相似的外袍，再戴上帽子，便似是客棧的掌櫃了。

尤二不是沒有見到他，只是萬料不到陸無涯的裝束會改得這般快，却不知這是蝙蝠必習的技倆，若是尤二對如意客棧的情況極熟，知道陸無涯的去處正是帳房，一時之間便不虞有詐了。

陸無涯來至帳房外，見房門上了鎖，一邊裝作掏鑰匙的模樣，一邊偷眼瞥了尤二等一眼，直至他們離開，陸無涯才鬆了一口氣。

正想找路出店，又見尤二去而復回，連忙轉過身去，步向灶房。

「張掌櫃，剛才你有看見一個身穿杏黃色外袍的青年經過？」

陸無涯心頭怦怦亂跳，沙着聲道：「老朽沒有看清楚他穿什麼衣服，是有一個人飛出圍牆去了！」

尤二謝了一聲，振衣欲躍上圍牆，可是就在此刻，他却發現了張掌櫃後衣有血跡，心中冷笑一聲，裝作若無其事地向陸無涯走去。

「張掌櫃，那人是個汪洋大盜，你還不快開門看看帳房內的錢有沒有損失！」

陸無涯暗暗吃驚，脚步加快，道：「門鎖還好好的，多謝二爺關心了！」

尤二一掠而起，冷笑一聲。「我本來還有一點不放心，怕冤枉了好人，現在看來你必是蝙蝠無疑！」

陸無涯快步衝入灶房，道：「你由頭到尾都弄錯了，你跟老朽過來幹什麼？」

尤二冷冷地閃入灶房，冷笑一聲。「你若是張掌櫃的，後衣怎會有血跡！」

灶房內的伙計看見兩個陌生人進來，都是一愕，七八個人齊都停下手，陸無涯推開厨子，提起一鍋熱湯，向尤二潑去！

那鍋湯早已煮沸，騰着白烟，一走近便已熱浪迫人，尤二見狀大驚，忙不迭倒飛而退！

陸無涯一邊打量環境，一邊不斷抓起鐵勺、碗碟向尤二拋去！

尤二大喝一聲，把劍舞得潑水難入，向陸無涯迫去，陸無涯抓起一口鐵鑊，先把鑊內的菜向對方潑去然後反迎了上去。

那鐵鑊方圓二尺多，倒是一件現成的盾牌，只聞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陸無涯邊戰邊退，叫道：「你們還不快去報官，這强盜要殺人哪！」

那些厨子驚魂甫定下，一哄而散。陸無涯眼看已退至窗前，雙手抓住鐵鑊向前一擋，身子躍起，穿窗而出，鐵鑊却被窗子夾住，剛好擋住尤二的去路！

陸無涯離開灶房，遠遠聽見姓燕的等四人的叫喊聲，慌不擇路翻過牆頭，落在街上！

那姓龔的，武功甚高，長嘯一聲，緊緊追來，陸無涯不敢怠慢，向前急奔，忽見一乘人馬迎面馳去，陸無涯大喝一聲：「借用一下！」左掌向馬上乘勢一推。不料那人武功甚高，匆忙中仍能沉掌來迎，陸無涯右手抓住馬韁，身子隨馬而奔，左掌一圈，擊在那人後臂上，那人應聲跌下馬來，陸無涯立即頓足騰身而上！

只此一躭誤，那姓龔的經已追到，鐵扇張開，望陸無涯腰際割去！

陸無涯雙腿一挾，催馬急馳，姓龔的那中年漢子上身伸前，手臂暴長，鐵扇過處，把陸無涯大腿上的皮肉，割下一大片來，扇鋒過處，連馬背也割破！

陸無涯痛得幾乎栽倒，雙臂拚命摟住馬頸，那馬兒吃鐵扇一刺，負痛急馳，眨眼之間便已出城！

陸無涯身上本已有傷，再經過這番搏鬥，鮮血迸流更急，只覺自己體力迅速減弱，迷迷糊糊之間，生怕尤二等人會循血跡追來，便專選崎嶇山路奔馳。

那馬兒雖然負傷，幸而傷的只是肌膚。加上體格健壯，長途跋踄之下，速度仍不稍慢，倒是陸無涯支持不住了，只覺一顆頭如有千斤重般，無力地貼在馬頸上。一忽，腦海內「嗡」的一响，便已人事不醒……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陸無涯才甦醒過來，他緩緩睜開雙眼，發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床前模模糊糊地坐着一個人，却不能看清楚。

「姐姐，他醒來啦！」

「原來是個娘兒！」陸無涯心中暗道，估計是被人救了，要想說句感激的話，又發不出話來，他呻吟了一聲，雙眼一黑

，再度暈厥。

他第二次醒來時首先看到的是一盞油燈，耳畔又聽到剛才那個女子的聲音：「醒來了，醒來了！」語氣充滿喜悅之色。

陸無涯終於看到了她，好一張清麗的臉龐，年紀看來在十七八，上身一襲白紗，中間加一件黃色的沒袖綢衣，一襲裙子翠得如同翡翠，整個人看來就像一株盛放的水仙花！

陸無涯一怔，虛弱地問道：「姑娘……是你救在下的麽？」

那女子微微一笑，道：「你傷得很重，不要說話，我去看看姐姐煮的稀飯熟了沒有。」說罷轉身而去。

她嬌軀一轉，香風襲人，陸無涯又是一呆，覺得這女子有點面熟，却又想不起在那裏見過她。

他失血太多，腦子渾渾噩噩，唯有靜靜地躺着，過了一陣，那少女玉手捧着一碗稀飯進來，輕聲道：「快凉啦，我餵你吃吧！」

陸無涯心頭一暖，輕聲道：「多謝姑娘……在下也不知該如何報答你……」

少女笑道：「救死扶傷是我輩中人應爲之事，少俠這般說反叫小妹不好意思了！」說罷用銀匙餵陸無涯。

不一陣，那碗稀飯已吃得乾乾淨淨，少女問道：「鍋內還有，還要不要？」

陸無涯輕輕搖頭，道：「在下口乾舌燥，吃不下……多謝……」

少女含笑道：「那麽你早點歇息吧，明日料會好一點了！」她伸出春葱似的玉指，在陸無涯睡穴上一戮，放下碗，回頭道：「姐姐，他睡啦，進來吧！」

房外另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我要進去還管他睡不睡？差不多時候啦，替他換藥吧！」

少女道：「姐姐，小妹覺得你似乎有點……嗯，莫非你認得他？」

「小鬼頭，你別胡思亂想，人是你救回來的，自然由你負責！」

少女嗔道：「小妹負責便負責，等下你別再罵我粗手粗脚！」

「我要餵孩子吃奶了，不跟你說！」

少女拿出金創藥來，輕輕解開陸無涯的綳帶，用清水洗掉舊藥，再塗上新藥。這些事說來雖簡單，但由於傷口既多又重，因此那少女足足花了一個時辰才把綳帶紮好，舉袖拭去額角的汗珠，含笑出房。

陸無涯再度醒來時，房內灰灰濛濛，天色尚未大亮，但是他頭微微一抬，便又見到那少女了，背着身，不知在弄些什麽。陸無涯心弦一震，竟然有點痴了！

自他懂事以來，所接觸的便都是冰冷機詐的人，除了烏鴉之外，人世間的一切都似在他控制之下，但亦從未想到自己會被一個弱質女子救命，乍然碰上這種事，心頭難免有所感嘆。

正在胡思亂想間，忽見那少女轉過身來，目光一及，帶着幾分嬌羞幾分驚訝的神態道：「啊，原來你已醒來啦！」

「姑娘，你一夜沒睡……」陸無涯感激地道：「在下也不知如何感謝你……」

少女臉泛紅暈，道：「我也是剛來替你準備傷藥……」

陸無涯想請教她芳名，少女已一陣風似的衝了出去。他微覺一怔，不知自己是不是唐突過她。

幸而過了一陣，房外便傳來一陣脚步聲了，陸無涯脫口叫道：「姑娘，在下……」目光一及，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

原來進房不是剛才那位少女而是一位少婦，赫然便是上次欲殺又止的韓勝珠。

韓勝珠微微一笑，道：「大俠，你想不到吧？」

陸無涯面上發熱，半晌才訕訕地道：「是想不到……你救我的？」

韓勝珠搖搖頭，道：「這有何關係？只要是應該做的，誰做都一樣！」

「多謝……」

韓勝珠抄起桌上的一把剪刀，替陸無涯剪開手臂上的綳帶，道：「謝什麽？生命是最寶貴，能用什麽來謝？大家都是江湖兒女，何必如此婆婆媽媽！」

陸無涯道：「不敢麻煩你，在下自己弄！」

韓勝珠微微一怔。「我實在想不到你是這種人！」

「在下是那一種人？」

「你能動麽？婆婆媽媽的！」

陸無涯臉上又是一熱，韓勝珠邊替他換藥，邊問：「原來你是歐陽爺子的門人，爲何不早說，神秘兮兮的！」

陸無涯一怔，脫口問道：「那個歐陽爺子？」

這次輪到韓勝珠奇怪了。「你還裝什麽蒜？難道你不是『鐵劍門』的弟子？」

「你爲何會認爲我是鐵劍門歐陽叔的弟子？」

韓勝珠眉頭一皺，倏地放下剪刀，抬頭道：「莫非你殺死鐵劍門的弟子。然後搶了他的坐騎？」她聲音雖不厲，但已有慍意。

陸無涯恍然大悟，道：「原來那匹馬是鐵劍門的！在下……沒殺人，我是被仇家所追，危急時搶了他的馬逃命……」

韓勝珠神情略鬆，重新取起剪刀，道：「搶馬逃命，倒也情有可諒，不過你將來可得還回給人家！」

陸無涯輕聲道：「這個自然……」

韓勝珠替他手臂傷口換了藥之後，又替他換大腿上的藥。陸無涯頗有點尷尬，反而韓勝珠表現得落落大方。

過了好一陣，韓勝珠才換好了藥，道：「你傷得很重，起碼得十來天才可下床活動。」

陸無涯問道：「此處何地？」

韓勝珠笑道：「你忘記了麽？這屋子便是上次你帶我來的那棟屋子！」

陸無涯問道：「那對老夫婦呢？」

「他兒子接他們入城居住，把屋子賣給我！」韓勝珠直起身來，收拾藥包。

陸無涯問道：「令妹芳名如何稱呼？在下尚未向她道謝！」

韓勝珠笑道：「你下不了床，難道也開不了口？我得去看看那丫頭，不知她把飯煮成怎樣？」

陸無涯目送她出房，怔怔地想着心事，當他腦海一寧靜，立即浮上一個問題：尤二怎會知道我是蝙蝠？是不是洪如緂告訴他的？

想到此，他又覺得洪如緂在他身邊，便感覺到的那股殺氣。「一定是洪如緂故意透露與尤二知道的！」

洪如緂爲什麽要這樣做？是不是烏鴉授意他做的？

驀地，又一個念頭襲上心頭。「洪如緂說他已接到最後一個任務，他最後的任務是不是來殺我？」

想到此，他只覺全身在冒汗，冰冷的汗，假如他沒想錯的話，看來烏鴉卽使殺不了自己，但解藥在他手上，只要他不再見自己，自己最後也終會毒發身亡！

天地似在旋轉，連床也似在打旋轉。

數年來自己戰戰兢兢爲烏鴉辦事淪落到如此地步，算得了什麽？連一頭牛也不如！

牛雖辛勞工作，最終也難免成爲人類的腹中美食，但那還是在牠年老不能工作後才會發生，自己風華正茂，正如日之東昇，就此黯然歸去，實在不能甘心！他忽然大叫一聲：「我要活下去！」

這一叫，震動了身上的傷口，痛得他額頭沁出一片汗跡，忽聞一陣匆急的脚步聲傳來，却是韓勝珠的妹子，她尷尬地道：「對不起，飯煮焦了，姐姐重新煮過，就快好了！」

陸無涯忙道：「在下不餓……」

少女盈盈立在床前，道：「你生誰的氣？」

聲音嬌柔，如一碗冰鎭的蓮子羹，使人吃了火氣全消。陸無涯垂着頭，輕聲道：「在下生那些仇家的氣……」

「你仇家很厲害？不要緊，我叫爹爹替你出氣。」

陸無涯忙道：「多謝姑娘好意，但在下自信有能力對付他們，這仇我要親手去報！」

少女目光一亮，頗有欽慕之色，道：「我聽姐姐說，你以前曾救了她母子兩條命，還說你武功很高……哦，原來你不是歐陽伯伯的弟子，我看見那匹馬還以爲你是『鐵劍門』的弟子哩！」

陸無涯暗道一聲慚愧，道：「那是在下情急搶來用作逃命的……却不知道他是『鐵劍門』的弟子！」

少女道：「歐陽伯伯名頭旣响，武功又高，可惜他那些徒子徒孫，沒幾個叫人看了順眼的，武功學不到三成，便仗着師門的名頭，飛揚跋扈，不可一世！」

陸無涯輕輕冷笑一聲：「江湖上這種人多得是，也不奇怪！」

「你師父是誰？」

陸無涯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才道：「對不起，家師隱居江湖已久，他不准在下洩露他的一切！」

少女淺淺一笑。「我不怪你，江湖上奇怪的規矩很多。」

陸無涯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在下該死，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在下竟然連姑娘的芳名也未曾請教！」

少女粉臉倏地一紅，垂下螓首，聲如蚊吶地道：「姐姐沒告訴你麽？小妹賤名如玉……」

陸無涯由衷地道：「姑娘玉潔冰清，眞不愧如玉這兩個字！」

韓如玉粉臉更是嬌艷。「我，我……小妹去拿飯……」又一陣風般衝出房門。

陸無涯一顆心倏地如小鹿般亂撞，只覺心頭酥麻，不知是什麽滋味。

發了一陣怔，才神魂歸體地重整思緒。「那姓燕的三師兄弟武功稀鬆平常，我那柄長劍絕非被他們震斷的，一定是洪如緂做的手脚，洪如緂，此仇不報枉爲人！」心情平定後，想到將來，又是一片惘然，尋思道：「就算我把洪如緂殺死，那又能怎樣？能挽回自己的生命麽？要挽回生命，唯一的辦法便是找烏鴉拚命！但烏鴉如同幽靈一般，莫說殺他，就算他站在自己面前，也懵然不知……」

想到此，他心頭一片悲凉，旣然命在朝夕，還在乎這些傷，在乎這極短暫的片刻光陰？

香風一吹，陸無涯抬起頭來，只見韓如玉俏生生地立在床前，手上捧着一碗飯，桌上還放着幾式小菜。他賭氣地道：「我不吃！」

韓如玉一怔，問道：「什麽事？是不是傷口發疼？」

「你別問了，我不吃就是不吃，拿出去！」

韓如玉臉色一變，淚花在眶內亂轉。「你，你……」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忽聽韓勝珠道：「你發什麽脾氣？男人大丈夫，受了點傷算得了什麽？有種的便待養好了傷，找仇家拚命去，對女人大呼小喝的逞什麽威風！」

陸無涯叫道：「你們都不了解我！」

韓勝珠抱着孩子進來，道：「沒有人不想了解你，是你自己不讓人了解你！快吃，我還等你洗碗！」

陸無涯胸膛起伏了一陣，終於慢慢平復，忖道：「她說的倒也沒錯，旣然未至最後關頭，我又何必自暴自棄？也許事情並不如自己想像之劣！」當下吸了一口氣，道：「對不起韓姑娘，是在下不對，我吃我吃！」

韓如玉轉氣爲喜，嗔道：「你傻傻的，像個孩子！」說畢便坐在床前，餵陸無涯吃飯。

這頓飯，陸無涯足足吃了兩碗，韓如玉收起碗筷，便陪陸無涯說些閑話，奇怪的是她竟不問陸無涯的名字，倒使陸無涯少了幾分尷尬，否則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韓如玉說的全是些家內的瑣事，換作以前，陸無涯那有心情聆聽？但不知爲何，今日不但不覺得煩悶，而且有如沐春風之感，只覺得韓如玉的每一句話都如一劑上佳的金創藥，令人忘却傷口的疼痛。

談了好一陣，韓如玉才告辭出房，陸無涯却仍沉緬在溫馨中。

一幌眼已是中秋佳節，韓如玉仍留在韓勝珠家，陪伴陸無涯，兩人的感情與日俱增，雖然至此刻韓如玉仍不知道陸無涯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以前的一切，但對他却似有無限的信心。反而陸無涯時有自慚形穢之心，加上生死未卜，時常會無端端發怒，韓如玉只道他受傷後心情不好，不以爲忤，尚時加安慰。

黃昏，韓如玉便入房相請陸無涯。「姐姐在院子內張燈，我扶你出房去吹吹風吧！」

陸無涯道：「不必你扶，我巳可以走動。」韓如玉還是不信，陸無涯下床扶壁走了幾步，她才放心。

所謂院子，只是屋外的一個小石坪，石坪兩端各有一棵大樹，韓勝珠繫了兩根繩子，把燈掛上。韓如玉又搬出桌子、椅子，道：「希望今夜天氣好，否則就掃興了！」

陸無涯道：「我自小至今尚未好好地渡過中秋節，今日是第一趟，我更加希望能賞到明月，否則以後也不知尚有沒有機會了！」

韓勝珠把面一沉，道：「胡說，你怎地這般沒信心！」

韓如玉接問：「到底你仇人是誰？他好生厲害麽？」

陸無涯心頭一震，忙道：「今日是中秋佳節，不談這種掃興的事！」他拉過一張竹椅坐下，抬頭看她倆姐妹掛燈。「三姑娘爲何不回家？難道你爹還未回來？」

韓如玉道：「是的，前幾天家內有人來報訊，說爹爹趕不回來過中秋了，娘又答應讓我在此陪姐姐！」原來她是韓師道最小的女兒，她上面還有一個二姐韓似雪，嫁到江北武林大豪倪顧濤家做媳婦。那倪顧濤名頭與韓師道不相伯仲，倪家在江北武林揚名已有數代，論勢力比韓師道只大不小。

過了一陣，天色漸黑，韓勝珠取出糕餅酒食，韓如玉喜孜孜地點上花燈，三人便坐在一起吃喝起來，不久，明月如輪，昇上樹梢，韓如玉發出一聲歡呼。

月亮昇得越高，越是明亮，韓如玉天眞的問道：「大姐，你說月裏是不是眞有個嫦娥，她又是不是眞有一隻玉兎？」

韓勝珠輕罵道：「死丫頭，都十八歲了還問這種話，你問我。我去問誰！」

陸無涯道：「我說月裏既沒嫦娥，天上也沒神仙！」

韓如玉訝然問道：「你怎知道？」

「假如天上眞有神仙的，人世間又怎有這般多不平事！」

韓如玉一怔，半晌才道：「假如沒有嫦娥仙子，這月又怎會這般美麗？」

韓勝珠與陸無涯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都齊聲輕輕一嘆。韓勝珠道：「三妹，你眞快樂，沒一絲憂愁！」

韓如玉怕觸動姐姐的傷心，忙道：「姐姐，那麽小妹以後便一直陪着你吧！」

韓勝珠笑罵道：「還儘說些傻話？不要叫別人聽見笑話！」

韓如玉「啊」了一聲，轉頭道：「我要問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生氣！」

陸無涯忙道：「兩位是在下的救命恩人，有話直說無妨！」

「好，可不許你反悔！你叫什麽名字？」韓如玉臉上帶着幾分羞澀之色。「沒個名字，說話多不方便，老是別人、別人的！」

這問題陸無涯早已想好，便道：「在下姓姚，名重生。」反正陸無涯也非自己的眞姓名，陸無涯說此話時，神態甚是自若。

「姚重生……」韓如玉輕輕唸了兩遍，道：「這名字有點奇怪……」

「因爲在下是個孤兒，沒名沒姓，這姓名是家師賜的！」

韓勝珠道：「原來如此，難怪我上次問你，你不答。」

陸無涯苦笑一聲道：「這名字如今只有三個人知道，請兩位勿洩露出去……」

韓勝珠臉有不豫之色，韓如玉却道：「你師父已過世？」

陸無涯點點頭。「家師過世之後，在下才下山的！」

韓勝珠接問：「那麽你的仇家，其實是師父的仇人！」

陸無涯嗯了一聲，韓如玉忙道：「姐姐要人別說這種掃興的事，怎地自己又說了？」她替陸無涯斟了一杯酒，自己則以茶代酒，舉杯道：「小妹祝你早日康復，報却師門大仇！」

陸無涯連聲多謝，舉杯一飲而盡，恰在此時，屋內傳來孩子的哭聲，韓勝珠道：「三妹你進去看一看，許是那小鬼頭溺了！」

韓如玉應聲而去，韓勝珠伸頸過來，沉聲道：「我希望你沒騙咱們，更希望你不要令三妹傷心！」

陸無涯心頭一震，結結巴巴地道：「大小姐這話是什麽意思？」

韓勝珠目光如刄。「我看出你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說也未必盡實，希望這只是你因另有苦衷才如此！你的往事我不想過問，不過却不許你欺騙我妹子——」

陸無涯臉上發熱，分辯道：「在下幾時騙過你們？」

「沒有最好！假如你是個普通人，上次會因我看到你的眞面孔，而要殺我麽？我不是斤斤計較的人，但一個人若至死不悔，滿身殺氣，也不會有好下塲！」

陸無涯身子再一震，這女人當眞厲害，不由他不佩服，半晌他才道：「請大姐相信我，相信我不是那種人！」

韓勝珠神態一鬆。「衝着你這句大姐。我相信你！你覺得我妹子怎樣？」

陸無涯臉上更熱，沉吟了一下，毅然地道：「在下傷好之後，尚須去殺一個仇人，請放心，這人無惡不作，非殺不可！假如在下還能回來的，必不負令妹的一番情意，只是不知她……」

韓勝珠道：「我看着她長大的，還會不知道她的心意！她事母至孝，肯留在此陪你，不回家跟娘過節，你說是爲了什麽？只要你不令人失望，這事便包在大姐身上！」

話音剛落，忽聽韓如玉道：「大姐，你們說什麽？這般神秘兮兮的？」

韓勝珠笑道：「正在說你！」

韓如玉一怔，訝然問道：「說小妹什麽？」

「說你喜歡孩子，又喜歡過清靜的日子！」

韓如玉道：「是的，這裏既寧靜又少人來往，姐姐，小妹眞不想回家了！家裏人多，吵死啦，今日不是這個來，便是明日那個來！若能讓我選擇，小妹寧願到深山裏生活！」

韓勝珠抿嘴笑道：「最好到深山裏做小尼姑去！」

韓如玉捏拳在韓勝珠後背輕擂起來，韓勝珠抬頭道：「重生弟，你莫看三妹弱不禁風的樣子，她天資好，又心無雜念，武功可比我這個姐姐強多啦！」

陸無涯道：「大姐謙虛，依小弟看大姐的武功也不讓鬚眉！」

韓如玉道：「聽見沒有，重生哥也讚你啦！」

韓勝珠一本正經地道：「聽見沒有？他叫我大姐啦！」

韓如玉先是一怔，繼而回心一想，隱隱猜到他們之間有什麽協議，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登時如塗上一層鮮艷的胭脂，却裝作不知地說道：「他叫你大姐有什麽稀奇？你們早就認識的哩！」

韓勝珠長身道：「我去看看孩子，你陪重生弟喝幾杯吧！」

韓勝珠去後，兩人却有點尷尬，反而不知該說些什麽。良久，韓如玉才道：「重生哥，過幾天小妹便得回家啦，爹要回家過重陽……不過我最多半個月便回來……探望姐姐，她一個人很寂寞的……」她越說越覺得羞澀，終於一陣風般衝入屋內。

陸無涯望着她的背影，輕輕嘆了一口氣。

× × ×

韓如玉果然回家去了，陸無涯忽然覺得一股前所未遇的寂寞，終日縈繞心頭，令人渾身乏勁，雖然韓勝珠有空時也陪他談些江湖見聞，但她根本不能代替韓如玉。不過陸無涯倒視她如親大姐般尊重她。

自從韓如玉離開後，他心頭一靜，便不斷思索着一個問題：「我是一個人見人惡，卑鄙凶殘的殺手，她爹是鼎鼎大名的大俠，他怎肯把他女兒許配與我？就算他不知道……但我也配不起她！她冰清玉潔，我卑鄙汚垢，連看也嫌冒瀆了她，我，我還是……」

這些日子他都是在自怨自艾中渡過，一邊勸自己不要冒瀆她，但對她又思念不絕，另一方面又想起蝙蝠，想起自己生命已不長，心頭更是矛盾痛苦。

匆匆又是重陽，陸無涯傷口已結疤，便決定離開，他不敢偷偷離開，在飯後對韓勝珠道：「大姐，小弟打算明早便離開了。」

韓勝珠道：「不等三妹回來再走？」

陸無涯道：「小弟若不能報仇，其他事都別談！」

「身體好了沒有？我看你還不能跟人動手！」

「小弟不會這般魯莽，我會先找個地方再靜養一個月，同時思索一些武學上的難題！」

韓勝珠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也不勸阻你，一切必須小心保重！」

次日陸無涯扮成一個農夫，削了一根竹棒作柱拐，與韓勝珠作別，鐵劍門的那匹馬已爲韓如玉帶走，只能步行，陸無涯走了一段，這才知道自己傷得實在太重，平日還不覺得怎樣，但多走幾步，傷口便又隱隱作痛。

他並沒有走得太遠，就在附近的一座山崗歇下。這山雖不大，但勝在樹木甚是茂密，極是隱蔽。陸無涯席地而坐，打開韓勝珠交給他的包袱，裏面除了兩套替換的衣服之外，尚有七八個饅頭，陸無涯如被暖流通過，全身熱乎乎的。

陸無涯在附近荒野匿藏了一個月，一邊養傷，一邊深思擺脫烏鴉的辦法。

初冬的北風並不凜烈，陸無涯換過一張人皮面具，扮成一個中年客商的模樣，仍然入住蕪湖城的如意客棧，他幾次入住如意客棧，都用不同的身份及面孔，那姓張的掌櫃自然認不出他，他更相信烏鴉在此之前，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第一天，毫無動靜，第二天也在平安中渡過，陸無涯不禁忖道：「烏鴉若眞的想殺我的話，他不可能現在還沒有動靜……莫非他另有什麽厲害的手段要對付我？」他心頭越想越不能平靜。

一直等了七日，終於有動靜了，一個店小二拿了一封信進來：「客官有人要小的送信給你！」

「那人是誰？」

「是個小乞丐！」

陸無涯把手掌縮入袖管內，再接過信封，小二關上門後，陸無涯把信拋在地上，然後戴上鹿皮手套，撕破封口，取出信箋觀閱。

「最後一道命令，殺『天星掌』高天揚，時間不限。鄔。」

陸無涯心頭一震，「天星掌」高天揚武功之高，比之韓師道只高不低，內功更是深厚，要想殺他，可不容易！何況高天揚門徒不少，近年來又甚少江湖上走動，就算能成功，也得費不少時日及功夫，難怪烏鴉不限時日！

不過話說回來，烏鴉雖然不限時日，但他身上的毒若在一月初七日之前，得不到解藥，便將發作，換而言之，他一定要在臘月底之前，解決高天揚。

陸無涯看了信之後，便把信燒掉，次日出城，半路換了一套服飾，重行返回蕪湖城，投入高陞客棧，這次他重施故技，扮成跑江湖的賣藝人，故意在城內耍槍弄刀，引人注意。

過了兩天，便又接到烏鴉一封信：「老三，你在弄什麽鬼？還不快去辦事，難道不想要解藥？鄔。」

第二日，陸無涯照常賣藝，抱拳對看熱鬧的人道：「各位鄉親，昨日有人勸小弟去韓家討取盤川，這番心意小弟十分感激，也相信韓家必會有所關照，奈何小弟賣藝志在找親，所以不得不拋頭露面！」

看熱鬧的道：「你找什麽親人？」

「小弟的義父！」

「他來咱們蕪湖城？」

陸無涯抱拳道：「小弟五歲便已與我父分開，他去何方，甚至他的模樣，小弟都不知道！」

一個老頭罵道：「這樣如何找人！」

陸無涯說道：「只因義母臨死之前，要求小弟無論如何，也要找到義父回梓一行，因爲義母留下一封有關小弟義父的情況的信，小弟看不明白，要請義父回去推敲！」

一個少年的問道：「仙鄉何處？」

「杭州灣外的一個無名島！我義父姓鄔，名字十分易記，名魯雅！」

「鄔魯雅？這名字好怪！」看熱鬧的都交頭接耳起來。

陸無涯目光在人羣中掃過，找不出奇怪的人，當下抱拳續道：「若有人認識一個叫鄔魯雅的，請賜告一下，小弟備有薄禮致謝！」他目光直在人們面上掃過，然後要了一套羅漢拳。

他又一連賣了三日藝，每日都說着同樣的話，到了晚上回房，已見床上多了一封信：「你莫以爲老夫不敢殺你滅口！速去杭州執行任務，事成之後，老夫再在寒山寺外交解藥給你！鄔。」

陸無涯看過信後，臉上露出一絲微笑，雖還不知屆時解藥是否能够到手，但起碼已讓烏鴉知道，自己已留下了一手，把有關烏鴉訓練蝙蝠的一切寫了下來，假如自己有所不測，秘密便會洩漏了！

烏鴉是不是有所顧忌，所以事先訂下約見的地點？

陸無涯認爲他第一步計劃經已成功，是故次日一早，便立即買了一匹健馬，兼程趕去蘇州。

由蕪湖到蘇州並不太遠，所以陸無涯在十一月初五便到達了。

「天星掌」高天揚在蘇州的地址，他並不忙着去打聽，却先到一爿兵器舖內訂製幾件鐵器。

高天揚在蘇州立足已有二十多年，在蘇州是個响噹噹的人物，門下弟子又多，包括本城的捕頭翟耀日。若論名頭，在江南他與韓師道是可分庭抗禮，但由於他成名較早，號召力却比韓師道大，無論如何，烏鴉不指派陸無涯去殺韓師道，已使他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韓家二姝是他的救命恩人，他豈敢厚顏恩將仇報麼？幸而烏鴉要他殺的是高天揚。

陸無涯花了七八日的時間，初步了解了高天揚的情況。

高天揚六十歲，三子一女，十七個徒弟，他兩個兒子又各收了四個徒弟，大弟子蔣英也收了兩個徒弟，另有七個孫兒，換言之，高天揚門下共有三十七人。

高天揚家居獅子林旁邊，是一棟老宅，長期有六個徒弟輪流替他守衞門戶。

高天揚極少出門，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三年前，一切已交由他大子高翼打理，只在家內納福。

陸無涯再一次看看自己所調查得來的資料，心頭沉甸甸的，深居簡出，防衞森嚴，而又沒有嗜好，那麼該如何下手？

沒有缺點便不能暗算，要憑眞實功夫判生死。陸無涯連三分的把握也沒有，何況明挑了，高天揚也未必肯立即應戰，若要先把他的徒子徒孫殺敗，他才肯出手，那時連一分的把握也沒有。

眼看只剩下半個月，陸無涯心頭越來越急，終日在城內遊玩，尋徑探路。

這天他又去獅子林，信步賞了一番園林景色，路過荷花廳，忽聽裏面有人在吟哦：「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陸無涯心頭一跳，尋思道：「五丫頭怎地也來此？」當下便信步入內，荷花廳內是一座茶居，只賣茶水及糕餅，可是遊人不少，一般人遊倦都進來歇歇脚，是故茶客頗多。

陸無涯放眼望去，廳內並無少女，便找了一張桌子坐下，喚了一盅茶。不久，又聽見吟哦聲起，循聲望去，却是一位紫衣錦袍少年，手提摺扇，背靠柱子，幌頭搖腦，一副酸氣。

陸無涯略一沉吟，也吟了起來：「綠原青壠漸成塵，汲井開圓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愛國是何人？」

那紫衣少年目光一亮，推席而起，走了過來，道：「原來兄長，你也是個雅人，小弟有幸相會，何幸之有，請問兄台貴姓？」

陸無涯連忙回禮道：「小生姓陸，也敢問兄台貴姓？」

「小弟姓紫。」

「好姓好姓！」

「何好之有，小弟總嫌紫色太俗。」

「紫者乃五者之色，紫氣東來，便有聖人出現，此不正是吾等渴望之事？紫者又有何奇哉。」

紫衣少年喜道：「聽兄台一席話，小弟茅塞頓開，小弟客居就在附近，請移玉一聚，研究詩章，不知兄台肯否賞個薄面麼！」

陸無涯吃吃一笑。「他鄉遇知己，能與兄台暢聚，正是生平之樂事，小弟歡喜還來不及哩。」當下兩人携手而出，一路上，仍是滿口酸氣，待出了獅子林，陸無涯忍不住輕聲的問道：「五妹，你何事來此？」

紫玉花淡淡道：「與你一般目的！」

陸無涯心頭一動，紫玉花又道：「小弟客居就在附近，到時再詳談如何？」

原來紫玉花女扮男裝，生怕住在客棧，日久會露出馬脚，在城內賃了一棟房子居住。

那房子與高天揚家只隔一條小巷，到得門前，紫玉花取出鑰匙，開了門道：「兄台請！」

陸無涯入內見屋子不大，但却堆了不少書籍，忍不住讚道：「想不到五妹辦事如此仔細。」

紫玉花關好門，輕哼一聲：「這是最後一次，能不小心謹愼一點麼？否則豈非要功虧一簣，坐吧，你來了多久？」

「來了十多天了！」

紫玉花道：「這樣說來，你比我還早來，找到了破綻沒有？」

陸無涯苦笑一聲：「高天揚整天縮在家內，而且沒有什麼嗜好，徒子徒孫又多，實在難以下手！」

紫玉花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信找不到漏洞下手，咱們自出道以來，幾時失過手？」

陸無涯道：「有沒有漏洞還不知道，問題是現在尚未掌握到，嗯，五丫頭這是你的最後一個任務？」

紫玉花沉吟一下，反問：「你呢？」

「最後一次爲烏鴉賣命！」

紫玉花道：「小妹也是。」一頓又道：「按說除了老四之外，其他人都該已至最後階段！」

陸無涯輕笑一聲：「有兩個已徹底完成任務！」

紫玉花一怔，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據愚兄知悉，老二與七丫頭已被殺了！」

紫玉花目光微微一變，隨即淡淡地道：「他們自己不小心，怪得了誰？」

陸無涯又一聲冷笑，道：「愚兄自己也險死還生，嘿嘿，幸而我命大，到這一

階段，我也顧不得什麼規矩，要提醒你一下，萬事小心爲要？」

紫玉花冷哼一聲：「我若不小心，現在還能跟你說話麼？」

「愚兄不是這個意思，而是……」

紫玉花秀眉一皺，不悅地道：「老三，你說話素來爽快，怎地今日却婆婆媽媽的？」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道：「愚兄不能多說，只能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是七丫頭之死甚是奇怪，第二件是小弟受傷是有人告發，說我是蝙蝠！」

紫玉花吃了一驚，急問：「是誰告發的？」

「愚兄未能查出來，不過當時是老大跟我在一起，事發之時，他恰不在，而愚兄的長劍却被人暗中做了手脚，與人輕輕一格便斷了！」

「是不是老大暗中做了手脚？」

「愚兄不敢說，不過，當時只有他進過愚兄的客房，而我的長劍一直放在枕頭下！」

紫玉花目光大變，默不作聲，陸無涯雙眼露出一絲冷笑，故意背對着紫玉花，喃喃地道：「我自然想殺死高天揚，不過我更關心，在完成任務之後，能否拿到解藥！」

紫玉花道：「小妹何嘗不是如此。」

陸無涯嘿嘿一笑。「不過愚兄已留下一手，最多跟對方來個玉石俱焚！」

紫玉花霍地長身而起，問道：「三哥，你有甚麼妙計，可否敎敎小妹。」

陸無涯轉頭笑道：「五丫頭，你好像頭一次叫我三哥？」

紫玉花粉臉一熱，嗔道：「難道你忍心看我毒發身亡？」

陸無涯含笑道：「天機不可洩露。」

紫玉花目光一變，賭氣坐下，轉頭不理陸無涯。陸無涯道：「五妹，你既然也來了幾天，可曾探到什麼好情況？」

紫玉花纖腰一扭，背向着他，道：「我不知道。」

陸無涯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五丫頭，現在是賭氣的時候麼？」

紫玉花道：「咱們七人之中，我一向最看得起你，想不到你……你連我的生死也不關心！」

陸無涯沉吟道：「只要愚兄不死，你也不會死！」

「如果你死呢？」

陸無涯沉聲道：「你自然也沒有倖理！」他悠悠地道：「我估計老大現在極不好過！」

「爲甚麼？」

「他最後一道任務必是要來殺我，奈何我命大不死，那麼你說他的下場如何？」陸無涯冷笑一聲：「其實就算他能殺死我，也不一定能得到眞正的解藥。」

「他若能殺死你，不是已經完成了任務麼？烏鴉還不放過他？」

「當然，」陸無涯斬釘截鐵地道：「因爲咱們不死，對烏鴉來說多少有點威脅，而且，說不定他已另外訓練好新的一批蝙蝠。」

紫玉花撇撇咀道：「小妹不相信！」

「不相信最好，死的時候，起碼少了一點痛苦，有人說白痴是最可憐的，我却認爲白痴甚是幸福，因爲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紫玉花冷笑一聲：「這都只是你的忖測而已！」

陸無涯也冷笑道：「也不盡是忖測，因爲上兩批的蝙蝠至今只剩下一個，還是個殘廢者！」

「你怎知道？」

「這你就別問！」陸無涯語氣倏地一轉，道：「我不過問你，烏鴉給你什麼好條件，不過我要提醒你，洪如啖在我毫無準備之下，殺不了我，以後也再無人可以下得了手！也許你……你還有機會？」

紫玉花轉頭過來，目光驚慌，厲聲道：「老三，你這是什麼意思？」她聲音雖高，但任何人都聽出顫音甚顯。

陸無涯道：「什麼意思大家肚內清楚，何必明言！」他長身抱拳道：「告辭！待你想清楚之後，再來找我吧！」說畢頭也不回地出去。

紫玉花嬌軀如風中垂柳，不斷抖動，良久才「嚶嚀」一聲跌坐在椅上，倏地記起一件事來，剛才忘記問陸無涯的住所，開門探頭向外一望早已沒了陸無涯踪影。

× × ×

陸無涯出了紫玉花的居所，立即折入小巷，快步而行，走上通衢大道，混在行人中。

他先到兵器舖，取了早先訂製的東西，然後返回客棧結帳，再以另一副面孔，投入另一家客棧。

晚上他只叫店小二送了一碗鹵麵進房，先用銀針試過麵湯內沒有毒才進食，想起剛才的情景，他忍不住發出一聲冷笑。

紫玉花面上雖然戴着人皮面具，但她的目光却告訴陸無涯，她的最後一個任務，必也是要殺自己，就跟洪如啖一樣，否則便不會在自己揭破了她的秘密之後，便目光大變！

由此他更加肯定上次洪如啖必是奉了烏鴉之命來殺自己的，相信洪如啖的境況亦甚惡劣，甚至已經向閻羅王報到去了。

紫玉花此行的任務既被自己揭破，那麼下一步，她會怎樣？向烏鴉報告？繼續執行任務，在暗中下手？向自己痛哭，表示要與自己合作，另尋活路之法？

陸無涯自然不知道，現在他除了要殺高天揚之外，尚需防範紫玉花，成功的把握又更加微了。吃了麵，他吩咐小二送一盆澡水進房，先洗了個澡，然後取出在兵器店訂製的物品來。

他一共訂製了三項，第一項是一件薄銅片串成的背心，每一塊銅片只三寸長兩寸寬，銅片與銅片之間又用銅綫穿起來。

第二項是兩隻射筒，專用來發射暗器用的，第三項甚是奇怪，是一件極薄又小的劍柄。

陸無涯把劍柄取在手中，在後面的按鈕一撳，只聽「唰」的一聲，劍柄的前端露出一截六寸長的劍刃，再一撳又多了六寸，一共三節，共長十八寸，形成一柄短劍，他輕輕揮動一下，甚是滿意，重新把劍合起，恢復了原狀。這是他上次長劍被弄斷而想出來的防範方法之一。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死亡牌局

馮嘉．文　可飛．圖



辨明敵勢　巧妙出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兇殺案不斷發生，司馬洛通過國際刑警隊和莫先生等人的協助，雖然查出是江一明為死去的弟弟採取報復行動，現在又輪到關先生受害了，下一個可能會輪到莎菲和司馬洛，此事似乎逐步明朗，莎菲的父親和江一明有一段過節的，互相仇視，會不會那賭徒騙子是阿其殺死的，但阿基始終否認，說是老板的事他不清楚，司馬洛決定離開莎菲家，去找江一明，由莫先生派一位叫紫薇的女郎協助，先到蕭醫生處道明來意，原來江一明因生骨癌延請蕭醫生診治，化名羅心銘，通過蕭醫生回憶，司馬洛已掌握江一明的住處……

祇有江一明身邊最信任的人才知道有這件事情。

蕭醫生的車子開到了山頂上那座巨宅，那裏門口亦有人守着，那裏的人搜過他的身子，然後才放他進去。

他們亦奇怪，蕭醫生怎麼會到這裏來。他們亦担心，蕭醫生來了就不能走了。

蕭醫生在屋裏與江一明談了好一陣，然後並沒有離開。跟着，江一明就傳下一道命令，說不准抵抗，有貴客要乘直升飛機來。

他的手下雖然感到非常奇怪，但是命令就是命令，他們是不能不服從命令的。他們看着天空。

這時是光天白日的時間，蕭醫生並不是摸黑而來的。他們果然看見一架直升飛機自遠遠飛來了，就在江一明那座巨宅的面前的空地上停了下來。從飛機上下來的人就是司馬洛與紫薇二個人。他們是與蕭醫生有無綫電聯絡的，既然蕭醫生與江一明已經講妥，他們就飛來了。

他們給請到了屋中的二樓，與江一明見面。那裏面除了江一明之外就是蕭醫生和江一明的親信。這個人叫阿升。

司馬洛與紫薇看到江一明的時候，都不由得呆了一呆。因為這雖然是照片上的那個人，但是與照片上的人有很大的不同。江一明已經變成了一個皮包骨的人了。

假如他在這之前還懷疑蕭醫生是說謊的話，現在有人為證，就不再懷疑了。

蕭醫生說道：「就是這兩個人了，他們說不是向你尋仇的人，現在他們來這裏，也是不容易向你尋仇的。我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過，現在你們可以談清楚了。」

「我知道這位司馬洛先生是誰，」江一明說：「你給他這個地址就已經夠了。他要尋仇的話，就可以帶一隊軍隊來把我這裏掃平！」

「我很抱歉，」蕭醫生說：「但是我沒有辦法不合作。」

「算了，」江一明揮揮手說：「到現在，什麼都沒有關係了。」他講起話來，也是有氣無力的。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命不久矣的人。

江一明那個親信阿升在旁則顯得混身不安的。江一明講了這句話之後又揮揮手，阿升就馬上走出門外，去拿來了一隻針盒和一些針藥。他替江一明捋起了衣袖，顯然是要替江一明注射些針藥。

蕭醫生說：「讓我來吧，有醫生在這裏，醫生當然是最熟手的人了。」

阿升祇好把針藥交給蕭醫生來動手。阿升看看江一明閉上了眼睛接受注射。江一明在注射了之後才張開眼睛，嘆一口氣：「就是痛，這些藥，效力愈來愈低了。但是蕭醫生，這不關你事，你是已經提醒過我的了，祇是我的運氣實在太差！」

「江先生不舒服，」阿升說：「有什麼事情，讓我來講好了，江先生應該休息一下。」

「不，司馬洛先生到這裏來，一定是

有重要事情，重要的事情，結果還是要由我來作決定的。」他注射了之後似乎精神又好起來了，他說：「司馬洛先生，你怎麼了？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過節，你應該不會是來尋仇的吧？」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是有過節的，也許是沒有的，我現在就是要問你。」

「最近我根本沒有做過什麼事情。」江一明說：「你看我這樣的身子，還有理由去攪風攪雨嗎？攪着你更是不會了。」

「我來是為了你的弟弟的事情。」司馬洛說道。

「哦，」江一明說：「我那個不長進的弟弟，就是會闖禍！媽的！這一次他又幹了什麼呢？無論如何，他這個人也是做不出什麼大事的，會麻煩到你們身上？」

司馬洛要張開咀巴說話，但是阿升却移到他的面前把他擋住了。他說：「司馬洛先生，有些事情江先生還不知道，我看還是由我來告訴他好一些，假如你不介意的話，你可以到外面去等一等嗎？」

江一明詫異地抬頭看看阿升。司馬洛沒有機會看到阿生臉上的表情，不過他既然是江一明所信任的人，顯然是有辦法說服江一明的。

江一明略為考慮一下，點點頭說：「幾位，很對不起，既然我的人先要跟我講一些話，那我得請你們原諒一下好了。」

「好的。」司馬洛點點頭說。

他與蕭醫生及紫薇都起來退出，到廳中去了，在那裏走來走去，等着。

紫薇低聲說：「看情形就像江一明不知道這件事似的，我懷疑他究竟是不是在演戲！」

「有些事情似乎不是演技好就可以演得出來的。」司馬洛說：「也許——」

就在此時，一直靜寂的房間裏忽然大鬧起來，有人在嘶叫有人在忙於解釋。嘶叫的聲音是江一明的，解釋的則是阿升。跟着他又聽見有人的身體給撞在門上的聲音。由於房間裏只有江一明與阿升兩個人，似乎這兩個人現在是打起架來了。

「老天！」蕭醫生說：「他們在裏面攪什麼鬼？他是不適宜這樣激動的！」

司馬洛與紫薇也覺得情形不對，連忙與蕭醫生一起，三個人推門進入房內。他們看見江一明頭筋暴現，正用兩手揑着阿升的頸子，使阿升的臉也脹得變成紫色了。本來阿升是很容易擺脫的，因為阿升是仍然身體強壯，而江一明則實在已經沒有什麼氣力了。

但是阿升却並沒有動手抵抗。

司馬洛他們勸着，七手八脚把江一明拉開了。事實上江一明假如不是自願的話，他們也是沒那麼容易把江一明拉開的。

江一明又洩氣地坐回沙發上。這一激動，使他又變得相當疲倦了。阿升的表情很難看。江一明對蕭醫生揮揮手：「你可以給我吃一點什麼嗎？我想多一些精神，我要跟這些朋友們談話。」

「但是你不適宜——」蕭醫生說。

「到了這個時候！」江一明苦笑着聳聳肩：「早走幾天與遲走幾天，難道還會有什麼分別嗎？」

「好吧，」蕭醫生無可奈何地說：「黃色的藥丸，你吞三顆好了。」

阿升去替江一明把這些藥丸拿來。江一明的揑，使阿升仍然微有咳嗽，不過他實在是一個很忠心的手下，他還是先把江一明的事情去辦好了。江一明服下了藥丸之後又說：「我看，蕭醫生，你還是先走吧，這裏已經沒有你的事情了。我們要說的事情，你也還是不要知道好一些。你走了之後，也忘記了發生過這件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嗎？」

蕭醫生點點頭。他也是並不很有興趣介入這種人的這一類事情之中。他知道得愈少，以及牽涉得愈少，那當然是愈好。

他走了，江一明吞服了那些藥丸之後，精神似乎就慢慢回來了。也許，這實在是借回來的精神吧。他請司馬洛坐下來了，然後說：「司馬洛先生，我的弟弟的事情，我並不知道。阿升剛剛才告訴了我，我們不是表演。」

「我也知道。」司馬洛說道。

阿升還是顯得很可憐的。他吶吶着說：「我——實在是很難做的。老板不想他的弟弟知道他有這病，所以沒有通知。而老板既然是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他的弟弟死了，我也不想告訴他，讓他難過。所以——」

「我也不怪阿升，」江一明說道：「想起來，阿升這樣做是完全對的。不過，我也是祇有這一個弟弟而已，他却先我而死！」

「既然你不知道你的弟弟已經死了，」司馬洛說，「你顯然就不會採取什麼行動了。」

「是的，」江一明說：「假如我知道了的話，我會做什麼，那實在很難講的。不過既然我不知道——」他嘆了一口氣。

「但是阿升是知道的。」司馬洛說。

江一明看着阿升：「你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阿升？」

阿升搖搖頭：「我們的人是不能夠白死的，我當然派了人去調查。但那些事情不是我們幹的。」

「什麼事情？」江一明問司馬洛。

司馬洛把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告訴了江一明。本來江一明是不值得信任的，不過他已不久人世，那情形又不同了。

江一明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不過，這却並不等於說，他是沒有聽的，他祇是一面聽就一面在用腦。後來江一明就抬起頭來看着阿升說：「那你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呢？」

「留心和調查。」阿升說。

司馬洛看着阿升。他並沒有那麼信任阿升，因為阿升沒有江一明的問題，而這些到底是不甚講理：野蠻而又殘忍的人。

「媽的！」阿升對司馬洛說：「那些事情並不是我幹的。」

「這些事情應該不是阿升幹的，」江一明對司馬洛說：「第一，阿升一直都陪在我的身邊，假如他不去主持，就很難做到這樣的事情。而且我們雖然愛做英雄，却也不是傻瓜。我們不會認為是你們把我的弟弟殺死的，我們不會這樣來鬧事。而且我們就是殺人，也不是用這種手法。」

「莎菲的父親蘇豪生，」司馬洛說：「他跟你是有一段很不尋常的過節的。你

憑什麼認爲蘇豪生不會殺死你的弟弟呢？他那個保鑣阿其，也許會替他做這件工作呢？」

「你是在挑撥嗎？」江一明說。

「我是想把事情弄清楚！」司馬洛說：「你認爲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不會的，」江一明搖着頭：「我雖然是與蘇豪生有過不去的，但是我却不想含血噴人。我們之間，差不多已經有了一個默契，不是我就是他，與別人無關，他不會殺我的弟弟，我亦不會殺他的女兒。事實上假如他殺了我的弟弟的話，我就會殺他的女兒。假如你是他，你認爲值得這樣做嗎？」

這個講法是跟阿其的講法一樣。

阿升在旁邊說：「假如你聽我講的話，這是借刀殺人。你知道，蘇豪生的仇人是也有不少的，剛剛老板的弟弟到那裏去，就乘機把他殺掉了。這是蘇豪生的女兒也在場的場合，那我們老板的反應又怎樣呢？他會來復仇，蘇豪生也爲了女兒的安全而被逼出現。這樣，兩虎相爭之際，這個人就可以有機會對付我們老板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不過蘇豪生似乎並沒有中計。」

「蘇豪生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江一明說：「他是不會中這樣的計的。」

「你認爲眞是有這樣的詭計嗎？」司馬洛問道。

「假如你找不到我，」江一明說：「不能夠與我對證，那你就不能肯定了。但是現在你找到了我，假如你相信這件事情是與我無關的，那麼剩下來的還有多少個可能性呢？」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那麼你究竟相信不相信我呢？」江一明問道。

「我通常不是憑一句話就肯相信別人的，」司馬洛說：「不過有時也有例外，現在就是一個例外的情形，而且還是一個很例外的情形。我相信你的。」

「問題就是誰幹的。」阿升說。

「我還希望你們可以提供一點綫索呢。」司馬洛說。

「你以爲我不想把做這件事的人找出來嗎？」阿升說，「但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也許蘇豪生自己是知道的，但難道我們去問他？別說去問他了。我是去找他都找不到。」阿升氣憤地走來走去，好像要爆炸似的，「我們的情形已經夠糟了，還有人拿我們來過關！」

「有別人知道江先生目前的情況嗎？」司馬洛冷靜地提出這個問題。

「你們又是怎樣知道呢？」阿升問。

「我們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知道的，」司馬洛說：「有人提過一個曾經爲江先生工作過的人去接蕭醫生。似乎這個人仍然是正在替一位重要的人工作，替這位重要的人把醫生接去診病。我們推測，這個人未必一定不是仍然替江先生工作的，那麼這個病人就未必不是江先生了，似乎我們猜對了。人是有一種習慣的，習慣也就等於性格，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是的，」江一明說道：「我是有這種習慣，替我工作的人，我常常要他不承認還在替我工作，而是已經在替別人工作了。」

「不過，」司馬洛說：「我們也不知道是這樣嚴重的病。」

「蕭醫生是知道的，」江一明說：「但是蕭醫生根本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剩下來的就祇有我知道，」阿升說：「就是守着這屋子的人也不知道。他們祇是知道近來老板的身體不好。我並沒有宣傳出去，而宣傳出去，也不會有任何好處！」

阿升並沒有寃屈的表示。似乎他沒有把這件事情傳出去，他亦認爲大家會相信他。

「這一點沒有什麼關係，」江一明說：「那些人並不是因爲知道我的健康情形這樣壞才做這件事情。假如知道，那他們就會想到未必能夠把我引出去，而他們的計劃亦不會生效了。我認爲我的健康情況剛剛如此，那並不是他們所利用的機會，而是他們的不幸。」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也是一個道理。但是，要查出那個人來仍然不容易。」

「你去找蘇豪生好了，」阿升說道：「爲什麼要來騷擾我們？這是蘇豪生的敵人，無論如何，他自己一定會有一個概念的。」

司馬洛爲難地抓着後腦：「這件事情倒是比較困難的。我可以跟他的女兒談話，可以跟他的保鑣談話，但就是不能跟他談話，我就是無法找到他。」

「我帮你一個忙好了，」江一明說：「這個人就是蔡查理。」

「蔡查理？」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蔡查理是什麼人嗎？」江一明問道。

「有點印象，」司馬洛說：「我相信祇要查一查紀錄，就可以很清楚地查出來了。」

「很好，」江一明說：「至於爲什麼我知道，假如你查查你們的紀錄，那你也許亦可以查出蔡查理是喜歡用這種手法殺人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可以帮忙的嗎？」

「我告訴了你一個名字還不夠嗎？」江一明說：「別問我蔡查理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他現時一定是很流動的了。」

「唔，對了，」司馬洛說：「一個名字，那的確已經是很多了。」頓一頓，「我看，我們也應該告辭了。」

「等一等！」阿升說：「你們找到了我們這個地方，怎能保證你走後不會再來麻煩我們呢？」

「假如我要來麻煩，」司馬洛說：「我剛才也不用這個方式來了。就是因爲聽醫生講過，所以我才決定這樣來談談。我們不錯是想對付江先生的，不過，既然他祇有這幾個月，那就應該給他這最後幾個月。」

「謝謝你，」江一明說：「不過，你不認爲你實在是正在白忙一場嗎？假如你退出這件事情，我相信蔡查理不會追來殺你的。他的目的是在對付蘇豪生，你留下來就是等於免費爲蘇豪生做事。」

司馬洛淡淡地微笑：「你不可以當是我免費爲你做事嗎？有人把你的弟弟殺死了，你是一定不肯干休的，我要替你把殺死你的弟弟的人找出來！我看這是你想做而無力去做的事。」

「這個——」江一明說：「該多謝你了。」

「自然，」司馬洛說：「假如你能夠帮一下忙，那是會更好的，江先生。」

「我的人，」江一明搖搖頭：「我不相信會跟你合作得很好，尤其是你又要跟蘇豪生的人合作。到底我與蘇豪生是有積怨的，而且，講到人手的方面，你一定亦不會缺乏。」

「是的，」司馬洛說：「因此，我希望得到你帮忙的也不是在人手的方面的了，我祇是希望能多得到一些關於蔡查理的情報。」

「我沒有更進一步的情報，」江一明搖頭：「蔡查理跟我並沒過不去，所以我是不注意他的。他却這樣無端來害我，這倒是一件始料不及的事。問蘇豪生吧。」

「很好，」司馬洛站起來：「那你是不會動手管這件事情的了，江先生？」

「有你來管，」江一明說：「我看也用不着我自己管了。我對你的信心是很强的。」

「那麼，」司馬洛說：「事情結束了之後，我會再來探探你，告訴你經過的情形，假如你不介意的話？」

「我很歡迎，」江一明淡淡地微笑着：「多年以來，我都沒有機會接待一個用不着我担心的客人。事實上根本就連接待客人的機會也不多。眞奇怪，人都是有一天要死的，但當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的時候就手段毒辣，爭得不死不活的。我知道自己快要死的時候，就覺得什麼都不在乎了。我唯一遺憾的就是我這個寶貝弟弟一直都不長進，不成人。他其實是大有機會好好地做人的。不過，他已經到了這個年紀，改過也已經太遲了，也許死了也是好的，這樣令我不致於連死都死得不放心。」

幾分鐘之後，江一明那些在附近守衞着的手下們就看着司馬洛與紫薇登上直升飛機，升空而去，感到很意外。剛才他們看看蕭醫生能夠自由離去，亦是感到很意外。

這裏不是輕易有外人來的。意外地闖進來的人，應該沒有那麼容易能夠活着離開。但是兩造的不速之客，却都能夠安全而順利地活着離開了。

× × ×

司馬洛開着車子回到莎非的家的時候，仍然是祇有阿其一個人在黑影中出來迎接他。

「那兩個，呃——會計師呢？」司馬洛問。

「出去了。」阿其回答。

「他們不是在這裏保護小姐的嗎？」司馬洛問道。

「他們現在是去了保護吳先生。」阿其說道。

「怎麼？」司馬洛說：「你仍然相信下一個遭殃的會是吳先生而不是我們？」

「是的，」阿其說：「難道你此行又遭遇了什麼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沒有機會遭遇什麼，不過亦可能是他們沒有機會向我動手。你可以叫他們回來嗎？我要跟他們談談。」

「談些什麼呢？」阿其問。

「一些重要的事情，」司馬洛說：「既然不可能見着你的老板，那就跟一些比較重要的人談談也好。」

「他們不是比較重要的人，」阿其說：「他們也不是談話的人。你要談，你就跟我談好了。」

「哦，」司馬洛說：「原來你是比他們的地位更高的。」

「我是不爭這個的，」阿其說：「我祇是告訴你，他們不是負責談話的人，他們不會跟你談，亦不敢跟你談。你有話，跟我談好了。」

「我去見到了江一明。」司馬洛說。

阿其明顯地震了一震，雖然他這個人是不容易露形色的，但是司馬洛這個消息顯然是不尋常到令他大感意外。他說：「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假如你見到了他——你回來，那就是他死了。」

「他沒有死。」司馬洛說：「我跟他談得相當清楚了。」

「這個——你是要告訴我你跟他談過什麼嗎？」阿其問。

「不，」司馬洛說：「我是想跟你的老板談談。」

「這是不可能的事。」阿其說。

「這對他是有好處的。」司馬洛說。

「假如你信任我，」阿其說：「就讓我來決定什麼是對他有好處的吧。」

司馬洛搖搖頭：「這一次讓他自己來決定好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莎非就從屋裏跑出來了。睡袍在後面飄着，她衝過來，投進司馬洛的懷中，臉緊貼在他的胸膛上，深呼吸着說：「你回來了，怎麼不先進來找我？」

「呃——莎非，」司馬洛爲難地說：「你——我有些話要先跟阿其講的，你先回到裏面去吧，我很快就進來了。」

「不！」莎非說：「我先……來！」她硬要把司馬洛拉進屋中去。這個女孩子，一蠻起來的時候倒是很難對付的。

阿其却並不認爲難。他低聲喝道：「進去！」

莎非和司馬洛都震驚地看着他。因爲阿其一向都是以近乎僕人身份出現的，現在却第一次以如此權威的語氣向她講話。

但是莎非却沒有發脾氣，她咽下了一口口涎，咬一下下唇，然後慢慢轉身，走回屋中去了。

司馬洛看着阿其，抬起一邊眉毛。阿其聳聳肩：「對不起，我相信你也明白的。對女人有時就是不能跟她們講道理！」

「現在，」司馬洛說：「我對你的工作是稍爲清楚一點了。似乎你對她是還負有訓導的責任的。」

「是的，」阿其說：「我實在也是她的監護人，當她太任性的時候，我就要提醒她一下了。」

「唔，」司馬洛說：「那麼也許我是可以跟你講話了。」

「最好是這樣了，」阿其說：「假如我認爲値得跟他討論的話，我是會跟他討論的。你當然明白，不論什麼事情，我都是以老板的利益爲大前提的。」

「很好，」司馬洛說：「江一明告訴我這件事情是蔡查理幹的。」

「江一明告訴你你就相信了？」阿其說。

「我是有理由相信的，」司馬洛說：「但是你先告訴我你有沒有聽過蔡查理這個人。」

「這是很有道理的，」阿其說：「不過江一明也許祇是告訴你一半眞相。也許他是跟蔡查理合作的呢？」

「他跟蔡查理很有關係嗎？」司馬洛問。

「應該是沒有的，」阿其說：「但是假如他最近跟蔡查理聯合起來，我們也是無從知道的。」

「那你似乎是承認這件事情是極有可能是蔡查理所做的了？」司馬洛說。

「是的，」阿其點點頭：「當你問我在車房裏有沒有看到什麼時，我對你說沒有，我的確是說謊的。我看見蔡查理的一個手下在附近出現過。」

「那麼，」司馬洛說：「你是早巳經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是的，」阿其說：「不過又不是完全猜到，祇是猜到幾分吧了。」

「猜到幾分？」司馬洛說。

「我不敢相信蔡查理有這樣大的胆子，」阿其說：「他雖然是嫁禍在我們的身上，但是他却是殺死了江一明的弟弟，這並非一件小事，要是江一明知道了——」

「但是他並不是預算會讓你看見他的手下的。」司馬洛說。

「是的，」阿其說：「也許這祇是一種巧合而已。而且就是他嫁禍，後來那些殺人的事情又不是江一明做的，江一明自己一定明白，難道江一明不會懷疑嗎？」

「這樣說，」司馬洛說：「你們實在還是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可以肯定的就是有人要逼我的老板現身，」阿其說：「所以我認爲一定是我們排到最後。我們的老板要担心女兒的安全，才會出現。或者是把女兒召回自己的身邊去，這樣，他們亦可以知道我們的老板是在什麼地方了。我們猜想這全是江一明與蔡查理合作的事情。」

「蔡查理與江一明合作殺死江一明的弟弟？」司馬洛說。

「江一明的弟弟死在這裏是一個巧合，」阿其說：「江一明當然是會追究那個眞正的兇手的，但同時他們亦不肯放過這機會，乘機進行這個對付我們的計劃。」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

「就是這樣，」阿其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什麼好計劃，不過，既然他們是在這裏活動，我們就盡我們的能力在這裏應付他們，這個地方，起碼對我們是有利的。」

司馬洛沉默着。

阿其說：「我不信，你不可能見到江一明而且還有機會跟他談這件事情的。」

司馬洛說：「我要告訴你的事情就是江一明並沒有參加這件事情，他巳經快死了。」

「什麼？」阿其說。

「他患了骨癌，」司馬洛說：「他祇有三個月時間可以活。他連行動的氣力都沒有了，他根本不可能參加這件事情。」

「你一定在開玩笑！」阿其說。

「我見過他，」司馬洛說：「我不是一個絕對騙不倒的人，不過有些事情是實在騙不倒我的！」

阿其祇是瞪目結舌地看着他。

「假如江一明不是屬於這樣的情況之下，」司馬洛說：「江一明是不可能讓我見到他，亦不可能讓我跟他談得那麼清楚的。」

阿其忽然扭頭四面張望，好像正在找尋什麼似的。後來他說：「你在這裏等等，我去把園丁叫來。」

他馬上就轉身走開了。司馬洛奇怪他爲什麼要去把園丁叫來，不過司馬洛也祇好等着。司馬洛現在自然是要代替阿其的任務，負責守衞之責了。

後來，阿其就把那個老態龍鍾的老園丁帶來了，這個園丁好像莫明其妙似的給帶到了司馬洛的面前。阿其說：「司馬洛先生，你現在可以把情形講清楚了。」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我的老板就在這裏。」阿其說。

「你？」司馬洛詫異地看着老園丁。

「我就是蘇豪生，」老園丁說：「我巳經來了，不過我得承認，這個主意是對方替我想出來的。」

顯然，這個園丁就是蘇豪生化裝的，假如不是他自己說出來，司馬洛也看不出來。不過司馬洛亦並沒有認眞去看。僕人們是早巳存在的，又有阿其在留心着這些問題了，司馬洛並不認爲他也需要留心。

「莎菲知道這件事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知道。」蘇豪生說。

「不知道？」司馬洛說：「請一個新園丁她也不知道嗎？」

「並沒有請新的園丁，」蘇豪生說：「還是從前那個園丁，祇是從前那個園丁暫時隱居起來。我不過來了三天吧了。」

「唔，」司馬洛說：「對方的估計倒是沒有錯的，果然可以把你逼出來。」

「是的，」蘇豪生說：「我不能不爲我的女兒的安全着想。」

「但是，」司馬洛說：「你到這裏來，危險性也是相當大的。」

「假如浩浩蕩蕩而來，」蘇豪生說：「那我當然是成爲一個明顯的目標了。但我就這樣一個人隻身而來，那反而沒有人料得到了，尤其是我正在散播風聲，我考慮到這裏來，而且考慮取道A市。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A市，而沒有想到我是巳經來了。」

「唔，」司馬洛聳聳肩：「這也算是藝高人胆大了。」

「那麼，」蘇豪生說：「現在我們就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了。剛才你對阿其講的事情，你可以對我講得清楚一些嗎？」

司馬洛與蘇豪生一起坐在石櫈上，把他與江一明見面的經過詳細地講出來了。

阿其與蘇豪生都一直祇是聽，聽完了之後才開口，阿其低聲說：「老天，他眞的是這樣？他要死了？」

「眞是人有霎時之禍福，」蘇豪生說：「上天的安排，沒有人能够料得到。我發過誓殺死他，他也發過誓要殺死我，但是看來我們這筆帳是沒有機會算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司馬洛說，「我認爲他講的會是眞話。」

「既然如此，」蘇豪生說：「這就是蔡查理一個人在攪鬼的了。祇是蔡查理一個人，用不着顧慮江一明，那就比較容易攪了。」

「也不見得是那麼容易，」司馬洛說：「他們的手段也很厲害，這樣殺人而如入無人之境。」

「對手不是我們，」蘇豪生說：「他們進行起來當然是容易的，但是對手是我們，那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不過，司馬洛先生，正如江一明所講的，這件事情，與你實在是沒有關係的，假如你就這樣退出，也不會有人過來對付你的。」

「你的意思是不歡迎我插手嗎？」司馬洛問道。

「不，」蘇豪生說：「我祇是說，我很感謝你的帮忙，但是，你是用不着拿你的生命來冒不必要的危險的。」

司馬洛微笑：「我是一個特別喜愛冒險的人，而且，我也答應過爲江一明做這件事情。」

「那你是替我們的仇人做這一件事了。」阿其說。

「不錯，」司馬洛說：「但是目的則是沒有衝突的。假如你不同意的話，蘇先生——」

蘇豪生想了一想之後聳聳肩：「有什麼關係呢？他巳經要死了，並不是說我巳經原諒他，而是這一次並不是他與我爲敵，我們雙方都是受人利用的，因此敵人應該是蔡查理。」

「你有什麼對付蔡查理的辦法嗎？」司馬洛問：「到了這個地步，雖然巳知道是他，但要找到他，還是不容易的事。」

「是的，」阿其點點頭說：「現在蔡查理正在走動，成爲了一個流動目標，他本來在的地方，現在也不會在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蘇豪生說：「這同時亦是爲什麼我們要彼得和羅拔派去保護着吳先生，他們要殺死吳先生，就非要出現不可。」

「唔，」司馬洛說：「吳先生是最後一關，你們就非在這一關截住不可了，否則就可能傷害到莎菲的身上。」

「差不多是這樣吧。」蘇豪生說。

「唔，」司馬洛說：「照這樣說來，你們是拿前幾個死去的人做餌，讓他們犧牲了。」

「這也許是一個不大人道的做法，」蘇豪生說：「我也很抱歉。但這件事情並不是我製造出來的，他們給牽涉進來了，祇能够說是他們的不幸了。」

這個時候，阿其的身邊就發出了一陣「必必……」的電波聲音。司馬洛知道這是一隻無綫通話器的聯絡聲，不過却不是他給阿其那一隻。阿其把那隻通話器從腰間取出來，果然是另外一隻，是他們自己的。阿其扭開來說：「我是阿其，什麼事？」

「我是彼得，」那邊彼得的聲音說：「我跟羅拔在一起。這裏有點可疑的跡象，我們需要一點帮忙。可能人手不够。」

「好吧！」阿其說：「我馬上來。」

他把通話器扭熄了：「吳先生在那裏似乎要出事了，他們可能要發動一種攻勢。既然他們說人手不够，那麼，你跟我一起來亦是好的，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瞥了一眼蘇豪生點點頭說：「你去吧。我相信我是可以照顧自己的。」

蘇豪生繼續坐在那裏，阿其向司馬洛招招手，兩個人就向車房跑過去，登上了車子，阿其開着車子載着司馬洛駛出花園門口。莎菲相信是聽得到他們出去的，但是莎菲却沒有出來看看爲什麼或者加以制止。

那部豪華的大車子沿路飛馳，阿其對身邊的司馬洛說：「請你拿了後座那隻箱子。」

司馬洛把放在後座上的一隻小型衣箱拿了過來，問道：「這是什麼呢？」

「這裏面有你用得着的東西，」阿其說：「你一會兒打開來就可以看見了。現在，我們快要經過那樹林了，我在那裏慢一慢，你以最快的動作下車，我不會停車的。」

司馬洛微笑：「唔，原來我並不是眞的要跟你走。」

「我怎麽可以把老板一個人留下來？」阿其說：「你以爲我是個儍瓜嗎？萬一這是調虎離山計呢？」

司馬洛點點頭：「這才是聰明的做法，我還以爲你是不會想到這樣做的。」

「我巳經講過了，」阿其說：「我不是一個儍瓜，我巳不能留你在家，假如是有人監視着的，就讓他們以爲我們眞的是一起出去了好了。」車子轉了一個彎，就到達了那座樹林。

司馬洛迅速開了車門，就帶着箱子跳了出去，滾進樹林中。阿其的車子果然沒有停，繼續向前馳行，而阿其伸手過來把車門關上了。

司馬洛在樹林中坐起來，打開箱子，就着遠處射進來的遙遠的街燈燈光，可以看到那箱子裏有不少東西。

其中有一件就是一隻小型的電筒。司馬洛把這隻小電筒拿出來，開亮了，就可以看到那箱子裏有一些什麽了。那裏面不但有一把紅外綫望遠瞄準鏡的長槍，還有一副紅外綫眼罩及一副紅外綫望遠鏡，以及電池。

紅外綫的用具是需要發電的，因爲紅外綫是不存在於普通環境之下的，需要自己發射出去然後才由自己的特殊儀器憑反光看到。

原來蘇豪生的本事也不小，有能力弄到一些如此高級精密的用具。司馬洛很快就把槍裝好，把紅外綫眼罩在眼睛上罩上，同時亦把箱子裏的一切用具都帶在身上，就棄下箱子，步行着慢慢地在樹林中穿過。

阿其把他留在這座樹林中是一個最佳的地點，他可以從一個比較遠的地方監視着屋子，防範任何人來突襲。不錯，應該是輪到了吳先生之後才輪到莎菲的。但是亦有可能是一齊來。因爲司馬洛巳經從莫先生那裏得到了有關蔡查理的資料，不錯

蔡查理做事是有他的風格的，就是乘着黑暗，把他的目標折磨一番。

但是當面對着蘇豪生這樣一個強敵的時候，蔡查理就極可能會祇求目的而不擇手段了。

機會稍縱即逝，遭殃的可能是他自己，那就顧不到作風的問題，也許會改用另一種平時不用的手段了。

司馬洛利用紅外綫望遠鏡，小心地向周圍的荒野中瞭望着。有紅外綫之助，他可以看得很清楚，祇是顏色與白天的完全不同。

他慶幸他已再三向探長聲明過他是不需要探長派人來保護，以免分不出誰是敵友的。現在，他看見有人來的話，他就知道不會是友人了。

大約十分鐘之後，他看見遠遠的山坡上出現了一部汽車。司馬洛較盡了焦點看着這部車子，但是，這部車子卻在很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司馬洛的望遠鏡也不夠能力看到車中有一些什麼人，而車中人亦是有所等待似的，並沒有下來，而祇是停車在那裏。

司馬洛小心地注意着這車子，但亦間中會向其他的地方瞭望一下。因爲危機未必是單單來自一個方向的。

果然再三分鐘之後，另一個方向亦有一部車子出現了。這車子是從平地的方面來的，也是在遠遠就停住不動了。沒有人下車。果然是很不尋常，有人來了。這些人是正在有所等待，不過正在等待什麼就不知道，而暫時亦猜不出來。

司馬洛亦很小心地等待着，一面讓自己的頭腦靈活地轉動着。

× × ×

另一方面，阿其的車子亦與彼得會合了。他們是在吳先生的住宅附近。吳先生也是一個富有的人，他的屋子也是在風景優美而荒僻的郊外，這是比較容易進攻的目標。

「你看，」彼得說：「四部車子，都像是正在等待着什麼。」

他們也是藏身在樹林裏，可以看到四部車在相當遙遠的距離之外包圍着屋子，但是停着的，車中人也沒有什麼動靜。

「看不見人。」阿其說。

「媽的，」彼得說，「痳煩的就是在這裏，我們不知道這裏面會不會有一部是警方的車子，分不出來的，不然的話，我們就可以過去把人揪出來問清楚了！」

「我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阿其說：「警方也正在監視着這裏的，假如他們亂來，很難會不與警方發生衝突！」

「是呀，」彼得說：「所以我要你來，羅拔在那邊，但我們兩個人也應付不了那麼多的對手。」

「看來我們亦是祇好等了，」阿其說：「他們不動，我們也是不方便動的。我們祇有靜觀其變！」

「家裏安全嗎？」彼得問。

「那邊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阿其說：「我那位朋友司馬洛已經回來了。」

「那很好，」彼得說：「他會給我們很大的帮助，起碼沒有後顧之憂。」

他們談着話的時候是開着他們的無綫電通話器的，因此羅拔在那邊也可以聽到，而他們亦是可以與羅拔通話的。彼得通過無綫電通話器叫道：「唏！你，羅拔，你那邊有什麼發現嗎？」

「還是一樣，」羅拔說：「他們還是沒有動，我不知道他們在等什麼，但是他們顯然是準備開硬弓，大舉進攻了。」

「媽的，」阿其說：「他們究竟在攪什麼鬼？這不是他們的手法呀！」

「誰的手法？」彼得問道。

「蔡查理！」阿其說道：「是他在攪鬼！」

「噢，是他，」彼得說：「蔡查理加上江一明，那是十分之難對付的。」

「沒有加上江一明。」阿其說。

「這倒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彼得說。

「不過沒有江一明，難度又沒有那麼高了。」阿其說。

彼得和羅拔都不懷疑阿其的話，阿其說是，他們就相信了。雖然他們亦有好奇心想知道細節，不過目前則沒有這時間。

「好了，」羅拔說：「我贊成阿其哥到東面去看着，那個地方是我們照顧不到的。」

「對。」阿其說。

阿其也開動了車子，駛向東面。因爲兩個人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人手不夠，所以東面是一個盲點。現在有阿其來了，就可以塡補這個盲點了。

阿其的車子並沒有開車頭燈，祇是在黑暗之中摸黑前進。但是這樣仍然是未能掩人耳目的。忽然之間，「嘩啦」一聲响，他的車窗玻璃就給槍彈射破了一個洞。

車子一擺，就撞在樹上，不動了。

「有什麼不對嗎？」羅拔在那邊問。

「我中了槍！」阿其說：「你們也最好快點從車上下來！」

阿其推開另一邊的車門，爬了出來，在地上打了一個滾，伏着。他實在是很幸運的，因爲他這車子有的是顏色玻璃，在夜間，有人用遠程槍射他，却望不進車中，無法瞄準他的人，就祇能射車窗的玻璃了。幸而如此，槍彈就沒有射中他的頭部，而是打破了玻璃而已。

那邊的羅拔和彼得亦馬上迅速下車。

也許是他們停車的位置好，並沒有槍彈射來，他們則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的特殊的輕金屬槍，準備應敵了。

「西北廿二度，羅拔！」阿其說。

他知道槍彈是從什麼角度射來，就將方向指出來。

「媽的，」羅拔說：「他們眞的硬來了！這不容易對付，我找到了！」

羅拔果然依阿其所指的角度而找到了那個放槍的人，瞄準，放了一槍，那人從一棵樹上跌了下來。

「他們一動就要一齊動了！」阿其仍緊伏在地上叫道：「小心一點！」

果然，其中一部車子此時就開動了，直向吳先生的屋子衝過去。羅拔、彼得與阿其等人都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而阿其則仍不敢爬起身來，他們不用槍上的瞄準鏡作望遠鏡向周圍瞭望。

一時看見有不少人在黑影中活動起來，但是因爲這其中可能會有警方的人，所以他們是不能夠向這些人影放槍射擊的。

他們發覺有不少槍彈射向那間屋子，打破窗門。

這間屋子，簡直就像是在西部片裏那些屋子遭受紅番襲擊似的。

「媽的，」阿其叫道：「他們究竟在攪什麼鬼？」

「我不知道，」彼得也從無綫電中叫道：「他們這樣開硬弓，就是沒有警探在這裏保護着，屋中的人也是會報警的！」

他們可以看見那些人影之中亦有正在互相射擊的，看來其中的確是有一些警探在着，因此阿其他們是沒有辦法採取什麼行動的。他們都不知道是誰在射誰，祇有觀戰。

而在同時，他們還要看着那部正在衝向屋子的那輛車子。這部車子的路綫似乎不大直，有點歪歪斜斜的，似乎是有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正在把持着這部車子。

阿其通過望遠鏡望過去，突然叫道：「唏！你們看見沒有？車子是沒有人駕駛的！」

「對呀！」羅拔叫着，也證實他這個看法了。

「沒有人開的車子，」阿其說：「難道是無綫電控制的嗎？」

「看來正是的。」羅拔說。

而這個時候，阿其已經差不多爬回羅拔的身邊去了，由於那裏一直沒有受到槍彈射擊，似乎比較安全一點。

「爲什麼他們不向我們攻擊呢？」阿其說：「應該我們才是受襲擊的對象！」

「他們已經向你襲擊了，」羅拔說道：「他們以爲你已經死掉，他們就認爲够了！」

他們又發現到，那些互相射擊已經停止了。

似乎是有一方贏了，而他們懷疑很可能不是警方贏了。警方配備的武器，該是沒有那麼犀利的，而警方又不會首先放槍射人的。是對方先開槍射人，一定是已經先有了計劃才開槍，那麼他們一開槍，那些警方人員雖然還擊，也是不容易抵抗，很快就會給全部解決了的。

「他們這車子是要用來撞屋子的！」阿其叫道。

因爲這車子一直沒有減低速度，而且車子駛向屋子也沒有其他用處，除了是用以撞門之外。

而此時屋中的人也正在開始還擊了。吳先生是有保鑣的，他的保鑣就是用來保護他的人，保鑣當然是有武器，亦是會負起保護之責的。不過看來保鑣們的武器比較上就像是孩子的玩具似的。他們躲起來省回一些彈藥也許還會好一些。

跟着車子就到達了屋子的面前了。

屋子是給花園圍牆圍着的，而花園的圍牆當然是給一度鐵閘關着的。這部車子就向屋子的鐵閘直撞過去。車子雖然是沉重的東西，但是看來不夠把那鐵閘撞開，而且它的速度亦是不夠的。

但是，那些人却顯然是另有計劃的。車子一撞到鐵閘上，就「隆」然一聲，炸成了粉碎。而那鐵閘變成了兩塊扭曲的廢鐵，飛進了空中，兩旁的花園牆壁，亦給撞塌了一大塊。

「那些人究竟在攪什麼鬼？」阿其又叫起來道。

「把花園的門炸掉，」羅拔說：「他們就可以衝進去了！」

「哈！」阿其說：「假如我是屋裏的人，他們這樣做，我倒是歡迎之至的，這個缺口可不大，來一個我就射一個，多來也不要緊！」

「而且，」彼得也搭嘴說：「警方當然是會增援來的，也不會很久了。」

「是的，」阿其說：「我看他們是一定有一些詭計的，我們必須小心！」

此時槍彈仍在向屋子射去。

不過並沒有向屋子衝去的情形出現。

「我看，」羅拔說：「現在我們倒是可以開開槍了。帮警方一個忙也好。殺他們幾個吧！」

「不要！」阿其說：「他們現在是針對吳先生，這是一件與我們無關的事情，我們不要用太多槍彈，因爲我看警方的增援很快就會到了。這個地區會給封鎖起來，那時我們都逃不掉。起碼我們得表明我們祇是無辜的旁觀者。」

「媽的！」彼得恨恨地罵道：「他們把我們也牽累了，我們現在又不方便走，一會兒又可能走不動了。」

「暫時隨機應變吧。」阿其說。

彼得喃喃地仍在咒罵着。

羅拔說道：「看開一點吧，彼得，我們的工作就是拚命，而現在我們還不會死掉。」

「是的，」阿其說：「不要怨命了，還是小心地把事情做好吧！」

「老板那邊，」羅拔又說：「我倒是有點担心。假如他們也是同樣方法進攻的話——」

「我看不會，」阿其說：「他對我們是不能採取明攻的，這極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他們把我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邊來，就到那邊去要把小姐捉走。」

× × ×

阿其的猜想顯然也並不是離題太遠。

就在此時，司馬洛在那座樹林中也是有着相同的猜想，因此他暫時亦是不採取行動，祇是靜觀其變而已。

司馬洛不但有那許多紅外綫儀器之助，而且他還有特強的觀察力，又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應能力，因此，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守衞。

他的遠望鏡雖然是正在向東望，但是他那種奇異的感應力忽然告訴他，西方亦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於是他便又連忙把望遠鏡向西面擺過去。

他看到有一個人正通過樹林，悄悄地他走過來，這個人的手上拿着一把刀子。

這個人的眼力顯然是特殊高強的，他並沒有紅外綫之助，仍然看得相當清楚，在黑暗之中亦不必摸索而行。

不過司馬洛有科學儀器之助，當然是比他看得更清楚了，司馬洛把紅外綫眼罩托到眼睛上，拿起手槍來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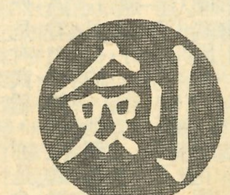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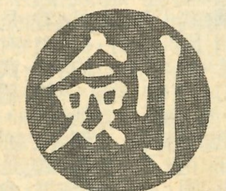
這個人的目標顯然就是司馬洛，他就是向司馬洛這個方向一直走過來。

他實在是難逃噩運的了，司馬洛的手上有一把槍，而那人手上拿的祇是一把刀子。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盟主、五雲門主率領武林各派，浩浩蕩蕩直奔迷仙岩，第一撥的是假扮迷仙岩通玄老道和六位少林長老，第二撥是假扮于嬤嬤率領包括了齊文清等各門派以及假扮公孫龍、查家榮等十二名劍手，他們先到谷口將谷主的親信滑嬤嬤制住，然後一二撥的人長驅直抵迷仙岩的一座精緻樓宇，進入廳堂晉謁谷主，由齊文靖報告火燒五雲宮的經過，谷主信以爲眞，不虞有詐，正在勉勵嘉許時，忽又報五雲門主率領少許人到，跟着萬啓岳盟主也來了，谷主滿以爲可一網收拾各門派，豈料齊文靖等各門派集體反正，向萬盟主這邊歸隊，谷主不禁愕然……

砸碎震天琴 瓦解迷仙岩

于嬤嬤這番話，具有極大的煽動性，站在右首的人聽了莫不聳然動容！

「妳……」谷主被她氣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于嬤嬤搖着手，陪笑道：「谷主歇怒，都是老婆子不好，惹妳生這麼大的氣，其實老婆子也是一番好心，公孫龍沒見過他師伯的絕招，跟師伯討教幾手，又有什麼要緊？」

谷主怒聲道：「妳還敢冒于嬤嬤的名，妳是找死！」

于嬤嬤朝查家榮苦笑道：「看來咱們沒來得及支援夜襲萬松山莊，谷主認爲咱們辦事不力，存心要殺咱們了，你們如果不想送命，就跟老婆子投萬盟主也好，投五雲門主也好，迷仙岩是躭不下去了。」

她話聲甫出，查家榮和十二名劍手同聲應道：「咱們悉憑于嬤嬤吩咐。」

十幾個人同聲答話，聲音自然極爲响亮，聽得迷仙岩的人也不禁怦然心動。

于嬤嬤一招手道：「那就過去，還有什麼人要投過去的，就跟老婆子走。」

迷仙岩的人心志都被迷失了，自然沒有人跟她過去；但查家榮率領的十二名劍手却緊跟着她從右首長廊奔向左首走廊。

從澄通等六人走向左首之後，接着是七個門派的人跟着過去，到現在連于嬤嬤、查家榮都投了過去。

這接二連三的有人反正、叛離，雖然只是像在做戲，其實都在萬盟主和五雲門主安排好的把戲，但給谷主的打擊却一次比一次嚴重，她氣呼呼的站在階上，好像迷仙岩已經失敗，大家紛紛離她而去，眞把谷主氣炸了心，恨不得把眼前這些人一舉殺盡！

但對方聲勢越來越大，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輕舉妄動，口中重重哼了一聲，說道：「好哇！你們假冒于嬤嬤、公孫龍、查家榮，混進迷仙岩來，你們給我取下面具來，讓老身瞧瞧，究竟是些什麼人？敢在老身面前如此胆大妄爲！」

于嬤嬤雙手再次一攤，呷呷尖笑道：

「老婆子眞的是老婆子；他們也眞的是公孫龍、查家榮，這還假得了？」

她摹仿于嬤嬤，當眞維妙維肖！

「那好！」谷主沉哼一聲，忽然獰厲的道：「你們若是喬裝而來，不過是迷仙岩敵人，但你們不肯承認是假冒之人，那就是叛師犯上，莫怪我把你們拿下了，要處以最嚴厲的處分。」

說到這裏，右手一抬，喝道：「你們誰去把于嬤嬤、查家榮給我拿下了，白師姐，由妳負責拿下公孫龍，誰敢反抗，一律給我格殺勿論。」

她這右手一抬，從右首階上站起兩個人來。一個是白面黑鬚，年約四旬開外的青袍人。一個是面貌枯乾的瘦小道人，一起走下石階。

青袍人朗笑一聲道：「師妹，妳現在該知道除了咱們師兄弟，外人都不可輕信了。」

面貌枯乾的瘦小道人大笑道：「咱們先把迷仙岩叛逆解決了，再來對付外人不遲！」

五雲門主聽他們兩人口氣，心中忖道：「這兩人那是谷主的師兄玉龍山人（白面黑鬚青袍人）和鷄足道人了，（面貌枯乾瘦小道人）這兩人是魔教中極厲害的人物，逢姑婆（于嬤嬤）和畢纖雲（查家榮）只怕不是他們的對手！」

心念方動，只見鷄足道人（枯乾瘦小道人）已經一步搶到左首，伸出一隻枯乾手爪，朝查家榮招招手道：「道爺不管你是眞查家榮，假查家榮，道爺奉命拿人，你給我下來。」

查家榮（畢纖雲）冷笑道：「下來就下來，我旣敢棄邪歸正，還會怕你這些邪魔外道不成？」一手握劍，大步走出。

玉龍山人和鷄足道人同時走下右首石階的，鷄足道人只一步就跨出兩丈多遠，比人家縱身掠出差不多，但玉龍山人却舉止大方，緩步走到平台中央，看去他是自持身份，緩步走出，但實際上却如行雲流水，比鷄足道人一步跨出，並不慢得多少，目光一抬，朝于嬤嬤道：「于婆子，妳下來。」

他不但白面黑鬚，相貌堂堂，話聲也十分清朗，如看他擧止言行，誰又會相信他是魔教中碩果僅存的大護法？也就是當今魔教五個師兄妹中的大師兄。

五雲門主暗中以「傳音入密」朝逢姑婆道：「此人就是魔教大護法玉龍山人，妳可得小心！」

逢姑婆（于嬤嬤）伸手摸摸佩劍劍柄，呷呷笑道：「來了，來了，大護法指名要老婆子出場，老婆子那得不奉陪？」

玉龍山人冷冷一笑道：「妳亮劍。」

逢姑婆自然不敢輕視他，鏘的一聲掣出青鋼劍，抬眼說道：「大護法也請亮劍呀！」

玉龍山人右手向右揮出，嗆然劍鳴，飛出一道青練，朗聲喝道：「看劍！」唰的一聲，劍光廻旋，指向逢姑婆眉心，劍似飛蛇，直點過去，光是這一劍就大開大闔，氣勢非凡！

逢姑婆是五雲門的總管，所有五雲門的男女劍手，都是由她教的劍法，二十五招「五雲劍法」，她對前面的二十招，可

說純熟無比，後面五招，是此次下山前才由五雲門主親自傳授，也已練得極熟。（畢織雲是五雲門的大弟子，最後五招劍法也是在下山時才學會的）對方長劍直吐，她青鋼劍一圈，立即吐出一朵劍花，「朵雲出岫」朝前推出。

玉龍山人長劍才吐到一半，劍勢突變，劍光閃動，接連劃出一片「之」字形的精芒，分襲左右，疾攻而上。

逢姑婆也不怠慢，右手圈動，由「朵雲出岫」而「雙雲平飛」、「三雲爭輝」，一朵朵劍花，化作一團團寒雲，相繼出手。

兩人在紛披的劍光中，展開身法，剎那之間兩條人影已在精芒冷電中時隱時現，難分敵我！

離他們不遠，是畢織雲和鷄足道人。

畢織雲使的當然是劍，鷄足道人却是赤手空拳，並沒使用兵刃，不過他一雙枯乾得如同鷄爪的手爪，却比人家兵刃還厲害。

敢情他鷄足道人的名號，也是這樣得來的，（他住在鷄足山，才有鷄足道人之稱）只是他一雙手爪練的却是「鷄足功」，十指如同鋼爪一般，不怕刀劍砍削，和劍鋒接觸上了，還會發出噹噹金鐵之聲！不但如此，尤其鋼爪般五指，專向敵人要害大穴下手，有時翻腕抓妳長劍。

畢織雲和他動上手，就有難以應付之感，仗着「五雲劍法」招數神奇，變化精妙，一時還不至於落敗，但心頭已經暗暗焦急，對方雙手不畏刀劍，但身上未必不受刀劍，只是要在對方雙爪之間攻入，也是極不容易辦到之事。

方如蘋（公孫龍）和麻姑仙子白妙貞早已面對面站在場中。

谷主要白妙貞拿人，出手自然在玉龍山人和鷄足道人之先。

她左手是一柄白玉拂塵，反手是一柄銀色狹長長劍，左手拂塵揮起一蓬銀絲，飛散開來，有如千百縷銀針，右手長劍劃起一片亮銀劍光，精芒如電，銀蛇亂閃，這一拂一劍，勢道凌厲已極！

方如蘋使的當然也是「五雲劍法」，只是她練成了達摩「洗髓經」，劍勢出手，比逢姑婆還要精純得多，第一招「朵雲出岫」，逢姑婆、畢織雲只不過劃出一朵劍花，冉冉如雲，迎向敵人劍光，她這長劍一圈，就飛洒出一片光芒四射的劍雲，幾乎擴及七八尺方圓，朝前席捲過去，一下就把麻姑仙子一拂一劍逼住。

麻姑仙子一怔，腳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白玉拂塵再次揮起，千百縷銀絲當頭直罩，右手亮銀長劍隨身後退之際，廻劍橫掃。

方如蘋一招出手，第二招「雙雲平飛」緊接着出手。她目前功力精湛，劍招出手，可以隨意變化，本來這招「雙雲平飛」，劍尖劃出的兩朵劍雲只是向前平飛，但她在這一招上，手腕一振，兩朵劍雲却分了開來，一朵平飛，轟向麻姑仙子橫掃而來的劍光，一朵冉冉升空，正好迎向當頭罩落的一蓬拂絲。

五雲門主自然關注着她們出手的三人，看到逢姑婆、畢織雲兩人，施展開「五雲劍法」，已足可自保，她就放了心。

因爲方如蘋練成達摩「洗髓經」，功力遠在逢姑婆和她大師姐之上，自然更不用自己替她担心了。

但是看了方如蘋的第一招「朵雲出岫」，一朵劍雲居然有七八尺方圓一片，已使五雲門主暗暗驚喜，第二招「雙雲平飛」，她把兩朵劍雲分開來使用，連五雲門主也深感意外，心中暗道：「如蘋這孩子光是這兩劍，就是自己使出來也不過如此了。」

另一面，谷主踞坐在正面石階之上，她兩道精光如電的眼神，透過面紗，同樣盯注着三對六人的動手情形，二位師兄一位師姐的武功，她自然十分熟悉，她注意的當然是假冒于嬷嬷和公孫龍、查家榮等三人。

但這一看，不由使她心頭大爲震動，因爲假冒于嬷嬷（逢姑婆）、公孫龍（方如蘋）、（查家榮）畢織雲三人使的竟是同一套劍法，不用說，這三人都是五雲門主的門下弟子了。

她門下弟子竟然能和自己二位師兄一位師姐打成平手！不，假冒公孫龍的人，一手劍法功力精深，就算自己和他動手，都未必能有勝算！

尤其他們三人使出來的劍法，並非「五行劍法」，（五雲門主是五行門出身）武林各大門派的劍法，自己都耳熟能詳，但這套劍法，武林中竟然從未見過，變化精妙，也在各大門派劍法之上，如此看來，五雲門主果然有備而來，她的實力，似乎還在萬啓岳率領的各大門派之上，自己眞是低估了她！

五雲門主和迷仙岩谷主心中各自忖着，這原是念頭在心中一轉的事，但作者要把她們兩人心裏想的寫成文字，就得化不少字數，實則兩人同時各想各的，有如電光般一閃間的事。

閑言表過，却說麻姑仙子、方如蘋兩人一個劍拂分襲，一個兩朵劍雲分開來迎敵，雙方出手何等快速？麻姑仙子橫掃的一劍首先和方如蘋飛出的一朵劍雲交接，其實這所謂首先，也不過先後一髮，雙劍交接之際，罩落的拂塵和方如蘋第二朵劍雲也已交接上了。

「錚！」兩人之間響起一聲錚然清鳴，麻姑仙子陡覺從對方劍上傳來一股巨大的無形震力，這一震，幾乎震得她整條手臂驟然發麻，長劍差點脫手飛出！

不，她左手拂塵本是往對方當頭罩落，這時對方第二朵劍雲往上迎起，當然也含蘊了一股極大的震力。

這兩股震力一股是平推而來，截住她橫掃的劍勢，一股是往上托起，接住她拂絲下壓，震力不同，麻姑仙子先遇上的是平推的震力，腳下被震得正要後退，接連來的是上托的震力，她本已被震得要後退的人，再經上托的震力一震，一個人再也站不住樁，雙腳離地，身不由己呼的一聲，騰空往後摔去。

差幸麻姑仙子數十年勤修一身武功原也極高，在受到對方劍上震力之事，好像她一身武功都受制於人，一點也使不出來，但身子離地飛起，方如蘋劍上震力很快消失，她吸了口氣，又呼的一聲飛了回來，落到原來站立之處。

她雖然很快飛回原處，總是被人家震飛出去了，飄身落地，本來桃花般的臉上，更見緋紅，她一身雪白的道裝，更映出她雙頰紅如胭脂，嬌艷欲滴！

其實如果算起她年齡來，早已五十出頭了，但依然有如二十幾歲少女一般！

讀者切莫弄錯了，麻姑仙子雙頰如火，可不是嬌羞脹紅了臉頰，她飄身落地，才發現左手一柄白玉拂塵已經只剩下兩尺長一根玉柄，拂頭已被方如蘋劍光削落。拂塵被削落了，她急忙再看長劍，果不其然，方才那聲「錚」然輕鳴，百煉亮銀長劍，三尺銀鋒，已經只剩下兩尺有七，劍尖被削斷了三寸！

隨身三四十年的兵刃，毀於一旦，這教她如何不氣怒交迸？怒火湧上嬌靨，怎不氣紅了臉？激怒了心？本來一雙淸澈如水的眼中，此時射出來的已是稜稜兇芒，左手一下擲去拂柄，右手兩尺七寸銀劍一指，厲笑道：「小子，妳仗着手中利劍削斷我劍拂，可知後果嗎？」

方如蘋也是做夢也想不到第二招上就會削斷對方劍拂，麻姑仙子飛出去又飛回來，她可沒被震退一步，是以一手仗劍安詳的站着；聽到對方喝聲，不覺抱抱拳笑道：「白師伯原諒，小侄沒想到一時不留神……」

「住口！」麻姑仙子厲聲道：「誰是妳白師伯？」

方如蘋道：「白師伯自然是妳了，難道妳不是麻姑仙子白妙貞……」

「妳找死！」麻姑仙子銀劍一振，正待出手！

端坐在廳前階上的迷仙岩谷主出聲了：「白師姐，妳退下來。」

麻姑仙子一怔，緩緩地抬目道：「谷主……」

谷主淡淡一笑道：「師姐兵刃已被利器削斷，勝之不武，還是退下來吧！」一面朝右面說道：「常長老，你去把假冒公孫龍的人給我拿下了。」

麻姑仙子冷聲道：「好！」她目光獰厲，回身之際，突然冷喝道：「小子，便宜了妳！」口中說着「便宜了妳」，左手抬處，凌空朝方如蘋抓來。

這一下，她蓄勢已久，而且也恨極了方如蘋，使出來的正是她成名多年的「麻姑爪」，五指直伸，凌空如同攫物。五道尖風，比電還快，勁直如矢，激射而出，直取方如蘋胸口。

方如蘋沒想到她已經轉身退下之時，還會驟下殺手，等到警覺，五支尖銳如箭的勁氣已經襲到胸前，急切之間，左手豎掌推出。

她出手雖遲，但練的達摩「洗髓經」；體內眞氣無須凝聚，縱是隨手一揮，也可應手而生，一道無形潛力朝外迸發，就像盾牌一樣，把一排五支利箭一齊擋住。

不，「洗髓經」練的乃是先天內功，不像一般掌力，一掌發出去了，就只有你所提聚的一記掌力，一擊之後，就各自消失。「洗髓經」的先天內功，在體內循環，生生不息，用掌發出，內力還是會繼續朝前湧去，前面的內力，擋住了對方力道，後面繼續湧上去的內力，就變成震力了。（因爲你攻來的掌力，沒有後繼之後，他這後繼之力就會把你的掌力逼回去，逼回去就是震力）。

麻姑仙子白妙貞以魔教陰功練成的「麻姑爪」，當然抵不住達摩「洗髓經」練成的先天內功。

她滿以爲這一擊自己用上了十成力道，對方不過是個年輕小子，武功再高，也絕難招架得住，只要被自己爪風抓中，非死即傷，那知就在此時，突覺自己五道指風宛如撞上一團棉絮，竟然無處着力，（這是方如蘋手掌堪堪推出）心中一動，暗道：「莫非這小子練成了護身眞氣？」

手肘一振，又加強了兩成力道，但就在此時，她突然感到不對，自己加強的力道剛剛輸出，只覺對方掌心突然湧出一股極強的震力，把自己五道尖風一齊震了回來。

要知這種震力，並非把她五道指風依照原來的路綫回過頭來，再回到她五隻手指，鑽進她手指，再由掌而腕，一路退回原處。

這種以內功發出的指功或者掌力，如果你功力不如對方，被對方內力震了回來，這所謂「震回來」者，不管雙方相距一丈或是兩丈、三丈，掌力一經受震，體內眞氣即時如響斯應，受到震動，看你受到的震力強弱，重則喪生，輕則內腑因震受傷，你想閃避也沒用。

麻姑仙子就是突然感到胸口劇震，一個人上身幌動後退了一步。

這還是方如蘋推出手掌，只是爲了抵擋她的「麻姑爪」，並沒發掌追擊，才算沒事。

這下當然瞞不過谷主的眼睛，心中不覺暗暗吃驚：「五雲門下一個年輕弟子，功力之強，竟然連白師姐多年苦練的『麻姑爪』都擋不住！」

這段話，只是麻姑仙子發出「麻姑爪」，方如蘋發掌推出，最多也不過是雙方一來一往各自發了一招的工夫，常千里聽到谷主的吩咐，已經大步從右首階上走下，來至方如蘋面前，麻姑仙子怒容滿面的退了下去。

方如蘋看到常千里迎着過來，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哥哥，我是方仲平呀，你眞的要和我動手嗎？」

常千里聽得一怔，口中發出一聲洪笑，說道：「谷主要老夫把你拿下，你發劍吧！」鏘的一聲掣劍在手。

方如蘋道：「在下這柄劍削鐵如泥，老丈小心了！」

常千里大笑道：「你只管使過來就是了。」

他左手摸着頦下一把蒼髯，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快動手，老哥哥有話和你說。」

方如蘋道：「那我就有僭了。」嚓的一劍急刺而出。

常千里更不打話，長劍起處，朝前揮出。

方如蘋怕谷主看出破綻，使的依然是「五雲劍法」，但推出去的劍勢，極有分寸，看去還是一片劍雲，但快要和常千里長劍接觸之際，就劍勢一轉，及時撤招。

常千里展開一套「九宮劍法」，使得風雷迸發，但因方如蘋也會使「九宮劍法」，事先知道趨避，因此兩人打得劍光如

電，四面八方都是飛洒的劍影，兩條人影只是在劍光中遊走。

常千里以「傳音入密」問道：「妳究竟是誰？」

方如蘋也以「傳音入密」道：「我叫方如蘋。」

常千里問道：「是五雲門主門下？」

方如蘋道：「是的。」

常千里道：「你們可知道今日之局，已是有進無退，你們絕勝不了谷主的。」

方如蘋道：「老哥哥，丁大哥時常說你是好人，不該再帮迷仙岩谷主了，今日之局，落敗的不會是我們，你老哥哥犯不着替谷主賣命……」

常千里道：「你們人數雖多，就算武功再高，也勝不了她……」

方如蘋道：「她憑仗的不過是迷仙曲，迷仙曲已經不足爲恃。」

常千里道：「你們還不知道，谷主另有幾個極厲害的魔頭支持着她！」

方如蘋道：「老哥哥知道那是什麽人嗎？」

常千里道：「老夫也不詳細，此事極爲隱秘，谷主從未跟人說起過，老夫只是有此感覺而已！」

廣場上，除了麻姑仙子很快落敗，換上九劍追魂常千里，現在三對人還在激戰未休。

萬啓岳大笑道：「萬某等人遠道而來，谷主踞坐上首，怎麽不肯親自下場？」

谷主冷哼一聲，站起身來，喝道：「大家住手。」

她這一喝，玉龍山人和鷄足道人都因久戰無功，依言躍退，常千里也正好就此收手，雙方的人都停下手來。

谷主這才回身朝大廳拱拱手道：「有請三位老供奉。」

她話聲甫出，只見從廳門中緩步走出三個人來。

萬啓岳、五雲門主等人聽她口氣說得如此恭敬，所有的目光自然都朝這三人投去。

這三人中間一個是長髮披肩，長髯垂腹，身穿一件灰布僧袍的老和尚，因爲他額頭上依稀還可以看到戒疤。這老和尚面如槁木，瘦得幾乎只剩了一把骨頭，兩眼也似睜似閉，如果沒有一口氣在，準可以肉身成佛。

左邊一個是白髮老婆婆，皮膚白淨有光，雙顴突出，但牙齒全掉光了，癟嘴尖下巴，臉成鳩形，手中柱一支比她身子幾乎高上一倍的鳳頭杖。

第三個也是白髮垂到肩下的老婦人，一身玄衣，個子瘦小，却生成一張馬臉，幾乎分辨不清是男是女。

這人丁劍南曾在祁門附近一座小山上見過，那個用樹葉子當風箏把他引去的「老哥哥」，曾叫她「天姥」，後來才知道她就是崆峒飛龍霍老哥哥的師父。

這三人被尊爲老供奉，身份自然十分崇高了。

居中的灰布僧袍老和尚雙目微睜，從他眼縫中射出兩縷金綫一般的光芒，朝左首衆人掃過，問道：「和迷仙岩作對的就是這些人嗎？」

他聲音沙啞而乾澀，好像已有很多年沒說話了。

谷主答道：「是的，他們是由武林盟主萬啓岳領頭，計有五雲門主、和少林、武當、六合、形意、八卦、太極、白鶴、鷹爪、淮揚等門派的人。」

灰袍老和尚道：「都在這裏了？」

谷主道：「正是。」

「不對，不對！」有人尖聲說道：「還有我呢，谷主怎麽把小老兒漏掉了？」

柳飛燕、薛慕蘭一聽聲音，就知道老哥哥來了。

灰袍老和尚沉聲道：「這說話的是什麽人？」

那人尖着聲音笑道：「你老哥怎麽連小老兒都忘記了？小老兒和你老哥也總算是幾十年的朋友了，想當年你老哥在順天府大牢裏被穿了琵琶骨，天天給你送飯的，不就是小老兒嗎……」

「住口！」灰袍和尚陡地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森冷的金光，厲聲喝道：「你是什麽人？還不給老僧出來？」

這一聲斷喝，就恍如焦雷，不少人被震得耳鼓嗡嗡作聲！

「來了，來了！你小聲點不行？小老兒耳朶又沒聾。」只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從他們身後大廳中走出一個人來。

灰袍老和尚和谷主不覺一齊轉身看去。不，左右兩邊的人目光也不約而同全朝此人投去。

現在這人走出大廳，那是一個頭盤小辮的瘦小老頭，身上穿一件又寬又大的藍布大褂，弓着腰背，雙手捧一個酒罈，拖着鞋子走出，活像一隻大馬猴。

說到相貌更是猥瑣，短眉、小眼睛、酒糟鼻、嘴上還有兩撇鼠鬚，一路笑嘻嘻的，露出兩顆大鮑牙，一副賊禿嘻嘻樣子，敢情還灌了不少黃湯，一身都是酒氣。

他看到谷主，慌忙放下酒罈，拱着手陪笑道：「嘻嘻，谷主請恕小老兒遲了一步，其實小老兒來的也不算遲，只是小老兒最靈的是鼻子，第一脚跨進貴谷，就聞得出谷主藏有好酒，小老兒有個外號，叫做老酒鬼，既然有此發現，就找到後進，先喝了半罈，順順喉嚨，嘻嘻，順順喉嚨才出來。」

谷主當然看得出這人生相雖極猥瑣，却有一身極高的功力，忍不住問道：「你是萬啓岳請來的帮手了？」

瘦小老頭道：「不，我是小兄弟的老哥哥，老哥哥不帮小兄弟，妳說還帮誰去？不過小老兒既然遇到了老朋友，總該過來打個招呼。」

他伸手指指灰袍和尚，聳着肩笑道：「他老哥從前被穿了琵琶骨關在順天府大牢裏的時候，每天都是小老兒送的飯。」

他兩次提起灰袍老和尚昔年被穿了琵琶骨關在順天府大牢之事，聽得灰袍老和尚怒氣直冲，口中大喝一聲：「你是在找死！」

伸出一隻枯乾如同樹皮的手爪，凌空朝瘦小老頭抓去。

瘦小老頭身形一閃，躲到谷主身後，臉色一沉，說道：「小老兒說的是從前的事，你老哥那時還沒剃度出家，小老兒還以爲你出家當了和尚，自然早已勘破紅塵，又怕你記不起來，才提起你當年被穿了

琵琶骨坐大牢，是小老兒給你送的飯，你已經放下屠刀，回頭是岸，不是從前的天殺星毛風子了，從前的事兒說說有什麽要緊？」

萬啓岳等人聽他說出那灰袍枯瘦老和尚，竟是五十年前兇名滿江湖的天殺星毛風子，不由得大吃一驚，據說昔年的毛風子不僅邪功驚人，殺人如麻，所以有天殺星的外號，因他面如豬頭，也有人在背後叫他毛八戒的，沒想到昔年肥胖如豬的人，如今像是從墳墓裏走出的殭屍一般，如果不是瘦小老頭叫出來，有誰會相信他就是昔年的天殺星殺毛風子？

毛風子（灰袍老和尚）當然不喜歡有人提起他從前的事，尤其是今天，他是迷仙岩三位供奉中的首席供奉，自然更不喜有人說出他當年穿琵琶骨坐大牢的事，瘦小老頭太不識相了，才會一再的提起，當然觸怒了他，而且今天是谷主請他來對付各大門派的，出手第一招，自然要重一些，才能收先聲奪人之威。因此這一抓就用了八九成力道，爪勢出手，不帶半點風聲，但大家都有一種無形的感覺，這一抓之勢，絕非尋常爪法，却又說不出他這一抓有如何厲害？但至少不論你躲向何處，都在他爪風籠罩之下，無所遁形。

但却想不到瘦小老頭竟會捨了旁躍，却朝前斜閃，躲到谷主身後去了，而且口中還在嘮叨個不停。

谷主哼道：「你既是替小兄弟助拳來的，何用躲躲閃閃？」口中說來較緩，右手却毫不怠慢，大袖輕抖，往後甩去。

試想谷主的功力，又何等高深，這大袖一甩，一團無形潛力陡然朝瘦小老頭身上捲撞過去。

毛風子一抓落空，以他的修爲，豈會落空了就算？口中沉喝一聲，右手枯爪一抬，把爪風帶轉，再次朝瘦小老頭抓去。

這回大家都可以聽到一縷尖銳刺耳的厲嘯，宛如毒蛇出洞一般飛射過去。

這下瘦小老頭堪堪被谷主的袖風逼得向左閃出，就遇上灰袍老和尚毛風子的爪風當胸抓到，一時閃避不及，但聽「嗤」的一聲，他胸口衣衫立時被抓破了手掌大一塊，露出肉來。

瘦小老頭口中啊了一聲，嚇得往後跳了起來，霎着一雙小眼，說道：「你來眞的？」

低頭一看，才發現胸口衣衫被破了一個大洞，這下他一張瘦臉上登時氣得發青，尖聲道：「小老兒又沒得罪你，你……抓破了我的衣服，毛和尚，你……你非賠不可！」

突然欺身過去，一把抓住毛風子右肩僧袍，用力往下就撕，但聽「嗤」的一聲，毛風子右肩僧袍也被撕下了一大塊。

他這下動作十分快速，毛風子根本沒防他會欺身過來撕他肩頭衣衫，一時竟然來不及出手封格。

不，他因自己出手一抓，僅僅撕破瘦小老頭胸口衣衫，身上竟會一無所傷，暗自感到納罕，就算功力和自己相等的人，不加封架，衣衫被撕破了，身上也一定會受傷，對方不封不架，自己的爪風既不曾和對方內力接觸，怎麽會傷不到他的呢？

就在他微一出神之際，就被瘦小老頭所乘，一下撕破了肩頭衣衫。

瘦小老頭可滑溜得很，一下撕下毛風子肩頭衣衫，就飛快的往後躍退，拍手笑道：「嘻嘻，毛風子，我說穿了琵琶骨坐大牢沒假吧？方才你還不承認，現在大家不是都看到了？」

毛風子右肩衣衫被撕下了一大片，肩頭被穿過琵琶骨的傷疤自然也露出來了。

毛風子這下被他當衆出醜，心頭氣怒已極，一張皮包骨的枯槁臉上，肌肉跳動，滿臉俱是殺機，雙手箕張，露出兩隻枯爪，緩步朝瘦小老頭逼去，口中厲聲道：「老小子，今天是你死期到了！」

瘦小老頭看出情形不對，慌忙抱起酒罈，面對着他，步步後退，面有驚慌之色，那知他這一後退，身後已是三級石階，左脚一個蹈空，身子突然往後仰跌下去：「乖乖，是誰在捉弄小老兒？」一個人就像皮球般從石階上滾了下去。

毛風子豈肯甘休，舉步追下石階，目光一注，這眨眼之間，階下那裏還有瘦小老頭的人影？好像他憑空從地上消失了！

左右兩邊還站着敵我雙方不少高手，只看到他滾下來，却沒有一個人看清他是如何忽然不見的？

毛風子不覺一怔，深陷的雙目中射出閃閃金芒，嘿然道：「你能從我手底下逃走，果然有點門道，以後別讓佛爺再遇上了！」

只聽瘦小老頭尖細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過來，嘻嘻笑道：「誰說小老兒逃走了，要動手，咱們另外找個地方，好好較量較量，小老兒這也是爲你好，否則當着這許多人，你毛和尚給小老兒打得跪下來磕頭求饒，對你這首席供奉臉上可不好看。」

毛風子厲聲道：「你……給佛爺出來，躲躲藏藏算得什麽人物？」

「嘻嘻！」瘦小老頭的聲音說道：「小老兒就在這裏。」

大家循聲看去，只見瘦小老頭不是好好的站在平台最南首，一手抱着酒罈，一手朝毛風子指手劃脚的招着手？

毛風子看到他，那還忍得住，口中大喝一聲，雙脚一頓，一個人凌空飛起，越過十數丈遠的平台，朝瘦小老頭撲去。

瘦小老頭看他飛撲過來，口中叫道：「來，咱們到遠一點的地方去敍敍。」聳着雙肩，頭前身後，往小山下平飛出去。

毛風子那裏肯捨，就跟着追了下去，兩道人影劃空飛逝，瞬息不見。

迷仙谷主把三位供奉請了出來，如今首席供奉被瘦小老頭攪局，引了開去，但走了一個，還有兩個，對大局依然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就在此時，馬臉老婆婆（崆峒天姥）忽然冷冷的道：「鳩婆子，今日之局，妳待如何？」

鳩面老婆婆道：「天姥的意思呢？」

崆峒天姥道：「妳是冷錦屏的師叔，她所作所爲，妳總清楚，魔教原是佛門支派，並非旁門左道，所以會不容於武林，就是行爲太邪了，才一直式微至今，妳是碩果僅存的一位長老，應該明辨是非，聽老身相勸，快帶着妳三個師侄離去，免得玉石俱焚。」

這話聽得萬啓岳等人不禁又是一怔，

原來這白髮鳩面老婆婆竟是昔年魔教中的鳩槃茶！

鳩槃茶雙目中綠芒迸射，嘿嘿尖笑道：「天姥認爲迷仙岩會玉石俱焚？」

崆峒天姥依然冷冷的道：「老身和妳相識數十年，這是一番好意，本來老身久已不問塵事，江湖上的事，自有他們後輩去做，自古邪不勝正，邪魔外道，縱能猖獗一時，也用不着老身過問，但妳師侄女把老身請了來，還居然在老身身上暗下迷失散和散功之毒，這區區散功毒，迷失散，老身當然還不在乎，今天也不想多管閒事，只是咱們相交一場，不忍妳再淌這渾水，毛風子有去無還，即是一個作惡多端的下場，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忠言逆耳，但是對妳却是苦口良藥，聽不聽全在妳了。」

谷主聽到這裏，不禁心頭又驚又怒，沒待鳩槃茶回答，左手忽然向後一揮。

這一揮自然是某種暗號了，站在她身後的四名綠衣少女在這一瞬間，一齊退到大廳門口，迅速無儔的取下懸在他們腰邊的簫笛笙簧，一齊吹奏起來！

也就在此時，兩名青衣少女迅快的在階上舖好一塊紅毡，另一名青衣少女抱琴走出，谷主已在紅毡上坐下，那青衣少女褪去琴衣，送到谷主面前，平放在她雙膝之上。

同一時候，另有四名身穿玄色衣袴，手持雙劍的中年婦人，迅疾從廳門掠出，站到了谷主前面左右兩旁。

四名綠衣少女簫笛笙簧才一吹奏，登時樂曲悠揚，其音靡靡，大是腐蝕人心！

「迷仙曲」開始了！左首以萬啓岳爲首的各大門派中人，立時警覺，他各自紛紛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納入口中。

他們服下去的，正是奪命郎中仲孫萱配製的迷神丸，服下之後，可以使人不受任何聲音干擾，神智當然也不很清楚，只是武功絲毫不受藥力的影响而已。

各大門派中，沒有服下迷神丸的，一共只有四個人，那是丁劍南、方如蘋，他們因練成達摩「洗髓經」，不畏「迷仙曲」迷亂神智。

另外是柳飛燕和薛慕蘭，她們學會了老哥哥教的「醉仙舞步」，可以在「迷仙曲」吹奏之時，翩翩起舞，自然不會受到它的干擾了。

各大門派中人剛剛服下迷神丸，站在右首階上迷仙岩的人也及時發動了。不，另外還有數十名武士由四名少女率領，各持兵刃，從兩邊向廣場上湧來。

這自然是谷主早就安排好的，迷仙曲一經奏起，就是神仙都會迷迷糊糊，恍恍惚惚，失去思想，失去意志，她訓練了許多劍手，名爲記名弟子，實是被迷失了心神的殺手，這時就以大開殺戒，把來人剁個乾凈。

但還怕這些殺手武功不是人家對手，於是羅致了許多江湖上成名人物担任長老，（當然也下了迷藥，但這些人的迷藥，與殺手不同，殺手要完全失去理性，只知道殺，才能慓悍，這些人不是一派掌門，就是成名多年的人物，給他們服下的藥物，只是使他們永不生離叛之心，神志却是依然清楚的）這些人的武功當然要比殺手高出甚多，以備萬一敵方太強時才出手。

當然這些人的武功，僅是江湖一流高手而已，並非絕頂的特出高手，於是又敦聘了出家當和尚的毛風子，和崆峒天姥，連同她（谷主）師叔鳩槃茶三人名之爲供奉。在她想來，武林雖大，可以說已經沒有人能是她迷仙岩的對手了。

却說四個綠衣少女簫笛笙簧才一吹奏，右首階上迷仙岩的人，立即迅快的亮出兵刃，不約而同朝左首各大門派衝過來。

這一批人，全是長老身份，計有玉龍山人、鷄足道人和麻姑仙子白妙貞師兄妹三人，九宮門常千里，大洪山主洪其壽，狼山添翼狼平兆廷，雲龍山飛龍羽士，石鐘子、勾漏七星，水月一妖等白黑兩道著名人物。

從南首兩邊擁進來的則是由谷主門下四名女弟子（包括卓雲和）率領的三十六名記名弟子。（殺手）（迷仙谷主門下原有五個男弟子，大弟子公孫龍，九弟子查家榮是被方如蘋、逢姑婆擒住的，三弟子孫翊、五弟子宋仁友、七弟子居義方是喬裝淮揚派門下，在萬松山莊被擒，被擒的人，只是被廢去武功，當然不會送命，作者在這裏一筆帶過了。）

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混戰，就在四名綠衣少女奏起「迷仙曲」的同時揭開序幕。

這一場大規模的混戰，是早在各大門派預料中的事。因此也早就有了安排，這是在方如蘋等三人和麻姑仙子等三人動手之際，萬啓岳，霍從雲本人估計敵我雙方人手，所作的調配，計爲：逢姑婆（于嬷）對玉龍山人。畢纖雲（查家榮）對鷄足道人。方如蘋（公孫龍）對麻姑仙子白妙貞。

形意門長老齊文靖對九劍追魂常千里。太極門掌門人聞天聲對大洪山主洪其壽。年嵩昌對雲龍山飛龍羽士。鷹爪門掌門人樊元顯對石鐘子。

八卦門掌門人封自清對狼山添翼狼平兆廷。少林澄通，澄果，澄清，澄善，澄幻，澄覺六人對勾漏七星。五雲門領隊冉文君對水月一妖楊媚仙。任東平率領的一隊年輕俠士加上原由方如蘋、畢纖雲率領的十二名劍手，（她們原是假扮公孫龍、查家榮來的，所率領的十二名劍手，自然早就換上了五雲門的劍手了。）此時撥給任東平指揮，對付卓雲和等四女所率領的三十六名迷仙岩殺手。

這一人手調配，各大門派中尚有盟主萬啓岳、總管公孫乾、少林澄一、澄慧二位大師、武當清塵道長、崆峒飛龍霍從雲，白鶴門吳紱之、六合門范子陽、淮揚派祁耀南、榮宗器、武功門施一夔、五雲門主和仲孫萱、無形毒手閻老九等人都空了出來，已經沒有對手了，就留爲後援。

任東平所率領的十人，因丁劍南母子重逢，站到五雲門主身旁，另由樊文華（鷹爪門樊元顯之子）補上，仍爲十人。

他們迎戰谷主門下卓雲和等四女的，是任東平、孫必顯、年其武、聞柏年四人。另由柳飛燕、薛慕蘭、萬少岳、陸承遜、滕立言、樊文華等六人率同五雲門十二名劍手，迎戰迷仙岩被迷失了神志的三十名谷主的記名弟子，（其實是殺手）以十八人迎戰三十六人，正好以一敵二，後文再作交代。

以上情形，乃是作者對雙方形勢先敍述一個概況，這許多人從左右兩邊衝向廣場，各找對手的情形，其實只是谷主身後四名綠衣少女剛吹奏起簫笛笙簧的一瞬間事。（迷仙岩谷主也堪堪在紅毡上坐下，還沒彈琴。）

却說崆峒天姥眼看谷主身後四名綠衣少女忽然吹奏起簫笛笙簧，發出靡靡樂聲，谷主席地坐下，由一名青衣少女送上一張古琴，平放膝上，正待彈琴，不覺怒喝一聲道：「冷錦屏，妳想以震天琴害人嗎？」揮手，一掌淩空朝谷主劈了過去。

這一記劈空掌從她手中發出，威力之強，，自然非同小可！

鳩槃茶喝道：「天姥，迷仙岩把妳尊若上賓，妳却這般翻臉無情！」她在喝聲中，迅即從旁發掌，向上推出。

天姥劈空掌一團無形勁力，經她掌力一推，兩股內勁撞在一起，但聽轟然一聲，宛如晴天焦雷，由階上洩向遙空，聲勢之壯，武林罕見！

崆峒天姥怒聲道：「鳩槃茶，老身忠言逆耳，看來妳是不肯聽我忠告了。」

鳩槃茶道：「錦屏是我師侄，老身能不管嗎？老身倒是勸妳不可淌這場渾水，此時退出迷仙岩去，還來得及。」

崆峒天姥道：「看來咱們兩人誰也不肯聽誰相勸，那就難免兵戎相見了。」

鳩槃茶道：「妳要和我動手？」

崆峒天姥道：「妳方才不是已經向老身出手了嗎？來，來，咱們也找個空曠地方去較量較量。」

鳩槃茶目中綠芒閃動，沉笑道：「老身本來不想和妳動手，是不願傷了咱們和氣，這是妳逼老身動手的了，好，妳要去那裏動手，老身無不奉陪。」

崆峒天姥道：「那就走吧！」身形突然平飛而起，化作一道黑影，朝廣場外射去。

鳩槃茶豈肯後人，和她並肩飛出去。

當日丁劍南被瘦小老頭用樹葉引去小山頂上，曾見瘦小老頭站在天姥面前，半响沒有說話，後來天姥沉哼道：「尹老頭，老身還是給你說服了。」

可見崆峒天姥應谷主之邀，担任迷仙岩供奉，原是瘦小老頭早就和她約好了的，一旦動起手來，由她對付鳩槃茶，作者特地在這裏表而出之。

這時，不但迷仙岩谷主身後四名綠衣少女簫笛笙簧同時吹奏出靡靡動人的迷仙曲，谷主正襟危坐，也叮叮噹噹的彈起震天琴來！

四名綠衣少女的靡靡之音，已經足以腐蝕人心，谷主的琴一經彈起時，更有風雲幻變，天地失色之概！

就是她輕輕的挑一下弦，光是一聲叮，一聲咚，也足可震動一個武功最高之士的心脈，使你全身顫慄，失魂落魄，無法支持，何況她現在已經心與神會，彈奏起天下無人可以抗衡的一闋「迷仙曲」來。

但各大門派的人早已服下了仲孫萱的迷神丸，妳就是把「迷仙曲」彈得最起勁，大家也充耳不聞，只是和對手展開猛烈的搏鬥！

逢姑婆和玉龍山人方才已經動過手，這回吞下迷神丸，一出手就施展「五雲劍法」，朶朶劍雲接二連三從劍尖劃出，任你玉龍山人武功最高，對她這套從未見過的劍法，也只有招架之功，來不及還手。

鷄足道人和畢纖雲這一對，情形完全和玉龍山人一樣，還算他們兩個本身武學精深，還可以見招拆招，不至於落敗。

麻姑仙子白妙貞和方如蘋動手，可不同了。她方才被方如蘋削斷劍、拂，連唯一壓箱底本領「麻姑爪」都傷不了方如蘋。這回掄劍重上，看到方如蘋眞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嬌叱一聲，手腕連振，一支長劍飛快的刺出十幾劍之多。

在她想來，師妹已經彈起了「迷仙曲」，妳小丫頭在我手下，還能走得出幾招，不把妳刺上十七八個血窟窿，難消被削斷劍、拂之恨。但她怎知方如蘋練成達摩「洗髓經」，精氣神極爲凝固，絲毫不受「迷仙曲」的影响。

尤其麻姑仙子在武功上，自然不如兩位師兄，但方如蘋的武功，却在逢姑婆和畢纖雲兩人之上，第一，是她練成了「洗髓經」，內功精純，可說已不在師傅五雲門主之下，第二，逢姑婆、畢纖雲對二十五招「五雲劍法」最後五招，還是在下山前才學會的，方如蘋却早已練熟了。

在這一情況之下，麻姑仙子縱然發劍如電，一口氣刺出十數劍之多，方如蘋只須隨手圈劍，劃出一片劍雲就可以把她攻勢悉數擋了回去。

只是方才聽了師傅「傳音入密」的吩咐，要她對麻姑仙子不可已甚，最好勸她住手，因此發劍之時，就以「傳音入密」說道：「白仙子，你可以看得到，毛風子和令師叔已被引開了，迷仙曲對各大門派的人已失去了效用，迷仙岩的失敗只在指顧之間，魔教乃是佛門的支派，現在只剩下妳和玉龍山人、鷄足道人三位了，如果再不見機抽身，難道眞要玉石俱焚嗎？」

麻姑仙子聽得又氣又怒，冷哼道：「妳有本領只管使來。」

方如蘋道：「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說我長劍足可削斷妳的兵刃，就是論武功，妳也未必能在我劍下走得出十招，不信，妳就試試！」話聲出口，長劍倏然之間，劃起三朶劍雲，朝前推出。

麻姑仙子聽她說自己在她劍下走不出十招，自然不信，口中沉哼一聲：「妳口氣倒是不小。」隨着喝聲，全力發劍，左手配合劍勢，五指箕張，發出一記又一記的「麻姑爪」，攻勢却也十分淩厲。

方如蘋冷笑一聲，長劍推動，這回她不再客氣，劍光指處，幻出朶朶劍雲，此沒彼生，瞬息之間，把麻姑仙子一個人圈入在一片雲影之中。

但麻姑仙子也不是易與之輩，十招之中，妳想勝她，又談何容易？眼看八招過去，還是只能把她困住，休想勝她。

方如蘋心頭一急，第九招上，突然心頭一動，「五雲劍法」第二十六招「數點梅花天地心」，師傅只說了四句口訣，並無招式，這一急之下，手中長劍陡地一振，依照口訣，憑自己從二十五招劍法中所領悟的一點心得，不管對是不對，揮手使了出來。

這在她來說，只是心頭靈光一現之事

，但劍勢出手，竟然幻出無數朵劍花，一齊迸發，但聽一陣叮叮輕响，劍光乍歛，麻姑仙子手上一柄長劍已被寸寸截斷，連她披肩長髮都被削斷了三寸光景！

麻姑仙子臉色煞白，擲去手中長劍，轉身往外就走。

丁劍南含笑道：「如蘋，妳方才使出來的是『數點梅花天地心』了？」

方如蘋手握長劍，嗔道：「原來你早就悟出來了，一直没告訴我。」

丁劍南道：「這一招，我也只是有些領悟，但一直在似悟非悟之間，方才看了妳的劍招，和我所想的大同小異，所以認得出來。」

方如蘋道：「逢姑婆和大師姐還没得手，我去帮她們。」

丁劍南忽以「傳音入密」說道：「娘也服了迷神丸，眞正清醒的只有我們四個人，我們要等老哥哥回來，毁了谷主的震天琴，才能給大家解藥，那時由我對付谷主，妳和柳姑娘，薛姑娘要迅快給大家喂服解藥，這時就守在這裏，不用去了。」

方如蘋點點頭，和丁劍南站在一起。

齊文靖迎戰的是九宮門常千里，兩人都没使兵刃，常千里雙掌開闔，使的是「九宮掌」，不但掌掌如巨斧開山，功力深厚，而且足踩九宮步法，身形飛閃，不可捉摸。

齊文靖是形意門的長老，使的是「形意拳」，拳掌同施，忽拳忽掌，意在形先，似剛實柔。兩人這一交上手，可說棋逢對手，功力悉敵，看來絕不是數十招就可以分得出勝負來。

聞天聲的對手是大洪山主洪其壽。這位洪山主為人正直，在三湘七澤，威名甚著，使的是一柄闊劍，内外兼修，施展開來，劍光之盛，聲勢極為駭人。

聞天聲在滄州素有聞太師之號，手中是一支緬鋼長劍，劍身極柔，使的又是「太極劍法」，看去有氣無力，實則記記功運劍身，以氣使劍，以柔克剛。

這一對也是早安排好的，大洪山主專走剛猛一路，正好由聞太師以陰柔克之。

樊元顯的對手是石鐘子。石鐘子是石鐘山的練氣之士，雖非名門正派出身，也不是黑道中人，使的是一柄狹長長劍。樊元顯是鷹爪門的掌門人，鷹爪門的人很少使用兵刃，但只要使用兵刃，一定是鐵鷹爪。鷹爪門的手法，是以擒拿為主，他們使的鐵鷹爪，也是專門鎖拿敵人的兵刃的。由樊元顯迎戰石鐘子，就是要他鎖拿對方的兵刃。

封清風的對手是添翼狼平兆廷。各大門派中，推封清風出馬來對付添翼狼，也是有原因的，八卦門的一套「八卦劍法」，劍走八門，看去東一劍，西一劍，並無精奧可言，實則每一劍都暗含先天八卦，你如果追着他搶攻，那就着了他的道了。一旦落入他劍陣之中，他劍勢反覆，就可變成顛倒八卦劍法，但見人影幌動，劍勢就會層出不窮，你想攻不見人影，想守不知從何守起，這就是「八卦劍法」厲害之處。

封清風自幼練劍，劍上造詣自然極為精湛，用「八卦劍法」和添翼狼拚搏，也許並没有一定的勝算，但要用「顛倒八卦」來困住一個添翼狼，不和你硬打硬拚，只是展開「八卦遊身步」，和你遊鬥，自可困得住他。

那勾漏七星和水月一妖，黑道中人把他們合稱為勾漏八仙。（水月山原是勾漏山脈的一峯）如今各大門派迎戰的人却把勾漏七星和水月一妖分了開來。

迎戰勾漏七星的是少林澄通、澄果等六人。勾漏七星縱横西南，七個人各有各的絕藝，尤其擅長合搏之術。澄通大師等六人，六支緬鐵禪杖，施展開少林寺「降龍伏虎杖法」，也等於是聯手合擊，任你勾漏七星如何厲害，七件外門兵刃也只能和六支禪杖打成平手。

迎戰水月一妖楊媚仙的是五雲門女劍手的領隊冉文君。冉文君一身武功原也極高，但如若和水月一妖比起來，就是遜上一籌。

她本來只會十招「五雲劍法」，在這次出發前，五雲門主又加傳了十招。「五雲劍法」威力之強，可說無與倫比，冉文君就憑着這二十招「五雲劍法」，和水月一妖周旋，也差可勝任了。

迎戰迷仙岩谷主門下卓雲和第四名女弟子的是任東平、孫必顯、年其武、聞柏年等四人。雙方如論武功，自以迷仙岩谷主親手調教出手的四名女弟子較高。除了任東平還可以和她們放手一搏，孫必顯等三人幾乎就不是對方的敵手。

但任東平等四人可不是和她們單打獨鬥，而是四人聯手，對付四人，這可和單打獨鬥大不相同，孫必顯等三人每每遇到無法封架之際，就不約而同的使出一招「五雲劍法」來。

他們當日雖然只學會了五招「五雲劍法」，但四人同時施展，發揮出來的威力就非同小可，立時就把對方四人逼得後退不迭，這樣當然也可以和對方扯平了。

迎接迷仙岩衝過來的三十六名記名弟子的，是柳飛燕、薛慕蘭，萬少岳，陸承遜，滕立言，樊文華等六個和五雲門的十二名劍手。（這十二名五雲門劍手，是畢纖雲，方如蘋兩人，以假易眞，改扮公孫龍，查家榮，把十二名迷仙岩的劍手制住了，換成五雲門的劍手的，後來在萬松山莊外面松林間制住于嬷嬷之後，由逢姑婆扮于嬷嬷，這十二名劍手一直由畢纖雲、方如蘋二人率領，直到雙方動手之際，這十二名劍手才撥由柳飛燕指揮，迎戰迷仙岩的三十六名殺手。）

以十八個人接戰三十六人，正好是以一敵二，但這是一場混戰，並不是各自分開來動手，一個打兩個這樣算法的。

柳飛燕等十八個人中，只有柳飛燕和薛慕蘭兩人神智是清爽的。萬少岳、陸承遜、滕立言、樊文華四人，在對方四個綠衣少女吹奏起「迷仙曲」之時，就已吞下了迷神丸，至於十二名五雲門的劍手，本來就被藥物（忘我丹）迷失了神志的。（五雲門訓練劍手，要迷失他們神志，就是為了對付迷仙岩的。）

因此對方三十六名殺衝過來，這邊的人也立即衝了上去，更不打話，就揮刀的揮刀，揮劍的揮劍，厮殺起來。

現在正是柳飛燕、薛慕蘭大顯身手的時間了。兩人在笛笙簫簧的合奏之下，就

隨着音樂，翩翩起舞，身形忽側、忽轉、忽俯、忽仰，雙手也隨同脚步，忽高、忽低、忽拂、忽拍，這是老哥哥教她們的「醉仙舞步」，一路朝前舞去。

說也奇怪，三十六名迷仙岩殺手和萬少岳等人展開厮殺，刀光劍影混戰在一起，她們兩人舞姿美妙，欵步走入他們的混戰圈中，身形的轉、側、俯、仰，正好從他們刀光劍影的空隙中欺入，雙手高、低、拂、拍，也正好毫不浪費時間，舉手之間，就拂上對方穴道，一下就可以制住一個，再一側身，又可制住一個，好像對方就等着她們伸手過去拍穴道的一般，没有一個人會出手封格，或是閃身避過。

柳飛燕、薛慕蘭雖然神志没有迷失，但她們隨着音樂節奏翩翩舞起，同樣也像着了迷似的，手舞足蹈，無法自已，只是心頭仍然清楚而已，尤其在迷仙岩谷主彈起震天琴之後，琴聲像行雲流水，越來越高，越來越急，她們的舞蹈也愈來愈急，盤旋飛舞，人影恍如淡烟幻影一幌而過。

不過眨眼工夫，已把迷仙岩的三十六名殺手一齊制住。

柳飛燕隨着舞步旋向正在和任東平等人動手的卓雲和等四人，薛慕蘭却向水月一妖和勾漏七星等人舞了過去。

「醉仙舞」美妙之處也就在此，迷仙岩三十六名殺手固然避無可避，就是谷主親手調教出來的女弟子像卓雲和等四人，以及一向横行西南的勾漏七星，連少林寺長老怒金剛澄通等六位大師都只能和他們打成平手；但柳飛燕、薛慕蘭一路手舞足蹈而來，把他們激戰正殷的刀光劍影，重重杖勢，視若無覩，一幌而入，激戰中的人只覺眼前微風一颯，便被制住了穴道。

「迷仙曲」琴聲愈急，有如高山飛瀑，金鼓齊鳴，再有簫笛笙簧相和，高低悠揚之中，充滿了一片殺伐之音！柳飛燕、薛慕蘭人影幌動，一路廻旋飛舞，不過頓飯工夫，添翼狼平兆廷、石鐘子、飛龍羽士、大洪山主洪其壽、鷄足道人、玉龍山人，所有迷仙岩的人，只要兩人從他們身前幌過，就一一被制住了穴道。

方如蘋一下掠到常千里的身邊，叫道：「老哥哥，大家都停下來了，你還不住手？」常千里聽到聲音，擧目看去，廣場上依然人影幢幢，但却全已靜止下來，心頭止不住暗暗吃驚！

本來一片盈耳的兵刃擊撞之聲，刹那間靜了下來，只有正在全心全意彈琴的谷主，因琴聲高亢，還没察覺。

就在此時，一道人影從天而降，落到谷主面前，大聲喝道：「妳還不住手？」喝聲未已，但聽响起震天價一聲砰然巨响！

就在他瀉落之時，站在谷主左右的四名玄衣中年婦人一聲不發八支長劍迅速無儔像閃電一般交叉落到這人身上。

這幾乎是同時發生之事，這瀉落谷主面前的人正是像一隻大馬猴的瘦小老頭；那聲砰然巨响，是他把手中捧着的一個大酒罈猛力向震天琴上砸落所發出來的聲音，這一砸，酒罈居然並没破損，但一張震古爍今的魔教寶琴震天琴却被砸得稀爛。

瘦小老頭手法之快，簡直就像變魔術一般，酒罈砸碎了震天琴，一手提起酒罈，脚下忽然後退一步。

那四個玄衣婦人八支長劍明明在他落下之時，就已朝他身上交叉刺出，中間好像停頓了一下似的，直等他砸碎了震天琴，一手懸空提着酒罈後退，八支長劍才及時刺到，一陣噗噗輕响，八支鋒利長劍並不去刺他的人，却分作八個方向，一齊刺入酒罈肚中。

這當然不是四個玄衣婦人劍發得慢，而是瘦小老頭的動作實在太快了。

再說谷主吧，她正在彈琴的人，瞥見眼前人影一幌，連人影還没看清，只看到一隻酒罈筆直朝琴上砸落，她反應也是不慢，正在彈琴的雙手翻掌朝外推出，以她的功力，就算是千斤巨石，經她這一推，至少也可以推出尋丈之外，但這隻酒罈却竟然重逾千鈞，手掌縱然推上了，酒罈直落之勢絲毫不慢，還是被砸上了震天琴！

谷主眼看震天琴毁於一旦，心頭自然大怒，悠地站起，雙手一收再發，運起全身功力排山發掌，將瘦小老頭當胸推去。

這時也正好是四個玄衣婦人八支長劍交叉刺進酒罈之時，瘦小老頭不慌不忙，把提着的酒罈朝谷主雙掌上迎了過去。

但聽又是砰的一聲巨震，酒罈被擊得四分五裂，碎片齊飛，四個玄衣婦人首當其衝，砰然往後便倒。

谷主氣瘋了心，雙掌齊發，只擊破了對方一個酒罈，自然心有未甘，正待發掌，那知定睛看去，剛才還明明站在自己面前的瘦小老頭竟然杳如黃鶴，没了影子！

這一瞬間，她心頭猛然一凜，想起一個人來，色厲内荏的喝道：「你是酒仙尹老頭，迷仙岩和你無怨無仇，你竟然敢來和我作對？你……給我出來，咱們放手一搏！」

只聽遠處傳來瘦小老頭的聲音道：「七十年前小老兒勸過妳爺爺，要他把這張害人的琴毁了，妳爺爺不肯，小老兒說，不毁可以，等以後這張琴要害人的時候，小老兒就會把它毁去，小老兒這是和妳爺爺約好了的，自然非毁不可，旁的事，小老兒可不管……」聲音漸漸遠去。

就在谷主的震天琴被毁發出一聲巨响之際，丁劍南依照霍大哥的囑咐，立即振腕發出四指點了四個綠衣少女的穴道，一面把捏在掌心的一顆解藥納入娘的口中。

這時「迷仙曲」已經停止了，方如蘋、柳飛燕、薛慕蘭三人同樣以最快的手法把解藥分別給盟主萬啓岳等各大門派的人納入口中。

奪命郎中仲孫萱配製的解藥，藥効十分迅速，藥丸入口，迷神丸立即消失，人也隨着清醒過來。

谷主眼看階下一片廣場上站立着的都是迷仙岩的人，一個個呆若木鷄，一動不動。本來計劃週詳，自己「迷仙曲」一經彈奏，對方的人定會失魂落魄，再由這些人替自己大開殺戒，凡是進入迷仙岩的人，就可一網打盡，一個不留。

如今對方的人一個不少，全都好好的，自己手下，反而全被制住了，這眞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凡是一個充滿了野心的人，一旦眼看全盤皆輸，這一事實是無法承受得起的，項羽的烏江自刎，就是一個例子。

谷主在這一瞬之間，只覺突然間人就蒼老衰弱了許多，連站都有些站不穩了，她回過頭朝五雲門主淒然一笑，徐徐說道：「妳贏了。妳有一個好兒子，我沒有，妳早就贏了……」話聲漸低，一個人緩緩朝舖地的紅毯上坐了下去。

她是自震心脈而死，身軀撲倒地上，嘴角間就緩緩流出鮮血！

「師父！」薛慕蘭悲呼一聲，一手揭下面具，搶上前去，跪倒在地哭出聲來。

滕立言一下衝了上去，切齒道：「老賤人，妳也有今天……」挺劍欲刺。

五雲門主伸手一攔，說道：「滕少莊主，人死不記仇，她臨死已知錯了，不可再毀她遺體。」

通玄道長和瘦靈官靈玄迅快的洗去了面上易容藥物，原來通玄是公孫無忌、靈玄是江月娥（五雲門主的二弟子，也即是在五雲宮扮宮主的清月）所喬裝。（通玄、靈玄已在火燒五雲宮前被擒）

公孫無忌是易容的高手，此時取出洗容藥來，給逢姑婆（于嬷嬷）、方如蘋（公孫龍）、畢織雲（查家榮）等人洗去了臉上易容藥物。

萬啓岳含笑拱手道：「今天這一仗，兄弟等人幾乎全沒出手，就大功告成，這是霍老哥運籌帷幄之功。」

霍從雲連忙抱拳道：「盟主這麽說，兄弟可愧不敢當，其實兄弟只是遵奉酒仙老前輩『傳音入密』的叮囑辦事而已！」

澄一大師合十道：「迷仙岩所有的人全在這裏，不見敝師弟澄心，只怕是已經遇害了。」

總管公孫乾朝盟主拱拱手道：「啓稟盟主，迷仙岩這些被制穴道的人，咱們該當如何處理呢？」

萬啓岳看了霍從雲一眼，說道：「霍老哥，你看如何？」

霍從雲道：「麻姑仙子白妙貞已走，玉龍山人和鷄足道人是魔敎僅存的三個人了，五雲門主之意，咱們不該趕盡殺絕，解開穴道，讓他們自去，諒他們也不至於再興風作浪了。大洪山主洪其壽、雲龍山飛龍羽士、石鐘子三位，並非黑道中人，也解開穴道，任他們自去好了。至於添翼狼平兆廷，和勾漏七星、水月一妖，兇名昭著，趁此機會，可以廢去他們武功。谷主門下四個女弟子，以及三十六名殺手，也一起釋放了，不知盟主意下如何？」

萬啓岳點頭道：「霍老哥說的，正合兄弟之意，今日敉平這一塲變亂，只有谷主一人自戕，沒有第二個人喪生，（四名玄衣婦人也只是被酒罈碎片制住了穴道），是歷來武林中敉平亂事所沒有的，只要他們不再爲惡，就釋放了他們吧！只是這些人只怕別被迷失了神志，必須先替他們嗅了解藥，才能解開他們穴道。」

公孫乾答應一聲，取出金不換花粉，分別給迷仙岩的人抹到鼻孔，然後一一解開他們穴道。只有添翼狼平兆廷，勾漏七星，和水月一妖等九人廢去了武功，狼狽的走了。

丁劍南、方如蘋走到常千里面前，雙雙拱手說道：「老哥哥，小弟和如蘋在山上之日，多蒙你老照顧，我們當時假冒九宮門下，還要向老哥哥請罪呢！」

常千里笑道：「丁老弟，你們兩個當日自稱九宮門下，起先老夫還有些相信，後來看你們練劍進步神速，分明已有一身極好的武功，你們縱然隱瞞了幾成內力，老夫豈會看不出來？只是方姑娘是女的，老夫倒確實沒有想到，聽方才谷主的口氣，她也早已看出來了，唉，她對令尊因愛成仇，以至激發她偏激之性，終於弄得不可收拾，她說得不錯，她早就輸了。」

丁劍南聽得出來，他口氣之中，十分同情谷主。

這時大洪山主洪其壽、飛龍羽士、石鐘子等人神智恢復清明，各大門派中，他們有不少是熟人，就走了過來，向萬盟主等人道謝，大家寒暄起來，常千里自然也跟了過去。

迷仙岩的人，眼看谷主自戕了，由卓雲和等四個女弟子爲首，要替谷主辦理後事。三十六名殺手此刻神志已清，他們原是江湖上武術世家的子弟，公孫乾就發給盤川，打發他們下山。

迷仙岩的人因薛慕蘭投到了五雲門去，（他們這樣想）心中未免對她不諒解，沒有一個人理她。

五雲門主拉着她的手，柔聲說道：「薛姑娘，妳還是跟老身走吧！」

萬啓岳等人也因此間諸事已了，大家離開迷仙岩往外行去。退出迷仙岩，各大門派的人紛紛向萬盟主和五雲門主作別。

五雲門主一手拉着薛慕蘭，朝丁劍南道：「你爹武功已失，一個人住在太岳山，他是要你找娘來的，現在我們該去看看你爹了。」一面又朝霍從雲道：「霍大俠，我想要柳姑娘一起去一趟太岳，不知你放不放心？」

霍從雲大笑道：「丁老哥和兄弟是三十年前舊識，兄弟也想去看看他，而且……哈哈，兄弟還有一件心願未了，也要和丁老哥當面談談呢！」

心願，當然是師妹柳飛燕的事了。從一開始，柳姑娘心裏就有了丁劍南，他身爲大師兄，如何看不出來？只是後來事情演變，多了一個方如蘋，接着又多出一個薛慕蘭來，事情就複雜了，這件事當然要他親自出面才成。

五雲門主早知他的心意，含笑道：「有霍大俠同去，那自然最好沒有了。」

薛慕蘭給五雲門親切的拉着手，芳心自然定了。柳飛燕呢，聽了大師兄和五雲門主這番話，自然也芳心暗喜，方如蘋更不用說了，做師父的早就心裏有了譜。

三女同歸，已成定局了，只是此刻大家都沒說出口來罷了！

就在此時，但聽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從山徑上傳來，有人尖着嗓子老遠說道：「三杯喜酒，可別忘了我老哥哥還是大媒人呢，不過要趕上太岳山去喝，這路就遠了，但老哥哥只要有酒喝，路再遠也不在乎，我可要先走了……」

這是酒仙雲裏飛的聲音。

話給叫明了，丁劍南和三個姑娘不禁都脹紅了臉，但他們心裏却充滿了喜悅。

作者寫到這裏，可要特別聲明，現在實行一夫一妻制，但在那個年代來說，三女同歸，不但是天大的喜事，而且還是大家羨慕佳話哩！（全文完）

神槍雙傑故事

女霸天

龍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雌火鳥何嬤嬤派莎樂美對洪英豪謊報攣生姊妹潘琪、潘瓊被囚禁在卡班島。他信以爲眞，林露認爲讓她先去何嬤嬤處探探虛實，洪英豪瞞着她去水帮找藍雲協助，藍雲見他意志堅決，只好派毛浩然和他一齊去，到達島上時不見人影，知道中計，連忙退出已來不及，只好棄快艇泅水逃回藍雲處。林露探到何嬤嬤準備快艇截擊洪英豪，連忙派出手下去攔阻，何嬤嬤暗中已派出四艘快艇，林露過後才知道已經遲了，她又連忙去找藍雲，才知道洪英豪已安全回來，心裏才放下，歸程回「太平洋飯店」時，被何嬤嬤潛伏在飯店擄走……

艷窟遇險　因禍得福

在一曲燈光幾乎全熄的「勃魯斯」之中，洪英豪開始以流利的英語與對方攀談，他先叫着她的名字：「嘉蒂！……」

「嗯！」嘉蒂漫應着，同時手指頭在對方的背上大作「文章」。

「妳太熱了！」

「怎麽？你喜歡冷淡嗎？」

「當然我喜歡熱，可是現在却教我受不了。」

「你最少要等到午夜散塲以後。」

「爲什麽？」

「你眞笨！」她嬌笑着，手指頭在洪英豪的腰上搯了一下。「到那個時候我才能陪你去別的地方呀！」

「去那裏？」

這個名叫嘉蒂的女人唯恐這個財神爺不懂得這裏的行情，連忙咬着他的耳梢說：「去一間有床的屋子，那裏只有我們二人，我會對你更熱，一直到明日中午……」

「爲什麽不現在就去？」

「現在？你眞太傻了，如果你能夠等到散塲以後，你只需要付給我三十元美金就夠了；如果你現在要帶我走的話，却要付給俱樂部一百元，加上我那三十，就是一百三十。你豈不是……」

「好了！」洪英豪以嘴唇去封住嘉蒂那張只會算錢的嘴。

嘉蒂的舞裙很短，可以說是與股相齊。因此洪英豪的手掌自腰際輕輕往下一滑，就達到了「侵略」的目的。

他的手掌自嘉蒂的大腿處緩緩接近她穿着的內褲邊緣，終於他摸到了一塊冰涼的小金屬牌子。

「這是什麽？」他問。

「我們的服務證章。」

「怎麽縫在內褲上？」

「這是規定，」嘉蒂說：「夜總會打烊以後，我們在五樓的宿舍活動都是卸却了外面的舞衫，巡邏者就會一眼看見我們的證章。」

「怕外人混上五樓嗎？」

「老闆娘是怕有人混進去偷東西。」

「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二人談到這裏，一曲終了。回到座上，洪英豪立刻召喚使者結賬，然後擁着嘉蒂走出了「火鳥俱樂部」。

在大門口洪英豪問道：「去那裏？」

「『太平洋飯店』，那是塞城……」

「不！」洪英豪連忙搖頭。「我的友人住在那裏。」

「那麽……去『南國』吧！聽說那裏情調不錯。」

「聽說的事最好不要相信。」

「那麽——去『東星』。」嘉蒂說到這裏，將紅唇湊到洪英豪的耳邊。「那是一家專門爲愛侶服務的大飯店，房間裏還有特殊裝置。」

「好啊！」洪英豪連忙答應。那正是他準備要帶嘉蒂去的地方。

「東星大飯店」緊靠着海濱而建。它雖然建在陸地上，却離水太近，因此它也就進入了「水帮」的控制。

洪英豪和嘉蒂來到後，侍者立刻就將他們帶到二樓的一個大套房，這是早就安排好了的。

嘉蒂顯然對這裏很熟，侍者退去後，她就指東指西地爲洪英豪介紹。

「看！」她指着牆上一個紅色的按鈕，說：「將這鍵鈕一按，牆上就會出現各種姿勢的歡好圖片，以供愛侶們模仿，這個綠色鍵鈕……」

「好了！」洪英豪打斷她的話。「我現在對別的事物都沒有興趣，只希望早一分鐘看到妳那全裸的胴體。」

嘉蒂到這裏就是出賣胴體來的，自然不會客嗇或羞澀。她嫵媚地一笑，然後就開始解脫衣衫。

當她一絲不掛時，洪英豪遞給她一張百元面額的美鈔。樂得她眉開眼笑，一連聲地稱謝。

洪英豪也微笑着問道：「嘉蒂小姐！妳們的行情是一夜三十元美金嗎？」

嘉蒂點點頭說：「是的。你給得太多。不過我也可以超額付出。」

「妳弄錯了，我不過是一連付妳三夜的錢。」

「樂意奉陪。不過我每天中午要同俱樂部，午夜後才能到這裏來和你幽會。」

「不行！妳必須留在這裏。」

「那是不可以的啊！」

洪英豪突然神情冷峻地說：「嘉蒂小姐！妳非得留在此地不可，因爲我們要利用妳那塊服務證章。也許妳一天亮就可離開，或許會留在這裏無數個晚上。我會補償妳的損失，而且在事後我還會給妳一筆相當數目的金錢。」

嘉蒂瞠目結舌，久久說不出話來。

洪英豪先抓起床上的被單披在嘉蒂的身上，然後打開房門向外招招手，毛浩然走了進來。

「毛兄！這位小姐交給你了，請好好照顧她。」洪英豪說完之後就拿起嘉蒂方才脫下的衣褲，走出房去。

在隔壁一間屋子裏，有一個年輕女人在等待洪英豪，體型和嘉蒂相似，也是一個肉彈型的尤物。

歡場中的女人看上去面貌都差不多。因爲幾乎每一個人都是裝僞睫目，抹青眼膏。經過濃粧艷抹，根本就看不出本來的面目了。眼前這個女人就是如此，看上去和嘉蒂就有幾分相似。

洪英豪走進她的房裏，將嘉蒂的衣褲遞給她說：「換上吧！連我都會誤認妳爲嘉蒂的。」

「我和嘉蒂本來就有幾分相像的。以前嘉蒂還在『艇』上混的時候，來玩的客人，老是將我們弄錯。」

「嗯！快換上吧！」洪英豪說着背過身去。

這個女人名叫湘湘，出生於盛產美人兒的湖南桃源。由於戰亂，流落到塞城幹了「艇妓」。後來被藍雲一個手下看中就跟進了「水帮」。後來那男人死了，湘湘就沒有再「配對」，她的說法是——女人最厲害的武器就是美色。如果此身屬於某一個男人，這件厲害的武器就不能拿出來使用了。她機智、狡黠，現在是「水帮」之中的一員大將。今晚是藍雲派出來的。

不到三分鐘，湘湘就換穿好了嘉蒂的衣服，輕喚道：「洪先生！你看看我像不像？」

洪英豪回過身來看了一眼，點點頭，說：「像極了！」

「只是胸圍比嘉蒂小半吋，不過絕不會有人用尺碼來量。」

洪英豪自衣袋內取出一小卷捲得很緊的尼龍繩子，從湘湘的乳溝間塞進去，拍拍她的肩頭說：「並不小，這卷尼龍繩塞進去一點痕迹都沒有哩！」

× × ×

塞城市中心地區的麥克阿瑟大道在凌晨三時左右，總算靜了下來。除了偶而駛過的車輛外，行人幾乎已經絕跡了。

洪英豪仍是那模樣；碧眼金髮，外國人一個。萬一有什麽不測，他還稍有餘地，這是他的想法。

「火鳥俱樂部」大門對着麥克阿瑟大道，左右俱爲同等高度的大廈。背後是一家規模中等的脫衣舞院，中間有一條二公尺寬的防火巷。洪英豪早就看好了地形，決定從這裏潛進「火鳥俱樂部」的五樓。

晚間，洪英豪一連看了好幾場脫衣舞。當舞院在凌晨二時打烊時，他潛進了洗手間。一直等到快要凌晨三時，他才越過舞院的矮牆，進入防火巷，佇立於黑暗的陰影之中，等待從天而降的繩梯。

三時正，一根細而堅韌的尼龍繩從「火鳥俱樂部」的五樓垂吊下來。洪英豪左右一觀望，防火巷中沒半個人影，立刻矯捷地雙手握繩，揉升而上。

以洪英豪的體力和臂力，攀繩揉升五樓應該不算是太困難的事。只因繩索太細，伸縮力加強，增加了一些困難。因此，他耗費了約莫十分鐘的時間才達到了五樓的一個窗口，也耗去了他一半體力。

那是一間女用洗手間，湘湘在窗口等候，伸出雙手抄住洪英豪的雙脅，帮他爬了進去。

洪英豪吁喘了幾秒鐘，連忙悄聲問道：「弄清楚那頭雌火鳥的臥室嗎？」

「出去之後右轉，長廊盡頭的那一間套房就是。房門一定上了鎖，你最好從陽台上繞過去。」

「我知道。長廊上有巡邏嗎？」

「有一個。他多半坐在電梯邊的椅子上打盹。讓我先出去纏上他擋住他的視綫，你再出去。」

「好！」洪英豪點了點頭。復又關切地說：「湘湘！妳得趕快沿這條繩索離開這兒，是成是敗還很難說。萬一我失手，他們一定會查出妳是冒牌嘉蒂，那就糟了！我到陽台上之後給妳五分鐘時間。」

「不！」湘湘突然雙手環住了洪英豪的腰，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堅決地說：「讓我帮你。」

洪英豪不禁暗皺眉頭，他一向都不大喜歡和女人共事。原因是她們經常隨身帶着磨人的「性」，以及纏人的「情」。他不着痕迹地將她推開，柔和地說：「湘湘！謝謝妳。可是我不希望妳捲進是非窩裏來。藍老大要派人帮我都被我拒絕了。這不是妳一個人安危的問題，而是『水帮』整個立場問題。一旦讓火鳥抓着把柄，局面就複雜了。」

「可是你一個人……？」

突然，門上又有人在重敲，同時傳來一聲低沉而嚴厲的喝問：「是誰跑到女用洗手間裏來了？」

洪英豪聞聲立刻閃到門後。湘湘打開了門，嬌笑着說：「怎麽？女人不上女用洗手間，該上那兒去？」

那是一個濃眉大眼的彪形大漢，氣勢洶洶地說：「我明明聽見有男人的聲音在說話。」

「你的耳朵一定是有毛病，相信你的眼睛不會有同樣的毛病。來……」湘湘說着讓過一邊，擺了擺手說：「請進來看看吧！」

大漢顯然有勇無謀，毫不攷慮地進了洗手間。

逼得洪英豪只有採取行動，全力一掌，砍在那大漢的後頸上，大漢立刻摔倒在

地。洪英豪又在他的下頷處補了一腳。那大漢連一聲都沒有哼出，就暈了過去。

洪英豪疾聲道：「湘湘！就是那個巡邏嗎？」

湘湘點點頭說：「是他！我進來的時候看見他坐在電梯門邊。」

「湘湘！妳得趕快離開了。」

「你去吧！我就沿繩下去。」

洪英豪見湘湘答應先行離去，放下了寬心。探頭向外張望了一下，立刻矯捷地走出了洗手間。

依照湘湘的指示，洪英豪繞過陽台，很快地找到了何嬡嬡的臥室。

洪英豪躡手躡足地走到落地長窗之前，從窗簾的帳幕間望去，室內景象一目了然。看得洪英豪耳熱心驚，原來何嬡嬡和馮子超正在大演「床戲」，醜態畢露。

洪英豪用手試了試落地長窗，發覺並未上門，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自己只要制住了何嬡嬡，她不怕就不釋放林露和潘姓攣生姊妹。

洪英豪解開西服上衣鈕扣，使衣襟敞開。這是一個拔槍的準備動作。除非對方有槍在手，他在有所行動時，是從來不事先出槍的。

然後，他突然推開落地長窗，彈身而進。故意以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道：「二位！可否讓我在一旁參觀你們的精采表演麽？」

馮子超正伏在那頭雌火鳥身上忙得不亦樂乎，開聲一驚轉頭，發現有人潛進來，立刻向床的內側滾去。同時，一隻手向枕下摸去，顯然是摸取放在枕下的手槍，打算先發制人。

「噗」地一聲，洪英豪手裏的槍已經響了。今晚情況特殊，他事先在槍管上套了「滅聲器」。

馮子超立刻噤若寒蟬，一動也不敢動。洪英豪射出的子彈從他耳邊呼嘯而過，他已發覺對方是個高明槍手了。

洪英豪沉聲警告：「別動！否則下一發子彈就敲穿你的腦袋。」

何嬡嬡一時之間似乎還未認出這位「假洋人」是洪英豪所喬扮的。鎭定地以英語問道：「你要什麽？」

「請二位下床來。」

「能穿上衣服嗎？」

「裸着下來。」

何嬡嬡和馮子超只得走下床來併排站好。前者毫不在乎；後者反而掩掩閃閃，兩手遮遮擋擋。由此可見，有時候，女人比男人更缺乏羞恥觀念。

洪英豪揭開枕頭，果然發現有一支槍，他以熟練的手法褪去彈匣，將槍扔在一邊，這才轉過身來說：「這位想必是老闆娘何女士了？」

何嬡嬡點點頭：「不錯！你是誰？」

「別管我是誰，我問妳想死想活？」

「任何人也不想死。」

「那就好辦！拿出條件來交換妳的性命。」

「要錢嗎？」

洪英豪搖搖頭說：「不是。」

何嬡嬡雖然身無寸縷，但却毫無羞怯之態。反而媚笑着說道：「不要錢？那是要……？」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說：「要人！」

「噢！」何嬡嬡蕩態畢露地嬌笑：「那倒是意外的事情。不過，你得允許第三者在旁參觀才行。想必你是不會輕易放他離開這間屋子的。」

洪英豪冷冷地說道：「妳弄錯了！我要的不是妳。」

「那麽是誰？」

「『妖姬』林露！」

「噢——」何嬡嬡開始以另一種眼光去打量他。「原來你是『妖姬』的手下，想不到她手下還有洋人。」

「少囉嗦！妳給不給？」

「怎麽給法？要她到這裏來嗎？」

「放她走！」

何嬡嬡抿唇沉吟，看樣子不答應是不行的。面前這個「洋人」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覺地摸上了五樓，一定是個扎手人物，而且方才那一槍，也使她掂出了對方的份量。因而使她不敢冒險。

洪英豪見她沉吟不語，乃追問了一句：「答不答應？」

「我放進林露後，你怎樣對待我？」

「絕不傷妳一根毫毛。」

「請讓我攷慮一分鐘。」

「好！到時如不答應，我就開槍。」

何嬡嬡認眞攷慮起來。不過她所攷慮的不是放不放林露的問題，而是在愼重攷慮她所精心設計的陷阱是否該用來對付面前這個「洋人」。她終於決定向對方低頭。潘姓攣生姊妹在此，這個「洋人」得手之後，洪英豪很可能會如法泡製一番，她要逮的是洪英豪。

於是，何嬡嬡點了點頭說：「我答應了……」

「那麽，還有一個條件。」

「甚麽？」何嬡嬡瞪大了眼睛。

洪英豪語氣森冷地說：「因爲妳的身價不同，所以一命要用三命換，除了放走林露之外。在妳所主持的『攣生姊妹俱樂部』裏面潘琪、潘瓊姊妹也要同時釋放，交林露帶着離開此地。答應與否，只要一句話！」

何嬡嬡心頭一動，目光向洪英豪手裏的短槍一瞟，然後語氣平靜地道：「你到底是什麽身份？」

「不必多問。」

「如果我不答應呢？」

「殺妳！」洪英豪說得如同截鐵斬釘般乾脆俐落。

「看樣子你是個說得出做得到的人，我不想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那妳是答應了囉？」

何嬡嬡點點頭，說道：「不錯，我答應了。不過在放人的技術万面却還有個小問題。」

「甚麽問題？」

「人不在這裏，我必須打電話通知看管她們的人釋放她們走。可是，我在電話中，可能會發出暗示。」

洪英豪沉聲說：「除非妳想找死。」

何嬡嬡的態度非常從容，微笑着說：「我當然不願死，不過，我可以要花樣。人沒有放走，我却說放走了，你也不知是眞是假。」

洪英豪冷笑了一聲：「哼！別以爲我

會那樣傻，我要林露打電話來通知我，我才相信她們確已獲得自由。」

「我可以命我的手下用槍逼着她打通這電話，也許她就在隔壁。」

「我會問她打電話所在地的電話號碼，立刻再撥一通電話去印證，這種小花樣，妳最好還是不要耍。」

「眞是厲害！那麽你自己如何離開此地呢？」

「妳用不着費心。」

「那是必須要問的，因爲我要瞭解你方才所說——絕不傷害我——的話，是否具有誠意？」

「聽着：我要挾持妳和我一同離開此地。待我到達安全地界之後，我才釋放妳回來。」

「一出房門你可能就會被埋伏的槍手狙擊。」

「即使我腦部中彈，我也能開槍殺死妳。」

何嬤嬤喟然地搖着頭說：「看來我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妳一點也沒有說錯。」

「好吧！我妥協了。不過，我也有個小小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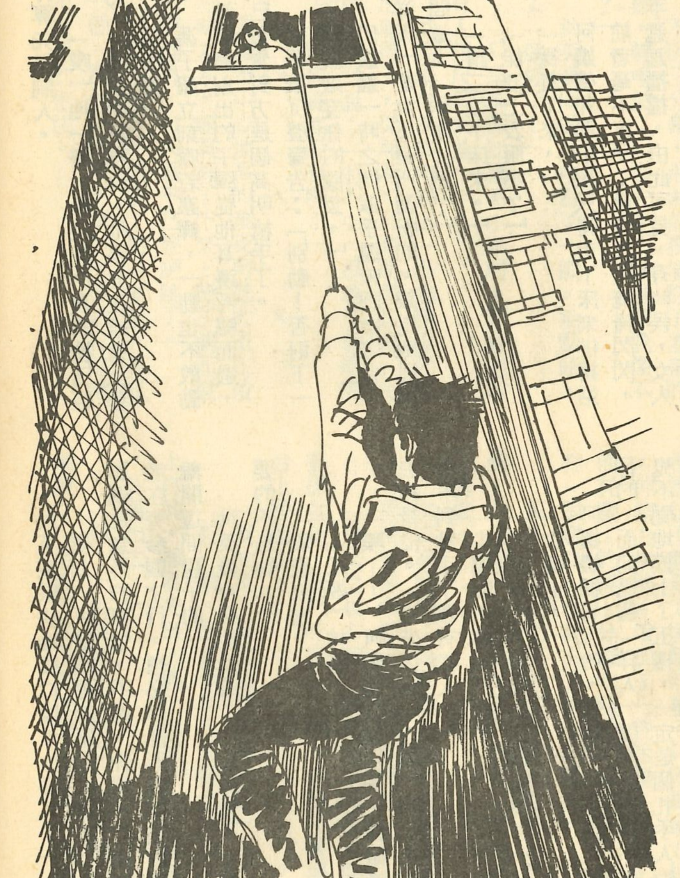
「妳不够資格提條件。」

何嬤嬤語氣強硬說：「那就免談。」

「說說看！」洪英豪只得稍作退讓。

「先得讓我穿上衣服。」

這根本不算是什麽條件，洪英豪也絕不會絲毫不顧人道。他目光四下一瞟，却沒有發現他們的衣服脫在何處。因而問道：「衣服放在那裏？」



「衣櫃裏，」何嬤嬤一面說一面轉身向衣櫃走去。「我自己來拿。」

「站住！」洪英豪大吼一聲。「你們二人退到床邊去，我來給你們拿。」

洪英豪本來是面對衣櫃而立的，他等待他們二人退到床邊去時，就側着身子向衣櫃走去。目光和槍口都盯住他們二人，以防着他們有所蠢動。同時，以左手摸索到衣櫃的拉柄，緩緩地拉開了櫃門。

因爲洪英豪一直監視着何嬤嬤和馮子超，所以連眼角餘光都不曾往衣櫃瞟一下。而且他也不曾料到衣櫃中會有埋伏，就是他拉開衣櫃門的那瞬間，突然一挺手提輕機關槍柄狠狠地敲在他的腕上，硬將他手裏的短槍敲落在地上。接着，那挺手提機關槍口也抵上了他的胸膛。

眞所謂變起倉猝，防不勝防。只不過眨眼之間的事，立刻主客易位。

「哈哈……」何嬤嬤一面放聲狂笑，一面抓起了被單披在身上。「姓洪的！這個觔斗栽得可不小啊！」

洪英豪此刻唯一想保留的就是自己本來的面部。因此力持鎮定，故作不解地道：「妳說什麽？」

何嬤嬤發出一連串陰冷的獰笑：「嘿嘿……你裝得眞不壞，不過你却露出了破綻。當你提出釋放潘琪、潘瓊時，不禁使我動疑，才發覺你手裏那支點二二口徑的『考特』手槍很眼熟。別忘記你已經在我眼前露過一次槍法了。」

洪英豪心頭不禁發寒了，假扮「洋人」的身份不被揭穿，也許還有幾綫生機。如此一來，似乎只有死路一條了。低聲下氣只不過自取其辱，因此他沉聲說：「妳的眼光眞不錯，妳如有種就命妳的部下開槍殺我，不怕沒有人來找你算賬。」

何嬤嬤冷笑着說：「別說這些狠話，我姓何的要殺人，從不考慮後果。不過，我却不想要你這樣痛痛快快地死去。你等着受活罪吧！……小馮！去將他的假面具撕下來。」

× × ×

江湖上的一些「法門」，只要稍稍見過世面的人無不清楚。在未揭穿眞象以前確能嚇人；一旦底牌戮穿那就一文不值。

馮子超走到洪英豪的面前，先扯下他頭上的假髮，然後又擠出了他目眶中的隱形鏡片。

何嬤嬤吸燃一枝烟，語氣稍爲緩和地說：「洪英豪！我是玩槍的人，對玩槍的朋友都非常客氣，所以我也不想十分和你爲難。說出你是甚麽來路，然後答應我立刻離開塞城，我就留你一條活命。否則，嘿嘿……」

洪英豪心裏有數，說出來路反而加速死亡。不說還可以等待機會。他敢斷定對方在沒有摸清楚他眞正身份之前，絕不會輕易殺他。因此他語氣強硬地說：「辦不到！」

「希望你不要自討苦吃！」

「有什麽花樣，妳盡量使出來。」

「好！」何嬤嬤獰笑着說：「這可是你說的，我若不教你姓洪的身上脫一層皮

，就算我白混了！……小馮！給我綁上，先關到地下室去，待我睡足了覺，再去好好地侍候他。」

洪英豪毫未反抗，此時妄動，不但是白費精力，說不定還要遭致死亡的厄運，他只聽任馮子超將他綁了個結結實實。

× × ×

地下室很大，裏面有無數間屋子。有的房門敞開，可以看見裏面堆着罐頭酒類，有的門上有鎖，就不知道是儲放何物了。也許是關的人也說不定。在洪英豪的想象中，林露也必然關在這裏。

洪英豪雙手被反綁在背後，那種滋味的確是不大好受。他被推進了一間屋子之後，房門就在外面鎖上了。

走廊上的步履聲有節奏地响着，那必然是一個巡邏者在來回走動。

突然步履聲向地下室入口處奔去，接着傳來隱隱約約的話聲。洪英豪懶得去理會這些閒事，目下自己的處境就够煩人的了。

約莫十分鐘之後，房門突然打開了。站在門口的竟是湘湘；原來她並未離去。她衣衫不整，面泛酡紅，顯然她在某一方面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她向他招招手說：「洪先生！快出來！」

「妳怎麽還沒有走？」

湘湘一面解脫洪英豪手上的繩索，一面悄聲說：「我若是走掉，現在不就糟了嗎？」

「守衛的解決了？」

「嗯！他已經成了風流鬼！」

「就一個人？」

「洪先生！這大概是我們運氣好。『火鳥俱樂部』的大部份槍手都出動了，一半是監視『妖姬』的人馬；一半去碼頭監視我們的行動，俱樂部裏只有少數人，我們也許還能走得出去。」

洪英豪的雙手鬆開後，湘湘立刻遞給他一枝槍，那是從守衛人員手裏取過來的。他檢查彈匣，裏面有九粒子彈。如果遇上十個阻攔的人，他們就很難有希望闖出去了。雖然前途艱險，可是一旦有槍在手，就使洪英豪的胆氣百倍，他向湘湘一揮手說：「走！妳在前面帶路。」

兩人循着走往出口處走去，洪英豪驀然想起了林露，於是又停下脚步。說：「湘湘！等一下，林露可能也關在這裏。」

湘湘自然不便阻止去搜尋林露的下落，只得點頭同意地說：「我們找找看。」

二人於是分頭輕敲每一間鎖上的房門。洪英豪在敲了好幾間後。終於得到了女人的回聲。他不禁大喜過望，連忙將嘴湊在門縫上低叫道：「是林露嗎？」

「你……是誰？」

「我是洪英豪呀！」

「哦！洪先生！我是莎樂美。請救救我。」

洪英豪不禁一楞，莎樂美不就是那個以假消息騙自己去「卡班島」的女人麽？何嬤嬤怎會將她囚禁起來呢？

「莎樂美！是不是火鳥將妳囚禁起來的嗎？」

「是的。請救救我。」

「她爲什麽要囚禁妳？」

「一言難盡，你救我出去，我再慢慢地告訴你吧！」

「對不起！」洪英豪冷冷地說：「我要救的不是妳，妳慢慢在裏面養神吧！」

「我知道你要救的是林露，」莎樂美語氣急迫地說：「她沒有關在這裏。如果你願意救我出去，我就可以帮你的忙。」

洪英豪不禁面臨猶豫了。並非他毫無惻隱之心。而是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之下，放出莎樂美來，說不定反而加速其死亡。

湘湘趕過來，問道：「洪先生！怎麽了？」

洪英豪沒有回答，只是向湘湘打了個手勢，要她打門鎖。湘湘連忙跑回原先囚禁洪英豪的那間屋子的門口，拾起了扔在地上的鎖匙，將囚禁莎樂美的房門打開。

莎樂美頭髮蓬亂，神情憔悴，而且渾身赤裸，一絲不掛，這不禁使洪英豪和湘湘二人大大地吃了一驚。

莎樂美兩手交叉着掩遮腹部以下的部位，羞憤交集地說：「火鳥是一個殘酷已極的女人，男幹部如果犯錯，小則捱打，重則處死。我們女的不管犯了多大的過失，她都不會處死，因爲我們的軀體還有剩餘的價值。每天有無數個男幹部到這裏來蹂躪取樂，比死還要令人難受。」

湘湘是曾經受過皮肉痛苦的女人，聞言幾乎唇齒皆裂，一面脫下身上的舞衫遞給莎樂美，一面憤憤地說道：「哼！這個女魔鬼！如果落到我手裏，看我不用相同的方法整死她才怪哩！」

洪英豪比較冷靜，憤怒之色不流於言表，皺了一下眉頭問道：「莎樂美！妳做錯了什麽呢？」

莎樂美搖搖頭說：「一言難盡，還是先離開此地再說……啊！對了！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洪英豪也搖着頭說：「一時說不清楚，快穿衣服，離開這裏要緊。」

莎樂美轉過身去，將湘湘脫下的舞衫穿上。雖然太短，裏面又是眞空，但是比起一絲不掛又好得多了。

莎樂美穿好衣服後走出那間屋子，向兩邊張望了一下，悄聲地問道：「守衛的呢？」

洪英豪說：「幹掉了！妳現在該告訴我，林露關在那裏了吧？」

莎樂美向頭頂上指了一下。「在四樓的『孿生俱樂部』。」

「妳在那一部門工作過，想必對四樓的情形很熟了？」

莎樂美點了點頭：「是的，不過，此刻想去救出林露，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爲什麽？」

「關防森嚴。處處都設有電子警號系統。」

「嗯！」洪英豪點了點頭，然後目光投注在她的臉上，說：「現在妳應該說實話了，潘琪和潘瓊究竟在何處？」

「四樓。」莎樂美面上有慚愧的神色。「那一次我沒有將情況弄清楚，所以向你提供了不實的消息。」

洪英豪不禁訝然地說：「是妳沒有弄清楚？」

「是的。火鳥玩弄『瞞天過海』的手法，目的就是恐怕內部有奸細，結果我上了大當。」

「這樣說來，並不是何嬤嬤派妳去故佈陷阱的了？」

「不是。」

「這我就不明白了。當晚我從『卡班島』返回塞城的途中，何嬤嬤會派快艇在海上攔截，爲此我險些送命。如果不是她佈置的陷阱，她又如何知道我的行蹤呢？希望妳說出眞實的情況來。」

莎樂美面有訕色，期期艾艾地說：「洪先生！我……如說出……眞實情況，請……請勿怪我！」

「說吧！」洪英豪語氣柔和地說：「反正巳事過景遷了，我絕不會怪妳。妳最好不要有一絲的隱瞞。」

「是這樣的。……」莎樂美仍難免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火鳥對部下一直控制甚嚴。當我在『太平洋飯店』和你碰頭之後，她就發覺了。洪先生！每一個人都很難在面臨死亡威脅時而坦然，所以我被迫招出了實情。大概火鳥根據我的供詞，才判斷出你一定要去『卡班島』的……」

「行了！」洪英豪揚手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然後將目光望向湘湘，「現在我們該怎麽辦？」

湘湘似乎明白了洪英豪這一句話的意思，稍作沉吟，才口氣遲疑地說道：「照說，我們應該儘速離開……」

洪英豪接口說：「妳的話不錯。我們先不管此刻是否能夠安全離開此地，即使能夠走得掉，何嬤嬤知道莎樂美和我同時逃脫之後，必然會將林露和潘姓姊妹倆轉囚別處，再要救她們可就麻煩了。林露若有不測，我推不脫道義上的責任。潘姓姊妹如果遇害，我到塞城來的目的就完全落空了！」

湘湘聽出了他的心意，於是問道：「洪先生的意思是……？」

「幹！」洪英豪的語氣異常的堅決。

莎樂美連連搖頭說：「那是不可能的啊！」

洪英豪神色沉重地點點頭說：「我也承認妳這句話是事實，但是我們得碰碰運氣。我今晚巳經栽過一次觔斗，被關進了地下室，若非湘湘前來救我，我的生機可說是絕無僅有，這證明有許多事情的成敗要靠運氣。」

湘湘催促着說：「洪先生！如果決定要幹，那就事不宜遲吧！」

莎樂美皺緊了眉頭說：「如果我一意反對，你們一定以爲我是爲了自身的安全着想。事實上的確是險阻重重的。」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相信妳說的話。不過，目前的形勢對我們有利。俱樂部中的精英盡出，分別去監視『水帮』及『妖姬』的人馬。此時俱樂部的防範一定非常鬆懈，不然湘湘也不可能輕易得手地將我救出。如果放棄眼前這個有利的機會。等待何嬤嬤發現我們脫逃之後，那時恐怕再沒有機會的了。」

湘湘顯然是個急性子，她疾聲催促着說：「那就趕快『動』吧！」

「別忙！有些情況得事先弄弄清楚。」洪英豪說着又轉向莎樂美問道：「二樓賭場是通宵營業的嗎？」

「本來是通宵營業的，自昨天開始巳改爲凌晨二時打烊。」

「嗯！到四樓該如何去？」

「太平梯是用電焊焊死的，絕對無法打開。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先到五樓，再從五樓乘電梯下去，而電梯門却設在火鳥的臥房裏，外表看來像一座衣櫃。如果事先沒有以信號作連絡，一開門就會遭到狙擊。」

洪英豪這才明白自己方才遭到狙擊的原因。沉吟了半晌，方喃喃地說道：「這樣說來，此路不通了！……」

湘湘在一旁頻頻察看着腕錶，這時禁不住插口說：「洪先生！天快亮了！趕快決定吧！」

洪英豪投給她一個撫慰的眼光，然後又望向了莎樂美：「請將四樓的窗戶設置情形說一說。」

「窗戶？」莎樂美翻了翻眼睛。「臨街的那一排窗也都焊接起來的，只有背街的那一排好像有幾間可以開動。」

「好像？……」洪英豪加重了語氣：「妳說肯定一點。」

莎樂美想了一想，肯定地說：「有時爲了排洩室內的廢氣，的確有幾扇窗戶可以開動的。」

洪英豪轉向湘湘問道：「五樓洗手間窗口垂吊的那根尼龍繩還在嗎？」

湘湘反問道：「你打算利用那根繩索麼？」

「嗯！」洪英豪點點頭，又提出一個問題：「妳方才從五樓下來，是走的那一條路？」

「太平梯！」

「那麽我們現在也從太平梯上去，然後再從洗手間窗口沿繩下降，自窗口入四樓。」

湘湘皺了一下眉尖說：「從那守衛的被擊昏到現在巳將近一個小時，不能說沒有一個人去過那間洗手間。如有人去過，昏厥的守衛就會被發現，那麽垂吊窗口的尼龍繩也就會被發現。再上五樓，有八成像是自投羅網。」

洪英豪苦笑着問道：「湘湘！如果我們現在亟欲離去，該如何走法？」

「……？」湘湘被問得無辭以對。

洪英豪接着神色一正，沉聲說道：「俱樂部用的是電動門，我們根本就無法開啓。唯一的退路也就是五樓那條尼龍繩，如果尼龍繩還在，我們就藉它去四樓。如果不在，反正巳無退路，就只得硬拚一塲了。」

「這樣說來五樓是非去不可的了。」

「不錯。」

莎樂美揮揮手說：「那我們就走吧！不過我有一個小請求。」

「妳說！」洪英豪凝神看她的神情。

莎樂美神色凝重地說：「在我們未安全離開『火鳥俱樂部』之前，請洪先生務必要將我看成一個生死與共的併肩夥伴。那樣你才會百分之百相信我的話。因爲我熟悉這裏的情況。有時所作的應變決定，較能適應環境。」

洪英豪在莎樂美的面頰輕拍了兩下，笑着說：「前次相信妳的話，帶給我一塲厄運。現在我仍然相信妳的話，希望妳帶給我好運。」

莎樂美也展開了一絲微笑，在這種隨時都會遭到死亡威脅的環境中還能發出微笑眞是太難得了。

三人向地下室出入口走去，他們看見了躺在地上的守衛者。臉上有明顯的唇印，頸項上却出現好幾處瘀青，那是湘湘的傑作。這個女人的確夠狠，她竟然硬將那個想入非非的男人握死了。

在出入口處有兩道階梯，莎樂美悄聲說：「右邊那一條階梯，直通一樓夜總會的厨房，湘湘小姐，妳是左邊那一條階梯下來的吧？」

湘湘點點頭說：「不錯！」

洪英豪先一步搶上階梯，察看了一陣，才向她們招招手。三人便躡手躡足地一層層地往上走去。

「太平梯」上的行程可說有驚無險，間中毫無阻碍，不到三分鐘，三人就來到了五樓的梯口。

湘湘搶到洪英豪的身邊，悄聲說：「我方才在那昏厥守衛的身上摸到了鑰匙開了這道門，你推推看，如果還是開着的，那麽，洗手間的昏厥守衛就沒有被人發現了。」

這道梯口門也許不常開的關係，「絞鏈」不夠潤滑。洪英豪光用一根指頭點了一下，沒有動。再用手掌出力一推，鐵門才緩緩地打開了一半。

梯口和何嬤嬤的臥室在走道的兩個極端，洪英豪探頭出去察看。約莫百碼的長廊一望到底，却一無所見，甚至連一點聲息都沒有。洪英豪先將身體從門縫中擠出去，然後悄聲說：「跟我來！後面的人別忘記關上鐵門。」

這又是一段有驚無險的路程，三人屏息凝神地來到那間女用洗手間。發現那個昏厥的守衛者仍舊躺在門角落裏，再到窗口察看，繩索依然垂吊如故，這個結果眞是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湘湘吁了口長氣，喃喃地說：「如果我們打算就此離去的話，現在就巳經算安全了。不幸我們還要冒一次險。莎樂美小姐！沿繩而下不會有什麽困難吧？」

莎樂美搖搖頭說：「絕無問題，我先下去，由我去找進入四樓的窗口。」

「慢點！」洪英豪忽然低喝了一聲。

湘湘訝然地問道：「怎麽了？」

洪英豪神色沉重地說道：「我發現情況有點反常。」

「反常？」湘湘瞪大了眼睛，問道：「你發現了什麽？」

「我先問妳，五樓住了多少舞女？」

「住在五樓的全部是服務一年以上的資深舞女，大約有一百多人，分住十五間大寢室。」

「那麽，五樓有多少女用洗手間？」

「一共四間，有三間女用。」

「如果說在這一個小時內沒有一個人到這裏來入厠，那還說得過去；如果說何嬤嬤在事後不查明我是從何處進來的，也不查明五樓的守衛者去了何處，那可就太不近情理了。」

湘湘不禁脫口說：「是呀！」

「那麽，這又是一個陷阱了。」

湘湘喃喃地說：「你的判斷是有道理的。不過，却太令人費解。當我們在地下室停留的這一段時間裏，火鳥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先弄醒這名守衛，訊問他之後，就發現有內應。然後進行清查，會發現嘉蒂失踪。這時，她就該派人去地下室察看，只要有一支槍守在出入口處，我們就被困死了。那樣簡單的事火鳥却不去做，而要大費週章地來佈置另一個陷阱，豈不是更不近情理了嗎？」

洪英豪困惑地搖頭說：「的確令人不解……」

湘湘疾聲搶着問道：「現在，該怎麽辦？」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轉向莎樂美問道：「妳能否猜得出何嬤嬤的用意？」

莎樂美不假思索地說：「我以爲這個問題很簡單。何嬤嬤目前還不想殺你，否則她就不會將你暫時囚禁在地下室去。」

「爲什麽暫時不想殺我呢？」

「她在殺死你之前，必須弄清楚你的身份。這樣她以後才好防範。」

洪英豪點點頭說：「妳的判斷可能正確，在我的身份沒有弄清楚之前她還不想殺我，但是她也不至於故意留下這條退路來放我走呀！」

莎樂美搖搖頭說：「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我的直覺告訴我，何嬤嬤必然巳經發現了這裏的情況，既不是故意要放我走，又不將繩索撤掉，用意何在呢？」

「我有了正確答案。」莎樂美的語氣很肯定。

「說說看！」

莎樂美沒有立刻說出她的推想，却向湘湘問道：「請問，當洪先生被押到地下室去時，一定是乘坐電梯的，妳是不是立刻就從太平梯跟了去？」

「事情是這樣的……」湘湘細說從頭：「洪先生敎我先離開這兒，我沒有聽他的話，一直守在暗處。當我聽到火鳥的笑聲時情知不妙，就趕到她臥室的陽台上去偷窺，果然發現洪先生遇上了伏兵。那時我手裏無槍，想救也救不了。後來一聽說火鳥要將洪先生暫囚地下室，我就立刻跑到這裏來，在這傢伙身上摸到了鑰匙，先一步打開梯口門……」

莎樂美接口說：「行了！你們且聽聽我的推想洪先生被押走以後，火鳥就親自出房察看洪先生是怎麽潛到五樓上來的，或許只派人查問。自然會發現這裏的情況；繩索是打結套在鐵欄上的，那麽火鳥就發現有內應。接着清查五樓住的舞女，發現內應的人不見了。這時，她一定判斷內應的人早一步沿繩逃走了，而想不到妳會先一步從太平梯去了地下室等待援救洪先生的機會……」

湘湘插口問道：「難道她沒有發現梯口那道鐵門巳被打開？」

「這也許是她的疏忽，我們只有這樣解釋。否則她沒有理由不派人去地下室察看或圍堵。」

洪英豪問道：「留下這根繩索的用意何在？」

「洪先生！」莎樂美說：「火鳥遲遲不殺你的原因就是尚未摸清你的身份；也就是說，她認爲塞城還有你的同黨。留下這條繩索也是等待你的同黨前來自投羅網

。在她的判斷中，可能以爲內應的人發現你中了埋伏再逃走的。」

洪英豪道：「這個昏厥的守衛者爲什麽不移走呢？」

「內應的人知道這裏的情況，如果當她帶領援救的人再回到此地來時，發現這名昏厥的守衛者已經不在，就必然會提高警覺。那麽，火鳥所構想的『一網打盡』之計就不起作用了。」

「莎樂美！如果妳的判斷都正確的話，這裏和地下室都必然有重兵埋伏。可是我們却沒有發現一絲跡象呀！」

莎樂美楞了一楞，才遲疑地說：「也許火鳥在防火巷裏埋下了瞭望哨，一旦發現有人攀沿上來時，再和火鳥連絡，那時部署也還來得及。」

洪英豪點了點頭說道：「妳的推斷，可能全對，也可能全錯。現在，我們的計劃要被迫改變了。擺在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可走。」

湘湘搶着說：「該怎麽辦及早決定，現在已經四時半了。」

洪英豪沉聲說：「只有憑我手裏的槍和火鳥再來一次硬拚。」

「硬拚？」湘湘的語氣充滿了驚異和疑惑。

莎樂美也隨即接着問道：「怎麽硬拚法？」

洪英豪語氣沉靜地說：「若要進，那就是到四樓去救林露和潘姓孿生姊妹；若是退，那就得從速離開此地。可是不管進退，都得從這條繩索出去。如果眞如莎樂美所料，防火巷中設有瞭望哨的話，我們豈不是太危險了？」

「嗯！」二女不禁面面相覷。

洪英豪又接着說道：「所以唯一之途徑，就是唯有再試一試我手裏這支槍是否能將何嬡嬡控制住。除此以外，就別無上策。」

莎樂美彎腰在那名昏厥的守衛者身上取下了他的佩槍，悄聲說：「就這麽辦，我領先開路。」

「慢點！」洪英豪伸手攔住她：「我們事先說好，在沒救出林露和潘姓姊妹之前妳不能殺死何嬡嬡。」

莎樂美像是極爲勉強地點點頭說：「好！我答應你。」

三人魚貫走出了洗手間，由莎樂美領先，洪英豪殿後，躡手躡足地繞過陽台，向何嬡嬡的臥室行去。

來到何嬡嬡臥室的陽台上時，竟然發現落地長窗大開。再往室內一看，只見馮子超頭部中彈倒臥在血泊之中，而何嬡嬡却已不知所終。

洪英豪低呼了一聲：「莎樂美，妳的推斷完全錯了！」

說着，人已搶先衝了進去。

梳粧鏡上貼着一張紙條，洪英豪撕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限午間十二時以前，將林露小姐以快艇載到『卡班水道』交換你們老闆娘，過一秒鐘，你們老闆娘就要成爲魚兒筵席上的一道大菜。」

「哦！」洪英豪尖聲道：「何嬡嬡被『妖姬』的手下刼走了！」

湘湘已經到陽台上察看了一番，這時接口說：「陽台的欄桿上還留着帶有『搭鈎』的爬山繩，一定是當你被押走以後何嬡嬡在換衣服的時候他們就緊接着出現了。難怪這幾十分鐘會這樣平靜，說起來我們眞是幸運。」

莎樂美吁了口長氣，以探詢的目光望着洪英豪問道：「現在該怎麽辦？」

洪英豪沒有直接回答，却將目光移向那座緊閉的衣櫃。

莎樂美會意，於是又問道：「下四樓嗎？」

洪英豪點一點頭說：「我不該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好吧！」莎樂美向衣櫃的右側一指，接着說：「請站好有利的射擊位置，不知道連絡的記號改變了沒有。被狙擊的可能，那就要看你的神射之技了！」

洪英豪選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持槍以待。

莎樂美在衣櫃旁邊摸索着找到了一個鍵鈕，按了幾下。約莫過了十秒鐘，衣櫃的上端亮起了一盞綠燈。

「好了！」莎樂美鬆了一口氣。「來的是一座電梯，並非狙擊手。湘湘小姐！請妳走前面。妳的短褲上有服務證章，守衛者在沒有問妳的來意之前，絕不會貿然有所行動。」

說着，就要伸手去拉開衣櫃的門。

洪英豪又伸手攔住她，低聲地問道：「難道四樓的人對上面發生的事毫無所覺麽？」

莎樂美搖搖頭說：「不可能知道。未經宣召，下面的人不可隨便上來。而且四樓有嚴密的隔音裝置，也沒有可能聽得什麽响動。」

說完之後，莎樂美就飛快地拉開了衣櫃門。

衣櫃裏果然是一座電梯，並沒有狙擊者。

三人走進了進去，湘湘在前，莎樂美居中，洪英豪在最後面。三人腹背相接，正對着電梯門排成一條直綫，在乍看之下，一時絕對不會發現湘湘的身後還潛伏了另外兩個人。

莎樂美按動電鈕，電梯立刻下降。四樓五樓之間相隔不到十碼，只不過幾秒鐘就停下來了。

電梯門打開，迎面一個手持輕機槍的大漢，他連嘴巴都還來不及張開，莎樂美就勾動了機槍。

「砰」地一聲巨響，那持槍大漢應聲而倒。

槍聲響後，立刻有兩個手持自動小步槍的大漢自走道兩頭衝了出來。一時槍聲震耳欲聾。

洪英豪只有被迫殺人了，「砰砰」兩響，那兩名大漢就躺下了、他幹掉那兩個大漢後，立刻閃電般滾出了電梯，同時大叫一聲：「當心！」

莎樂美却大模大樣地從電梯中走了出來，向洪英豪揮手說：「用不着緊張，四樓只有三條槍。」

洪英豪不敢確信地問道：「妳能肯定嗎？」

莎樂美點點頭說：「錯不了！火鳥是一個自負的女人，她從不輕易改變她的習慣。」

洪英豪這才從地上站了起來。

從一道橫廊走進去，是一間設置美麗的客廳。再進去是兩排精緻的房間，這時，已有不少從房門處探頭出來察看發生了什麽，有驚慌得花容失色的女人，也有滿面惶然的男人。

莎樂美大聲叫道：「各人在自己的房裏不要亂動，否則，子彈就不長眼睛……瑪莉！請走出來問妳幾句話。」

她的喊聲停止之後約莫半分鐘，一個三十多歲的徐娘，從最裏面的一間屋子走了出來，步履飄忽，已經嚇得渾身發抖。

莎樂美神色緩和地向她招招手說：「瑪莉小姐請走過來，我只是問妳幾句話，絕不會傷害妳。」

那名叫瑪莉的徐娘戰戰兢兢地走了過來，期期艾艾地說：「莎樂美！我們……一直處得不錯……妳……？」

莎樂美搶着說：「老闆娘殺了我的愛人，還要糟蹋我，逼得我要起來反抗。這不干妳的事，我只是問妳，潘琪和潘瓊那對姊妹花關在第幾號房？」

「原來關在第十九號房，可是傍晚時候巳經被小馮帶走了。」

「甚麽？」莎樂美神色不禁一變。「那麽林露呢。」

「也一起被帶走了。」

「洪先生，」莎樂美擺擺手說：「你們去搜一搜。」

洪英豪和湘湘立刻去挨房搜查。

每一間房間的四壁都是鏡子，頂壁還鑲嵌着淫猥的圖片，屋子裏都有一對面貌酷肖的孿生姊妹，有的巳經接待了男人，不過那些男人十有八九躲進了床下，就像見到獵人而藏頭露尾的狐狸。

洪英豪見過潘姓姊妹的照片，可說印象深刻，現在他一共見到十六對孿生姊妹，最少有好幾種不同的膚色和國籍，却沒有發現潘琪和潘瓊，自然也沒有發現「妖姬」林露的踪跡。

當他們重回客廳時，莎樂美道：「有沒有？」

洪英豪搖搖頭說：「沒有。」

莎樂美向瑪莉一揮手說：「將密室打開！」

瑪莉那敢不遵，她便打開一張茶几的暗屜，那裏面裝着一組電子開門，她按動了幾個鍵鈕，牆上立刻出現了四個密窩。裏面大概就是莎樂美所說的「密室」，但是裏面却空空如也。

洪英豪還仔細地去逐一察看，他發現了一些古怪的刑具，却沒有發現一個人，他回過身來，向莎樂美搖搖頭。

莎樂美問道：「洪先生！下一步該怎麽辦？」

洪英豪稍加思索後，回答說：「儘速離開！天一亮，何嬡嬡派出去監視『水帮』和『妖姬』人馬的部下就要回來，那時候就痲煩了。」

莎樂美點頭同意，然後沉聲向瑪莉說：「回到妳房裏來，老老實實地睡覺，否則妳就是找死！」

「是！是……」瑪莉回身一溜烟進了她自己的房間。

三人回到何嬡嬡的臥室，就利用「妖姬」手下留下的爬山繩落到地面。三分鐘以後，他們就安然地在寂靜的大街上漫步了，唯一惹人注目的就是湘湘穿着一身超小型的「比尼基」。不過，此時路上還沒有行人。

洪英豪一直都在沉思，此刻他忽然說：「攔一輛路過的出租汽車吧！」

湘湘問道：「回總部嗎？」

洪英豪搖搖頭說：「不！得設法和『妖姬』的手下碰碰頭。」

湘湘大加反對地加重語氣說道：「沒有必要，這只是徒耗精力，據我所知，何嬡嬡派出兩組重兵由吳忠率領的一組監視我們『水帮』，另一組由『老狐狸』宋子威帶着監視『妖姬』的人馬，他們將『太平洋飯店』，當成『妖姬』的總部，其實那只是她的連絡站。她的實力化整爲零，飄忽不定。如果宋子威的監視起作用的話，『妖姬』的人馬怎會趁虛刼走了火鳥？所以我根本就無法和『妖姬』的部下碰頭。」

洪英豪堅持地說：「試一試吧！」

「有此必要嗎？」

「當然。」洪英豪憂心忡忡地說：「林露和潘姓姊妹如今囚在何處？除了何嬡嬡之外，也許只有她的面首馮子超知道。姓馮的現在巳死，宋子威和吳忠即使想以林露的性命，去換回他們的老闆娘也無能爲力。何嬡嬡的性格倔強，也許會抵死不說，『妖姬』的手下又不瞭解眞實情況。萬一中午十二點鐘一過沒有消息，當眞一怒將何嬡嬡抛海餵魚，那豈不是大糟特糟了？」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進入「九宮」、「八卦」亂石陣圖之中，幸得蒙面厤衣隱俠的指點，使他闖出陣圖，接着夏振華來到「幽冥殿」，此處更是機關重重，好在只是有驚無險，但他始終找不到幽冥殿的主人，而意外地，夏振華在石室內找到失去的「浮雲秘笈」，這一意外收穫，使他狂喜不已，夏振華忽聞西華道人和三奇士的語聲，立即馭空飛起，截住四魔，雙方展開激烈的拚鬥，最後西華道人被擊斃，而三奇士各人面上均受傷逃去……夏振華又在一石穴中救出冷氏姐妹，她們均是被墨竹君所害，兩姐妹感激夏振華救命之恩……

彈劍求音攻獸陣　尋花問鳥訪高人

夏振華看見來人着王者衣冠，心中不由一懍，當他認出正是以魔劍傷人的墨竹君時，又不禁啞然失笑。

以夏振華的言詞刻薄，早氣得老魔全身亂抖，但他知道面前這少年的厲害，故不敢妄動。

但清叱之聲起，兩股勁風，已自兩側襲到。「老賊！拿命來！」

聲落人到，人未到兩股凌厲的勁風巳自先到。

墨竹君本來還祇注視着夏振華，尤其他當着羣魔之間更要表示其身份，待他聽出女人之聲這才一驚。

而看清冷氏雙姝，竟恢復了舊容，更是大驚失色，當下咬牙切齒地恨道：「小賊！你破壞我好事，看我饒你……」

「你」字未落，冷氏雙姝巳凌厲撲到，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硬將她們前撲之勢一阻，老魔也不禁後退三大步。

羣魔都微微一愕，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巳震蕩在空際。「二位！老賊跑不了，有天下第一劍在，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必為你們擒回。」

他的話不僅未將這一羣羣魔頭們放在眼中，而對墨竹君則亦視同無物，雖不免令人氣忿，但那種英風豪氣却無不使羣魔胆寒。

但人就是爭一口氣，何況有如許衆多人物在此，尤其都是雄霸一方的梟傑或名重一時的人魔，那裏能受得下夏振華這狂妄的一激。

墨竹君烏光閃閃的寶劍一擺，喋喋地怪笑道：「小賊！你是吃了虎心，還是豹胆？居然敢找老夫撚虎鬚。」

「老賊！你別向臉上貼金，亡魂谷我巳一次放過你，梅嶺關又放你逃命，還有你那柄視為寶貝性命的奪魄寶劍……」

夏振華的話，條然止住，掃了羣魔一眼又朗聲說道：「老賊！你既然欲以這些鬼八卦之類的東西，想稱霸武林，甚至欲執武林牛耳，哼！就是沒有我天下第一劍在，也不容許你如此猖狂。」夏振華說話之間，巳帶出一陣龍吟之聲，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巳然握在手中。

夏振華寶劍在握更是豪氣萬千，星目神光暴射，朗朗笑聲震得羣魔心頭皆為之一顫。

「老賊！以你這一套裝束，天下第一劍就難以饒你，何況在這魔穴中你的殺人記錄……」

夏振華神目晶光陡閃，望了望冷氏雙姝一眼，道：「別的姑且不說，你所加諸於這一雙姊妹身上的非人生活，那魔穴中數百具白骨……」

他微微一頓又復冷喝道：「老賊！你以隱者之名，掩盡武林衆人的耳目，外面以江湖五惡的渲染，別人都不會來注意你這隱者之居……」

他的聲音，愈說愈高，錚錚鏘鏘，有如金石之聲。

「哼！老賊，百密一疏，却被天下第一劍發現，本來我當

公諸武林，但多留你一日武林遺害多一日，天下第一劍本着殺惡人就是善念的心懷，還是早一日為社會除害的好……」

夏振華手中寶劍一揮，一道銀虹洒出丈餘。「賊魔們！你們是欲羣鬥，還是祇讓老賊來領死？」

羣魔心頭雖然大忿，但却被那銀虹迫退五六步，全身都抹過一層寒意。

這些魔頭心中都雪亮，如是強自出頭定然落個身敗名裂或失去性命，因為誰也斷非面前這少年的敵手。就以剛才那馭氣一擊，羣魔任何一人，即使再化去十年歲月，也決難望有此成就。不過，他們心中也有一個共同感覺，如果能連手除去此人，倒替自己省下許多麻煩。他們的口裏未說，但心中却是同一的想法，證明這些魔頭們都是心意相通，一丘之貉。

夏振華早就料到他們必會連手出擊，雖然他對別人連手羣攻，對自己馭氣擊敵，反有幫助。故他也有兩種不同的感覺，如果賊人猝一出手，他雖可各個擊破，但必浪費許多時間。若敵人聯手相攻，必將拚全力狠鬥一場，固可以一戰揚名魔窟，使羣魔喪胆，亦可以利用羣魔連手凌厲的攻勢，發揚馭氣於劍的威力，更可以一試以敵攻敵之效。且明知賊人因碍於面子問題，一時或不願連手相攻一個少年人，但經他一激，羣魔心頭也是千廻百轉。

但聽得墨竹君乾咳一聲，喋喋地怪笑道：「小賊！就憑你這句話，我們也成全你的壯志……」他故意一頓後，又冷冷喝道：「小賊！不過你死了之後，不要抱怨我們心毒手辣，以多為勝。」

羣魔那裏聽不出他這言外之意，當下暴喝一聲，瑲琅聲四起，羣魔亂幌，都各自站好地位。

夏振華雙目精光暴射，朗聲狂笑：「我天下第一劍豈懼於鼠輩人多，我正希望你們連手而出，好教你們嚐嚐我『追雲劍』、『流雲掌』、『浮雲指』，三般功力的同時施展，好給你們開開眼界。」他的話說完，右掌微微一推，迫向冷氏雙姝的身側道：「二位請站向一側，待我鬥一下這羣自命不凡夜郎自大的江湖高手。」

冷氏雙姝不自覺地一連退開丈餘。夏振華左臂抬起，一招「拔山擧鼎」、「一招「摘葉飛花」、一招「推波助瀾」，三招同時湧出。

但見一片彩雲冉冉飛出，不僅將他自己的身體遮住，也將羣魔的身體一個個蓋住。

本來羣魔撲出的身體又都一個個刹住，而且面露戚容，因為這一擊之勢多少給了羣魔的警告。

而夏振華右手五指屈而復伸，也凝勁彈出，刹那間一片指風，化作浮雲流飛，凌厲之極。逼得羣魔一個個邁步旋廻，避退數步。

夏振華一招取得主動，最少在心理上，已逼得魔頭們無法應付。

當下朗朗地一陣長笑，身形微微拔起，閃幌之間即劈出三掌，彈出十指，白影幌過，他的身體似游魚，如彩蝶穿梭一般，無人可辨。

羣魔們雖都驟集全力，但却面露凝霜，一個個如風車輪轉，劍揮掌舞形成一團混戰。

夏振華目露精光，左掌右指，時東時西，冷哼之聲四起，暴嘯之聲亦不斷喝出，這中間以最厲害的人物，當然以西華道人和墨竹君兩人為最。三奇士的武功本有獨到之處，在練過浮雲指，因過度倚靠神功絕技，對本身潛力倒打了不少的折扣。

也正好給夏振華有可利用之機，並利用三魔所發出的浮雲指力道，硬接過來再反擊敵人。本來以夏振華神功絕代，擧手投足都可予敵人以重創或置敵人於死命，當然用不着借力打力。但因為這朶武林奇葩，自從練成金剛不壞身法之後，對武功的變化更在不斷增長之中。幽冥宮中無意中尋獲「浮雲秘笈」之後，他在那裏片刻行功，又悟出許多奇招絕着來。尤其嵩山之約，滴血傳書之會中，集天下武林英傑，一場生死搏鬥自所難免，而他個人對那次的影響關係至大。雖然他年紀尙輕，一個以天下第一劍為稱譽的人物，就必須以天下大事為己任，那怕是拚掉性命。

江湖五惡以聯手羣鬥聞名，「寶塔圖案」更令江湖人物談而變色。

自己不僅要從他們十五人羣手連鬥中，奪回「五絕奇書」，他也必以五絕奇書昭示天下武林，凡足以保有此五絕奇書者當以武林得之。

故那時不僅羣魔，將連手進攻，就是武林各大門派恐怕也將連手相奪定當無法避免。自己固無所懼，但能有制羣魔之力，當較之自己硬拚要強過多少倍。在一種需要下，很自然地將本身原有的潛力，又運用其最高智慧，更因其意會神功，故幾招奇奧之學迅速完成。

祇是他並不知這幾招奇奧武學，何以會完成，更何以名之。

在夏振華的腦際一時却無法獲得答案，但他硬從那「分即是合」、「合即是分」、「分則必合」、「合則必分」的原則中，悟出了借力打力的妙用。更從而化解敵力，凝聚敵力，再出而摧敵毀敵，祇是轉瞬假手之間。

夏振華的此數種功力一旦悟出，他的心中也說不出是驚是喜。因為在武功上，他從此時無何對手可以匹敵，亦不懼羣魔的連手相攻。

人，凡是智慧愈高成就也必愈大，抱負也就更逈異常人，夏振華這個以天下第一劍自任的少年俠士，他對武林中有着繼絕具滅的重任，對恩師有着感恩圖報之願，而自己更有一頁洗不清的血債。此時，羣魔暴喝聲起，劍影、刀光、拳風、掌力、交織成一片罡牆。

夏振華朗朗一笑道：「這才像話，你們祇管放肆出手，對我天下第一劍何必還客氣。」他的話說完，掌風指影立即幻出片片彩雲，似落花似清流。

白影幌過，幾聲悶哼之後，羣魔紛紛退後，夏振華一聲朗笑，手臂振起，一道銀虹帶起一陣龍吟。

夏振華在羣魔暴退之頃，他的身體也霍地拔起旋空陡轉，寶劍洒下一片金光。

墨竹君烏光耀眼的長劍也同時迎出。

這老魔本想先激勵衆人，相與夏振華硬拚一場，在他的心目中，任是夏振華武功如何高強，好漢也必難敵四手。

卻料不到夏振華的武功，短短月餘相別，又有驚人進境，而且功力更是陡增，不僅奇招叠出，豪氣更令羣魔喪胆。如果他再不出手，不論如何，總得找幾分面子回來。

故冷冷地一笑，又向西華道人和三奇士遞過一個眼色。「欲達目的，不必擇什麼手段。」

「對囉！對付天下第一劍恁般高手，凡有什麼武器都管使出，尤其是賊魔們賴以成名的暗器。」

夏振華的朗笑之聲，震得羣魔耳鳴心裂，但也激起了一片結合，抵抗强力或拚命保命之心。連聲巨喝，一片烏光，一陣陣腥臭之味，更有嗤嗤連響，這數丈大小的石穴中全爲暗器所罩住。

夏振華一抖追雲寶劍，左掌也同時推出，那些暗器嘯聲盡失，反飛回去。

羣魔又發出一連串慘呼之聲，紛紛退開一個缺口。

但夏振華並未乘機衝出，他祇是迎着墨竹君的長劍而攻。

三奇士兄弟手中也都提着一口短劍，但他們仍然未放鬆浮雲指的神招絕技，兩般功力相齊並用，功力也就奇大。

西華道人提着一柄鋼刺拂塵，逕自一側攻到。

他們五人在武功上，固然較其他各人超出甚多，但他們三派都欲站在主持地位，顯然有點硬着頭皮。

夏振華望着五人臉色祇是右移左閃，既未將羣魔放在眼中，亦未將這場拚搏，如何看重。

當五魔連手攻到時，夏振華的朗笑聲也起：「賊魔，你們早就該拚出全力，何必使那些小爪牙們吃苦。」

說完，白影一幌，端立五人搶攻之中，他既不閃避亦未還手，祇是隨着那凌厲的攻勢輕輕移動。

那攻到的勁道立即化作一道清流，緩緩散去。

夏振華又指東擊西，那凌厲的勁道，又倏地攻向一邊，不論是西華道人或是三奇士還是墨竹君本人。每當一聲悶哼之後，都會向後邁退數大步，而夏振華總是爆起一陣朗笑。

顯然夏振華並未施展全力地對付五個魔頭，別人無法忖知他的用心，但他以鬥勝魔頭的威力，卻將永留羣魔們的心田腦海中。

看看已是十數招過去，夏振華面色一整，冷冷地喝道：「我要不給你們留點記號出去，也未免太辜負這魔穴中的一場混戰了。」

他的喝聲甫落，連聲脆響，墨竹君已在悶哼聲中踉蹌地退去。

西華道人的鋼刺拂塵也被削斷，右手更冒出一道血箭。

三奇士正自一愕，而夏振華的身體則如靈貓捕鼠，硬向墨竹君撲到：「賊魔！我今日不會要你性命，祇是你這柄害人的魔劍再也不能留你，你也必須帶點記號出去。好爲此次……」

兩聲嬌叱聲中，兩個影子，同時撲到，而墨竹君早已面色鐵青跌坐在地。

原來夏振華馭氣一擊中，不僅毀去那柄魔劍，也將老魔內腑震傷，劍光再起，那一堆山羊鬍鬚竟全部被劍割掉。

冷氏雙姝，聽夏振華所言，唯恐報仇無望，故此雙雙撲出，夏振華來不及阻止就被三奇士截住。

夏振華的朗笑之聲又因爲他以一招奇奧之學，竟毀去墨竹君和西華道人兩般兵器，刺傷兩個魔頭。不僅魔頭全爲之喪胆，就是墨竹君自己也已無地自容，但這魔頭心地深沉，就在三奇士出手之間，老魔頭竟霍地坐起，飄身間退出數丈。

夏振華因被冷氏雙姝和三奇士擋住去路，身形拔起，掌力「分波迎蛟」硬向拚鬥中人擊去。

冷氏雙姝微微退後，而三奇士的右邊臉上也同時掀起一塊皮來。

「三奇士，你們每人臉上都留下了兩塊疤痕，這不僅爲你作惡的記號，也可爲你們終身紀念……」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淡淡地笑道：「不過，我也不要你們的狗命，留着你們好好的去湊那寶塔圖案之數。……」

他說時目露晶光，又向冷氏雙姝說道：「二位，中秋月圓之夜，嵩山之上有一次羣魔大會，那時天下第一劍要鬥羣魔的連手。妳們報仇之事不妨延緩些時日。那時老魔終會來湊上一脚……」

他微一沉思之後，又道：「目下江湖大亂，羣魔亂舞，武林各派亦已團結，共謀復興之道，故『滴血傳書』，不僅是武林中近五百年的大事，也是武林中一次命運的大賭博，那時集天下武林精英，多少恩怨，都將了結，在下一定協助妳們，完成妳們報仇的心願。」他說話間面色沉凝，冷氏雙姝凝神靜聽，當他回過身來，三奇士亦已退出。

夏振華祇是微微一笑，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硬向冷氏雙姝推出，她們不及迴避，祇有向外一退。

夏振華的身體也同時拔起，反手一勾，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道飛奔而出，轟隆之聲響起，那巨大的的石穴，竟在他的掌風下毀去。而另幾股不同的功力也同時迫到，腥臭之味，更是令人作嘔。

夏振華回頭四顧，見十數個高手仗劍橫目而立，不僅劍光飛洒，掌風如排山倒海一般。

冷氏雙姝則已不知去向，墨竹君和西華道人指指點點，不知在鬧什麼鬼，三奇士三人都是手扶着石牆，凝勁蓄勢，顯然這中間還有另一項陰謀。

夏振華目露晶光，沉聲喝道：「賊魔！死到臨頭，猶自不知改悔……」

一陣震天巨響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三奇士的身體倏地退開三數丈，那面石牆崩倒，裏面奔出三隻餓虎，三頭猛獅，三頭巨象。

還有無數不知名的毒蛇惡獸，一時間腥臭之味，令人作嘔，吼嘯之聲，不竭于耳。

賊魔們嗖嗖嗖連聲響過去，陣陣烟霧，地下更湧出一片黑水來。

夏振華心中也不禁抹過一層寒意，因爲凡響聲過處，不是石牆裂開就是暗器飛出，而久被困住兇猛無倫的惡獸，更是成羣而出。

其中有幾頭巨象動作雖然緩慢，卻成爲獸羣領袖，那長大的鼻子，一捲一勾，兩顆露在外面的長牙，因被人視爲奇珍，但長在那奇醜無比的象臉上，卻令人十分生厭。

羣獸相攻，羣魔都一個個退出，祇剩下西華道人拉着墨竹君，漫步其中，顯然他們對這羣惡獸竟也視同不見。

夏振華去尋找三奇士的下落，見他們都蓄勢戒備，既欲防惡獸之侵，也欲防夏振華出手。

他對這羣惡獸在他個人而言，倒還不致成爲威脅，祇是他曾允以冷氏雙姝助其報仇。

此時她們姊妹已不知去向，在這魔穴中處處都是陷阱，時時可遭襲擊，兩女斷非其敵。一種蕩羣魔，靖寰宇的情懷，使得這位少年俠士立時豪氣大增。

當下暗忖道：「江湖五惡固然可恨，而墨竹君老魔頭尤爲可虞，若不早爲除去，更將爲武林大害。」此念陡轉，那蒙面麻衣隱俠之言立即響在他耳際：「這素箋上，有『九宮』『八卦』『五行』及河洛圖書之記載……」

夏振華精神大壯，暗道：「原來他早就料到賊魔，有此設計……」

心念電閃人，也凌空拔起，那羣惡獸在吼嘯狂嚎中，有如濁浪排空一般撲到。

夏振華的神劍神招，兩招「狂風」、「驟雨」，化作「萬壑羣山」、「春雲出岫」，劍光飛洒，煞氣漫天。

馭氣于劍，馭劍于神，功力奇大，足可裂石開山，雖然有十數頭猛獸撲倒在地，血濺塵埃。但一股劍氣，擊到那併立的三頭巨象身上時，巨象兀立未動，夏振華的右臂竟被一股反彈之力，人也在空中無法停住，直向下落。

夏振華心頭一懔，暗裏忖道：「這孽畜好大力氣，連這追雲劍竟也奈何牠不得呢。」

因爲地下似有一片黑色水漬，爲恐奸人弄鬼，又復提氣而起。

巨象見他再度而起，笨重的身體也同時向前竄出數丈，連聲巨嘯，長鼻亂捲，巨牙也發出「嗤嗤」之聲。

夏振華倏地想起蒙面麻衣隱俠之言，又望了墨竹君和西華道人之態，這才體會到鬥智與鬥力的兩個極端。致人而不致于人，善馭人者，即毒蛇猛獸亦可爲之用。否則，專憑一己之力，尤其對付如此數以百計的巨象、雄獅、猛虎、惡獸，時間一久就會活活地累死。不自覺地，又向墨竹君和西華道人注視着。

他本絕頂聰明，對九宮、八卦、五行之設置本已札下基礎，蒙面麻衣隱俠所贈圖箋，亦曾仔細看過。運用此等佈置，固然還要一段時間，但要他進進出出，倒也並非難事。不過，他如何毀去這一獸陣，卻也無從下手。心頭千迴百轉，羣獸都已吼哮而至，尤其那些巨象，長鼻亂捲，怪嘯連天。

夏振華雙目神光暴射，追雲劍一招隱雲映月，兩縷劍風，嗤嗤連響，三頭巨象的三尺長牙，硬被夏振華的劍勢折斷。巨象負痛，笨軀亂竄，羣獸亦爲之亂。

夏振華也借勢飄落，左手拇指和中、食二指微微凝勁，準備施展出古瑟琴音，以達到鬥智之效。

「咚」地一聲，羣獸皆爲之震動，夏振華不期然地綻開了笑意，暗忖道：「我何必還與這些東西硬拚，管他什麼，我如果彈出『古瑟琴』音，敢教他們人獸都會死去。」此念陡轉，錚錚鏘鏘，他以「行雲流水」一曲爲始，羣獸之咆哮聲立止，連大地也似爲這彈劍之聲而驚震。

倏地，劍音一變，錚錚鏘鏘，一變而爲殺伐之聲，似狂風，似驟雨，亦似大海浪濤，更似高山瀑布。古瑟琴音之第二曲，「駭浪驚濤」最是厲害，就是武林高手也將五臟震裂而死。

連聲巨嘯聲中，許多猛虎惡獸，曾作最後一度掙扎之後，都噴出血來，撲倒在地。

墨竹君也似爲這彈劍作琴聲所鎮住，臉色微微發白，正在運氣相抗。

夏振華那彈劍之聲，又倏地提高，有似虎嘯，也令人肝腸寸斷，那三頭巨象忽竄前忽縱後，因爲身體笨重，每一走動總是連聲怪嘯，許多身體較小的獸羣，被他踢得飛起老遠。

錚、錚、鏘、鏘，聲音忽高忽低，時斷時續，原來這正是「魂動心驚」第三曲，怪不得連那巨象也祇是奄奄一息了。終於，也是一聲怪嘯之後，撲倒在地。

墨竹君顯然受了重傷，望着這一獸陣，那裏還敢相持下去。

一面站起身來，見西華道人口中正湧出一道血箭，人也臥倒在血泊中。

喉頭一甜，雙目金星亂幌，張口也吐出血來。總算他的修爲已然不弱，忙以一口眞元護住要害，硬塞入一顆藥丸返身縱走。

這裏除百十頭惡獸外，就祇有西華道人，夏振華見墨竹君縱起的身體，也就向那面奔去。手起掌落，那面石牆雖被震倒，但夏振華卻幾乎驚叫失聲。

因爲那裏除三奇士還有奄奄一息外，另有數十個魔頭也都臥倒血泊中，而且都是口吐鮮血，狀極可怕。夏振華也不及細看，因爲這都是作惡者的下場。雙掌推出，又是一股勁風湧到，石牆又應聲而倒。

一陣清風吹來，夏振華神志也爲之一爽，這才辨明又是一個深夜。

他不知在這魔穴中耽擱了多少時間，也不知這裏離天王寺有多少距離，他雖然無什麼掛慮，但澈底毀去這魔穴，還有尋找那冷氏雙姝好了，卻自己救人救徹的心願。他站在穴口，又連揮幾掌，總算將這穴口堵住，凝神靜聽，見萬籟俱寂，他又尋到天王寺來。

不過他暗中默記，這魔穴中在地下的設置怕不有十來里，而且裏面都是九宮八卦之設置。當他再度奔到天王寺時，因爲他早有準備，出手就向正殿上擊到，轟隆一聲，一座正殿還有十數個巨大偶像一齊仆到。

夏振華更不暇細思，又從偏殿中忖度形勢，運勁劈到，果然又是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那偏殿竟塌下去數十丈大小。

夏振華爲了穴掃犂庭，除惡務盡，因爲這魔穴終必爲害社會。故足足地化去了一頓飯工夫，天崩地裂之聲，時有所聞，

平地上倏地陷下去十數丈，山丘亦爲之毀去。連地勢也似乎改變了許多，他再也找不出可尋的痕跡。

最後一把火，這座佔地甚廣，金碧輝煌的天王寺，竟陷在熊熊烈火中。週圍的林中，也被火殃及，更爆出一連串天崩地裂之聲。因爲賊魔們的佈置，有多處埋置了火藥和硫磺，被這烈火一燒，全都點着，故爆炸之聲盈耳不竭。

夏振華望着這熊熊烈火，雖然不免也有幾分感嘆，但他此行總算不虛，故不自覺地，一摸懷中那卷「浮雲秘笈」，還有蒙面厤衣隱客所贈的奇圖。當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喃喃自語道：「賊魔們建造這幽冥宮，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尤其這中間的設置，詭詐變化萬端，也不知害死過多少高人的性命。我今日雖然掃穴犂庭，不知是否還有別路可通，今日在此死的人，固然都是作惡多端的傢伙，但元凶禍首——墨竹君却已逃去。

「我那『魄動心驚』第三曲，也可惜未曾彈完，而三奇士也祗是重傷而已，否則怕不也早同那些猛獸一樣。如果他們還有別路可以逃走，我仍然會替武林社會，留下了無窮災害。

「不過，那個西華道人以精博土木之學，九宮、八卦、五行之術，欲稱霸武林，今日竟被古瑟琴音所害死，倒是令人稱快之事。」

他雖然說話很低，這些話好似也眞有人在側一般，因爲這一場魔穴爭雄，使得以後滴血傳書之會中，減去了許多厤煩。這當然不是夏振華未卜先知之能，而是這裏隱藏的高手，都是墨竹君和三奇士所羅致。

夏振華此來固可稱爲神君差使，也實在是武林社會之福。

魔頭們所羅致的百餘高手都是殺人不眨眼，且犯案纍纍的傢伙，而武功也都是百難選一的人物。本來在幽冥宮外，除百獸陣外，還有百人惡陣。

當然這才是魔頭們眞正的本錢，因爲「九宮」、「八卦」、「五行」、陣圖，固可將人困住。如果沒有佈置高手其中，乘機出手，依然收效不大。

魔頭們所以能如此狂妄者，也就是因爲有力可恃，萬不料在百獸陣中，夏振華因墨竹君和西華道人的悠閒漫步其間。故立時悟出鬪智和鬥力的要領，並因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妙用，才以施展出以古瑟琴音克敵。果然神功絕技自是非同凡响，百獸惡陣那裏經得起那「駭浪驚濤」之琴音，而那百人陣中，因爲都被那陣式喝住，固可以擊人於無形中，但若遭逢識者，也就是祗在挨打的地位。

何況夏振華祗是以琴音克敵，且係彈劍作琴音，傳音更遠，故那百人惡陣中的百餘高手，竟此不明不白地吐血死去。

墨竹君雖然想到，但那時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連自顧也是不暇，何況這地穴中並無餘地可避。這當然武是林社會之福，否則這些人如果時機成熟，老魔頭先去佈下一座百人惡陣，眞不知有多少高手或武林俊彥，將陷入陣中被其格殺。那一場腥風血雨，却誠非人可以想像，也將無法可以彌補。

夏振華固然事先不得而知，事後若不是聽人說起，他還一直以爲這一場浩刦自己出手太狠。

火勢漸小，天王寺和那惡林也快要燒完，祗剩下頹牆斷壁以及火燼，尙冒着淡烟。

東方已露出魚肚色來，夏振華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暗道：「殺人之犯既走，此間亦定，我若不走一趟西子湖，上一次蒙面厤衣隱俠，雖有西湖之約，後也曾通知不必踐約，如果那面無事，他又何必有西湖之約呢！或者……」他一時無法獲得答案，故舉首遙望雲天。

倏地，一點黑影幌過，他注目望去，並未看清，當然他想得到，目下武林能有此種功力者並不太多。當然，他也決不會服輸，以他的意會神功，還有他那馭空飛行絕技，要追趕下去當不難追到。

祗是此際天色大亮，路上行人不少，如果他施展起馭空飛行豈不驚世駭俗。

何況他還想從這天王寺附近，再找一些蛛絲馬跡。當然，他是失望了，所謂狡兎有三窟，方得兎其死，這魔穴確是澈底毀去，但那老魔頭並未死去。不僅老魔頭未死，連三奇士也被墨竹君救治。

這是夏振華離去之後，他們在一處小溪流中探身出來。但聽得李飛怒罵道：「下次我們必須拚着全力將那小賊毀掉，才可以洩心頭之恨。」

那冷冷之聲也跟着響起：「大哥！我們暫且不必提起報仇之事，我們先去瞧瞧老大，他說還有幾種藥物也被埋在穴中，這對我們或有用處，我們必須去帮他尋找一番。……」

「三位不必費神，祗管調查，我就是尋找不着那些珍品，也會另外設法……」這正是墨竹君之言。果然又是一陣沉寂，好半晌，才聽到一陣驚呼道：「大哥！二哥！你們看天王寺都燒光啦！」

這人無疑地必是常至高，三奇士以他年紀最輕，不過他那英俊的臉上，此時一面留下一道二寸長，一寸寬的疤痕，加上連日來傷勢甚重，故顯得十分疲憊。

三人都如惡夢驚醒，正欲起立，却被一陣低沉之聲喝住：「你們先不必起立，這裏是全毀了，趕快調查一下，天黑後，我們就離開此間。」說完，又塞了一顆藥丸在三人口中，自己也塞入一顆，隨即盤膝坐地運氣調息。

他們這一招化去不少時間，當黑幕籠罩大地時，才聽見墨竹君的聲音：「這一遭，不僅可作你們的殷鑑，老夫也可作爲警戒，不過這個小賊不除，終必爲心腹之患……」

墨竹君乾咳了一聲：「你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浮雲秘笈』如果毀在此間倒還罷了，萬一也被那小賊得去，那才……」

「師傅？這小賊不僅功力奇高，連我們穴中的奇異設置也竟視同無物，難道此人是神不成……」

這是常至高的聲音，顯然這個平素眼高於頂的魔頭，此時對夏振華似乎有談虎色變之感。

「這小賊果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劍，我對此間設置被毀，倒還不十分心痛，祗是我們那『百人大陣』，也同時毀去……」

墨竹君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這百人大陣，是我集中十絕陣精華，而以『九宮』爲經，以『八卦』爲緯，並題以『五行』之術，故此各人守着固定的位置……」

他似十分傷感地，又長長嘆出一口氣來，道：「我們那百餘高手，竟被那小子的彈劍之聲震死。」他說時，沒有人再開口，因爲他們四人都受過這種苦頭，雖然未被震死，但却吐出不少血來。

幸好醫治得快，否則，恐怕早隨那百餘高手死了。

好半晌，李飛的聲音，終於響起，劃破了夜空的沉寂。「師傅！不必灰心，恆山之上，還蓄有不少敢死之士，如果我們即刻趕去，以師傅的博學，一、二月之後，仍然可成爲一支勁旅……」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好在滴血傳書之會還在九月，我們先去參加嵩山之會，或者根本就對嵩山之會置而不聞，管他娘的賬，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再一網打盡天下英雄，那時……」他的話，在一聲朗笑中，並未說完。

墨竹君顯然被他們說動了心，當下嘿嘿地怪笑連天：「好！我們就都去一趟北嶽，反正時間還能够趕得上。」

此時，夜靜如水，明月隱在雲間，這林間在一場火刦之後，大部林木被焚，惟焦臭之味猶存。

幾條人影同時奔去，他們對這裏雖然費去了半生心血，但沒有任何報償，祗是在幾聲嘆息之後。

當然這幾個魔頭，他們不會從此隱沒，相反的在他們再度捲土重來之時，定會更造成一片難以令人置信的血雨腥風。在墨竹君等人離去之後的兩個多時辰，兩條身影，也同時奔到。

跟着，是一聲驚呼說道：「姊姊！你瞧！這裏全都變啦，莫不是我們找錯了方向……」

「小聲點，這裏可能是天下第一劍毀去的，我們先瞧瞧再說。」

另一個聲音也說着：「姊姊！如果我們先告訴天下第一劍一聲，我想他也不致要費這般力氣，我們在他未毀去魔穴之前，總可以找着老賊算賬。」

這兩個身影，雖然穿着白色勁裝，但他們那弱不禁風的身材，一望而知是兩個喬裝男子。

她們說話，更沒有改掉以往的稱呼，還是姊姊長，姊姊短的。月光下兩個少年人的面色，微帶灰白毫無血色。

好半晌，她們在前後左右都找遍了，連天王寺的遺跡也幾乎走遍，終於嘆出一口氣來：「姊姊！我們來遲了一步，老賊如果沒有被天下第一劍殺死，就是先行逃走。」

一聲長長的嘆息之後，也幽幽地說道：「妹妹！如果上蒼見憐，我們總有報仇一日，雖然現在找不到老賊的下落，但天下第一劍之名，還比較容易打聽，如果我們遇上了天下第一劍，老賊的下落也就不難查出。」

這說話之聲緩慢之極，且抑揚頓挫，雖然是她自己的事，却一字一句，好似相勸別人一般。

她們正是被墨竹君蹂躪過後，又以藥物將其身形短小，欲以其練成幾種絕技之後，好在滴血傳書之會畢，爲老賊作殺人的工具。

兩人就是冷氏雙姝，冷如霜，冷如玉姊妹，她們自被夏振華救出之後，本來欲與墨竹君拚命，後來被夏振華一勸，她們也想到魔穴奇險一定要爲社會除害。

故利用夏振華的功力相助之間，她們却從另一條通道上走入。

那時老魔正集中全力對付强敵，連通道守備也都撤走，才使她們姊妹有可乘之機。

直到奔出穴道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這是她們數年來所想望的日子，現在終于達到了。她們見到了太陽，領略了大自然的洗禮，按說，她們應該笑，但她們終于放聲痛哭。

直到天崩地裂之響，再度傳出才將她們喚回現實。

也才想到自己身上一絲不掛，雖然披了一件白袍，對一個女人而言這是如何不便。

姑娘家總比較要細心點，她們知道報仇是必須付出代價，何況墨竹君老賊正是當代第一流魔頭，連江湖五惡的三奇士也竟以師禮事之。

天色一黑，她們立即離開，在附近的鎮上找來幾件衣服，才算是可以見人了。

不過，她們並未將夏振華那件白袍捨棄，故兩姊妹都是一身全白。她們又吃了些食物，雖然她們對世俗是如此陌生，却是充滿了生命的樂趣。

就在這麼一躭擱，竟化去了一日多的時間，不僅天王寺和魔穴都面目全非，天下第一劍不知去向，連幾個人魔一個也不見，又奔回第二魔穴。

「姊姊！我們走罷，這裏找不出什麼名堂來的。」

「我們去那裏？」兩個人，都是無心之言，但我們去那裏幾個字問出之後，兩人都覺得茫然了。

「姊姊！天無絕人之路，我們就向東方走罷，因爲東面是太陽出來的方向，瞧瞧我們的命運。」

且說夏振華離去之後，腦際幻出各種情景，因爲這魔穴中的一幕，對他們個人言他將更爲成熟。

尤其對九宮、八卦、五行等奇變之道都無意中練成，更試出了彈劍作琴聲的威力。

當然，他輕易取得「浮雲秘笈」，更爲此番北上收穫，但冷氏姊妹是死是生，倒使這少年俠士十分担心。

那個大紅色衣裙，長髮銀笛的影子也不時出現在腦際。

雖然她總是那末憂怨地一瞥，却使得自己無法遺忘，而那個黑色的影子也使得他有幾分激動。因爲那黑色的影子不僅有恩於己，尤其在梅嶺關時她竟在羣魔圍攻下失去一目 想到一個美麗的少女，因爲失去一目而減少她的玉容時，這是任何愛美的女孩子，所無法忍耐的。

夏振華走得並不慢，因爲他不便施展意會神功。不過他十分奇怪，爲什麼今日老是這些奇異的思想呢？雖然他幾次在暗

中提醒自己，都未能將往事和記憶的痕跡抹掉。反之則是愈來愈深，印象又愈覺鮮明。好在路邊發覺了一條市招，他才想起自己好幾天未曾進過飲食。因爲食物，好容易將那些奇妙的想法拋開。但吃飽了，睡眠也跟着上來，他望了一下天色，雖然還祇是正午，但陰雲密佈，顯然有暴雨降落。

才又選好一間上房，先自調息了一下，竟倒頭便睡。

當他一覺醒來，已是三更時分，但雨聲最急，間或還有雷聲，這一場大雨據推測已下了不少時候。

夏振華實在太過疲倦，這數日的疲勞都在這一覺之中除去。此時雨聲滴滴，暴雨與狂風同時湧到。夏振華倏地坐起身來。因爲他在魔穴中，曾被巨象反彈之力，震得他凌空下墜。此時忽然從這雨聲中，想起他那神劍中的追雲八手來。尤其「驟雨」、「狂風」，他更從那滴滴聲中，悟出了這神招的妙用。

幾次欲振劍而出，都惟恐侵擾別人而作罷。

不過，他對追雲八手又有了新的看法，這在他以後的歲月裏，追雲八手無敵不摧。甚至鮮有人在他手下走上四招。不是兵刄被削就是重傷畢命。

第二日，仍是傾盆大雨，他不願冒雨而行，更懶得外出，連吃飯也在房中。

但却利用了這一個下雨的日子，將那蒙面麻衣隱俠所贈的，九宮、八卦、五行等諸般陣圖。尤其那河洛圖書等秘密。都曾細心研究，他雖曾下過一番功夫，但時間未會白費。對他以後來說，尤其一次誤入別人住宅中，竟陷在一坐魔陣裏，若不是這一天，他熟記了那些陣圖，不僅天下第一劍的金字招牌毀了，就是性命也幾乎不保，此是後事。

雨，一連下了三晝夜才停止，夏振華召來伙計，算過房飯錢之後，也就不等天明立即離去。本來，他並無一定目的地，雖然想去一趟西子湖，却被這一場大雨迫得停留旅舍三日之久。

這時雨後，天氣份外清明，明月皎潔，有如銀鏡。夏振華放肆狂奔，一夜之間就越過了安徽地界，天色黎明時，又進入浙江地面。這裏已是名震遐邇的莫干山了。當然，這裏在南宋渡江之後，不僅成爲顯要們遊息之處，在南與天目山相接更成爲國防要地。

而承平盛世，莫干山因地近西子湖，更襯托出其顯著之處。

夏振華當日出時已昂立在莫干山頂，仰望着白雲遙對着日出，不自覺地唸出「日出海拋球」的詞句。

倏地，一陣長長的嘆息聲音傳來，晨間雖靜，但聲音能傳播如此遙遠，夏振華極目所及，並無任何人影，本來，還以爲耳朶出了幻覺，又是一聲嘆息傳來，跟着是一陣歌聲，散播在長空裏。

「滾滾長江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好半晌，又換了另一種聲。

「功名富貴豈由人，是浮雲，抑浮雲，我本長樂翁，奈何諸事不寧心……」

夏振華聽到末了幾乎失聲笑出，這個自命爲樂天知命之士，也覺在斤斤計較於功名利祿中。

那人也似發覺夏振華在暗笑，而歌聲，倏地一變，道：「天不高，地不厚，我恨天無把，亦嘆地無環，世上英豪皆我出，誰能經得起我……」

「力可敵山，文章滿北斗，誰識得我學富五車，滿腹經綸，誰抵擋得我力拔山兮，氣蓋世雄。」

「小小孩童，妄稱天下英雄，說什麼第一第二，雖知道幾兩幾錢，還不是那毛頭小夥……」

「想當年，老夫力拔山，氣蓋世，到如今，依伴名山勝景，一曲歌、一局棋、一杯酒，一幅陣圖，難倒多少英雄豪傑，笑傲在這山林間。……」

夏振華目露晶光，暗忖道：「原來此人隱居於此，平素未遇敵手，故此目空一切，哼！……」

「哼」字落，人已霍地拔起。「我倒要試試此人究竟有多大武功，看什麼力拔山，氣蓋世。」他自語着。當他將附近十數里之地走遍，這才發覺中了別人詭計。

雖然臉上一熱，但他仍都不放鬆萬一的機會，尤其他的「天耳神通」，可以聽見十數里之處。

一點翠影陡閃，夏振華星目一亮，人也跟隨而去。

快！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瞬息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　×　×

且說夏振華去追那點翠影愈去愈快，那翠影也好似覺得有人追趕，瞬息失去。

這要他如何就此干休，尤其他的心中更欲與這個力拔山兮，恨天無把，恨地無環的隱士一較短長。

終於在那一片綿亘的羣山中，他又聽見了一陣清脆的聲音：「來了！來了！」

夏振華心頭一懍，因爲這聲音就在左近，以自己的武功，十數里之處可以聞落葉之聲，豈有敵人藏身左近竟未發覺。

正自一愕間，又是一聲：「有人來了！」跟着是翠影一閃。

夏振華臉上一熱，因爲剛才振翅飛出的竟是一隻綠色鸚鵡。

夏振華還想看個究竟，人也霍地拔起，但那鸚鵡所奔之處，正是一個花圃間。但見奇花異草，芬芳撲鼻，夏振華望着那一片花海，何止三數畝，而花色鮮艷，目不暇接。

夏振華心中不覺發生一種奇想，暗道：「這花間主人，何啻花痴，有此名花數萬株，却不知結屋而居於此，以飽嚐這名花秀色爭奇鬥艷。」

此念方畢，人已信步行於徑間，那隻綠色鸚鵡，此時反而胆子壯了不少，竟而信口而歌。

「力可拔山，文章滿北斗，誰識得我學富五車，滿腹經綸。……」

跟着是朗聲笑出，夏振華也被牠逗得樂了，笑道：「原來是你這個小搗蛋，我還以爲這裏，眞隱有什麼高人呢？……」

他的話尙未說完，鸚鵡又在朗朗作歌：「小小孩童，妄稱天下英雄，說什麼第一第二……」

夏振華訝然失笑，道：「小小鸚鵡，

誰教你唱歌說話，怕不怕獵人來，一槍一箭，命喪黃泉。」

當夏振華說完，那隻鸚鵡竟也一字不遺地朗聲唱出。

夏振華更對這隻小鳥發生了興趣，因爲牠立刻將別人所說的話，背誦而出。

夏振華祇注意鸚鵡的行踪，脚下却走得不慢，他已穿過好幾層花徑間。

漸漸地，花色已凝混爲一，花香更是濃厚，眞是聞之有作三日醉，何必再觀花之感。

夏振華仍是一味前進，星目祇是注意頭頂那隻綠色小鳥，步履所至反倒忽略。

倏地，綠影失去，夏振華回目四顧，但見一片花海高矮不一，但自己則顯然被這花海所困。好半晌，才覺得頭一陣陣昏，人也疲憊不堪，他這才猛然記起那綠色小鳥的事了。

不過，他並未想到綠色小鳥未必無主人，何況還是一隻能作人言之鸚鵡，豈不要經人訓練。

以夏振華的絕代資質，一時竟未想到，好在他尙係童身，心思純正，立時提高了警覺。一面運氣調息，一面想到麻衣蒙面隱俠所贈素箋，那些九宮、八卦、五行，河洛圖書，相與這花陣相比。祇覺得這花海中，無所不包，無所不有，顯然這花間主人，較之那西華道人和墨竹君等，佈置的幽冥宮，猶自略勝一籌。

夏振華心頭正自一懍，想到自己對武林的責繁任重，當不能輕易涉危，因爲這花陣，自己顯然無法通過。

當下微一提氣，人欲拔起，準備踏着花面而走。

那花陣顯然成爲一面巨網，當他的身體拔起，花圃也同時長高了不少。

夏振華心中一懍，暗忖道：「我中了奸人詭計。」此念電閃，那綠影又倏地飛起，口中叫着：「有人來了！」

夏振華那裏肯服，正欲拔身去捉，一陣極爲柔和之聲，傳入耳際：「孩子！你先向左，再向右，爾後左三右四，就可以來到我這花室中來。」

夏振華一聽此人正是那麻衣蒙面隱俠，怪不得這花陣，設置得如此精巧，就是諸葛武侯復生，八卦陣，也將失色。當下也就先左後右，再自左三、後復右四，果然出現一條通路。

不到半盞茶工夫，這一片花海中出現小茅屋，花莖作柱，花葉爲蔭，密密層層顯然成了一間暖室。

夏振華望着蒙面麻衣隱俠，深深一揖，道：「晚輩孟浪，誤闖老前輩仙居，反蒙指教，感激五中。」

「孩子！不必客套，此處已三十年不復有俗人至此……」

「力可拔山，文章滿北斗。」不待麻衣蒙面隱俠說完，鸚鵡竟又在房中唱出。

夏振華立時悟出，這些歌詞，定是這麻衣蒙面隱俠所唱，被這隻小鳥學會了，不過牠的悟性，却是奇高。

夏振華不自覺地，向室中望了一眼，麻衣蒙面隱俠，却向室中罵道：「小碧兒，小心我拔掉你的毛，你再頑皮，看我以後還容你出去否。」

果然那小鳥變得啞口無聲了。夏振華正欲說出，但麻衣蒙面隱俠竟自嘆出一口氣來道：「這隻小鳥，是先室所養，不僅作人言，也會善體人意，今日一早牠就吵着要出去，我因爲要練幾顆花丹，也就懶得去管，不料竟將賢契引來……」他微微一頓後又道：「我這花間，雖然簡陋，但尙堪蔽風雨，這花陣，乃經一位奇人所指引，是那日送交賢契手中的陣圖式樣，反其道而行……」

他掃過羣花一眼，又道：「今日還幸是你，要換了別人，早已累死花間了，雖然我這花圃還不足三畝，若不識得此陣之人，就是窮畢生歲月也休想走得出去。」

夏振華自然懂得，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爲他實在領教過陣中厲害。

當下面色一整道：「這花陣不僅爲世外仙境，亦爲宇宙絕妙陣圖，老前輩居於仙凡之間，故可享此清福。」

麻衣蒙面隱俠，全身爲之一顫，好半晌都未說出話來。

那鸚鵡又在叫着：「酒熱了……」

夏振華見牠凭怎麼也無法停止說話，幾乎笑出聲來。

麻衣蒙面隱俠身形一幌，在內室提出一根竹製酒壺，一手端着兩隻粗碗。

「孩子，此酒名爲『百花釀』，凡人別說想喝一杯，就是聽也聽不見……」他沉凝有頃又道：「此釀可醉人不醒，亦可將功力倍增，乃集十年花蕊才足能釀一次，每次不過三五斤，因爲得來不易，故特別名貴。」

夏振華立起身深深一揖道：「晚背得蒙老前輩成全，自感此生無以相報。」

「孩子！你不必多慮，祇管喝上兩碗，再在此睡上三日，我再帶你將這花陣實地巡視幾遍，你這天下第一劍，恐怕不僅是前無古人，後亦無來者了。」

麻衣蒙面隱俠之言，說得十分緩慢，但每字每句都如金石之聲。好半晌，又道：「天痴老人是人間聖者，得徒如此，雖死何憾。」說完，遞過一大碗酒來。

夏振華不便推辭，但那酒色鮮艷形同那花海一般，但香氣襲人，不要說喝上一碗，就是多聞上一聞，也會昏昏然醉倒。

「孩子！這百花釀在我來說，活血強身，對你來說，增長功力，增強記憶，祇管放心喝罷。」說完，幾大口就將那碗酒喝光，又道：「孩子，我已四年未曾嚐過百花釀滋味，若不是你來，這一罎酒我怎麼也捨不得挖起來。」

他邊說又倒出了一碗，夏振華本來不勝酒力，喝過幾口之後，早就有點醉了。但麻衣蒙面客，却又倒滿了一碗給他。「老前輩，我實在不勝酒力。」夏振華連眼睛都紅了，說話也十分不自然，「喏！給你這個。」

麻衣蒙面隱俠遞過一顆白色藥丸，一陣風過令人爲之氣爽，夏振華將白色藥丸塞入口中，立時精神大振酒氣全消，麻衣蒙面隱俠又倒了一碗那竹壺始完全告罄。

夏振華面色紅潤，有如熟透的蘋果一般，雖然他服用了白色藥丸，仍然不勝酒力，全身都覺得飄飄然。

「孩子，去那花堆上好好睡上一覺，沒有人來打擾你。」

夏振華果然依言躺在那些花堆之上，

祇覺得其軟如棉，淸香撲鼻，一陣陣熱流，從花堆中飄出。他分不出是身上的熱流，還是花堆中的熱流，好似跌在一團烈火之中，任由它焚燒。他做了很多夢，有時相隨那綠鸚鵡飛上靑天，有時他宛似一隻大蝴蝶飛舞在花叢中。有時他夢見了自己的父母正是這花間主人，他的母親美若天仙，時而起時而落，時而受羣花相護，時而受百鳥朝拜。

他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雖然他曾幻想他的父母一定武功蓋代，他的母親更將是雍容華貴，美艷絕倫。

他又夢見了自己確已成爲武林領袖，他以天下第一劍的地位接受萬人歡呼。

他更夢見自己登上萬壑羣山，那裏有奇峯怪石，也有各種不同的設置，佈置得驚險無比。他終於無法辨出路徑，圍着羣山亂跑，累得滿頭是汗。

倏地，三個彪形大漢手持長劍攔住去路，雖然他心中十分明白，好大胆的賊子，居然敢來撚老虎鬚，連我天下第一劍也不認識。

但忞也作怪，不僅他的寶劍無法出鞘，就是他的功力亦無法施展，更慢說施展那些絕招了。他心中愈急，功力更無法施展，而三個大漢的長劍則已當胸刺入。

夏振華立時想到自己種種行蹤時，暗道：「罷了！我天下第一劍，竟會落得如此……」

但他沒有落淚，也沒有哼出聲來，祇是任由鮮血直流。他的血流出之後，也立時變成了一朶朶紅花鮮艷無比。

夏振華一時也楞住了，爲什麼他身上的血會變成花呢？而且那花的花瓣特別，大的小的，更有如玫瑰花，也有牡丹一般，深紅的，紫紅的。

他又夢見師傅天痴老人駕鶴而降，爲他述說武林大局，更夢見武林第三傑，提着酒，端着鷄邊飲邊談。

他還夢見了迎風女因爲欲尋找自己，又展開了殺戮手段，她那手中銀笛招式已完全改變。

那迎風之曲，乍聽起來也變成哀傷之曲。這一連串的夢，是他睡在花堆之上的傑作，花堆被他弄滿一地。

不知何時，他始被那鸚鵡叫醒：「小少爺，你睡够了麼？」「小少爺！你睡够了麼？」「日上三竿人未醒，春花秋月等閒看……」牠一遍一遍地說着，直到夏振華坐起身來。

這時日正當中，夏振華臉上微熱，因爲那蒙面麻衣隱俠已不知去向，但他想到許多夢境時，心中也不覺一陣怦怦然。

蒙面麻衣隱俠一直未返，夏振華實在覺得肚子餓了，但主人既然不在家中，也未便進去。就在他心念陡閃之間，那隻小鸚鵡又在半唱半說：「小少爺，桌上有肉可充飢，壺中有酒可解渴。」這聲音十分柔和，顯然他是學着女人的聲音。

夏振華不由得失笑，因爲這頭善解人意的鸚鵡，確是這寂寞中的良侶。故也淡淡地笑道：「你們主人不在家，我怎麼好意思去取食物呢？」

「有人來了，他是壞人，主人請你等他回。」小鸚鵡答非所問的朗聲說出。

夏振華也就不再客氣，將那盤肉和餅，吃個淸光，又喝了半碗酒。不自覺地又躺在花堆間睡着了，而且繼續了他那一連串未完成的夢，不知道是百花釀的厲害還是夏振華在武功之上又有了非常的變化。

當明月高掛，萬籟俱寂時，夏振華倏地醒來，一陣談話之聲傳入耳際。

「以你的武功，足可稱雄武林天下，居然還有人敢以天下第一劍自居，我想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先毀去此人，武林高手誰敢不服……」

這聲音甚高，夏振華好像未聽過，但一陣低沉之聲，却又想起。

「賢弟！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不是人間恩怨問題，而是武林命運的延續問題……」好半晌，那低沉之聲才又響起：「賢弟應該知道，時不我與，我們都是快花甲之年的老人了，那孩子，正如旭日東昇，而武功確實在你我之上。」

末了這句話，似激起那人忿怒，當下冷冷地怒喝道：「我就不信除你之外，還有別人能勝過我手中劍，你要不說我倒也不在乎，現在我必須同他拚上一次不可，到時看看誰勝誰敗。」

那低沉之聲也微含怒意：「賢弟！你應該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難道你能勝得過武林聖者天痴老人嗎，你又能勝過武林三傑，或者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的聯手嗎？」

他的話，確使那人語塞，而低沉之聲又已響起：「老實告訴你，那孩子的武功成就已達到武林三傑聯手之上。因爲他的金剛不壞身法業已練成。」

「那末，我們這幾十年的苦功，是白費了，滴血傳書之會，不過成了別人的工具。」

「賢弟何出此言，滴血傳書，固然是以武功大會天下英雄，還不是爲我們自己報仇雪恨，難道你眞有意來搶奪這武林天下盟主的大位嗎？」

他的話，好半晌，沒有回音，終于一聲淡笑道：「大哥，如此看來，此處用不着我，我也就成就你的心意，讓天下第一劍得個現成的寶座罷。」

夏振華聽兩人談話，氣得雙目神光暴射，若不是花主人幪面麻衣隱俠的盛情，非要出去與那人一較長短不可。但他終于忍耐了，而那低沉之聲又緩緩響起：「賢弟你先進去，那孩子正在花間，因爲飲過了百花釀正在睡覺呢，你見着他，就知道他將來必成大器，武林與絕繼存的重責大任，非他不可呢！」

「好啦！大哥，既然如此，我們別了，我依然回到那南荒的野人山去……」

他故意一笑道：「大哥！我雖然未曾見過他，因爲他這天下第一劍之名，太過刺耳，我想十年之後，必打發一人來……」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你大可放心，他入中原不會爲害社會，但却祇是與天下第一劍爲敵。」

說完，幾聲淡笑，仍在夜空中朗朗不絕，一聲低低的嘆息。

夏振華的「寓風傳音」也已響起：「老前輩，此人爲誰，就讓他去培養一個徒弟來，與我爲敵罷。」

那低沉之聲，好半晌才道：「此人本是我一個手下，祇因性情偏激，遠走蠻荒，此番原係爲滴血傳書而來，不料在江湖聽見了你的稱譽。」

夏振華已從花叢中穿梭而出，他所施展的乃意會神功，故奇快無比。

幪面麻衣隱俠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孩子！我這個倔强的義弟一走，今後武林中，一場腥風血雨决難避免。」

夏振華胸部一挺，豪氣萬千地說道：「老前輩祇管放心，何况他臨走之前曾說，十年之後，他差遣人來，祇是找我爲難……」他說時，雙目晶光畢露，又緩緩說道：「不過那時，如果他做出了一點越軌行動，我也决不容他……」

他的話却被幪面麻衣隱俠一聲嘆息打斷：「孩子，但願我的顧慮是多餘的，否則武林、社會、人類，這一番浩刦豈能想象。」

夏振華望着他那憂戚之色大是不忍，當下靠近一步：「老前輩，滴血之會，不知還有多少高手參與其事？」

他欲以話題支開這件不快事件，果然幪面麻衣隱俠一聽「滴血傳書」，精神大振。當下淡淡一笑道：「滴血傳書，乃是五百年來武林中第一次盛舉，除武林各大門派，江湖各路高手，不論已否接得通知，就是那些歸隱山林甚久的人物，也會因這場盛會，公然出席……」他微微一頓後，又說道：「當然，在這一空前聚會中，會有許多人物會爲名利而拚掉性命，不過我們先將條件提高，自可減少不必要的死亡。」

夏振華對這「滴血傳書」內容，並未完全了解，此時聽他如此一說，也就不住的點頭。

幪面麻衣隱俠又說道：「那時令師天痴老人，將以武林哲人地位來主持其事，當然，最後力敵羣魔的重任，將由你來負担……」

他微微一聲短喟：「我固然藉此報仇，但孩子，却是創造百年功業之機。」

說完，指着那座花陣，淡淡笑道：「這花陣你已熟悉，如果我們改花爲木爲石，亦可爲此，而且還可將其變化更深，就是有再多的江湖人物，亦可困在此間。」

夏振華聞言心頭不由一懍，暗忖道：「怪不得上次，他曾約我西湖之會，難道別有用心。」他望了那花陣一眼，忽然問道：「老前輩，上次……」

不待夏振華問出，幪面麻衣隱俠就截斷他的話：「孩子！上次的西湖之約，並非此事，至於這花陣圖案，那張素箋上已有說明，你還沒有完全體會過來。」

夏振華臉上一熱道：「此番多承老前輩成全，又蒙賜飲百花釀，但願在滴血傳書之會中，能不辜負老前輩的期望，並望有什麼吩咐，不必客氣。」

幪面麻衣隱俠淡淡地一笑道：「孩子！你一定聽信了小碧兒的話，恐怕有賊人入侵，故此趕來罷。」

夏振華雖聽那小鸚鵡說過，却未曾問出，此時聽麻衣隱俠先行問出，故雙頰一紅，吶吶地說道：「但不知除剛才那位返回蠻荒的前輩外，還有何人來此？」

麻衣幪面隱俠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孩子，按我個人的行踪，還沒有人能捉摸得定，尤其這座花陣，並不是我說一句大話，還無人敢入……」

他朗聲一笑道：「縱然有人入得花陣中，我祇憑一隻小小鸚鵡，就會活活地將他累死。」

夏振華望着花陣，見那一片花海，倏地想到自己夢中被人刺傷流血，血水變花的一幕，不禁望着那些花海出起神來。

「孩子！你此番東來，還有無其他目的地？」麻衣幪面隱俠見夏振華的態度驟變，又柔聲問着。

「我本來還記起上次老前輩西湖之約，故在天王寺之事一了，就準備赴西子湖一遊，一面訪山水之勝，順便打聽一下魔頭們的行踪。」夏振華的話說得十分緩慢，但却十分有力。

「那你對『靈隱寺』所發生的事，尙未聽到消息？」麻衣幪面隱俠也低聲地問着。

「我在天王寺逗留好幾日，最後掃穴犂庭，也費了不少時間，西子湖之遊，祇是一種想法，確不知道靈隱寺發生了什麼大事。」

夏振華的話尙未說完，幪面麻衣隱俠，先遞過兩顆紅色藥丸道：「孩子！這個放在身邊，或者有用。」

又復將靈隱寺，最近發生的事，概略說出。

「這件事還在發展中，西子湖附近的保叔塔中，被人飼養了一條長逾三數丈的毒蛇，一些好事之徒，也曾請過不少高人斬蛇……」

他低低地嘆出一口氣後又道：「原來保叔塔，早已被人暗中鑿通，那條蛇祇是暗中放入，又復乘機携走，但却有許多人，遭蛇吞噬……」他一頓後，又道：「數天前晚間，這頭巨蟒被人斬爲數段，橫屍在靈隱寺前，不過紹興府唯一大富戶，阮舉人的男女公子都成了巨蟒的陪祭者。」

夏振華聽得心頭一寒道：「老前輩可識得阮舉人其人，有……」

「阮舉人文武兼修，尙無惡名在外。」麻衣幪面隱俠淡淡地答着。

「晚輩本有西子湖之遊，如今正好趁此機會，前往一瞧究竟，但不知老前輩，何以教我。」

一聲淡淡之笑震蕩在空際：「孩子！你已集天地靈秀于一身，祇是心地太過仁慈，不免遺下甚多惡果。……」他的聲音雖然放得十分柔和，仍免不了激動之情，道：「孩子！我以前也是如此，心中雖然存着殺惡人，就是善念的打算，但一旦面對現實，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這是我的殷鑑。」

夏振華見他末了的話，聲音微顫，當下朗聲一笑道：「謹遵老前輩教益，八月十五嵩山之會，老前輩能否初臨？」

「孩子，別太相信這魔頭的允諾。」他的話說完，已緩步向花徑中走去。

夏振華望着他那高大的身軀，沒入花叢中後，人也霍地拔起，瞬息之間就去得無影無踪。

西子湖如靜睡的美人，好靜。蘇堤上也看不見一個行人。

夏振華望着那些市招，還有湖中的畫舫，綠絲一般的垂楊，點綴得有如畫圖。

（未完・十六）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正爲了鳳姑娘的一片情心而煩惱，突然見到鳳姑娘在暗處啜泣，鳳姑娘見被關雪羽所窺破，因愛生恨，倏地向關雪羽兩掌抓去，誰知抓個正着，鮮血汨汨而流，鳳姑娘見了又心疼，忙爲他包紮，鳳姑娘還向關雪羽訴心聲，可惜關雪羽實在委決不下，因爲他不想讓麥小喬爲他傷心，最後雪羽還是忍心離開鳳姑娘……童雲見白長老因吃了他預下的迷藥而睡着，認爲此刻正是偷去「石馬眞胎」的好時機，正在拚力把蒲團的小巧暗門擊破，但却未能得逞，原來白長老的一隻脚正踏在蒲團邊上，童雲一驚，連忙逃竄，但白長老的身影已掠至他面前。

弟子作人質　交換石馬經

白長老道：「多少年了，我一直在觀察着你，你這不成材、不爭氣的東西！」

「師父……師祖……」童雲咀裏就像是吃了塊熱豆腐一般不得勁兒。

「師祖……你老開恩……饒命……」

一面說，可就磕頭如搗蒜似地直向着白長老叩起了頭來，通通通……腦袋瓜碰在地上聲聲作响，簡直要碰出了血來。

偏偏白長老看在眼裏，直似未覺。

「說！」白長老冷冷的道：「你要什麽？你是想找什麽？」

「我……師祖……長老……」

「說！」白長老簡直較諸以前判若二人，這一聲「說」尤其聲若洪鐘。

童雲聽得打了一個哆嗦。

在白長老凌厲的目光注視之下，童雲簡直連說謊的勇氣都沒有。

抬起頭來，兩行眼淚，水長流也似地掛在臉上。

「長老……我對不起你老人家，我是誤聽了傳言，說是說……是你老人家收藏着那件東西……」

「那件東西？」

「石……馬……眞胎！」

白長老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冷笑聲：「你居然還惦記着這件東西？」

「我該死……」童雲一霎間淚流滿面：「我一直以爲那是眞的……」

「你這個狡滑的東西！」

白長老忽然嘆息了一聲，道：「我本來還打算放過了你，現在看來。却是饒你不得了，你明明知道我藏有這件東西，却偏要說誤聽傳聞，可見你口不擇言而居心叵測，唉……」

這聲嘆息却是够凄涼了，顯然是有一番特別的感觸而發出來的。

「我一直認爲對你父親童大左有一番責任，那一天，在他臨去之時，把你們兄弟託附給我，你哥哥旣有黑長老負責照顧，成不成材也就不去說他，而你……我却是一直認爲有一份責任……」

說到這裏，白長老那原本看來駝下去

的背，竟然忽地變直了，絕對難於想像如此樣的一個衰翁，一朝神氣內注之下，竟然會變得神猛如斯，尤其是透過那雙烱烱閃光的眸子，令人望之生畏。

童雲看到了這裏，似乎已經體會出不妙了，跪在地上的身子，更像是吃了烟袋油子一樣的打着顫。

「老……師父，饒命……」

「痴兒……」白長老冷冷的笑着說：「我豈能會要你性命，你想左了……」

童雲忽地心中一鬆，一塊石頭落地。

他原本祇以爲白長老會取他性命，想不到竟是自己多心，這麼一來，頓時胆子可就大了。

「那……敢情是你老人家嚇着我玩兒的？」

臉上帶着一絲僥倖的笑，一面說，童雲這就想站起來，抖顫的兩腿，哆嗦着這就要站起來了，只是當他眼睛觸及到對方眼睛的當兒，那兩條幾乎已經站起來的雙腿，却又情不自禁的跪了下來。

白長老的話敢情還沒有說完。

「你又想左了，」白長老說：「我可也不是在跟你說着玩，」白長老聲音敢情是出奇的冷：「看在你方才還算有一綫天良的份兒上，我可以饒你不死，但是欺師滅祖，心藏險詐，却是饒你不得。」

話聲一經出口，白長老異常枯瘦的一隻瘦手，已自緩緩的抬了起來。

「長——老——」

童雲待將呼救，話聲才自說出了一半，白長老的那隻瘦手，已自遞了出去。有如輕風一陣，直向童雲襲來。

話雖如此，這陣子「輕風」對於童雲來說，却是十足的够瞧。

在迎接着這陣子風力的一霎那，童雲整個身子直直地向後倒了下來，恍惚之中，他却又坐了起來，只覺得一陣子面紅氣喘，感覺上那顆心都好似被人給摘去了；只覺得無比的心悸。

白長老對他的懲處，似乎祇是如此，一掌出手，瘦削的身影，就好像狂風飄絮般地飄了開來。

童雲簡直就好像還在作夢似地，幌幌悠悠的直由地上站了起來，脚下一蹌，由不住可就又坐了下來，一時之間只覺得身上出奇的燥熱，汗珠子順着臉，一逕的淌下來，感覺上就像是一顆心都被人給摘走了，這種感覺毋寧是前所未經，也就格外地令他感覺到心驚胆顫，如此，眼看着他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却又一次又一次的坐下來，身上越見燥熱，汗水也就更爲淋漓。

白長老遠遠站在一邊，遙遙地向着這邊注視着，臉上神色甚是凄凉。

「小子，你還是稍安勿燥的好，你已經被我給廢了……」

「廢……了？」

「難道你還感覺不出來？」白長老冷冷的說：「我已經摘走了你的胆氣，今後你也祇能苟且偷生，善養你的天年去吧，再想恃武害人，祇怕是不能够的了……」

「這……可是眞……的？你豈能下這……個毒手？」

「這已經算是特別對你手下留情的了！」白長老冷森森地道：「爲你着想，還是帶着你的人，回到原來幫子裏去吧！你已失去了武功，你哥哥他也不會難爲你的，去吧……」

說完了這一句，白長老緩緩回過了身子，轉入殿房，依然在那個蒲團上盤膝坐好，院子裏的童雲驚呼一聲，頓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像是一陣風似地，一條人影忽然自空中飄落下來，輕輕地落在了白長老門前。

皓髮、銀髯，再加上那一身銀白色的長衣，看起來簡直就像是翱翔在空中的白鶴，那麽輕飄飄地，簡直就不曾帶出一點點聲音。

隨着這個人落下來的身子，童雲座前的竹簾，發出了「嘩啦！」一聲輕响，驀地向上面倒捲起來，這個人也就順着開簾的勢子，驀地穿身進來。

正在打坐的白長老驀地抬起了身子，隨着他坐起的身子，極其快捷的劈出了一掌。這一掌自然是劈向那個冒然進身的白衣老人，隨着他遞出的手掌，發出了極爲尖銳的一股掌風，一堵牆壁那般地直拍了過去。

猝然進身的白衣老人，斷斷乎不是弱者。

好像他早就已經料想到了對方會有此一手，是以，身子一經下落，即刻施展全力，排山運掌般地，向外推出了一掌——兩股掌力猝然交接之下，整個房殿都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

白衣老人進身出掌的勢子，顯然極猛，相形之下白長老因爲是坐着出掌，倒顯得有些力道不足，相形見拙了。

白長老身子大大的幌動了一下，幾乎由蒲團上向後直翻下去，却也難怪了他，竟然硬硬的挺了下來，隨着那陣子震撼之後，大大的幌動起來，好一會工夫，才算安靜下來。

面前那個皓髮銀髯的白衣老人，一手捋着飄洒前胸的銀髯，由不住呵呵有聲的笑了。

「白矮子，六十多年了，咱們總算又見着了，可喜，可喜……嘻嘻……」

白長老幾經辨認之下，那張黃焦焦地瘦臉上忽地顯出來無限詫異，緊接着罩下了一片寒霜。

「這是……姜……道兄麽？哦！這可是從那裏說起，那裏說……起？」

末後四個字方自離口，那瘦削的身子突然間就像是吹了氣也似的脹大了起來。

原來他竟然也同於鳳先生一般地練有「氣炁」內功，一經着力之下．混身上下滿是勁道，由他坐身之處，丈許方圓內外，就像是忽然間吹起了一陣子狂風，引得這間房子裏各樣物什唏哩嘩啦一陣亂响。

「啊……呵呵……」

姓姜的白鬍子老頭，再一次捋着他的白鬍子，呵呵有聲的笑了。

「矮子，矮子……六十年不見了，才一見面，幹嘛就盛氣凌人，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麽？」

話雖是這麽說，姓姜的面對着白長老如此氣勢之下，却也不能不作出準備——猛然間，他站立着的身子一下子也變得脹大了。

看起來，這副形像可是透着滑稽，兩

個面對着的人兒，就像是兩個大皮球。

「姜極……你這是幹什麽來了？」

白長老那一雙豆大的眼睛珠子，一閃一閃的放着綠光，這一霎間看上去，臉上的殺氣益著。

姓姜的白鬍子老頭，敢情正是化名「八老太爺」的姜極，他與眼前的「白長老」之間有舊，是友是仇，局外人可就摸不清楚了，只從眼前見面的這番神態上來看，好像情形不妙。

「白矮子，你說這個話可就透着見外了！」

姜極在面對這樣的強敵之下，居然一派輕鬆，那一部飄洒在前胸的雪白鬍鬚，就像是白綾緞子一般地飄舞着——顯然是受了對方白長老的無形氣炁所干擾。

畢竟姜極可也不是弱者，談笑自若中，却把無窮內炁力道，隱隱透過身上體膚，緩緩向外透出。

兩種逈然不同的力道，遂即在這間殿堂裏，有了極爲微妙的接觸。

由於雙方同爲併世高手，功力之逈異，前所未見，其所表現而出的現象，也就更加令人莫測高深。

現象之一——唬喳！聲响中，但只見屋頂天花板破開了半丈來長的一道裂縫。

緊接着「嘩啦啦——」聲响中，那一扇長可垂地的竹簾子，有如風飄殘雲般地在空中抖個不已，久久不下，聲節和諧，作有規律的連連响個不已。

其次，擺置在桌案上的那只蓋着蓋兒的茶碗，滴溜溜的，忽然被來自空中的一溜子怪風，引得直在桌面上打着轉兒……

除此之外，這間屋子裏再無異態，不時更似有和風披面，暖洋洋地，那裏像對殺前的凌厲場面？

「老朋友……」姜極這才吐出了本來的來意：「六十年的老交情了，咱們用不着客套，還是打開窗子說亮話吧，我幹什麽來的，你眞的不知道麽？」

「哼哼……」

白長老發出了冷森森地一陣子笑聲，兩隻手不安寧地在前胸搓着，眼睛裏的光采，十足地顯示出他的心懷叵測，祇是够沉着，絕不衝動。

「這麽說，你也是聽憑了傳言，找我來要東西來了？」

「不錯，你算是眞瞭解我，一猜可就猜着了！」

「你是來找『石馬眞胎』？」

「又說對了！」

「你以爲那件東西眞在我手上？」

「那還用說？」

姜極臉上頓時罩下了一片怒容。

他以爲到這光景，白矮子還在跟自己打馬虎眼兒和稀泥，可就太不够意思了。

「你憑什麽斷定在我這裏？」白長老臉上神態透着詭異，一雙手搓動更急。

姜極祇是冷笑不已。

白長老忽然停住了搓動的雙手，也許他認爲到了非說實話不可的時候了。

「好吧，就算在我這裏吧……」

「哈哈……」姜極大笑着，連連點頭不已：「這才像兩句人話，總算咱們不是外人，還有點老交情！」

「你就打開窗子說亮話吧！」

白長老的那張臉忽然間也變圓了，接着說下去道：「難道你……哼哼……姜老兒，你可自己盤算着點兒，給人家看點子什麽才行……」

想不到平素連一句話也不多說的白長老，忽然間，一下子竟說了這麽多，神色氣勢，竟是大異昔日。

姜極聆聽之下，連連點頭不已：「好說，好說，姜某人可也不是白痴，這點好歹還看得出來，不過，矮子，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既然敢來，總還不致於是個窩囊廢吧？」

白長老冷笑一聲道：「嘿嘿……好說好說，就請閣下你劃個道兒吧！」

一面說時，白長老氣機下壓，那個鼓膨膨地身子，極其輕飄飄地竟由位子上浮了起來。

看上去簡直就像是在變戲法兒，那麽輕飄飄地，足足離起座下的蒲團有尺把來高。

爲了向強敵施威，白長老可就把多年深藏不露壓箱底的玩藝兒都顯露了出來，畢竟這種「提昇」之術，武林罕見，姜老頭儘管是目空四無，可是在面對着白長老這手絕活的當兒，也情不自禁的爲之怦然心驚。

「白矮子，你稍安毋燥，我們這就來討個商量如何？」

「沒有什麽好商量的，你直說吧！」

一面說，白長老輕飄飄地的身子可就又緩緩地落了下來，先時頻頻搓動的雙手，這時交插的放諸前胸，這是一個隨時可以出手的姿態，只看對面強敵姜極是持有如何的態度了。

姜極臉上顯出了神秘的微笑：「白矮子，那石馬眞胎前古至寳，據說內中藏經，乃是前古梵文所書，不知是否眞的？」

白長老揚動了一下他的老鼠眉毛，作出了一個鄙夷的冷笑，却未置一言。

「是這麽回事——」姜極往前面湊了一步：「老哥哥，你應該知道，當今人世，懂得這種文字的人，爲數不多……不才在下，却正是這極少數之人中的一個……嘿嘿，矮子，下面的話，可就毋需我再說了，你自己琢磨去吧！」

白長老翻着那一雙白多於黑的小眼睛珠子，滴溜溜在對方身上打着轉兒。

「這倒是失敬了……」

姜極冷笑了一聲，甚是得意的道：「所以，你我合作的話，兩相得益，要是故意作對，可就彼此受害，這番得失，矮子，你可是應該比誰都清楚，何必呢！」

白長老嘻嘻一笑，忽地說了聲：「古地吉拉——」

姜極一怔道：「池桑，阿柯木赤！」

白長老又說一句，姜極又應上一句。

兩個人隨即你一言我一語，就用這種怪異的語言說了起來。

忽然，姜極後退一步，十分詫異的看着白長老道：「原來你……」

白長老唇角掛着一絲微笑：「巧的是，不才我白某人也正好是懂得這種語言的極少數人之一，所以，閣下的好心，白某人十足的是心領了……」

「哈哈……」姜極驀地發出了一聲狂笑道：「矮子，你可是不打自招了，敬酒

不吃吃罰酒，可就怪不得姓姜的手下無情了！」

話聲出口，這個姜極有似電閃星馳般地已然掠身而起，起勢之快，目不及交。

「呼！」帶着一陣子疾風，已掠向白長老正面當前，右手倏地向外一抖，分開的一雙手指，有似兩支飛矢，直向白長老一雙瞳子上飛點了過去。

白長老臉色倏地一變，右手飛快的掄了起來，對方以二指來，他即以二指去。

四根手指猝然一經交接之下，雙方身子就像是觸了電也似地一陣子戰抖，緊接着驀地向兩下裏分了開來，白長老顯然被激怒了。

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一霎，手掌平着向下一按，施展了一手氣波「提昇」之功，猝然間再一次把身子又拔了起來，快若飄風般直向着姜極正面撲了過去。

姜極似乎早已防到了對方會有此一手，盡管如此他依然十分吃驚，絲毫不敢大意。

隨着白長老的來勢，姜極霍地把身子反拔了起來，有如脫弦之箭，「咻！」隨着他倒穿的身勢，垂下的竹簾子嘩啦啦一聲，他的人已穿簾而出。

白長老的身勢快極了，緊跟着他飛身而出，兩個人落下的身子，就像是兩朵飛雲，輕到無以復加，待到落地之後，依然是對面而立。

月色下，雙方對面而立，由於俱都灌注了內炁之故，看上去就像是兩個胖子。

「白矮子，金磚不厚，玉瓦不薄，咱們到底是老交情了，一句話，石馬眞胎借來一看，三日後原物奉還，六十年的交往，這點面子應該還有吧！」

白長老頻頻的冷笑着，只是搖着頭，那一雙豆大的小眼，映着月色，閃閃放着綠光，不時的向着四下裏逡巡不已，顯然他感覺到了有所不妙。

「哼！」冷冷的哼了一聲，白長老吶吶說道：「我祇當是你一個人來跟我敍舊來的，敢情你還帶的有人……既然來了，又何必藏藏躲躲，何不請出來一談？」

姜極呆了一呆，對於白長老這等驚人的察聽功力，着實欽佩。

「好吧，明人不做暗事，既然已被老朋友看破，就喚出他們見個禮吧！」

說到這裏，忽然仰空大笑三聲——這三聲狂笑，宛若洪鐘大呂，靜夜裏聽來，尤其驚人。

笑聲方頓，只聽見四下裏傳過來一陣子疾風飄衣之聲，嗖嗖聲响之中，場子裏已站立了高矮胖瘦不一的大帮子人羣。

這麽大帮子人的猝然出現，可眞是令人震撼！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白長老頓時明白了過來，臉上顯示一種悵惘，以他的智慧，居然也會着了敵人的道兒……却是令人憤恚，悔恨交加。

打量着白長老的表情，姜極忽然笑了。「矮子，你認栽了吧，包括你那個不成材的徒弟童小兒在內，可全都落在了我的掌心，怎麽樣，要死要活，可就全在你一句話了！」

話聲一停，冷叱一聲道：「把童少帮主給帶過來！」

牆外立刻有了回音。

人影猝閃之下，場子裏又自多出了二個人。

兩個面目猙獰的漢子，左右各一，中間挾持着的那個人，看上去軟不叮噹，簡直就像是沒有骨頭，可不正是剛才被白長老廢了功夫，驅出門外的那個童雲麽？

「長……老……他們……他們把咱們的人都擒住了，綑的綑，綁的綁，全都制住了……」

一面說時，這童雲由不住熱淚滿腮，他雖然落入敵手，再加上本身功力不復施展，到底也算得上是條血性漢子，無如此刻「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却是一籌莫展。

「哼！」白長老祇是連聲的發着冷笑，一時却也不知說些什麽才好。

姜極目睹之下，手捋着一部長鬚，嘿嘿有聲的笑了。

「怎麽樣，老哥哥，簡單一句話，你是要他死，還是要他活吧？」

白長老冷漠的目光，緩緩地飄向童雲這個不肖子，他原本對他已是心灰意冷，這一霎目睹之下，竟油然的生出了憐惜之心，多年相處之情，畢竟不是一下子勾銷得了的。

姜極的用心實在明顯得很，他將以童雲此子的性命爲脅，待向白長老討換「石馬眞胎」。

這可是一件大大的棘手事情，「石馬眞胎」不可否認是有其珍貴價值，祇是如果拿來與人命比較起來的話，可就又似不值了。

「此子武功已失，且已被我逐出門牆，你以爲我會聽憑你們擺佈不成？」

白長老冷瑟的臉上，並不着絲毫表情，輕輕一嘆道：「他一無價值，你把他放了吧。」

姜極哼了一聲道：「那要看你的了，白矮子，畢竟他與你有師徒之誼，你眞的忍心看着他死麽？」

一面說，姜極的一隻白皙瘦手已緩緩地向外探出，他五指虛無，掌勢欲吐還收，擺出了一副待將擊出的樣子，以他功力對付眼前的童雲，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舉手之間，即可將對方斃命掌下。

這般情況之下，以白長老之身手，亦難救助，對方姜極這一手，雖說下流之至，却顯然已產生了效果。

「且慢着……」

白長老喚住了姜極的待將出手，一雙眼睛緩緩地掠過在場各人。這麽多人，其實對他一點也構不成威脅，倒是已爲自己廢去武功，驅出門牆的這個浪子，却在他心裏激起了千重波浪，久久不能釋懷……

每一雙眼睛，都直直地向他注視着。

姜極冷笑了一聲道：「白矮子，不必再要什麽花招了，東西快拿出來吧，你一手交貨，我一手放人，還是那句話，我姜某人可不是硬要你的東西，不過借閱三天，說話算話，三天一到，我是親手奉還，絕不食言。」

白長老這一霎間，臉色是出奇的平靜，喟然嘆息了一聲，點點頭道：「好吧，你們誰跟我進來一趟？」

姜極搖搖頭道：「用不着，你還是自

己辛苦一趟吧，我就在這兒等着你。」

白長老可也眞的無計可施了。就在他待將轉身的當兒，忽然祇聽得姜極「咦——」了一聲，即見原先在他控制之下的童雲，整個身子有似麵條人兒也似地向着地上萎縮下來。

「長老……唔……」

像是囈語也似地，含含糊糊地吐自童雲嘴裏，只聽得「噗！」地一聲，自他嘴裏吐出一物，竟是半截鮮血淋漓的舌頭，和着大口的鮮血噴得一地都是。

白長老疾叱一聲：「使不得——」

身子霍地躍起，有如飛雲一片，驀地落在了童雲當前，只是姜極由於距離更近，出手更快，祇一把巳抓住了童雲的胸衣，把他待倒的身子提了起來。

這一來，白長老便立刻定住了身子，不敢輕舉妄動，祇見童雲嘴裏咿唔着不知說些什麽，大股的血一口接一口的往外面噴着——那舌橋一脈，隸屬心經，最爲緊要，一旦斷舌之後，除非悉知特殊之接連手法，十九不得活命。

救治之一是連點口腔內上顎之「分水穴」路，可以立刻止血。

姜極是知道的，當下怒叱一聲：「小畜牲，你眞個想死麽？」

嘴裏說着駢指如飛，待向童雲嘴點去，無奈童雲死志已决，一面續咬舌根，將一根舌橋齊根嚼碎，成了一嘴血肉模糊。

北丐帮乃是武林名門大派之一，有幾種武功，却也堪稱獨步當今，童雲至不濟，也是該派一系宗傳，多少得力於白長老的親自傳授，其中有一手該門的制敵絕功名叫「碧血飛箭」，由於存有與敵俱亡，同歸於盡的意味在內，最稱厲害。

先時，白長老運用手法，說是廢了童雲的內元眞力，其實祇是一種暫時緩和的手法而已，不過旨在向其恫嚇，以生警効而已，一旦童雲返回本壇之後，果眞努力向學，自會摸索門徑，解開被制壓的手法，那時非但無害，更爲有益，只是白長老這番深刻用心，却不能爲童雲所知罷了。

眼前童雲一心求死，咬斷舌橋，大股熱血上激之下，竟然無巧不巧的連破三門，解開了白長老用以制壓對方的奇妙手法，血活氣通，正是「併畢生功力於一瞬」的最佳時機，况乎童雲一心求死，自是力用其極。

也活該姜極有此一難。此老自負極高，加以一身內外功力，早巳達登峯造極之境，童雲小兒，如何會瞧在他的眼中？疏忽之下，眼前可就吃了大虧。

這時，就在姜極兩根手指，眼看着巳將觸及童雲臉上的一霎間，後者忽地張開了嘴「噗！」地一聲，噴出大口血雨，沒頭沒腦，直向着姜極整個上身噴了過去。

姜極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竟然會有此一手，咫尺之間，就算他功力再高，却也防之不及，嘴裏「啊！」了一聲，整個上半個身子，倏地向後面一個倒仰，就勢雙足用力向後面一蹬。

這一手「鯉魚倒穿波」，施展得不謂不快了，祇是比較童雲噴出的這口「碧血飛箭」來，却仍然是慢了一步，大片血雨紅光籠罩之下，姜極逃過了上身，却逃不過下身，一時自胸腔以下，整個下半個身子，全都在血光掩蓋之中。

一任姜極護體罡力如何了得，却是敵不住對方這般拚命的煞手絕招。

大片血光籠罩之下，那出自童雲嘴裏的千百點舌屑血雨，無不灌注了眞力精髓，簡直不啻於萬千流矢飛蝗，一股腦的全都向着童雲身上招呼了過去。

刹時間，千百點血雨飛星，隨即在姜極身上爆炸開來，幻化出大片血光，以姜極功力雖不致當塲廢命，却也受害極深。

「啊……」

落在地上的身子，猝然間爲之打了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住，爲之坐倒下來。

那一面，童雲這一口「碧血飛箭」雖說是僥倖得手，自己本身，却也「油盡燈滅」，隨着他前傾的勢子，一頭栽倒下來，當塲一命歸陰。

白長老眼看着童雲這一口血雨噴出，也就知道他的必死無異，心中痛楚簡直難以言宣。

此時此刻，他却不奔向童雲屍身，反向着重傷的姜極身前撲去，身形猝起，疾若飄風，起落之間，已經站立在姜極的面前。

姜極一時大意之下，幾乎失了性命。這一霎只覺得整個下半截軀體發痲，血流如渠，若非是他多年功深，尚能勉強支持着，不使眞力渙散，差一點功力的人，早巳斃命當塲。

自然，以此刻情景而論，他無論如何再也難擋白長老的出手一擊。

因此白長老的忽然襲進，祇嚇得他魂飛魄散，踉蹌着一連向後打了兩個踉蹌，幾乎又爲之坐倒下來。

隨同姜極而來的一干手下，却是沒有想到主子竟然會吃了這麽大的虧。

當此一霎，忽地吆喝一聲，齊向着白長老身前撲來。

其中二人身法饒是快捷，「嗖嗖！」兩聲，先自向着白長老左右兩側方襲來。

白長老自忖着當前情景，再要心存厚道怕是不行，對方人數太多，却也不忍趕盡殺絕，眼前二人來得如此猛銳，說不得祇好先拿他二人開刀，以收「殺鷄儆猴」之效。

來者二人，一名黃虎，一名魏天剛，向在宮九如與胡烈手下當差，手下功夫不弱，眼前爲救主子性命，全然未考慮到自己的功力下塲，誠然是大可悲事。

當下，隨着二人的下落之勢，黃虎是一口「雁翅刀」，魏天剛則是一對尺半長短的手叉子。

兩股兵刃幾乎是同時招呼出手。

雁翎刀直劈頂門，手叉子（匕首）雙奔下腹，勢子是一般地快。

無奈在白長老眼睛裏，怎會把他們兩個看在眼中？

黃虎、魏天剛兩股兵刃方自奔到，白長老雙袖猝然向兩下裏一分，即行發出了極大的兩股力道，祇是形諸表面的現象，却是並無驚人之處。

黃，魏二人忽然站住了脚步，猝然間就像是打擺子也似地哆嗦了一下，祇覺得透着心眼兒一陣子發凉，噗通兩聲，雙雙跌倒地上，登時一命嗚呼。

（未完）

名作家
黃鷹
著作

武俠小說
賊贓
黃鷹著

武俠小說
亡命雙龍
H.K.N.G.
黃鷹著




經已出版

各大書局
超級市場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